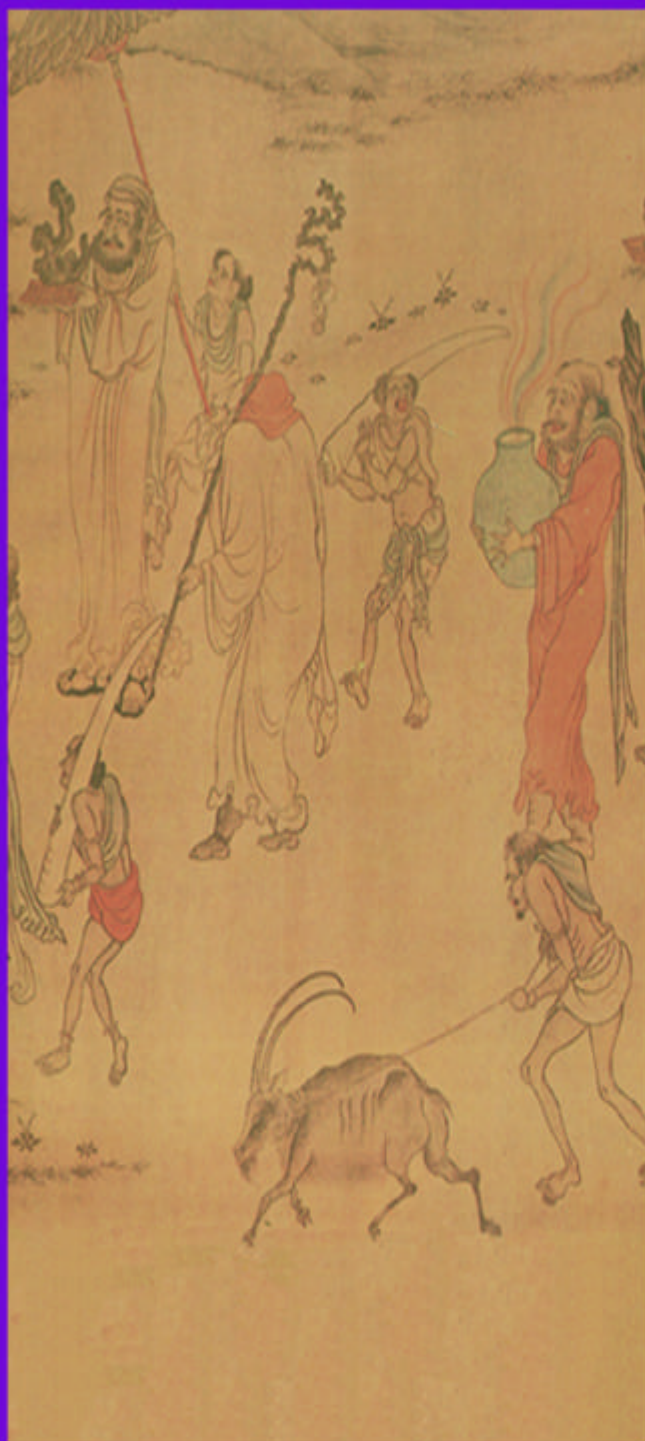


儿女英雄传

上



清·文康

中华古典精华文库

儿女英雄传

第一部

(清)文康 著

目录

《儿女英雄传》序.....	001
缘起首回 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	003
引古证今演说人情天理	
第一回 隐西山闭门课骥子.....	012
捷南宫垂老占龙头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024
忤大宪冤陷县监牢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风尘.....	038
一封书义仆托幼主	
第四回 伤天害理预泄机谋.....	053
末路穷途幸逢侠女	
第五回 小侠女重义更原情.....	069
怯书生避难翻遭祸	
第六回 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085
冷月昏灯刀歼余寇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怜弱女.....	101
摘鬼脸谈笑馘淫娃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115
	一雙人偏尋根覓究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130
	識良緣橫刀聯嘉耦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147
	防暴客諄切付雕弓	
第十一回	糊縣官糊塗銷巨案.....	161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叙天倫.....	174
	佟儒人姑媳祝俠女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192
	感舊情挂冠尋孤女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210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229
	話投机演說十三妹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250
	连环計深心作筆談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270
	借雕弓設局賺俠女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291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310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330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买犊卖刀.....	347
	隐语双关借弓留砚	
第二十二回	晤双亲芳心惊噩梦.....	369
	完大事矢志却尘缘	
第二十三回	返故乡宛转依慈母.....	389
	圆好事娇嗔试玉郎	
第二十四回	认蒲团幻境拜亲祠.....	411
	破冰斧正言弹月老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证明守宫砂.....	434
	安老翁讽诵列女传	
第二十六回	灿舌如花立消侠气.....	451
	慧心相印顿悟良缘	
第二十七回	践前言助奁伸情谊.....	475
	复故态怯嫁作娇痴	
第二十八回	画堂花烛顷刻生春.....	495
	宝砚雕弓完成大礼	
第二十九回	证同心姊妹谈衷曲.....	519
	酬素愿翁媪赴华筵	
第三十回	开菊宴双美激新郎.....	544
	聆兰言一心攻旧业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惊鼠窃魂.....	562
	慧老翁醉索鱼鳞瓦	
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585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	
第三十三回	申庭训喜克绍书香.....	610
	话农功请同持家政	

第三十四回	屏纨袴稳步试云程.....	637
	破寂寥闲心谈月夜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闹异兆.....	663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	
第三十六回	满路春风探花及第.....	689
	一樽佳酿酬酒酬师	
第三十七回	志过铭嫌隙成佳话.....	716
	合欢酒婢子代夫人	
第三十八回	小学士俨为天下师.....	744
	老封翁募遇穷途客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诺义赙贫.....	774
	矍铄翁九帙双生子	
第四十回	虚吃惊远奏阳关曲.....	807
	真幸事稳抱小星祠	

《儿女英雄传》序

《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资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

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

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余馆于先生家最久，宦游南北，遂不相闻。昨来都门，知先生已归道山。

访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无从收拾，仅于友人处得此一编，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

嗟乎！富贵不可长保，如先生者，可谓贵显，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穷饿。读是书者，其亦当有所感也。

书故五十三回，回为一卷，蠹蚀之余，仅有四十卷可读。

其余十三卷残缺零落，不能缀缉，且笔墨简陋，疑为夫已氏所续，故竟从刊削。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为寻绎可耳。

时光绪戊寅阳月，古辽阊圃马从善偶述。

缘起首回

开宗明义闲评儿女英雄 引古证今演说人情天理

侠烈英雄本色，温柔儿女家风。两般若说不相同，除是痴人说梦。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

八句提纲道罢。这部评话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种小说，初名《金玉缘》，因所传的是首善京都一桩公案，又名《日下新书》。篇中立旨立言虽然无当于文，却还一洗秽语淫词，不乖于正，因又名《正眼法藏五十三参》。初非释家言也，后经东海吾了翁重订，题曰《儿女英雄传评话》。相传是太平盛世一个燕北闲人所作。

据这燕北闲人自己说，他幼年在塾读书，适逢一日先生不在馆里，他读到“宰予昼寝”一章，偶然有些困倦，便把书丢过一边，也学那圣门高弟隐几而卧。才得睡着，便恍惚间出了书房，来到街头，只见憧憧扰扰，眼前换了一番新世界：两旁歧途曲巷中，有无数的车马辐辏，冠盖飞扬，人往人来，十分热闹，当中却有一条无偏无颇的荡平大路。这条路上只有一个瘦骨锐头鬓发根根上指的，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闲人一时正不知自己走那条路好，想要向前面那个问问修途，苦于自

已在他背后，等闲望不着他的面目。就待一步一趋的赶上借问一声，不想他愈走愈远，那条路愈走愈高，眼前忽然一闪，不见了他，不知不觉竟走到云端里来了。

没奈何，一个人踉踉凉凉站在云端里一望，才看出云外那座天。原来虽说万变万应，却也得一纵一横。纵里看去，便是宗动天、日天、月天、水天、火天、金天、木天、土天、二十八宿天，共是九天；横里看去，便是无上天、四人天、切利天、坚首天、持鬘天、常桥天、福生天、福受天、广来天、大梵天、梵辅天、梵众天、少光天、光音天、无量光天、少净天、遍净天、无量净天、善见天、善现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无边空处天、无边识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天、非非想天、色究竟天、须弥摩天、兜率陀天、乐变化天，还有一座他化自在天，共是三十三天。他到的那个所在，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

却说这座天乃是帝释天尊、悦意夫人所掌，掌的是古往今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后果前因。这日恰遇见天尊同了夫人升殿，那燕北闲人便隐在一个僻静去处，一同瞻仰。只见那：

天宫现彩，宝殿生云。仙乐悠扬，香烟缭绕。左一行，排一层紫袍银带的仙官；右一行，列几名翠袖霓裳的宫嫔。阶下列着是白旄黄钺，彩节朱幡。金盖、银盖、紫芝盖，映日飞扬；龙旗、凤旗、月华旗，随风招展。雕弓羽箭，飞鱼袋画着飞鱼；玉辇金根，驯象官牵着驯象。

飞电马、追风马，跨上时电卷风驰；龙骧军、虎贲军，用着他龙拿虎跳。一个个，一层层，都齐臻臻静悄悄的分列两边。殿上龙案头设着文房四宝，旁边摆着一个朱红描金架子，架上插着四面朱红绣旗，旗上分列着忠孝节义四个大字。

一时仙乐数声，画阁开处，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手提宝炉，焚着白檀紫降，引了那帝释天尊、悦意夫人出来。那天尊，头戴攒珠嵌宝冕旒，身穿海晏河清龙袞，足登朱丝履，腰系白玉鞶；那悦意夫人，不消说，自然是日月龙凤袄、山河地理裙了。身后一双日月宫扇，簇拥着出来。

那时许多星官神将早排列在阶下，只听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班。”只见班部丛中闪出四位金冠朱黻的天官，各各手捧文册一卷，上殿奏道：“今日正有人间儿女英雄一桩公案该当发落，请旨定夺。”早有殿上宫官接过那文册，呈到龙案上。天尊闪目一看，降旨道：“这班儿发落他阎浮人世去，须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后果，才免得怨天尤人。但是天机不可预泄，可将那天人宝镜放在案前，叫他各人一照，然后发落。”值殿官领旨，早有一集人抬过一座金镶玉琢、凤舞龙蟠的光明宝镜来。宝镜安顿完毕，天尊便把那架上的“忠、孝、节、义”四面旗儿发下来，交付旁边四个值殿官，捧到阶前，向空中只一展，但见凭空里就现出许多人来：为首的是个半老的儒者气象，装束得七品琴堂样子，同着一个半老婆婆，面上一团的慈祥忠厚。次后便是一个温文儒雅的白面书生，又是两个绝代女子：一个艳如桃李，凛若冰霜；一个裙布钗荆，端庄俏丽。还有一个朱纓花袞的长官，一个赤面白髯的壮士。又是一个淡妆嫠妇，两双中年老年夫妻。还有个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后面随着许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俯伏在殿外。

天尊发落道：“尔等此番入世，务要认定自己行藏，莫忘本来面目，可抬头向天人宝镜一照看！”众人抬起头来一看，只见那宝镜里初照是各人的本来面目，次后便见镜里大放光明，

从那片光里现出许多离合悲欢、荣枯休咎的因缘来。大众看了，也有喜的，也有怒的，也有哀的，也有乐的。这个扬眉吐气，那个掩目垂头，鼓舞一番，叹息一番。看够多时，只见那宝镜中金光一闪，结成了一片祥云瑞霭，现出了“忠、孝、节、义”四个大字。众人看了，一齐向上叩首，口中齐祝“圣寿无疆”。那殿头官又把旗儿一展，那些人依然凭空而去，愈去愈远，堕入云中，不见踪影。

悦意夫人向天尊道：“今日天尊的这番发落，可谓欢喜慈悲。只是这班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虽然各人因果不同，天尊何不大施法力，暗中呵护，使他不离而合，不悲而欢，有荣无枯，有休无咎，也显得天尊的造化，更可以培养无限天和。天尊意下何如？”

天尊道：“夫人，你不见那后边的许多人，便都是这班儿牵引的线索，护卫的爪牙。至于他各人到头来的成败，还要看他入世后怎的个造因，才知他没世时怎的个结果。况这气数有个一定，就是作天的，也不过奉着气运而行，又岂能合那气运相扭？你我乐得高坐他化自在天，看这桩儿女英雄公案，霎时好耍子也！”悦意夫人道：“请问天尊，要作到怎的个地步才算得个‘儿女英雄’？”

天尊道：“这‘儿女英雄’四个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两种人、两桩事：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所以一开口便是‘某某英雄志短，儿女情长’，‘某某儿女情薄，英雄气壮’。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

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致。必是先有了这个心，才有古往今来那无数忠臣烈士的文死谏、武死战，才有大舜的完廩浚井，秦伯、仲雍的逃至荆蛮，才有郊祁弟兄的问答，才有冀缺夫妻的相敬，才有汉光武、严子陵的忘形。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份。”但是要作到这个地步，却也颇不容易。只我从开辟以来，掌了这座天关。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求其儿女英雄、英雄儿女一身兼备的，也只见得两个：一个是上古女娲氏。只因他一时感动了一点儿女心，不忍见那青天的缺陷，人面的不同，炼成三百六十五块半五色石，补好了青天，便完成了浩劫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的覆载；拈了一撮黄土，端正了人面，便画了一寅会至酉会八万六千四百年的人形，从儿女里作出这番英雄事业来，所以世人才号他作‘神媒’。一个是掌释教的释迦牟尼佛。只因他一时奋起一片英雄心，不许波斯匿国那些婆罗门外道扰害众生，妄干国事，自己割舍了储君的尊严富贵，立地削发出家，明心见性，修成个无声无色、无臭无味、无触无法的不坏金身。任那些外道邪魔，惹不动他一毫的烦恼忧思恐怖，把那些外道普化得皈依正道。波斯匿国国王才落得个国治身尊，波斯匿国众生才落得个安居乐业。

“到后来，父母同升佛果，元配得证法华，善侣都转法轮，子弟并登无上。从英雄上透出这种儿女心肠来，所以众生都尊他为‘大雄氏’。”

此外，三代以下，秦不足道也。讲英雄，第一个大略雄才的莫如汉高祖。他当那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四海全盛的时候，

只小小一个泗上亭长，手提三尺剑，从芒碭斩蛇起义，便赤手创成了汉家四百年江山，似乎称得起个英雄气壮了。究竟称不起，何也？暴秦无道，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那汉王与西楚霸王项羽连合攻秦，约先入关者王之。汉王乘那项王火咸阳、弑义帝、降子婴、东荡西驰的时候，早暗地里间道入关，进位称王。那项王是个‘力拔山气盖世’的脚色，枉费一番气力，如何肯休？便把汉王的太公俘了去，举火待烹，却特特的着人知会他，作个挟制。替汉王设想，此时正该重视太公，轻视天下，学那‘窃父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的故事，岂不是从儿女中作出来的一个英雄？即不然，也该低首下心，先保全了太公，然后布告天下，问罪兴师，合项王大作一场，成败在所不计，也还不失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怎生公然说：‘我翁即而翁，而欲烹而翁，请分我一杯羹？’幸而项王无谋，被他这几句话牢笼住了，不曾作出来。倘然万有一失，他果的谨遵台命，把太公烹了，分杯羹来，事将奈何？要说汉王料定项王有勇无谋，断然不敢下手，兵不厌诈，即以君之矛还置君之盾，那项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汉王岂不深知？岂有以父子天亲这等赌气斗智的？所以祸不旋踵，天假吕后，变起家庭，赵王如意死于鸩毒，戚夫人惨极人彘，以致孝惠不禄。这都因汉高祖没有儿女真情，枉作了英雄事业，才遗笑千古英雄！

“再要讲到儿女，第一个情深义重的莫如唐明皇。为了一个杨贵妃，焚香密誓，私语告天，道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番恩爱，似乎算得是个儿女情长了。究竟算不得，何也？当元宗天宝改元以后，把个杨贵妃宠得迭荡骄纵，帙薄不修。那杨贵妃的来历倒也不消提起，致伤忠厚。”

独怪他既有个梅妃，又想着杨妃；及至得了杨妃，便弃了梅妃；又不能终弃梅妃，以至惹下杨妃。自己左右的两个人尚且调停不转，又丢下六宫佳丽，私通三国夫人。除了选色征歌之外，一概付之不闻不问。任着那五王交横，奸相当权，激反胡奴，渔阳兵起。他却有贼不讨，转把个不稳的天下丢开不问，带上个受累的贵妃，避祸而行。及至弄到兵变马嵬，六军抗命，却又束手无策，不知究奸相、责骄帅、斩乱兵，眼睁睁的看着人把个平日爱如性命的个宝贝生生逼死。息壤在彼，‘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话，岂忘之乎？况且《春秋》通例，法在诛心。安禄山之来，为杨贵妃而来，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唐明皇之走，也明知安禄山为着杨贵妃而来，合唐家没甚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才不辞蜀道艰难，护着贵妃远避。及至贵妃既死，还瞻顾何来？自然就该‘王赫斯怒’，拨转马头，馘安禄山之首，悬之太白，也还博得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给天下儿女子吐一口气。何以又‘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愈走愈远！固无怪肃宗即位灵武，不候成命。日后的南内西内，左迁右迁，父子之间，愈弄愈弄出一番不好处的局面来。就便杨贵妃以有限欢娱，无多受享，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万古羞名。这都因唐明皇没有英雄至性，空谈些儿女情肠，才哭坏世间儿女。可见‘英雄儿女’四个字，除了神媒、大雄之外，一个有名的大度赤帝子、风流李三郎尚且消受不得，勉力不来，怎的能向平等众生身上求全责备？

“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间尧舜在上，仁风化雨所被，不知将来成全得多少儿女英雄。正好发落这班儿入世，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事。这便是今日绣旗齐展，宝镜高悬，发落这桩公案的本意也。”

悦意夫人听了，一一领会。一切人天皆大欢喜。只见天尊把龙袖一摆，殿头官才喝得声：“退班！”

那燕北闲人耳轮中只听得一片喧哗，喊道：“捉！捉！捉！”

随着便是地坼山崩价一声响亮，吓得他一步踏空云脚，一个立足不稳，早从云端里落将下来。一跤跌醒，却是一场大梦。

睁开眼来看看，但见院子里一班逃学的孩子，正在那里捉迷藏耍子，口里只嚷道：“捉！捉！捉！”面前却立着合他同砚的一个新安毕生，手里拿着一方界尺，拍的那桌子乱响，笑嘻嘻的喊道：“醒来！醒来！青天白日，却怎的这等酣睡？”他道：“我正梦着一段新奇文章，不曾听得完，却被你们这般人来打断了。”说着，便把他梦中所闻所见，云端里的情书，详细告诉了那毕生一遍。

毕生道：“先生不在馆，你看他大家在那里捉迷藏，捉得好不热闹！我正要拉你去一同作耍，你倒捉住我说这云端里的梦话。快来捉迷藏去！”说着，拉了他便走。那闲人也就信步随了他去，一时早把梦中的话忘了一半。不因他这番一个迷藏一捉，一生也不曾作得一个好梦，只着了半世昏迷。迷而不觉，也就变成“不可朽也”的一堵“粪土之墙”，“不可雕也”的一块“朽木”，便落得作了个“燕北闲人”。

列公牢记话头：只此正是那个燕北闲人的来历，并他所以作那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参》的原由，便是吾了翁重订这部《儿女英雄传评话》的缘起。这正是：

云外人传云外事，梦中话与梦中听。

要知这部书传的是班甚么人，这班人作的是桩甚么事，怎

的个人情天理，又怎的个儿女英雄，这回书才得是全部的一个楔子，但请参观，便见分晓。

（缘起首回完）

第一回

隐西山闭门课骥子 捷南宫垂老占龙头

《儿女英雄传》的大意，都在“缘起首回”交代明白，不再重叙。这部书究竟传的是些甚么事？一班甚么人？出在那朝那代？列公压静，听说书的慢慢道来。

这部书近不说残唐五代，远不讲汉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桩公案。我们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龙飞东海，建都燕京，万水朝宗，一统天下。就这座京城地面，聚会着天下无数的人才。真个是冠盖飞扬，车马辐辏。与国同休的先数近支远派的宗室觉罗，再就是随龙进关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内务府三旗，连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汉官，何止千门万户！说不尽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都不在话下。

如今单讲那正黄旗汉军有一家人家，这家姓安，是个汉军世族旧家。这位安老爷本是弟兄两个，大哥早年去世，止剩他一人，双名学海，表字水心，人都称他安二老爷。论他的祖上，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爷征过高丽，平过察哈尔，仗着汗马功劳上头挣了一个世职，进关以后，累代相传，京官、外任都作过。到了这安二老爷身上，世职袭次完结，便靠着读书上进。所喜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学业，因此上见识广有，学问超群，二

十岁上就进学中举。怎奈他“文齐福不至”，会试了几次，任凭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会不上一名进士，到了四十岁开外，还依然是个老孝廉。儒人佟氏，也是汉军世家的一位闺秀，性情贤慧，相貌端庄，针黹女工不用讲，就那操持家务，支应门庭，真算得起安老爷的一位贤内助。只是他家人丁不旺，安老爷夫妻二位子息又迟，儒人以前生过几胎，都不曾存下，直到三十以后，才得了一位公子。

这公子生得天庭饱满，地格方圆，伶俐聪明，粉妆玉琢，安老爷、佟儒人十分疼爱。因他生得白净，乳名儿就叫作玉格，单名一个驥字，表字千里，别号龙媒，也不过望他将来如“天马云龙，高飞远到”的意思。小的时候，关煞、花苗都过，交了五岁，安老爷就教他认字号儿，写顺朱儿。十三岁上就把《四书》、《五经》念完，开笔作文章、作诗，都粗粗的通顺。安老爷自是欢喜。过了两年，正逢科考，就给他送了名字。接着院考，竟中了个本旗批首。安老爷、安太太的喜欢自不必说，连日忙着叫他去拜老师，会同案，夸官拜客。诸事已毕，就埋头作起举业的工夫来。

那时候公子的身量也渐渐的长成，出落得目秀眉清，温文儒雅。只因养活得尊贵，还是乳母丫鬟围随着服侍。慢说外头的戏馆、饭庄、东西两庙不肯教他混跑，就连自己的大门，也从不曾无故的出去站站望望。偶然到亲戚一家儿走走，也是里头嬷嬷妈、外头嬷嬷爹的跟着。因此上把个小爷养活得十分腴腆：听见人说句外话，他都不懂；再见人举动野调些，言谈粗鲁些，他便有气，说是下流没出息；就连见个外来的生眼些的妇女，也就会臊的小脸通红，竟比个女孩儿还来得尊重。

那安老爷家的日子，虽比不得在先长辈手里的宽裕，也还

有祖遗的几处房庄，几户家人。虽然安老爷不善经理家计，仗着这位太太的操持，也还可以勉强安稳度日。他家的旧宅子本在后门东不压桥的地方，原是祖上蒙恩赏的赐第，内外也有百十间房子。自从安老爷的老太爷手里，因晚年好静，更兼家里人口稀少，住不了许多房间，又不肯轻弃祖业，倒把房子让给远房几家族人来住，留了两户家人随同看守，为的是房子既不空落，那些穷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他自家却搬到坟园上去居住。他家这坟园又与别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带，这地方叫作双凤村。相传说，从前有人见两只彩凤落在这地方山头上，百鸟围随，因此上得了这个村名。这地原是安家的老圈地，到了安老爷的老太爷手里，就在这地里踹了一块吉地，作了坟园，盖了阴阳两宅。又在东南上盖了一座小小庄子，虽然算不得大园庭，那亭台楼阁树木山石，却也点缀结构得幽雅不俗。附近又有几座名山大刹，围着庄子都是自己的田园，佃户承种交租。

那安老爷的老太爷临终遗言，曾嘱咐安老爷说：“我平生在此养静，一片心神都在这个地方，将来我百年以后，不但坟园立在这里，连祠堂也要立在这里。一则，我们的宗祠里本来没有地方了；二则，这园子北面、土山以后、界墙以前，正有一块空地，你就在这地方正中给我盖起三间小小祠堂，立主供奉。你们既可以就近照应，便是将来的子孙，有命作官固好，不然守着这点地方，也还可以耕种读书，不至冻饿。”后来安老爷便谨遵父命，一一的照办。此是前话不提。

传到安老爷手里，这位老爷天性本就恬淡，更兼功名蹭蹬，未免有些意懒心灰，就守定了这座庄园，课子读书，自己也理理旧业。又有几家亲友子弟，因他的学问高深，都送文章请他

批评改正，一天却也没些空闲。偶然闲来，不过饮酒看花，消遣岁月，等闲不肯进城。安太太又是个勤俭当家的人，每日带了仆妇侍婢料理针线，调停米盐。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举成名，不干外事。外头自有几个老成家人支应门户。又有公子的一个嬷嬷爹，这人姓华名忠，年纪五十岁光景，一生耿直，赤胆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尽心，就连安老爷的一应大小家事，但是交给他的，他无不尽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糟塌，真算得“奶公子里的一个圣人”。

因此，老爷、太太待他格外加恩，不肯当一个寻常奶公子看待。这安老爷家，通共算起来，内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虽然算不得簪缨门第、钟鼎人家，却倒过得亲亲热热，安安静静，与人无患，与世无争，也算得个人生乐境了。

这年正适会试大比之年。新年下，安老爷、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过，便带了公子进城。拜过宗祠，到至亲本家几处拜望了拜望，仍旧回家。匆匆的过了灯节，那太太便将安老爷下场的考蓝、号帘、装吃食的口袋盒子、衣帽等物打点出来。

安老爷一见，便问说：“太太，你此时忙着打点这些东西作甚么？”

太太说：“这离三月里也快了，拿出来看看，该洗的缝的添的置的，早些收拾停当了，省得临时忙乱。”

那安老爷拈着几根小胡子儿含笑说：“太太，你难道还指望我去会试不成？你算，我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及五十岁，考也考了三十年了，头发都考白了，‘功名有福，文字无缘’，也可以不必再作此痴想。况你我如今有了玉格这个孩子，看去还可以望他成人，倒不如留我这点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成就起来，倒是正理。太太，你道如何？”

太太还没及答话，公子正在那里检点那些考具的东西，听见老爷的话，便过来规规矩矩、漫条斯理的说道：“这话还得请父亲斟酌。要论父亲的品行学业，慢道中一个进士，就便进那座翰林院，坐那间内阁大堂，也不是甚么难事。但是功名迟早，自有一定。天生应吃的苦，也要吃的。就算父亲无意功名，也要把这进士中了，才算得作完了读书的一件大事。”

安老爷听了，笑了一笑，说道：“孩子话！”那太太便在旁说道：“老爷，玉格这话很是，我也是这个意思。这些话我心里也有，就是不能像他说的这么文诌诌的。老爷竟是依他的话，打起高兴来。管他呢，中了，好极了；就算是不中，再白辛苦这一荡也不要紧，也是尝过的滋味儿罢咧！”

列公，这科甲功名的一途，与异路功名却是大不相同。这是件合天下人较学问见经济的勾当，从古至今，也不知牢笼了多少英雄，埋没了多少才学。所以这些人宁可考到老，不得这个“中”字，此心不死。安老爷用了半生的心血，难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废不成？原是见了这些考具，一时的牢骚话。

及至听见公子小小年纪说了这一番大道理，心中暗暗欢喜，又恐怕小人儿高兴，只得笑着说是“小孩子话”。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劝，不觉得就鼓起高兴来，说道：“既如此，就依你们娘儿们的话，左右是家里白坐着，再走这一荡就是了。”

说着，看看到了三月初间，太太把老爷的衣帽、铺盖、饮食等件打点清楚，公子也忙着拣笔墨，洗砚台，包草稿纸。诸事停当，这安老爷便坐车进城，也不租小寓，就在自己家里住下。这房子虽说有几家本家住着，正所儿没占，原备安老爷、太太、公子有事进城住的，平日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这家人知道老爷回家，前几天就收拾铺设，扫地焚香的预备停妥。

到了三月初六日，太太打发公子带了随使家丁，跟随老爷进城。进场出场，又按着日子打发家人接送，预备酒饭，打点吃食。公子也来请安问候，都不必细说。

三场已毕，这老爷出了场也不回家，从场门口坐上车，便一直的回庄园来。太太、公子接着，问好请安，预备酒饭，问了一番场里光景。一时饭罢，公子收拾笔砚，便在卷袋里找那三场的文章草稿。寻了半日，只寻不着，便来问安老爷说：“文章稿子放在那里了？等我把头场的诗文抄出来，好预备着亲友们要看。”安老爷说：“我三场都没存稿子，这些事情也实在作腻了。便有人要看，也不过加上几个密圈，写上几句通套批语，赞扬一番说：‘这次必要高中了！’究竟到了出榜，还是个依然故我，也无味的很，所以我今年没存稿子。不但必抄给人看，连你也不必看。这一出场，我就算中了。”说毕，拈须而笑。公子听了无法，只得罢了。

日月迅速，转眼就是四月。到了放榜的头一天晚上，这太太弄了几样果子酒菜，预备老爷候榜，好听那高中的喜信。安老爷坐下，就笑着说道：“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听我告诉你们：外头只知道是明日出榜，其实场里今日早半天就拆弥封，填起榜来了。规矩是拆一名，唱一名，填一名。就有那班会想钱的人，从门缝儿里传出信来，外头报喜的接着分头去报。如今到了这时候不见动静，大约早报完了，不必再等。你们既弄了这些吃的，我乐得吃个河落海干睡觉。”说完，吃了几杯闷酒，又说了会闲话，真个就倒头酣呼大睡。

那太太同公子并内外家人不肯就睡，还在那里左盼右盼，看看等到亮钟〔亮钟：意指天将亮的时分。古时天将亮时打五更钟。以后无信，大家也觉得是无望了，又乏又困，兴致索然，

只得打点要睡。上房将然关了房门，忽听得大门打得山响，一片人声，报说：“头二三报，报安老爷中了第三名进士！”列公，你道安老爷既中得这样高，为甚么直到此时才报？

原来填榜的规矩，从第六名填起，前五名叫作“五魁”，直等把榜填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然后倒填五魁。到了填五魁的时候，那场里办场的委员，以至书吏、衙役、厨子、火夫，都许买几斤蜡烛，用钉子钉的大木盘插着，托在手里，轮流围绕，照耀如同白昼，叫作“闹五魁”。那点过的蜡烛，拿出来送人，还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礼物。因此上填到安老爷的名字，已是四更天的光景。那报喜的谁不想这个五魁的头报，一得了信，便随着起早下圆明园的车马，从西直门连夜飞奔而来，所以到这里天还没亮。

闲话休提。这太太因等不见喜信，正在卸妆要睡，听得外面喧嚷，忙叫人开了房门，出去打听。那门上的家人早把报条接了进来，给老爷、太太、公子叩喜。这一番吵吵，安老爷也醒了，连忙披衣起来，公子呈上报条看了，满心欢喜。

一时想起来，自己半生辛苦，黄卷青灯，直到须发苍然，才了得这桩心愿，不觉喜极生悲，倒落了几点泪。太太也觉心中颇有所感，忍泪含笑劝解说：“老爷，这正该喜欢，怎么倒伤起心来呢？”定了一会，大家才喜逐颜开，满脸堆下笑来。

公子便去打点写手本、拜帖职名，以及拜见老师的贽见、门包、封套。家人们在外边开发喜钱。紧接着就有内城各家亲友看了榜先遣人来道喜，把位安太太忙得头脸也不曾好生梳洗得。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乏也忘了，困也没了，忙忙的带着丫鬟仆妇，一面打点帽子衣服，又去平兑银两，找红毡，拿拜匣。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谨的好处，一件一件的预先弄妥，

还不费事。安老爷看着太太忙得连袋烟也没工夫吃，便说道：“太太不必忙，今日没事，有一天的工夫呢。我后半天进城不迟，歇歇再收拾罢！”说着，自己梳洗已毕，忙穿好了衣服，先设了香案，在天地前上香磕头，又到佛堂、祠堂行过了礼，然后内外家人都来叩喜。这些情节，都不必细讲。

安老爷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随手用的东西，便催着早些吃饭。吃饭中间，公子便说：“父亲虽然多辛苦了几次，如今却高高的中了个第三，可谓‘上天不负苦心，文章自有定论’，将来殿试，那一甲一名也不敢必，也中个第三就好了！”安老爷笑说：“这又是孩子话了，那一甲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咱们旗人是没分的。也不是旗人必不配点那状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觉得旗人可以吃钱粮，可以考翻译，可以挑侍卫，宦途比汉人宽些，所以把这一甲三名留给天下的读书人，大家巴结去。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直人材的意思。况且‘探花’两个字，你可知道他怎么讲？那状元，自然要选一个才貌品学四项兼备的，不用讲了；就是探花，也须得个美少年去配他，为的是琼林宴的这一天，叫他去折取杏花，大家簪在头上，作一段琼林佳话。这是唐代的故事。你看我虽然下至于老迈不堪，也是望五的人了，世上那有这样白头蹉跎的探花？岂不被杏花笑人！果然那样，那不叫作‘探花’，倒叫作‘笑话儿’了！”

公子道：“便不得探花，翰林也是稳的。”老爷说：“那又不然。在常情论，那名心重的，自然想点个翰林院的庶常；利心重的，自然想作个榜下知县；有才气的，自然想用分部主事；到了中书，就不大有人想了；归班更不必讲。我的见识却与人不同：我第一怕的是知县，不拿出天良来作，我心里过不去；拿出天良来作，世路上行不去——那一条路儿可断断走不

得！至于那入金马、登玉堂，是少年朋友的事业，我过了景了。就使用个部属，作呢还作得来，但是这个年纪，还靴桶儿里掖着一把子稿，满道四处去找堂官，也就露着无趣。我倒想用个冰冷的中书，三年分内外用——难道我还就外用不成？——那时一纸呈儿，挂冠林下，倒是一桩乐事。不然，索性归了班，十年后才选得着。且不问这十年后如何，就这十年里，我便课子读书，成就出一个儿子来，也算不虚度此生了！”公子自是不敢答言。安太太听了，说道：“老爷也忒虑得远。我只说万事都是尽人事，听天命，自有个一定。”老爷说：“太太这话却倒不错。”

说话间，一时吃罢了饭，便有几家拜从看文章的门生学生赶来道喜。人来人往，应酬了一番，那天就不早了，安老爷才得进城。到了住宅，早有部里长班送信，告知老爷中在第几房，并房师的官衔、姓名、科分、住处。从次日起，便去拜房师，拜座师，认前辈，会同年，会同门，公请老师，赴老师请，刻齿录，刻朱卷。那房师、座师见了都说：“一见你这本卷子，便知为老手宿儒，晚成大器，如今果然。可见文有定评。”说着，十分叹赞。

这安老爷一连忙了数日，不曾得闲，直等谢恩领宴诸事完毕，才得略略安静。五十岁的老头儿，也得伏案埋头作起楷来。

转眼覆试朝考已过，紧接着殿试。那老爷的策文虽比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颇颇的有些经济议论，与那抄策料填对句的不同。那些同年见了，都道：“定入高选。”怎奈老爷是个走方步的人，凡那些送字样子、送诗篇儿这些门路，都不晓得去作。自己又年届五旬，那殿试卷子作的虽然议论恢宏，写的却不能精神饱满，因此上点了一个三甲。及至引见，到了

老爷这排，奏完履历，圣人往下一看，见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纪，脸上一团正气，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诚。这要作一个地方官，断无不爱惜民命的理，就在排单里“安学海”三个字头上，点了一个朱点，用了榜下知县。

少时引见一散，传下这旨意来。安老爷一听，心里说道：“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条路，恰恰的走到这条路上来！”登时倒抽了一口气，凉了半截。心里的那番懊恼，不但后悔此番不该会试，一直悔到当年不该读书，在人群儿里险些儿不曾哭了出来。便有一班少年新进凑来携手作贺。有的说：“班生此去，何异登仙！”又有的说：“当年是‘拥书权拜小诸侯’，而今真个‘百里侯’矣！”又有一班外行朋友说是：“这榜下即用是‘老虎班’，一到就补好缺的。”又有的说：“‘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这就得了！”一面就答讪着荐幕友，荐长随。落后还是几位老师认真关切，走来问道：“外用了？不必介意。文章、政事都是报国，况这宦途如海，那有一定的？且回去歇歇再谈罢。”这老爷也只得一一的应酬一番。又有那些拜从看文章的门生，跟着送引见，见老爷走了这途，转觉得依依不舍。安老爷从上头下来，应酬了大家几句，回到下处，吃了点东西，向应到的几处勉强转了一转，便回庄园上来。

那时早有报子报知，家人们听见老爷得了外任，个个喜出望外。只有太太合公子见老爷进门来愁眉不展，面带忧容，便知是因为外用的原故。一时且不好安慰，倒提着精神谈了些没要紧的闲话。老爷也强为欢笑，说：“闹了这许多天了，实在也乏了，且让我歇一歇儿，慢慢的再计议罢。”

谁想有了年纪的人，外面受了这一向的辛苦劳碌，心里又加上这一番的烦恼忧思，次日便觉得有些鼻塞声重，胸闷头晕，

恹恹的就成了一个外感内伤的病。安太太急急的请医调治，好容易出了汗，寒热往来，又转了疟疾；疟疾才止，又得了秋后痢疾。无法，只得在吏部递了呈子，告假养病。每日价医不离门，药不离口，把个安太太急得烧子时香，吃白斋，求签许愿，闹得寝食不安。连公子的学业功课，也因侍奉汤药渐渐的荒废下来。直到秋尽冬初，安老爷才得病退身安，起居如旧。依安老爷的心里，早就打了个再不出山的主意了，怎奈那些关切一边的师友亲戚骨肉，都以天恩祖德报国勤民的大义劝勉，老爷又是位循规蹈矩听天任命不肯苟且的人，只得呈报销假投供。可巧，正遇着南河高家堰一带黄河决口，俗语说：“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这一个水灾，也不知伤了多少民田民命！地方大吏飞章入奏请帑，并请拣发知县十二员到工差遣委用。这一下子，又把这老爷打在候补候选的里头挑上了。

列公，安老爷这样一个有经济有学问的人，难道连一个知县作不来？何至于就愁病交加到这步田地！有个原故。只因这老爷的天性恬淡，见识高明，广读诗书，阅尽世态。见世上那些州县官儿，不知感化民风，不知爱惜民命，讲得是走动声气，好弄银钱，巴结上司，好谋升转。甚么叫钱谷刑名，一概委之幕友、官亲、家丁、书吏，不去过问，且图一个旗锣扇伞的豪华，酒肉牌摊的乐事。就使有等稍知自爱的，又苦于众人皆醉，不容一人独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动辄不是给他加上个“难膺民社”，就是给他加上个“不甚相宜”，轻轻的就端掉了，依然有始无终，求荣反辱。

因此上自己一中进士，就把这知县看作了一个畏途。如今索性挑了个河工，这河工更是个有名的虚报工段、侵冒钱粮、逢迎奔走、吃喝搅扰的地方，比地方官尤其难作。自己一想，

可见宦海无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里了，倒不如听命由天的闯着作去，或者就这条路上立起一番事业，上不负国恩，下不负所学，也不见得。老爷存了这个念头，倒打起精神，次第的过堂引见，拜客辞行，一切琐屑事情都已完毕，才回到庄园。

略歇息了歇息，便有那些家人回说：钦限紧急，请示商量怎的起行。那些家人也有说该坐长船的，也有说该走旱路的，也有说行李另走的，也有说家眷同行的。安老爷说：“你们大家且不必议论纷纷，我早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主见在此。”这正是：

得意人迷失意事，一番欢喜一番愁。

要知那安老爷此番起行赴官怎的个主见，下回书交代。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宪冤陷县监牢

这回书紧接前回，讲的是那安老爷拣发了河工知县，把外面的公私应酬料理已毕，便在家打点起上路的事来。

这日饭罢无事，想要先把家务交代一番，因传进了家中几个中用些的家人，内中也有伶俐些的，也有糊涂些的，谁不想献个殷勤，讨老爷喜欢，好图一个门印的重用？那知老爷早打了个“雇来回车”的主意，便开口先望着太太说道：“太太，如今咱们要作外任了。我想我此番到外任去，慢讲补缺的话，就是候补知县，也不知天准我作不准我作，还不知我准我作不准我作。”说到这里，大家就先怔了一怔，太太只得答应了一声。

只听老爷往下说道：“我的怕作外官，太太是知道的，此番偏偏的走了这条路。在官场上讲，实在是天恩，我有个不感激报效的吗？但是，我的素性是个拘泥人，不喜繁华，不善应酬，到了经手钱粮的事，我更怕。如今到外头去作官，自然非家居可比，也得学些圆通。但那圆通得来的地方好说，到了圆通不来，我还只得是笨作。行得去行不去，我可就知道了。所以我的主意，打算暂且不带家眷，我一个人带上几个家人，轻骑减从的先去看看路数。如果处得下去，到了明秋，我再打

发人来接家眷不迟。家里的事，向来我就不大管，都是太太操心，不用我嘱咐。我的盘缠，现有的尽可敷衍，也不用打算。我所虑者，家里虽有两个可靠的家人，实在懂事的少。玉格又年轻，万一有个紧要些的事儿，以至寄家信、带东西这些事情，我都托了乌明阿乌老大了。他虽合咱们满洲汉军隔旗，却是我第一个得意门生，他待我也实在亲热。那个人将来不可限量，太太看着，几天儿就上去了。我起身后他必常来，来时太太总见见他，玉格也可以合他时常亲近，那是个正经人。此外，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乡试，玉格务必教他去观观场。”因向公子说：“你的文章，我已经托莫友士先生合吴侍郎给你批阅，可按期取了题目来作了，分头送去。”公子一一答应。

说到这里，太太才要说话，只见老爷又说道：“哦，还有件事。前日我在上头遇见咱们旗的卜德成卜三爷，赶着给玉格提亲。”太太听见有人给公子提亲，连忙问道：“说得是谁家？”老爷道：“太太不必忙着问，这门亲不好作，大约太太也未必愿意。他说的是隆府上的姑娘。你算，我家虽不是查不出号儿来的人家，现在通共就是我这样一个七品大员，无端的去合这等阔人家儿去作亲家，已经不必；况且我打听得姑娘脾气骄纵，相貌也很平常。我走后，倘然他再托人来说，就回复说我没留下话就是了。至于玉格，今年才十七岁，这事也还不忙。我的意思，总等他进一步功名成就，才给他提亲呢。”太太说：“这家子听了去，敢是不大合式。拿着我们这么一个好孩子，再要中了，也不怕没那富室豪门找上门来，只怕两三家子赶着提来还定不得呢！”

老爷说：“倒也不在乎富室豪门，只要得个相貌端正、性情贤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山里、北村里都使

得。”太太说：“教老爷说的，真个的，我们孩子怎么了，就娶个南山里北村里的？这时候且说不到这些事，倒是老爷才说的一个人儿先去的话，还是商量商量。老爷虽说是能吃苦，也五十岁的人了，况且又是一场大病才好，平日这几个丫头们服侍，老婆子们伺候，我还怕他们不能周到，都得我自己调停，如今就靠这几个小子们，如何使得呢？再说，万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门，老爷难道天天在家不成？别的慢讲，这颗印是个要紧的，衙门里要不分出个内外来断乎使不得！老爷想想。”老爷说：“何尝不是呢！我也不是没想到这里。但是玉格此番乡试是断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么法呢！”

那公子在一旁，正因父亲无法不起身赴官，自己无法不留京乡试，父子的一番离别，心里十分难过。就以父亲的身子、年纪讲，沿路的风霜，异乡的水土，没个着己的人照料，也真不放心。如今又听父母的这番为难是因自己起见，他便说道：“我有一句糊涂话不敢说，只怕父母不准。据我的糊涂见识，请父母只管同去，把我留在家里。”老爷、太太还没等说完，齐说道：“那如何使得！”公子说：“请听我回明白了。要讲应酬世路，料理当家，我自然不中用。但我向来的胆儿小，不出头，受父母的教导不敢胡行乱走的，这层还可以自信。至于外边的事，现在已经安顿妥当了。家里再留下两个中用些的家人支应门户，我不过查查问问，便一意的用起功来。等乡试之后，中与不中，就赶紧起身，后赶了去，也不过半年多的光景。一举三得，可不知使得使不得？”

太太听了，只是摇头，老爷也似乎不以为可。但是左归右归，总归不出个道理来。还是老爷明决，料着自己一人前去，

有多少不便，大家又彼此都不放心，听了公子的这番话，想了一想，便向太太道：“玉格这番话，虽说的是孩子话，却也有些儿见识。我一个人去，你们娘儿两个都不放心；太太既同去，太太便没有甚么不放心的了；有了太太同去，玉格又没甚么不放心的了；可又添上了个玉格在家，我同太太的不放心——这本是桩天生不能两全的事。譬如咱们早在外任，如今从外任打发他进京乡试，难道我合太太还能跟着他不成？”

况且他也这么样大了，历练历练也好。他既有这志向，只好就照他这话说定了罢。太太想着怎样？”那太太听了，自然是左右为难，但事到其间，实在无法，便向老爷说道：“老爷见的自然不错，就这样定规了罢。但是老爷前日不是说带了华忠去么？如今既是这样说定了，把华忠给玉格留下。那个老头子也勤谨，也嘴碎，跟着他，里里外外的，又放一点儿心。”

老爷连说：“有理，我要带了华忠去，原为他张罗张罗我的洗洗汕汕这些零星事情，看个屋子。如今把他留下，就该派戴勤去也使得。戴勤手里的事，有宋官儿一个人也照料过来了。”

当日计议已定，便连日的派定家人，收拾行李。安老爷一面又把自己从前拜从过一位业师跟前的世弟兄程师爷请来，留在家中照料公子温习举业，帮着支应外客。那程师爷单名一个式字。他也有个儿子，名叫程代粥，虽不能文，却写得一笔好字，便求安老爷带去，不计修金，帮着写写来往书信。外边去的，是门上家人晋升，签押家人叶通，料理家务家人梁材，还有戴勤并华忠的儿子随缘儿，大小跟班的三四个人，外荐长随两三个人，以至厨子、火夫人等；内里带的是晋升家的、梁材家的、戴勤家的、随缘儿媳妇——这随缘儿媳妇便是戴勤的女孩儿，并其余的婆子丫鬟，共有二十余人。老爷一辆太平车，

太太一辆河南棚车，其余家人都是半装半坐的大车。诸事安排已毕，这老爷、太太辞过亲友，拜别祠堂，便择了个长行吉日，带领里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

这日，公子送到普济堂，老爷便不教往下再送。当下爷儿娘儿们依依不舍，公子只是垂泪，太太也是千叮万嘱沾眼抹泪的说个不了。老爷便忍着泪说道：“几天的离别，转眼便得聚会，何必如此！”说着又吩咐了公子几句安静度日、奋勉读书的话，竟自合太太各各上车去了。

公子送了老爷、太太动身，眼望着那车去得远了，还在那里呆呆的呆望。那老爷、太太在车上也不由得几次的回头远望，只是恋恋不舍。这正是古人说的：“世上伤心无限事，最难死别与生离。”这公子一直等一行车辆人马都已走了，又让那些送行的亲友先行，然后才带华忠并一应家人回到庄园。真个的，他就一纳头的杜门不出，每日攻书，按期作文起来。这且不表。

且说那安老爷同了家眷自普济堂长行，当日住了常新店。

沿路无非是晓行夜住，渴饮饥餐。不则一日，到了王家营子。

渡过黄河，便到南河河道总督驻扎的所在，正是淮安地方。早有本地长班预先给找下公馆，沿河接见。上下一行人便搬运行李，暂在公馆住下。安老爷草草的安顿已毕，便去拜过首县山阳县各厅同寅，见过府道，然后才上院投递手本，禀到禀见。那河台本是个从河工佐杂微员出身，靠那逢迎钻于的上头，弄了几个钱，却又把皇上家的有用钱粮，作了他致送当道的进身献纳，不上几年，就巴结到河工道员。又加他在工多年，讲到那些裹头挑坝、下埽加堤的工程，怎样购料，怎样作工，怎样省事，怎样赚钱，那一件也瞒他不过。因此上历署两河事务，

就得了南河河道总督。待人傲慢骄奢，居心忌刻阴险。

那时同安老爷一班儿拣发的十二人，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门路，要了书信，先赶到河工，为的是好抢着钻营个差委。

及至安老爷到来，投递了手本，河台看了，便觉他怠慢来迟。

又见京中不曾有一个当道大老写信前来托照应他，便疑心安老爷仗着是个世家旗人，有心傲上。随吩咐说：“教他等见官的日子随众参见。”安老爷是个坦白正路人，那里留心这些事？

一般也随众打点些京里的土仪，给河台送去。及至送到院上，巡捕传了进去，交给门上。那门上家人看了看礼单，见上面写着不过是些京靴、缙绅、杏仁、冬菜等件，便向巡捕官发话道：“这个官儿来得古怪呀！你在这院上当巡捕也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儿们送礼，谁不是绉绣呢羽、绸缎皮张，还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么这位爷送起这个来了？他还是河员送礼，还是‘看坟的打抽丰’歇后语有‘看坟打抽丰，吃鬼’。此指十分吝啬。来了？这不是搅吗！没法儿，也得给他回上去。”说着，回了进去，又从中说了些懈怠话。那河台心里更觉得是安老爷瞧他不起，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当时吩咐出来，说：“大人向不收礼，这样的费心费事，教安太爷留着送人罢！”

次日，正是见官日子，安老爷也随众投了手本。少时传见，那河台先算定了安老爷是个不通世路、没有材干的人，及至见面，递上履历，才知这老爷是由进士出身。又见他举止安详，言词慷慨，心里说：“这人既是如此通达谄练，岂有连个送礼的轻重过节儿他也不明白的理？这分明看我是个佐杂出身，他

自己又是两榜，轻慢我的意思。倒得先拿他一拿 ！”

因又动了个忌才之意，淡淡的问了几句话，就起身让走，送出来了。那安老爷也只见新官见面之常，不过如此，也不在意。从此就在淮安地方候补听差，除了三八上院，朔望行香，倒也落得安闲无事。安老爷本是个雅量，遇着那些同寅宴会，却也去走走，但是一有了歌儿舞女，再遇见打牌摇摊，可就弄不来了。久之，那些同寅也觉得他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渐渐的就有些声气不通起来。这且不在话下。

却说河台一日接得邳州禀报，禀称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这缺本是个工段最简的冷静地方，又恰巧轮到安老爷署事到班，便下札悬牌，委了安老爷前往署事。安老爷接了委牌，禀辞出来，又到府里禀辞。淮安府见面先谈了几句官话，便问：“吾兄，你请定了幕中的朋友了没有？”安老爷说：“卑职到此不久，人地生疏，正要合大人讨人呢。”知府说：“很好。那前任请的朋友钱公就很妥当，你就请他蝉联下去罢。”说着，从靴掖儿里掏出一个名条。安老爷连忙的接过来，见上面写着“钱如甫”三个字，当下收了。

这天便是山阳县请吃晚饭，饮酒中间，安老爷也请教了一番到工如何办事的话。那首县便说：“办工首在得人，兄弟这里却有一个千妥万当的人，他从前就在邳州衙门，如今在兄弟这里。只是兄弟这里人浮于事，实在用不开。二哥，你带了他去，大可助你一臂之力。”说着，便叫了那人来叩见。

安老爷一看，见那人生得大鼻子，高颧骨，一双鼠目，几根黄须，看去就不像个安分之徒。因是首县荐的，便先问了问他的名姓。那人回称姓霍，名叫士端。那首县便道：“明日就到安太老爷公馆伺候去罢。”那人谢了一谢，便退下去。一时

酒散。安老爷次日便拜客辞行，带了家眷奔邳州而来。

于路无话。到了那里，自有一班的书吏衙役迎接，并那到任堂规以至同城官员如何接风宴会，都不必烦琐。安老爷到任后，所喜工轻政简，公事无多，老夫妻二人就照平日在家一般的过起勤俭日子来，心中只是记挂着公子。所喜接得几封家信，知道家中安静，公子照常读书，也就无可惦念了。

一日，安老爷接着邳州直河巡检的禀报，报称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冲刷，土岸蛰陷，禀请兴修。安老爷接了案帖，亲自带了工书人等到工查看，不过有十来丈工程，偶因木桩脱落，以致碎石倒塌散漫，却都不曾冲去，尽可捞用。那土工也蛰陷得无多，自己虽不懂，看了去大约也不过百十金的事。回来便吩咐该房书役办稿，就在岁修银两项下动支赶办。

次日，房里送进稿来，先送师爷点定，签押呈上老爷标画。见那稿倒还办得明白，只那工段的尺寸，购料的堆垛，钱粮的多少，却空着没填，旁边粘着一个小小红签儿，上写着“请内批”三个字。那该办的师爷也不曾填写。老爷当下叫签押，说：“你去问问师爷，这数目怎么没填写？想是漏了。”少停签押回称说：“问过师爷，师爷说候老爷把钱粮数目批定，再核料物尺寸，向来是这等办的。”老爷说：“这怎么讲？难道我自己会销算不成？你大约没听清楚，等我自己问去罢。”说着，便起身来到书房。

那师爷听得东家过来了，连忙换上了帽子，作揖迎接，脚底下可还是两只鞋。送茶让坐已毕，老爷就问起这句话来。只见那师爷咬文嚼字的说道：“规矩是这等的，要东家批定了报多少钱粮，晚生才好照着那钱粮的数目核算工料的。”老爷说：“那丈尺是勘明白了，既有了丈尺，自然是核着丈尺算工料，

核着工料算钱粮，怎么倒先定钱粮数目呢？况且叫我批定，又怎样个约略核计多少呢？譬如就照前日现勘的丈尺，据先生你看应用多少钱粮？”那师爷说：“要照现勘的丈尺，多也不过百十金罢了。”老爷说：“可又来！就照着这数目据实报出去就是了。”那师爷连连摇头说：“这是作不来的！”老爷便问：“这又怎么讲呢？”那师爷道：“承东家不弃，请晚生在这衙门帮办公事，可不敢不倾心吐胆的奉告：我们这些河工衙门，这‘据实’两个字是用不着、行不去的哪。即如东家从北京到此，盘费日用，府上衙门，内外上下那一处不是用钱的？况且京中各当道大老，合本省的层层上司，以至同寅相好，都要应酬的到，尤其不容易。这也在东家自己，晚生也不敢冒昧多说。但是，就我们这衙门讲，晚生是有也可，没有也可，倒也不计较。只这内而门印、跟班，以至厨子、火夫，外而六房、三班，以至散役，那一个不是指望着开个口子，弄些工程吃饭的？此犹其小焉者也。再加一个工程出来，府里要费，道里要费，到了院费，更是个大宗。这之后，委员勘工要费，收工要费，以至将来的科费、部费，层层面面，那里不要若干的钱？东家是位高明不过的，请想想，可是‘据实’两个字行得去的？”

老爷听了这话，心下一想：“要是这样的顽法，这岂不是拿着国家有用的帑项钱粮，来供大家的养家肥己、胡作非为么？这我可就有点子弄不来了。”因向那师爷说道：“据先生你讲起来，这外费是没法的了。至于我的家人，断乎不必，我的这层更不消提起。”那师爷见不是路，固然不愿意，但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也无法，只得含含糊糊的核了二三百金的钱粮，报了出去。从此衙门内外人人抱怨，不说老爷清廉，倒道老爷呆气，都盼老爷高升，说：“再要作下去，大家可就

都扎上口袋嘴儿了！”

且不说众人的七言八语。却说一日忽然院上发下了一角公文，老爷拆开一看，原来是自己调署了高堰外河通判。老爷看毕，正在心里纳闷，说：“我到这里不久，又调署了高堰，这是何意？”早见那长随霍士端兴匆匆的走上来道喜，说：“这实在是件想不到的事！这缺要算一个美缺，差不多的求也求不到手。如今调署了老爷，这是上头看承得老爷重，再不然，就是老爷京里的有甚么硬人情儿到了。这番调动，老爷可必得像模像样答上头的情，才使得呢！”

老爷便说：“我也不过是尽心竭力，事事从实，慎重皇上家的钱粮，爱惜小民的性命，就是答了上司的情了，难道还有个甚么别的法子不成？”霍士端说：“这个全不在此。只这眼前便有一个机会，小的正要回老爷：这下月便是河台的正寿，可不知老爷打算怎么样个行法？”老爷道：“那早已办妥当了。我上次在淮安，首县就说过，每个备银五十两，公办寿屏寿礼，我已经交给首县了。”霍士端笑道：“难道老爷打算这样就完了不成？”老爷说：“依你还要怎样呢？”霍士端回说：“小的可敢说‘怎么样’呢，不过是老爷待小的恩重，见不到就罢了；既见到了，要不拿出血心来提补老爷，那小的就丧尽天良了。就小的知道的说：那淮徐道是绸缎纱罗；淮扬道办的秀气，是四方砚台，外面看着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着端石砚台，里面却用赤金铸成，再用漆罩上一层，这分礼可就不菲；淮海道是一串珍珠手串，八两辽参；河库道办的更巧，是专人到大人原籍置一顷地，把庄头佃户兑给本宅的少爷，却把契纸装了一个小匣儿，带到院上当面送的；就是那二十四厅，也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巧妙。老爷如今就这五十两公分，如何下得

去？何况老爷现在调署这样一个美缺呢！”

老爷说：“这可就罢了我了！慢说我没有这样家当，便有，我也不肯这样作法。”霍士端说：“这事老爷有甚么不肯的？这是有去有来的买卖，不过是拿国家库里钱捣库里的眼，弄得好，巧了还是个对合子的利儿呢！不然的时候，可惜这样个好缺，只怕咱们站不稳。”

老爷听到这里，便说：“你不必往下讲了，去罢，去罢！”那霍士端看这光景，料是说不进去，便讪讪的退了下来，另作他自己的打算去了。

话休絮烦。安老爷自从接了调署的札文，便一面打发家眷到高堰通判衙门任所，自己一面打点上院谢委，就便拜河台的大寿。不日到了淮安，正遇河台寿期将近，预先摆酒唱戏，公请那些个河员。众人的礼物都是你赌我赛，不亚如那临潼斗宝一般。独安老爷除了五十两公分之外，就是磕了三个头，吃了一碗面，便匆匆的谢委禀辞，上任而去。

不则一日，到了新任，只见那里人烟辐辏，地道繁华，便是衙门的气概，吏役的整齐，也与那冷清清的邳州小衙门不同。更兼工段绵长，钱粮浩大，公事纷繁，一连几日接交代，点垛料，核库册，又加上安顿家眷，把个安老爷忙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定，这才料理清楚。

列公，你道那河台既是合安老爷那等不合式，安老爷又是个古板的人，在他跟前没有一毫的趋奉，此外又不曾有个致意托情的，他忽然把安老爷调了这样一个美缺，到底是个甚么意思？列公有所不知，这从中有个原故。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游，受水的地方。这前任的通判官儿又是个精明鬼儿，他见上次高家堰开了口子之后，虽然赶紧的合了龙，这下

游一带的工程，都是偷工减料作的，断靠不住。

他好容易耗过了三月桃汛，吃是吃饱了，掳是掳够了，算没他的事了，想着趁这个当儿躲一躲，另找个把稳道儿走走。因此谋了一个留省销算的差使，倒让出缺来给别人署事。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个虫儿，他有甚么不懂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礼，不能不应，看了看这个立刻出乱子的地方，若另委别人，谁也都给过个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思呢？没法儿，可就想起安老爷来了。偏看了看收礼的帐，轻重不等，大家都格外有些尽心，独安老爷只有寿屏上一个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的着恼；又见这安老爷的才情见识远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他当日说的那个“拿他一拿”的主意了。想着如此把他一调，既压一压外边的口舌，他果然经历伏汛，保得无事，倒好保他一保，不怕他不格外尽心；倘然他办不来，索性把他参了，他也沒的可说。因此上才有这番调署。

那安老爷睡里梦里也算不到此！不想“皇天不佑好心人”，偏是安老爷到任之后，正是春尽夏初长水的时候。那洪泽湖连日连夜长水，高家堰口子又冲开一百余丈，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下游而来。不但两岸冲刷，连那民间的田园房舍都冲得东倒西塌，七零八落。那安插难民，自有一班儿地方官料理。这段大工，正是安老爷的责成。一面集夫购料，一面通禀动帑兴修。那院上批将下来，批得是：“高堰下游工段，经前任河员修理完固，历经桃汛无虞。该署员到任，正应先事预防，设法保护。乃偶遇水势稍长，即至漫决冲刷，实属办理不善。着先行摘去顶戴，限一月修复，无得草率偷减，大干末便。”

安老爷接着看了，便笑了一笑，向太太说道：“这是外官必有之事。况这穷通荣辱的关头，我还看得清楚，太太也不必

介意。倒是这国帑民命是要紧的。”说着，传出话去，即日上工。就驻在工上，会同营员督率那些吏役、兵丁、工夫，认真的修作起来。大家见老爷事事与人同甘同苦，众情踊跃，也仗着夫齐料足，果然在一月限内便修筑得完工。虽说不能处处工归实用，比起那前任并各厅的工程，也就算加倍的工坚料实，大不相同了。一面完工，一面通报上去，稟请派员查收。

你道巧不巧，正应了俗语说的：“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行又遇打头风。”偏偏从工完这日下雨起，一连倾盆价的下半个月的大雨。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带江水异涨，那水势建瓴而下，沿河陡长七八九尺、丈余水势不等。那查收的委员又是合安老爷不大联络的，约估着那查费也未必出手，便不肯刻日到工查收。这个当儿，越耗雨越不住，雨越不住水越加长，又从别人的上段工上开了个小口子，那水直串到本工的土泊岸里，刷成了浪窝子，把个不曾奉宪查收的新工，排山也似价坍了下来。安老爷急得目瞪口呆，只得连夜稟报。

那河台一见大怒，便批道是：“甫作新工，尚未验收，遽致倒塌，其为草率偷减可知。仰即候参！”一面委员摘印接署，一面委员提安老爷到淮安候审。那委员取出文书给安老爷看，见那奏稿上参的是“革职拿问，带罪赔修”。安老爷的顶子本是摘了去的了，国家的王法不敢不领，立刻就是两个官役看了起来。幸而安老爷是个读书明理阅历通达的人，毫无一点怨天尤人光景。但说：“邻省水涨，洪泽湖倒灌，上段口岸冲决，我可有甚么法子呢！断不敢说冤枉。总是我安学海无学无能，不通庶务，读书一场，落得这步田地，辜负天恩祖德，再无可说了。”只是安太太那里经过这些事情，只吓得他体似筛糠，泪流满面。老爷说：“太太，事已至此，怕也无益，哭也无用。

我走后，你急急的也到淮安，找几间房子住下，再慢慢的商量个道理。”

话休絮烦。那安老爷同了委员起程，太太也在那衙门住不住了，便连夜的归着行李，拖泥带水的也奔淮安而来。安老爷到淮投到，本没有甚么可问的情节，便交在山阳县衙门收管，追取赔修银两。还亏那山阳县因他是个清官，又是官犯，不曾下在监里，就安顿在监门里一个土地祠居住。

那太太到了淮安，还那里找甚么公馆去！暂且在东关饭店安身。那时幕友是走了，长随是散了，便有几个孤身跟班的，养活不开，也荐出去了，只剩下程代粥程相公，并晋升、梁材、戴勤、随缘儿几个家人，并几个仆妇丫鬟无处可去。

可怜安老爷从上年冬里出任外官，算到如今，不过半年光景，便作了一场黄粱大梦！这正是：

世事茫茫如大海，人生何处不风波？！

要知那安老爷夫妻此后怎的个归着，下回书交代。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风尘 一封书义仆托幼主

上回书交代的是安老爷因本管的河工两次决口，那河道总督平日又合他不对，便借此参了一本，“革职拿问，带罪赔修”，将安老爷下在山阳县县监。虽说是安顿在土地祠不至受苦，那庙里通共两间小房子，安老爷住了里间，外间白日见客，晚间家人们打铺，旁边的一间小灰棚，只可以作作饭菜，顿顿茶水。安太太租了几间饭店，暂且安身。幸而是个另院，还分得出个内外。只是那赔修的官项，计须五千余金，后任工员催逼得又紧，老爷两袖清风，一时那里交得上？没奈何，只得写了家信，打发梁材进京将房地田园折变。且喜平日看文章的这些学生里头，颇有几个起来的，也只得分头写信，托他们张罗，好拼凑着交这赔项。一面就在家信里谕知公子：无论中与不中，不必出京，且等看此地官项交完，或是开复原官，或是如何，再作道理。梁材候老爷的信写完封妥，收拾了当，即便起身。那老爷、太太自有一番的嘱咐不表。

列公，你看，拿着安老爷这样一个厚道长者，辛苦半生，好容易中得一个进士，转弄到这个地步，难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不成？断无此理！大抵那运气循环，自有个消长盈虚的定数。就是天，也是给气运使唤着，定数所关，天也无从

为力。照这样讲起来，岂不是好人也不得好报，恶人也不得好报，天下人都不必苦苦的作好人了？这又不然。在那等伤天害理的，一纳头的作了去，便叫作“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无可救药的了；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过，这人力定可以回天，便教作：“天作孽，犹可违”。何况安老爷这位忠厚长者呢？看不得他飞的不高，跌的不重，须知他苦的不尽，甜的不来，这是一。再说，安老爷若榜下不用知县，不得到河工；不到河工，不至于获罪；不至获罪，安公子不得上路；安公子不上路，华苍头不必随行；华苍头不随行，不至途中患病；华苍头不患病，安公子不得落难；安公子不落难，好端端家里坐着，可就成不了这番“英雄儿女”的情节，“天理人情”的说部。列公，却莫怪说书的饶舌。

闲话休提。却说那河台一面委员摘去安老爷的印信，一面拜发折子，由马上飞递而来，不过五六天就得见面。当朝圣人爱民如子，一见河水冲决，民田受害，龙颜大怒，便照折一道旨意，将安学海“革职拿问，带罪赔修”。这个旨意从内阁抄了出来，几天儿工夫就上了京报，那报房里便挨门送看起来。

安公子虽是闭门读书，不问外事，早有那些关切些的亲友得了信，遣人前来探听。也有说白来看看的，也有说打听任上一向有无家信的，却都不肯明说。这日，有向来拜从安老爷看文章的一位梅公子，也是个世家，前来看望。见了安公子，便问：“老师这一向有信么？”安公子说：“便是许久没接着老人家的谕帖了。”梅公子又问说：“也没听见甚么别的事呀？”安公子见他问的奇怪，连忙答说：“无所闻。这话从何问起？”梅公子道：“昨日听见个朋友讲起，说老师在河工上有个小小的罣误，却也不知其详。要是吏部认得人，何不托人打

听打听，见了原奏，就可知道详细了。”安公子听说，惊疑不定，要着人到乌宅打听，偏偏的乌大爷新近得了阁学钦差，往浙江查办事件去了，别处只怕打听得不确，转致误事。

当下那程师爷在坐，便说道：“吏部有我个同乡，正在功司，等我去找他问问，就便托他抄个原奏的底子来看看，就放心了。”说着，连忙起身，进城去打听。随后梅公子也就告辞。安公子急得热锅上蚂蚁一般，一夜也不曾好生得睡。直到次日晌午，那程师爷才赶回来。一见公子，便说：“事体却不小，幸喜还不碍。”说着，从怀里把那抄来的原奏掏出来，递给公子阅看。只见上面的出语写的是：“请旨革职拿问，带罪赔修，俟该参员果否能于限内照数赔缴，如式修齐，再行奏闻请旨。”公子看先，那程师爷又说道：“据部里说，只要银子赔完，工程报竣，还可以送部引见。照这案情，大约没有个不开复的，只不晓得老翁任所打算得出许多银子来不能？”公子道：“老人家带的盘缠本就无多，自己又是一文不要的，纵然有几两养廉，这几个月的日用，两三番的调任，大约也用完了，任上一时那里弄得出五六千银子来？家中又别无存项，偏乌克斋又上了浙江，如果他在京，大约弄个两三千金还容易。这便如何是好？”说着，便急得泪流不止。程师爷连忙说：“世兄，你且不要烦恼，等咱们大家慢慢计议出个道理来。”公子说：“我的方寸已乱，断无道理可计议了！”

那时安老爷留在家中照料家务的，还有个老家人，姓张，名叫进宝，原是累代陈人，年纪有七十余岁。他见公子十分的着急，便同华忠从旁说道：“我的小爷，你别着急，倘然你要急出个好歹来，我们作奴才的可就吃不住了！如今有个商量。”因向程师爷说道：“我们小爷本就没主意，再经了这事，

别为难他了！倒是程师老爷替想想，行得行不得。这如今老爷是有了银子就保住官儿了，没有银子，保不住官，还有不是。老爷任上没银子，家里又没银子，求亲靠友去呢，就让人家肯罢，谁家也不能存许多现的。”程师爷便道：“不必定要如数，难道老爷在外头不作一点打算不成？如今弄多少是多少，也只好是集腋成裘了。”

那张老头儿听了，说道：“好哇！正是这话了。”因又向公子道：“这话也不用远说，只这眼前就有一个地方可以打算，华忠他也不知道。咱们这西山里不是有座宝珠洞吗？那庙里当家的不空和尚，他手里却有几两银子，向来知道他常放个三头五百的帐，老爷常到他庙里下棋闲谈，合他认得，奴才们也常见，如今就找他去。那和尚可是个贪利的，大约合地空口说白话也不得行。我们围着庄子的这几块地，年终不是有二百多银的租子吗？就把这个兑给他，合他说明白了，按月计利，不论年分，银到归赎。合他借多少是多少，下余的再想法子。必得这样，那银子才打算得快。我们小爷是不懂这些事情的，程师老爷，你老白替想想怎么样？”那师老爷说道：“岂但白替想想，我承老爷的相待，我们又从幼就在一处，同亲弟兄一样，如今托我在家照料，我虽不能为力，难道连一句话也不肯说不成？慢讲照这样办法没有差错，就便有些差错，老爷日后要怪，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那银子有处寄去，很好，倘然没有妥便，就是我走一荡也使得。”那张老头儿说道：“怎么惊动起师老爷来了？你老人家别看我这七十来岁的老头子，托我们老爷的福，也还巴结着跑的动，何况是报答主儿呢！”

华忠听了，便插嘴道：“老大爷，你老人家算了罢，那可不是话！你要去，在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报主咧。不是我说句

怎吗儿的话，这个年纪，倘然经不得辛苦，有点儿头疼脑热，可不误了大事了吗？你老人家弄妥当了，还是我跑罢。”

那张进宝道：“你更离不得了，你去了，这位小爷出来进去的交给谁呀？”两个撇老头子，你一言我一语抬个不了，却都为主人的事。

公子怔了半天，说道：“你们先不必吵吵，先打算银子去要紧。有了银子，我自己去，我已经想了半天了。你们想，老爷这番光景，太太不知急的怎么个样儿，再加惦记着我，二位老人家心里更不知怎么难过。不如我去见见，倒得放心。如果有了银子，就是嬷嬷爹跟我去，至多再带上一个人，咱们明日就起身。”程师爷笑道：“世兄，你可是不知世路之难了。”

那银子借得成否还不得知，就便可成，还有许多应商的事，如何就定得明日起身呢！况且老翁把你留京，深望你这番乡试一举成名。如今场期将近，丢下出京，倘然到那里，老人家的公事已有头绪了，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公子说道：“不见得我这一进场就中；满算着中了，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我还要这举人何用？”程师爷道：“这是你的孝思不匮，原该如此。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车断走不得，你难道还能骑长行牲口去不成？此事还得斟酌。”那张进宝、华忠二人也是苦苦的相拦。

怎奈公子主意已定，说：“你们大家都不用说了，再说我就真急了！”华奶公见公子发急，只得哄他说道：“且等借了银子来，咱们慢慢再讲去的话。”因向程师爷说：“师老爷不知道，我们这位小爷只管像个女孩儿似的，马上可巴图鲁〔满语，英雄、勇士，从小儿就爱马，老爷也常教他骑，就是劣蹶些儿的马也骑得住。真要去，那长行牲口倒不必愁。”说着

又道：“今日回回师傅，索兴别作那文章了罢，咱们回来带着小幺儿们在这园子周围散诞散诞。”程师爷道：“正是，不要过于那个，畅一畅罢。”公子口里答应着，只是发怔。

说话间，外边拿进两个职名来，一个上写着“管曰粉”，一个上写着“何之润”。原来那管曰粉号叫子金，是个举人；何之润号叫麦舟，由拔贡用了小京官，已经得了主事——都是安老爷造就出来的学生。也因晓得了安老爷的信息，齐来安慰公子。公子看了职名，即刻叫请。二人进来，安慰了一番，公子也把方才的话一一的告诉二人。那管子金便先说道：“想不到老师如此的不顺。我们已写了知单，去知会各同窗的朋友，多少大家集个成数出来。但恐太仓一粟，无济于事。这里另备了百金，是兄弟的老人家同何老伯的。”何之润接着也说道：“偏是这个当儿乌克斋不在家，昨日老人家已经恳切写了一封信，由提塘给他发了去了。他在外面登高而呼，只怕还容易些。况且浙江离淮安甚近，寄去也甚便。老师这事情大概也就可挽回了。龙媒，你不必过于惦记，把身子养得好好儿的，好去见老人家。”公子一一的答应致谢。少刻，又有那些亲友们来看，人来人往，乱了半天。也有说是必该亲去的，也有说还得斟酌的，公子此时意乱如麻，只有答应的分儿，也不及合那些人置辩。众人谈了几句，不能久坐，一一的告辞。

公子才送了出去，又见门上的人跑进来回道：“舅太太来了。”原来这舅太太就是佟孺人娘家的嫂子，早年孀居，无儿无女。佟孺人起身时，曾托过他常来家里照应照应，今日也是听见这个信息前来看望。一进门，见了公子就说道：“你瞧，这是怎么说呢！”说着，便掏小手巾儿擦眼泪。一路进来，又慢慢的细问了一番。自有家中留下的两个女人并华嬷嬷支应，

装烟倒茶。

正说话间，那张进宝从庙里回来，进门先给舅太太请了安。公子便赶着问道：“怎么样？”张进宝回道：“奴才到了那里，那不空和尚先前有些推托，后来听见老爷这事，他说：‘既然如此，老爷是我庙里的护法，再没不出力的，都照你说的，怎么好怎么好。但是多了没有，我这里只有二千银子，就全拿了去，可得大少爷写个字据。’依奴才看，他倒不是怕奴才这个人靠不住，他是靠不住奴才这岁数了。大概再多几两他也还拿得出来。如今他只借给二千银子，他是扣着利钱说话呢！”公子更不问别的长短，便问：“银子呢？”张进宝说道：“那得明日兑了地，立了字儿，就可以拿来。”说着，便又将方才在外如何商量并公子怎样要去的话，回了舅太太一遍。

舅太太听了，连忙说道：“哎哟！好孩子，那可使不得，二千里地呢！这么大远的，你可不许胡闹！”公子本来生怕舅母拦他，听了这话，早急得满面通红，两眼含泪的说道：“好舅母，别拦我了！我听见这信，心里已经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飞到淮安，见着面才好！再要拦着我不教去，我必憋出一场大病来，那时死了……”这句话没说完，就放声大哭起来。

把个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说道：“好孩子，好外外 [外外：即外甥。后文“外外姐姐”，指外甥媳妇。]，你别着急，别委屈！咱们去！咱们去！有舅母呢！”这公子才不言语了。

列公，这安公子是那女孩儿一般百依百顺的人，怎么忽然的这等执性起来？从来说“父子至性”，有了安老爷这样一个慈父，自然就养出安公子这样一个孝子。他这一段是从至性中来的，正所谓儿女中的英雄，一时便有个“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旁人只说是慢慢的劝着就劝转来了，那知他早打了个九牛拉不转的主意，一言抄百总，任是谁说，算是去定了。

话休絮烦。次日，张进宝便把外间的事情分拨已定，请公子在那借约上画了押，把银子兑回来。内里多亏舅太太住下，带了华嬷嬷并两三个仆妇，给他打点那路上应穿的衣服，随手所用的什物。一时商定华忠跟去，又派了一个粗使小子，名叫刘住儿的跟着，好帮着路上照应。雇了四头长行骡子，他主仆三个人骑了三头，一头驮载行李银两。连诸亲友帮的盘费，也凑了有二千四五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处辞行，也不等选择吉日，忙忙的把行李弄妥，他主仆三人便从庄园上起身。两个骡夫跟着，顺着西南大路奔长新店而来。到了长新店，那天已是日落时分，华忠、刘住儿服侍公子吃了饭，收拾已毕，大家睡下，一宿晚景不提。

次日起来，正待起身，只见家里的一个打杂的更夫叫鲍老的闯了进来，向着刘住儿说道：“你快家去罢，你们老奶奶子不济事儿咧！”那刘住儿一怔，还没及答言，华忠便开口问道：“这是那里的话？我走的时候，他妈还来托付我说，‘道儿上管着他些儿，别惹大爷生气。’怎么就会不济事儿了呢？”

鲍老说：“谁知道哇！他摔了一个筋斗，就没了气儿了么！”华忠又问说：“谁教你来告诉的？”鲍老说道：“他家亲戚儿。我来的时候，棺材还没有呢。”华忠说：“你难道没见张爷就来了么？”鲍老说：“我本是前儿合张爷告下假来，要回三河去，因为买了点东西儿，晚了，夜里个才走，他家亲戚儿就教我顺便捎这个信来。来的时候，张爷进城给舅太太道乏去了。没见着。”

两个人这里说话，刘住儿已经爬在地下，哭着给安公子磕头，求着先放他回去发送他妈。华忠就撇着胡子说道：“你先别为难大爷。你听我告诉你：咱们这个当奴才的，主于就是一层天，除了主子家的事，全得靠后。你妈是已经完了，你就飞回去也见不着了。依我说，你倒不如一心的伺候大爷去，到了淮安，不愁老爷、太太不施恩。你白想想，我这话是不是？”那刘住儿倒也不敢多说。

公子听了，连忙说道：“嬷嬷爹，不是这样。他这一件事，我看着听着，心里就不忍。再说，我原为老爷的事出来，他也是个给人家作儿子的，岂有他妈死了不教他去发送的理？断乎使不得！倒是给他几两银子，放他回去，把赶露儿换了来罢。”原来这赶露儿也是个家生子儿，他本姓白，又是赶白露这天养的，原叫白露儿，后来安老爷嫌他这名字白呀白呀的，不好叫，就叫他赶露儿，人也还勤谨老实。华忠听公子这话，想了一想，因说道：“大爷这话倒也是。”便对刘住儿说：“你还不给大爷磕头吗？”那刘住儿连忙磕了一个头，起来，又给华忠磕头。华忠拿了五两银子，回明公子，赏了他，嘱咐说：“你这一回去，先见见张爷，告诉明白张爷，就说大爷的话：把赶露儿打发了来，教他跟了去。可告诉明白了他，我跟着大爷今日只走半站。在尖站上等他，教他连夜走，快些赶来。你赶紧把你的行李拿上，也就走罢。”那刘住儿一面哭，一面收拾，一面答应，忙忙的起身去了。随后华忠又打发了鲍老，便一人跟着公子起行上路。

到了尖站，安公子从这晚上起，就盼望赶露儿来，左盼右盼，总不见到。华忠说：“今日赶不到的，他连夜走，也得明日早上来。大家睡罢。”谁想到了次日早上，等到日出，也不

见赶露儿来。华忠抱怨道：“这些小行子们，再靠不住！这又不知在那里顽儿住了。”因说：“咱们别耽误了路，给店家留下话，等他来了，教他后赶儿罢。”说着，便告诉店里：我们那里尖，那里住，我们后头走着个姓白的伙计，来了告诉他。店主人说：“你老万安罢，这是走路的常事，等他来说给他就完了，误不了事。”华忠便同了公子按程前进。不想一连走了两站，那赶露儿也没赶来。把个公子急的不住的问：“嬷嬷爹，他不来可怎么好呢？”华忠说道：“他娘的！这点道儿赶不上，也出来当奴才！大爷不用着急，靠我一个人儿，挺着这把老骨头，也送你到淮安了。”

列公，你道那刘住儿回去也不过一天的路程，那赶露儿连夜赶来，总该赶上安公子了，怎么他始终不曾赶上呢？有个原故。原来那刘住儿的妈在宅外头住着，刘住儿回家就奔着哭他妈去了，接连着买棺盛殓、送信、接三，昏的把叫赶露儿这件事忘的踪影全无。直等到三天以后，他才忽然想起，告知了张进宝，被张进宝着实的骂了一顿，才连忙打发了赶露儿起身。所以一路上左赶右赶，再赶不上公子。直等公子到了淮安，他才赶上，真成了个“白赶路儿”的了。此是后话不提。

却说那华忠一人服侍公子南来，格外的加倍小心，调停那公子的饥饱寒暖，又不时的催着两个骡夫早走早住。世上最难缠的无过“车船店脚牙”。这两个骡夫再不说他闲下一头骡子，他还是不住的左支脚钱，右讨酒钱，把个老头子恼的，嚷一阵，闹一阵，一路不曾有一天的清静。

一日，正走到在平的上站。这日站道本大，公子也着实的乏了，打开铺盖要早些睡，怎奈那店里的臭虫咬的再睡不着。只见华忠才得躺下，忽又起来开门出去。公子便问：“嬷嬷爹，

你那里去？”华忠说：“走走就来。”一会儿才得回来，复又出去。公子又问：“你怎么了？”华忠说：“不怎么着，想是喝多了水了，有些水泻。”说着，一连就是十来次。先前还出院子去，到后来就往外间屋里走动，哼啊哼的，哼成一处；暖哟啊暖哟的，暖哟成一团。公子连忙问：“你肚子疼呀？”那华忠应了一声进来，只见他脸上发青，摸了摸，手足冰冷，连说话都没些气力，一会价便手脚乱动，直着脖子喊叫起来。公子吓得浑身乱抖，两泪直流，搓着手，只叫：“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

这一阵闹，那走更的听见了，快去告诉店主人，说：“店里有了病人了！”那店主人点了个灯笼，隔窗户叫公子开了门，进来一看，说：“不好！这是勾脚痧，转腿肚子！快些给他刮出来打出来才好呢！”赶紧取了一个青铜钱，一把子麻秸，连刮带打，直弄的周身紫烂浑青，打出一身的黑紫包来，他的手脚才渐渐的热了过来。店主人说：“不相干儿了，可还靠不住，这痧子还怕回来。要得放心，得用针扎。”因向公子说：“这话可得问客人你老了。”公子说：“只要他好，只是这时候可那里去找会扎针的代服去呢？”店主人说：“你老要作得主，我就会给他扎。”公子是急了，答应不上来。还是华忠拿手比着，叫他扎罢。他才到柜房里拿了针来，在“风门”、“肝俞”、“肾俞”、“三里”四个穴道扎了四针。只见华忠头上微微出了一点儿汗，才说出话来。公子连连给那店主人道谢，就要给他银子。店主人说：“客人，你别！咱一来是为行好，二来也怕脏了我的店。真要死了，那就累赘多了。”说着，提着那灯笼照着去了，还说是：“客人，你可想着关门。”公子关了门，倒招呼了半夜的嬷嬷爹，这才沉沉睡去。一宿

无话。

次日，只见那华忠睡了半夜，缓过来了，只是动弹不得，连那脸上也不成人样了。公子又慰问了他一番。跑堂儿的提着开水壶来，又给了他些汤水喝。公子才胡掳忙乱的吃了一顿饭。那店主人不放心，惦着又来看。华忠便在炕上给他道谢。那店主人说：“那里的话，好了就是天月二德！”公子就问：“你看着，明日上得路了罢？”店主人说：“好轻松话！别说上路，等过二十天起了炕，就算好的！”华忠说：“小爷，你别着急，等我歇歇儿告诉你。”

店主人走后，他便向公子说：“大爷呀！真应了俗语说的：‘一人有福，托带满屋。’一家子本都仗着老爷，如今老爷走这步背运，带累的大爷你受这样苦恼，偏又遇着刘住儿死妈。

只可恨赶露儿这个东西，到今日也没赶来。——原说满破着不用他们，我一个人也服侍你去了，谁想又害了这场大病，昨儿险些死了。在咱们主仆，作儿女，作奴才，都是该的。只是我假如昨日果然死了，在我死这么一千个，也不过臭一块地。只是大爷你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那可怎么好！如今活过来了，这就是老天的慈悲。”

那华老头儿说到这里，安公子已就是哭得言不得语不得。

他又说道：“我的好小爷，你且莫伤心！让我说话要紧。”便接着说道：“只是我虽活过来，要照那店主人说的二十天后不能起炕的话，也是瞎话；大约也得个十天八天才挣扎得起来。倘然要把老爷的这项银子耽搁了，慢说我，就挫骨扬灰也抵不了这罪过。我的爷，你可是出来作甚么来了？我如今有个主意：这里过了茌平，从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有个地方，

叫作二十八棵红柳树，那里有我一个妹夫子。这人姓褚，人称他是褚一官。他是一个保镖的，他在那地方邓家庄跟着他师父住。我这妹妹比我小十来多岁，我爹妈没了，是我们两口子把他养大了聘的，所以他们待我最好。如今他跟着他师父弄得家成业就，上年他还捎了书子来，教我们两口子带了随缘儿告假出去，脱了这个奴才坯子，他们养我的老。我想着受主子恩典，又招呼了你这么大，撂下走了，天良何在？那还想发生吗？我可就回复了他们了，说：‘等求着你们的时候，再求你们去。’这书子我不还求大爷你念给我听来着么！如今我求他去。大爷，你就照我这话并现在的原故，结结实实的替我给他写一封书子，就说我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老爷自然不亏负他的。你可不要转文儿，那字儿要深了，怕他不懂。你把这信写好了带上，等我托店家找一个妥当人，明日就同你起身。只走半站，到往平那座悦来老店，落程住下，再给骡夫几百钱，叫他把这书子送到二十八棵红柳树，叫褚老一找到悦来店来。他长的是个大身量，黄净子脸儿，两撇小胡子儿，左手是个六枝子。倘然他不在家，你这书子里写上，就叫我妹子到店里来。该当叫甚么人送了你去，这点事他也分拨的开。我这妹子右耳朵眼儿豁了一个。大爷，你可千千万万见了这两个人的面再商量走的话，不然，就在那店里耽搁一半天倒使得。要紧！要紧！我只要扎挣的住了，随后就赶了来。路上赶是赶不上了，算是辜负了老爷、太太的恩典，苦了大爷你了。只好等到任上，把这两条腿交给老爷罢！”说着，也就呜呜咽咽的哭起来。

公子擦着眼泪低头想了一想，说：“有那样的，就从这里打发人去约他来，再见面你，不更妥当吗？”华忠说：“我也想到这里了，一则，隔着一百多地，骡夫未必肯去；二则，如

果褚老一不在家，我那妹子他也不好跑出这样远来；三则，一去一来又得耽误工夫，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我的爷，你依我这话是万无一失的。”公子虽是不愿意，无如自己要见父母的心急，除了这样也再无别法，就照着华忠的话，一边问着，替他给那褚一官写了一封信。写完又念给他听，这才封好。面上写了“褚宅家信”，又写上“内信送至二十八棵红柳树邓九太爷宝庄问交舍亲褚一爷查收”，写明年月，用了图书，收好。华忠便将店主人请来，合他说找人送公子到在平的话。

那店主人说：“巧了，才来了一起子从张家口贩皮货往南京去的客人，明日也打这路走，那都是有本钱的，同他们走，太保得重了，也不用再找人。”华忠说：“你还是给我们找个人好，为的是把这位送到了，我好得个回信儿。”店主人说：“有了，有了。那不值甚么，回来给他几个酒钱就完了。”公子见嬷嬷爹一一的布置的停当，他才略放下一分心，便拿了五十两一封银子出来，给嬷嬷爹盘费养病。华忠道：“用不了这些，我留二十两就够使的了。还有一句话嘱咐你，这项银子可关乎着老爷的大事。大爷的话，路上就有护送你的人，可也得加倍小心。这一路是贼盗出没的地方，下了店不妨，那是店家的干系，走着须要小心。大道正路不妨，十里一墩，五里一堡，还有来往的行人，背道须要小心。白日里不妨，就让有歹人，他也没有大清白昼下手的，黑夜须要小心。就便下了店，你切记不可胡行乱走，这银子不可露出来。等闲的人也不必叫他进屋门，为的是有一等人往往的就办作讨吃的花子，串店的妓女，乔妆打扮的来给强盗作眼线看道儿，不可不防。一言抄百语，你‘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切记！切记！”公子听了，一一的紧记在心。一时彼此都觉得心里有多少话要说、

要问，只是说不出，主仆二人好生的依依不舍。

话休絮烦，一宿无话。到了五更，华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伙来，又张罗公子洗脸吃些东西，又嘱咐了两个骡夫一番，便催着公子会着那一起客人同走。可怜那公子娇生惯养，家里父母万般珍爱，乳母丫鬟多少人围随，如今落得跟着两个骡夫，戴月披星、冲风冒雨的上路去了。这正是：

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要知那安公子到了茌平，怎生叫人去寻褚一官，那褚一官到底来也不来，都在下回书交代。

第四回

丧天害理预泄机谋 末路穷途幸逢侠女

上回书交代的是安公子因安老爷“革职拿问，带罪赔修”，下在监中，追缴赔项，他把家中的地亩折变，带上银子，同着他的奶公华忠南来。偏生的华忠又途中患病，还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个妹丈褚一官，只得写信求那褚一官设法伴送公子，就请公子先到茌平相候。

这日公子别了华忠上路，那时正是将近仲秋天气，金风飒飒，玉露泠泠，一天晓月残星，满耳蛩声雁阵。公子只随了一个店伙、两个骡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凄惨！他也无心看那沿途的景致，走了一程，那天约莫有巳牌时分，就到了茌平。果然好一座大镇市！只见两旁烧锅当铺、客店栈房，不计其数。直走到那镇市中间，路北便是那座悦来老店。

那店一连也有十几间门面，正中店门大开，左是柜房，右是厨灶，门前搭着一路罩棚，棚下摆着走桌条凳，棚口边安着饮水马槽。那条凳上坐着许多作买作卖单身客人，在那里打尖吃饭。旁边又歇着倒站驴子，二把手车子〔指手推的独轮小车〕，以及肩挑的担子，背负的背子，乱乱烘烘，十分热闹。

到了临近，那骡夫便问道：“少爷，咱们就在这里歇了？”公子点了点头，骡夫把骡子带了一把，街心里早有那招呼那买

卖的店家迎头用手一拦，那长行骡子是走惯了的，便一抹头一个跟一个的走进店来。

进了店，公子一看，只见店门以内，左右两边都是马棚、更房，正北一带腰厅，中间也是一个穿堂大门，门里一座照壁，对着照壁，正中一带正房，东西两路配房。看了看，只有尽南头东西对面的两间是个单间，他便在东边这间歇下。那跟的店伙问说：“行李卸不卸呀？”公子说：“你先给我卸下来罢。”那店伙忙着松绳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骡夫说：“一个人儿不行，你瞧不得那件头小，分量够一百多斤呢！”说着，两个骡夫帮着搭进房来，放在炕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装钱的鞢马子、吃食簋子、碗包等件拿进来。两个骡夫便拉了骡子出去。那跟来的店伙惦着他店里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在店门口要了两张饼吃了就要回去。公子给了他一串钱，又给嬷嬷爹写了一个字条儿，说已经到了在平的话。打发店伙去后，早有跑堂儿的拿了一个洗脸的木盆，装着热水，又是一大碗凉水，一壶茶，一根香火进来。随着就问了一声：“客人吃饭哪，还等人啊？”公子说：“不等人，就吃罢。”

却说那公子虽然走了几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嬷嬷爹经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块火腿，便是炒些果子酱带着；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饭，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无不调停的周到。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风霜之外，从不曾理会得途中的渴饮饥餐那些苦楚。便是店里的洗脸木盆，也从不曾到过跟前。如今后了看那木盆，实在腌臢，自己又不耐烦再去拿那脸盆饭碗的这些东西。怔着瞅了半天，直等把那盆水晾得凉了，也不曾洗。接着饭来了，就用那店里的碗筷子，沏茶胡乱吃了半碗，就搁下了。一时间那两个骡夫也吃完了饭，走了进来。

原来那两个骡夫，一个姓苟，生得傻头傻脑，只要给他几个钱，不论甚么事他都肯去作，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一个姓郎，是个极匪滑贼，长了一脸的白癩疯，因此人都叫他“白脸儿狼”。当下他两个进来，便问公子说：“少爷，昨日不说有封信要送吗？送到那里呀？”公子说：“你们两个谁去？”傻狗说：“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来，又拿了一吊钱，向他道：“你去很好。这东南大道上岔下去，有条小道儿，顺着道儿走，二十里外有个地方叫二十八棵红柳树，你知道不知道？”傻狗说：“知道哇，我到那邓家庄上赶过买卖。”公子说：“那更好了。那庄上有个褚家。”说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妇的长相儿告诉了他一遍。又说：“你把这信当面交给那姓褚的，请他务必快来。如果他不在家，你见见他的娘子，只说他们亲戚姓华的说的，请他的娘子来。”傻狗说：“叫他娘子到这店里来，人家是个娘儿们，那不行罢？”公子说：“你只告诉明白了他，他就来了。这是一封信，一吊钱是给你的，都收清了就快去罢。”

那白脸儿狼看见，说：“我合他一块儿去，少爷，你老也支给我两吊，我买双鞋，瞧这鞋，不跟脚了。”公子说：“你们两个都走了，我怎么着？”白脸儿狼说：“你老可要我作甚么呀？有跑堂儿的呢，店里还怕短人使吗？”公子扭他不过，只得拿了两吊钱给他，又嘱咐了一番。说：“你们要不认得，宁可再到店里柜上问问，千万不要误事！”白脸儿狼说：“你老万安！这点事儿了不了，不用说了。”说着，二人一同出了店门，顺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来。

正走之间，见路旁一座大土山子，约有二十来丈高，上面是土石相搀的，长着些高高矮矮的丛杂树木，却倒是极宽展的

一个大山怀儿。原来这个地方叫作岔道口，有两条道：从山前小道儿穿出去，奔二十八棵红柳树，还归山东的大道；从山后小道儿穿过去，也绕得到河南。他两个走到那里，那白脸儿狼便对傻狗说道：“好个凉快地方儿，咱们歇歇儿再走！”

傻狗说：“才走了几步儿你就乏了，这还有二十多里呢，走罢！”

白脸儿狼道：“坐下，听我告诉你个巧的儿。”傻狗只得站住，二人就摘下草帽子来，垫着打地摊儿。白脸儿狼道：“傻狗哇，你真个的把这书子给他送去吗？”傻狗说：“好话哩，接了人家两三吊钱，给人搁下，人家依吗？”白脸儿狼说：“这两三吊钱你就打了饱咯儿了？你瞧，咱们有本事硬把他被套里的那二三千银子搬运过来，还不领他的情呢！”

正说到这句话，只见一个人骑着一头黑驴儿从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过去。白脸儿狼一眼看见，便低声向傻狗说：“嚯！你瞧，好一个小黑驴儿！墨锭儿似的东西，可是个白耳掖儿〔即白耳圈〕白眼圈儿、白胸脯儿、白肚囊儿、白尾巴梢儿！你瞧，外带着还是四个银蹄儿，脑袋上还有个玉顶儿，长了个全，可怪不怪！这东西要搁在市上，碰见爱主儿，二百吊钱管保买不下来！”傻狗说：“你管人家呢！你爱呀，还算得你的吗？”

说着，只见驴上那人把扯手往怀里一带，就转过山坡儿过山后去了不提。

那傻狗接着问白脸儿狼：“你才说告诉我个甚么巧的儿？”

白脸儿狼说：“这话可‘法不传六耳’。也不是我坏良心来兜揽你，因为咱们俩是‘一条线儿拴俩蚂蚱——飞不了我，进不了你’的。讲到咱们这行啊，全仗的是磨搅讹缠，涎皮赖

脸，长支短欠，摸点儿赚点儿，才剩的下钱呢！到了这荡买卖，算你我倒了运了。那雇骡子的本主儿倒不怎么样，你瞧跟他的那个姓华的老头子，真来的讨人嫌。甚么事儿他全通精儿，还带着挺撇挺横，想沾他一个官板儿〔指铜钱〕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病在店里了，这时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红柳树找甚么褚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概也不是甚么好惹的了。要照这么磨一道儿，到了淮安，不用说，骡子也干了，咱们俩也赔了！”傻狗说：“依你这话，怎么样呢？”

白脸儿狼说：“依我，这不是那个老头子不在跟前吗？可就是你我的时运来了。咱们这时候拿上这三吊钱，先找个地方儿潦倒上半天儿，回到店里，就说见着姓褚的了，他没空儿来，在家里等咱们。把那个文诰诰的雏儿诳上了道儿，咱们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红柳树，往北奔黑风岗。那黑风岗是条背道，赶到那里，大约天也就是时候了。等走到岗上头，把那小么儿诳下牲口来，往那没底儿的山涧里一推，这银子行李可就属了你我哩。你说这个主意高不高？”傻狗说：“好可是好，就是咱们驮着往回里这一走，碰见个不对眼的瞧出来呢，那不是活饥荒吗？”白脸儿狼说：“说你是傻狗，你真是个傻狗。咱们有了这注银子，还往回里走吗？顺着这条道儿，到那里快活不了这下半辈子呀！”那傻狗本是个见钱如命的糊涂东西，听了这话，便说：“有了，咱就是这么办咧！”当下二人商定，便站起身来摇头晃脑的走了。

他两个自己觉着这事商量了一个停妥严密，再不想“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又道是“路上说话，草里有人听”。这话暂且不表。

且说那安公子打发两个骡夫去后，正是店里早饭才摆上，

热闹儿的时候。只听得这屋里浅斟低唱，那屋里呼么喝六，满院子卖零星吃食的，卖杂货的，卖山东料的、山东布的，各店房出来进去的乱串。公子看了，说道：“我不懂，这些人走这样的长道儿，乏也乏不过来，怎么会有这等的高兴？”说着，一时间闷上心来，又惦着嬷嬷爹此时不知死活；两个骡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找的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来不能来。自己又不敢离开这屋子，只急得他转磨儿的一般在屋里乱转。转了一会，想了想：“这等不是道理，等我静一静儿罢。”随把个马褥子铺在炕沿上，盘腿坐好，闭上眼睛，把自己平日念过的文章，一篇篇的背诵起来。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听他高声朗诵的念道是：“罔极之深恩未报，而又徒留不肖肢体，遗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百年之岁月几何？而忍吾亲有限之精神，更消磨于生我劬劳之后！……”

正闭着眼睛背到这里，只觉得一个冰凉挺硬的东西在嘴唇上哧溜了一下子，吓了一跳。连忙睁眼一看，只见一个人站在当地，太阳上贴着两块青缎子膏药，打着一撒手儿大松的辫子，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绸小夹袄儿，上头罩着件蓝布琵琶襟的单紧身儿，紧身儿外面系着条河南搭包，下边穿着条香色洋布夹裤，套着双青缎子套裤，磕膝盖那里都麻了花儿了，露着桃红布里儿，右大腿旁拖露着一大堆纯泥的白绉绸汗巾儿，脚下包脚面的鱼白布袜子，一双大掖巴鱼鳞繖鞋，可是鞅拉着。左手拿着擦的镜亮二尺多长的一根水烟袋，右手拿着一个火纸捻儿。只见他“噗”的一声吹着了火纸，就把那烟袋往嘴里给楞入。公子说：“我不吃水烟。”那小子说：“你老吃潮烟哪？”说着，就伸手在套裤里掏出一根紫竹潮烟袋来。公子一看，原来是把那竹根子上钻了一个窟窿，就算了烟袋锅儿，这一头儿不

安嘴儿，那紫竹的竹皮儿都被众人的牙磨白了。公子连忙说：“我也不吃潮烟，我就不会吃烟，我也没叫你装烟，想是你听错了。”那卖水烟的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位爷是个怯公子哥儿，便低了头出去了。这公子看他才出去，就有人叫住，在房檐底下站着唿噜唿噜的吸了好几烟袋，把那烟从嘴里吸进去，却从鼻子里喷出来。卖水烟的把那水烟袋吹的忒儿喽喽的山响。那人一时吃完，也不知腰里掏了几个钱给他。这公子才知道这原来也是个生财大道，暗暗的称奇。

不多一会，只听得外面嚷将起来。他嚷的是：“听书罢？听段儿罢？《罗成卖绒线儿》、《大破寿州城》、《宁武关》、《胡迪骂阎王》、《婆子骂鸡》、《小大姐儿骂他姥姥》。”公子说：“这怎么个讲法？”跟着便听得弦子声儿噤楞噤楞的弹着，走进院子来。看了看，原来是一溜串儿瞎子，前面一个拿着一担柴木弦子，中间儿那个拿着个破八角鼓儿，后头的那个身上背着一个洋琴，手里打着一付扎板儿，噤咚扎咕的就奔了东配房一带来。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窗根儿底下闹去。好容易听他往北弹了去了，早有人在那接着叫住。

这个当儿，恰好那跑堂儿的提了开水壶来沏茶，公子便自己起来倒了一碗，放在桌子上晾着。只倒茶的这个工夫儿，又进来了两个人。公子回头一看，竟认不透是两个甚么人：看去一个有二十来岁，一个有十来岁。前头那一个打着个大长的辫子，穿着件旧青绉绸宽袖子夹袄，可是桃红袖子；那一个梳着一个大歪抓髻，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儿，还套着件油脂模糊破破烂烂的天青缎子绣三蓝花儿的紧身儿。底下都是四寸多长的一对金莲儿，脸上抹着一脸的和了泥的铅粉，嘴上周围一个黄嘴圈儿，——胭脂是早吃了去了。前头那个抱着面琵琶。

原来是两个大丫头。

公子一见，连忙说：“你们快出去！”那两个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说的就坐下弹唱起来。公子一躲躲在墙角落里，只听他唱的是甚么“青柳儿青，清晨早起丢了一枚针”。公子发急道：“我不听这个。”那穿青的道：“你不听这个，咱唱个好的。我唱个《小两口儿争被窝》你听。”公子说：“我都不听。”见他捂着琵琶直着脖子问道：“一个曲儿你听了大半拉咧，不听咧？”公子说：“不听了！”那丫头说：“不听，不听给钱哪！”

公子此时只望他快些出去，连忙拿出一吊钱，掬了几十给他。

他便嘻皮笑脸的把那一半也抢了去。那一个就说：“你把那一撇子给了我罢。”公子怕他上手，赶紧把那一百拿了下来，又给了那个。他两个把钱数一数，分作两分儿掖在裤腰里。那个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就把方才晾的那碗凉茶端起来，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抱起茶壶来，嘴对嘴儿的灌了一起子，才撅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了。

且住！说书的，这话有些言过其实。安公子虽然生得尊贵，不曾见过外面这些下流事情，难道上路走了许多日子，今日才下店不成？不然，有个原故。他虽说走了几站，那华奶公都是跟着他，破正站走，赶尖站住，尖站没有个不冷清的，再说每到下店必是找个独门独院，即或在大面儿上，有那个搬老头子，这些闲杂人也到不了跟前。如今短了这等一个人，安公子自然益发受累起来。这也算得“闻鼓鼙而思将士”了。

闲话休提。却说安公子经了这般的糟扰，又是着急，又是生气，又是害臊，又是伤心，只有盼望两个骡夫早些找了褚一

官来，自己好有个倚靠，有个商量。正在盼望，只听得外面踏踏踏踏一阵牲口蹄儿响，心里说是：“好了，骡夫回来了！”他可也没算计算计，此地到二十八棵红柳树有多远？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骡夫究竟是步行去的、骑了牲口去的？一概没管。只听得个牲口蹄儿响，便算定是骡夫回来了。忙忙的出了房门儿，站在台阶儿底下等着。

只听得那牲口蹄儿的声儿越走越近，一直的骑进穿堂门来，看了看，才知不是骡夫。只见一个人骑着匹乌云盖雪的小黑驴儿，走到当院里，把扯手一拢，那牲口站住，他就弃镫离鞍下来。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东，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个照面，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来是一个绝色的轻年女子。只见他生得两条春山含翠的柳叶眉，一双秋水无尘的杏子眼；鼻如悬胆，唇似丹朱；莲脸生波，桃腮带靥；耳边厢带着两个硬红坠子，越显得红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说话，一笑两酒窝儿。说甚么出水洛神，还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艳如桃李之中，却又凜如霜雪。对了光儿，好一似照着了那秦宫宝镜一般，恍得人胆气生寒，眼光不定。公子连忙退了两步，扭转身子要进房去，不觉得又回头一看，见他头上罩着一幅元青绉纱包头，两个角儿搭在耳边，两个角儿一直的盖在脑后燕尾儿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长的佛青粗布衫儿，一封书儿的袖子不卷，盖着两只手；脚下穿一双二蓝尖头绣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

公子心里想道：“我从来怕见生眼的妇女，一见就不觉得脸红。但是亲友本家家里我也见过许多的少年闺秀，从不曾见这等一个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么这样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个打扮？不尴不尬，是个甚么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转身

上了台阶儿，进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蓝布帘儿来，巴着帘缝儿望外又看。

只见那女子下了驴儿，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头儿上，把手里的鞭子望鞍桥洞儿里一插。这个当儿，那跑堂儿的从外头跑进来。就往西配房尽南头正对着自己住的这间店房里让。

又听跑堂儿的接了牲口，随即问了一声说：“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罢？”那女子说：“不用，你就给我拴在这窗根儿底下。”

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脸水、茶壶、香火来，放在桌儿上。那女子说：“把茶留下，别的一概不用，要饭要水，听我的信。我还等一个人。我不叫你，你不必来。”那跑堂儿的听一句应一句的，回身向外边去了。

跑堂儿的走后，那女子进房去，先将门上的布帘儿高高的吊起来，然后把那张柳木圈椅挪到当门，就在椅儿上坐定。

他也不茶不烟，一言不发，呆呆的只向对面安公子这间客房瞅着。安公子在帘缝儿边被他看不过，自己倒躲开，在那把掌大的地下来回的走。走了一会，又到帘儿边望望，见那女子还在那里目不转睛的向这边呆望。一连偷瞧了几次，都是如此。安公子当下便有些狐疑起来，心里战战兢兢道：“这女子好生作怪！独自一人，没个男伴，没些行李，进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呆呆的单向了我这间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说：“是了，这一定就是我嬷嬷爹说的那个给强盗作眼线看道路的甚么婊子罢？他倘然要到我这屋里看起道儿来，那可怎么好呢？”想到这里，心里就像小鹿儿一般突突的乱跳。又想了想说：“等我把门关上，难道他还叫开门进来不成？”说着，跚跚的一声把那扇单扇门关上。

谁知那门的插关儿掉了，门又走扇，才关好了，吱喽喽又开了；再去关时，从帘缝儿里见那女子对着这边不住的冷笑。

公子说：“不好，他准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这门关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见那穿堂门的里边东首，靠南墙放着碾粮食一个大石头碌碡，心里说：“把这东西弄进来，顶住这门，就牢靠了。万一褚一官今日不来，连夜间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跑堂儿的。无奈自己说话向来是低声静气慢条斯理的惯了，从不会直着脖子喊人。这里叫他，外边断听不见。为了半晌难，仗着胆子，低了头，掀开帘子，走到院子当中，对着穿堂门往外找那跑堂儿的。可巧，见他叼着一根小烟袋儿，交叉着手靠着窗台儿在那里歇腿儿呢。

公子见了，闹了个“点手换罗成”，朝他点了一点手儿。

那跑堂儿的瞧见，连忙的把烟袋杆望巴掌上一拍，磕去烟火，把烟袋掖在油裙里，走来问公子道：“要开壶啊，你老？”公子说：“不是，我要另烦你一件事。”跑堂儿的陪笑说道：“这是那儿的话，怎么‘烦’起来咧？伺候你老，你老吩咐。”

公子才要开口，未曾说话脸又红了。跑堂儿的见这个样子，说：“你老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想来是将才串店的这几个姑娘儿，不入你老的眼，要外叫两个。你老要有熟人只管说，别管是谁，咱们都弯转的来了。你老要没熟人，我数你老听：咱们这儿头把交椅，数东关里住的晚香玉，那是个尖儿。要讲唱的好，叫小良人儿，你老白听听那个嗓子，真是掉在地下摔三截儿！还有个旗下金，北京城里下来的，开过大眼，讲桌面儿上，那得让他咧！还有个烟袋疙瘩儿，还是个雏儿呢。你老说，叫那一个罢？”

一套话，公子一字儿也不懂，听去大约不是甚么正经话，

便羞得他要不的，连忙皱着眉、垂着头、摇着手说道：“你这话都不在筋节上。”跑堂儿的道：“我猜的不是，那么着，你老说破。”公子这才斯斯文文的指着墙根底下那个石头碌碡说道：“我烦你把这件东西给我拿到屋里去。”那跑堂儿的听了一怔，把脑袋一歪，说道：“我的太爷，你老这可是搅我咧！跑堂儿的是说是勤行，讲的是提茶壶、端油盘、抹桌子、扳板凳，人家掌柜的土木相连的东西，我可不敢动！再说，那东西少也有三百来斤，地下还埋着半截子，我就这么轻轻快快的给你老拿到屋里去了？我要拿得动那个，我也端头号石头考武举去了，我还在这儿跑堂儿吗？你老这是怎么说呢！”

正说话间，只见那女子叫了声：“店里的，拿开水来。”那跑堂儿的答应了一声，趑身就往外取壶去了，把个公子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里。直等他从屋里兑了开水出来，公子又叫他，说：“你别走，我同你商量。”那跑堂儿的说：“又是甚么？”

公子道：“你们店里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么？烦你叫他们给我拿进来，我给他几个酒钱。”那跑堂儿的听见钱了，提着壶站住，说道：“到不在钱不钱的，你老瞧，那家伙真有三三百斤开外，怕未必弄得行啊！这么着破，你老破多少钱破？”公子说：“要几百就给他几百。”跑堂的摇头说：“几百不行，那得‘月干楮’。”说着，又伸了两个指头。

这句话公子可断断不得明白了。不但公子不得明白，就是听书的也未必得明白，连我说书的也不得明白。说书的当日听人演说《儿女英雄传》这桩故事的时候，就考查过扬子《方言》那部书，那部书竟没有载这句方言。后来遇见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请教，他才注疏出来，道是：“‘月’之为言二也，以月字中藏着二字也。‘干’之为言千，千之为之吊也。干者千之

替语也，吊者千之通称也。‘楮’之为言纸也。纸，钱也，即古之所为寓钱也；以寓钱喻制钱，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月干楮’者，两吊钱也。不仅惟是，如‘流干楮’‘玉干楮’，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从听了这番妙解，说书的才得明白，如今公诸同好。

闲言少叙。那安公子问了半天，跑堂儿的才说明是要两吊钱。公子说：“就是两吊，你叫他们快给我拿进来罢。”跑堂儿的搁下壶，叫了两个更夫来。那俩更夫一个生的顶高细长，叫作“杉篙尖子张三”；一个生得壮大黑粗，叫作“压油墩子李四”。跑堂儿的告诉他二人说：“来，把这家伙给这位客人挪进屋里去。”又悄说道：“喂，有四百钱的酒钱呢！”

这李四本是个浑虫，听了这话，先走到石头边说：“这得先问他问。”上去向那石头楞子上当的就是一脚，那石头风丝儿也没动。李四“嗷哟”了一声，先把腿蹲了。张三说：“你搁着啵！那非离了拿镢头把根子搜出来，行得吗？”说着，便去取镢头。

李四说：“喂，你把咱们的绳杠也带来，这得俩人抬呀！”

少时，绳杠镢头来了。这一阵嚷嚷，院子里住店的、串店的，已经围了一大圈子人了。安公子在一旁看着那两个更夫脱衣裳，绾辫子，磨拳擦掌的，才要下镢头。只见对门的那个女子抬身迈步，款款的走到跟前，问着两个更夫说：“你们这是作甚么呀？”跑堂儿的接口说道：“这位客人要使唤这块石头，给他弄进去。你老躲远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说道：“弄这块石头何至于闹的这等马仰人翻的呀？”张三手里拿着镢头，看了一眼，接口说：“怎么‘马仰人翻’呢？瞧这家伙，不这么弄，问得动他吗？打谅顽儿呢！”那女子走到跟

前，把那块石头端相了端相，见有二尺多高，径圆也不过一尺来往，约莫也有个二百四五十斤重，原是一个碾粮食的碌碡。上面靠边却有个凿通了的关眼儿，想是为拴牲口，再不插根杆儿，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两个更夫说道：“你们两个闪开。”李四说：“闪开怎么着？让你老先坐下歇歇儿？”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緬，两只小脚儿往两下里一分，拿着桩儿，挺着腰板儿，身北面南，用两只手靠定了那石头，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后拢了一拢，只见那石头脚根上周围的土儿就拱起来了；重新转过身子去，身西面东，又一撼，就势儿用右手轻轻的一撂，把那块石头就撂倒了。看的众人齐打夯儿的喝彩，就中也有“嘎”的一声的，也有“啐”的一声的，都悄悄的說道：“这才是劲头儿呢！”当下把个张三、李四吓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声：“我的佛爷桌子！”他才觉得他方才那阵讨人嫌，闹的不够味儿。那跑堂儿的一旁看了，也吓得舌头伸了出来，半日收不回去。

独有安公子看着，心里反倒加上一层为难了。甚么原故呢？他心里的意思，本是怕那女子进这屋里来，才要关门；怕门关不牢，才要用石头顶；及至搬这块石头，倒把他招了来了。这个当儿，要说我不用这块石头了，断无此理；若说不用你给我搬，大约更不能行。况且这等一块大石头，两个笨汉尚且弄他不转，他轻轻松松的就把他拨弄躺下了，这个人的本领也就可想而知。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墙、开门揖盗么！

只急得他悔焰中烧，说不出口，在满院子里干转。这且不言。

且说那女子把那块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

着那个关眼儿，伸进两个指头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头碌碡单撒手儿提了起来，向着张三、李四说道：“你们两个也别闲着，把这石头上的土给我拂落净了。”

两个人屁滚尿流答应了一声，连忙用手拂落了一阵，说：“得了。”那女子才回过头来，满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这石头放在那里？”那安公子羞得面红过耳，眼观鼻、鼻观心的答应了一声，说：“有劳！就放在屋里罢。”那女子听了，便一手提着石头，款动一双小脚儿，上了台阶儿，那手撩起了布帘，跨进门去，轻轻的把那块石头放在屋里南墙根儿底下，回转头来，气不喘，面不红，心不跳。众人伸头探脑的向屋里看了，无不诧异。

不言看热闹的这些人三三两两、你一言我一语的猜疑讲究。却说安公子见那女子进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那门上的布帘儿挂起，自己倒闪在一旁，想着好让他出来。谁想那女子放下石头，把手上身上的土拍了拍，抖了抖，一回身，就在靠桌儿的那张椅子上坐下了。安公子一见，心里说：“这可怎么好？怕他进来，他进来了；盼他出来，他索性坐下了！”心里正在为难，只听得那女子反客为主，让着说道：“尊客，请屋里坐。”这公子欲待不进去，行李、银子都在屋里，实在不放心；欲待进去，合他说些甚么？又怎生的打发他出去？俄延了半晌，忽然灵机一动，心中悟将过来：“这是我粗心大意！我若不进去，他怎得出来？我如今进去，只要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他难道还有甚么不走的道理不成？”这正是：

也知兰蕙非凡草，怎奈当门碍着人。

要知安公子怎生开发那女子，那去找褚一官的两个骡夫回来到底怎生掇赚安公子，那安公子信也不信，从也不从，都在

下回书交代。

（第四回完）

第五回

小侠女重义更原情 怯书生避难翻遭祸

这回书紧接上回，讲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荏平旅店，遇见一个不知姓名的女子，花容月貌，荆钗布裙，本领惊人，行踪难辨，一时错把他认作了一个来历不明之人，加上一备防范。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来，彼此阴错阳差，你越防他，他越近你，防着防着，索兴防到自己屋里来了。及至到了屋里，安公子是让那女子出来，自己好进去。那女子是让安公子进去，他可不出来。安公子女孩儿一般的人，那里经得起这等的磨法？不想这一磨，正应了俗语说：“铁打房梁磨绣针”，竟磨出个见识来了。

你道他有了个甚么见识？说来好笑，却也可怜。只见他一进屋子，便忍着羞，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算是道个致谢。那女子也深深的还了个万福。二人见礼已罢，安公子便向那鞘马子里拿出两吊钱来，放在那女子跟前，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女子忙问说：“这是甚么意思？”公子说：“我方才言在先，拿进这石头来，有两串谢仪。”那女子笑了一笑，说：“岂有此理，笑话儿了！”因把那跑堂儿的叫来，说：“这是这位客人赏你们的，三个人拿去分了罢。”那两个更夫正在那里平垫方才起出来的土，听见两吊钱，也跑了过来。

那跑堂儿的先说：“这，我们怎么倒稳吃三注呢？”那女子说：“别累赘，拿了去。我还干正经的呢！”三个人谢了一谢，两个更夫就合他在窗外的分起来。那跑堂儿的只叫得苦。他原想着这是点外财儿，这头儿要了两吊，那头儿说了四百，一吊六百文是稳稳的下腰了。不料给当面抖搂亮了，也只得三一三十一，合那两个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分完了，他算多剩了一个大钱，掖在耳朵眼儿里，合两个更夫拿着锄头绳杠去了不提。

公子见那女子这光景，自己也知道这两吊钱又弄疑相了，才待讪讪儿的躲开。那女子让道：“尊客请坐，我有话请教。请问尊客上姓？仙乡那里？你此来自然是从上路来，到下路去，是往那方去？从何处来？看你既不是官员赴任，又不是买卖经商，更不是觅衣求食，究竟有甚么要紧的勾当？怎生的伴当也不带一个出来，就这等孤身上路呢？请教！”

公子听了头一句，就想起嬷嬷爹嘱咐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话来了，想了想：“我这‘安’字说三分，可怎么样的分法儿呢？难道我说我姓‘宝头儿’，还是说我姓‘女’不成？况且祖宗传流的姓，如何假得？”便直捷了当的说：“我姓安。”说了这句，自己可不会问人家的姓。紧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改了个方向儿，前往南河掉了个过儿，说：“我是保定府人。我从家乡来，到河南去，打算谋个馆地作幕。我本有个伙伴在后面走着，大约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笑，说：“原来如此。只是我还要请教，这块石头又要他何用？”

公子听了这句，口中不言，心里暗想说：“这可没的说的了。怎么好说我怕你是个给强盗看道儿的，要顶上这门，不准

你进来呢！”只得说是：“我见这店里串店的闲杂人过多，不耐这烦扰，要把这门顶上，便是夜里也严谨些。”自己说完了，觉着这话说了一个周全，遮了一个严密，这大概算得“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只见那女子未曾说话，先冷笑了一声，说：“你这人怎生的这等枉读诗书，不明世事？你我萍水相逢，况且男女有别，你与我无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无端的多这番闲事，问这些闲话，自然有个原故。我既这等苦苦相问，你自然就该侃侃而谈，怎么问了半日，你一味的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

列公，若论安公子长了这么大，大约除了受父母的教训，还没受过这等大马金刀儿的排揎呢！

无奈人家的词严义正，自己胆怯心虚，只得陪着笑脸儿说：“说那里话！我安某从不会说谎，更不敢轻慢人。这个……还请原谅。”那女子道：“这轻慢不轻慢，倒也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这等多事的人：我不愿作的，你哀求会子也是枉然；我一定要作的，你轻慢些儿也不要紧。这且休提。你若说你不是谎话，等我一桩桩的点破了给你听。你道你是保定府人，听你说话，分明是京都口吻，而且满面的诗礼家风，一身的簪缨势派，怎的说得到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河南去，如果往河南去，从上路就该岔道，如今走的正是山东大路，奔江南江北的一条路程。若说你往南河淮安一带，还说得到去，怎的说到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己自然觉得你斯文一派，像个幕宾的样子，只是你不曾自己想想，世间可有个行囊里装着两三千银子，去找馆地当师爷的么？”

公子听到这里，已经打了个寒噤，坐立不安。那女子又复一笑，说：“只有你说的还有个伙伴在后的这句话，倒是句实

话。只是可惜你那个老伙伴的病，又未必得早晚就好，来得恁快。你想，难道你这些话都是肺腑里掏出来的真话不成？”

一席话，把个安公子吓得闭口无言，暗想道：“好生作怪！怎么我的行藏他知道得这等详细？据这样看起来，这人不止是甚么给强盗作眼线的，莫不竟是个大盗，从京里就跟着下来？果然如此，不但嬷嬷爹在跟前不中用，就褚一官来也未必中用！这便如何是好呢？”

不言公子自己肚里猜度，又听那女子说：“再讲到这块石头的情节，不但可笑可怜，尤其令人可恼！你道是为怕店里闲杂人搅扰，你今日既下了这座店，占了这间房，这块地方今日就是你的产业了。这些串店的固是讨厌，从来说‘无君子不养小人’。这等人，喜欢的时节，付之行云流水也使得；烦恼的时节，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你要这块石头何用？再要讲道夜间严谨门户，不怕你腰缠万贯，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系，用不着客人自己费心。况且在大路上大店里，大约也没有这样的笨贼来做这等的笨事。纵说有铜墙铁壁，挡的是不来之贼；如果来了，岂是这块小小的石头挡得住的？如今现身说法，就拿我讲，两个指头就轻轻儿的给你提进来了，我白日既提得了来，夜间又有甚么提不开去的？你又要这块石头何用？你分明是误认了我的来意，妄动了一个疑团，不知把我认作一个何等人！故此我才略略的使些神通，作个榜样，先打破你这疑团，再说我的来意。怎么你益发在左遮右掩、瞻前顾后起来？尊客，你不但负了我的一片热肠，只怕你还要前程自误！”

列公，大凡一个人，无论他怎样的理直气壮，足智多谋，只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正在个疑鬼疑神的时候，遇见了这等一个神出鬼没的脚色，一番话说得言言逆耳，字字诛心，叫

那安公子怎样的开口？只急得他满头是汗，万虑如麻，紫涨了面皮，倒抽口凉气，“乜”

的一声，撇了酥儿了。那女子见了，不觉呵呵大笑起来，说：“这更奇了。‘钟不打不响，话不说不明’。有话到底说呀，怎么哭起来了呢？再说，你也是大高的个汉子咧，方才若是小……就是小，有眼泪也不该向我们女孩儿流哇！”这句话一愧，这位小爷索兴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那女子道：“既这样，让你哭。哭完了，我到底要问，你到底得说。”

公子一想：“我原为保护这几两银子，怕误了老人家的重大事，所以才苦苦的防范支吾。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说的来如亲眼见的一般，就连这银子的数目他都晓得，我还瞒些甚么来？况且看他这本领心胸，慢说取我这几两银子，就要我的性命，大约也不费甚么事。或者他问我果真有个道理，也未可知。”

左思右想，事到其间，也不得不说了。他便把他父亲怎的半生攻苦，才得了个榜下知县；才得了知县，怎的被那上司因不托人情、不送寿礼、忌才贪贿，便寻了个错缝子参了，革职拿问，下在监里，带罪赔修。自己怎的丢下功名，变了田产，去救父亲这场大难；怎的上了路，几个家人回去的回去，没来的没来，卧病的卧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华奶公此时怎的不知生死，打发骡夫去找褚一官夫妇，怎的又不知来也不来。一五一十、从头至尾、本本源源、滔滔滚滚的对那女子哭诉了一遍。

那女子不听犹可，听了这话，只见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腮边烘两朵红云，面上现一团煞气，口角儿一动，鼻翅儿一搧，那副热泪就在眼眶儿里滴溜溜的乱转，只是不好意思哭出来。他便搭讪着理了理两鬓，用袖子把眼泪沾干，向安公子道：

“你原来是位公子。公子，你这些话我却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穷途末路，举目无依。便是你请的那褚家夫妇，我也晓得些消息，大约也绝不得来，你不必妄等。我既出来多了这件事，便在我身上还你个人财无恙，父子团圆。我眼前还有些未了的小事，须得亲自走一荡，回来你我短话长说着。此时才不过午错时分，我早则三更，迟则五更必到，倘然不到，便等到明日也不为迟，你须要步步留神。第一拿定主意，你那两个骡夫回来，无论他说褚家怎样的个回话，你总等见了我的面，再讲动身。要紧！要紧！”说着，叫了店家拉过那驴儿骑上，说了声：“公子保重，请了！”一阵电卷星飞，霎时不见踪影。半日，公子还站在那里呆望，怅怅如有所失。

却说那女子搬那石头的时节，众人便都有些诧异，及至合公子攀谈了这番话，窗外便有许多人走来走去的窃听。一时传到店主人耳中。那店主人本是个老经纪，他见那女子行迹有些古怪，公子又年轻不知庶务，生恐弄出些甚么事来，店中受累，便走到公子房中，要问个端的。

那公子正想着方才那女子的话，在那里纳闷，见店主人走进来，只得起身让坐。那店主人说了两句闲话，便问公子道：“客官，方才走的那个娘儿们，是一路来的么？”公子答说：“不是。”店主人又问：“这样，一定是向来认识，在这里遇着了？”公子道：“我连他的姓字名谁、家乡住处都不知道，从那里认得起？”店主人说：“既如此，我可有句老实话告诉你。客官，你要知我们开了这座店，将本图利，也不是容易。一天开开店门，凡是落我这店的，无论腰里有个一千八百，以至一吊两吊，都是店家的干系。保得无事，彼此都愿意；万一有个失闪，我店家推不上干净儿来。事情小，还不过费些精神

唇舌；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经官动府，听审随衙，也说不了。这咱们可讲得是各由天命。要是你自己个儿招些邪魔外祟来，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据我看，方才这个娘儿们太不对眼，还沾着有点子邪道。慢说客官你，就连我们开店的，只管甚么人都经见过，直断不透这个人来。我们也得小心。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

公子着急说：“难道我不怕吗？他找了我来的，又不是我找了他来的。你叫我怎么个小心法儿呢？”那店主人道：“我到有个主意，客官，你可别想左了。讲我们这些开店的，仗的是天下仕宦行台，那怕你进店来喝壶茶、吃张饼，都是我的财神爷，再没说拿着财神爷往外推的。依我说，难道客官你真个的还等他三更半夜的回来不成？知道弄出个甚么事来？莫如趁天气还早，躲了他。等他晚上果然来的时候，我们店里就好合他打饥荒了。你老白想想，我这话是为我、是为你？”

公子说：“你叫我一个人躲到那里去呢？”那店主人往外一指，说：“那不是他们脚上的伙计们回来了？”

公子往外一看，只见自己的两个骡夫回来了。公子连忙问说：“怎么样？见着他没有？”白脸儿狼说：“好不容易才找着了那个褚爷，给你老捎了个好儿来。他说家里的事情摘不开，不得来，请你老亲自去，今儿就在他家住，他在家老等。”公子听了犹疑。那店主人便说：“这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开了，岂不是好？”那两个骡夫都问：“怎么回事？”

店家便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骡夫一听，正中下怀，便一力的撺掇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愿，一则自己本有些害怕；二则当不得店家、骡夫两下里七言八语；三则想着相离也不过二十多里地，且到那里见着褚一官，也有个依傍；四则也是他

命中注定，合该有这场大难。心中一时忙乱，便把华奶公嘱咐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说的务必等他回来见了面再走的这些话，全忘在九霄云外。便忙忙的收拾行李，背上牲口，带了两个骡夫，竟自去了。

列公，说书的说了半日，这女子到底是个何等样人？他到此究竟为着些甚么事？他因何苦苦的追问安公子的详细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他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为甚么挺身而出要揽这桩闲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话，又匆匆的哪里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听书的听着岂不气闷？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贯。原来这人天生的英雄气壮，儿女情深，是个脂粉队里的豪杰，侠烈场中的领袖。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弥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虽然是个女孩儿，激成了个抑强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杀人挥金的事业：

路见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沥胆订交。见个败类，纵然势焰熏天，他看着也同泥猪瓦狗；遇见正人，任是贫寒求乞，他爱的也同威凤祥麟。分明是变化不测的神龙，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萨！

那两个骡夫在岔道口土山前，先看见的那个骑驴儿的，便是这个人。他从山下经过，耳轮中正听得白脸儿狼说：“咱们有本事硬把他被套里的那二三千银子搬运过来，还不领他的情呢”的这句话，心中一动，说：“这不是一桩倚势图财的勾当么？”他便把驴儿一带，绕到山后，下了驴儿，从山后上去，隐在乱石丛树里，窃听多时，把白脸儿狼、傻狗二人商量的伤天害理的这段阴谋，听了个详细。登时义愤填胸，便依着那两个骡夫说的路数儿，顺了大道一路寻来，要访着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个人，怎样一个来历。及至到那悦来老店访着了，见

安公子那一番的举动，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艰难人情利害的一个公子哥儿，看着不由得心中又是可笑，又是可怜；想着这番情由，又不觉得着恼。因此借那块石头，作了一个见面答话的由头。谁想安公子面嫩心虚，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实话。他便点破了疑团，一席话，激出公子的实话来，才晓得安公子是个孝子。又恰恰的碰上了他那一腔酸心恨事，动了同病相怜的心，想救他这场大难。方才又明听得两个骡夫商量，不给褚一官送那封信去，便是安公子不受骡夫的赚，不肯动身，又叫他一人怎样的登程？因此自己便轻轻儿的把这桩不相干没头脑的事儿，一肩担了起来。想着先走这荡，把这事弄个澈底周全，也不值得问这两个骡夫，自己自然有个叫他好好的送安公子稳到淮安的本领。故此临行谆谆的嘱咐公子，无论骡夫怎样个说法，务必等他回来，见面再行。至于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骡夫的一番阴谋，那女子如何算计得到？这又叫作无巧不成书。如今说书的把这话交代清楚，不再絮烦。

言归正传。却说那两个骡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门，顺着大路转了那条小路，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土山来。书里交代过的，从这山往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红柳树的路；往北岔道，便是上黑风岗的路。他两个不往南走，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行了一程，安公子见那路渐渐的崎岖不平，乱石荒草，没些村落人烟，心中有些怕将起来，便说：“怎的走到这等荒僻地方来了？”白脸儿狼答说：“这是小道儿，那比得官塘大道呢。你老看，远远的不是有座大山岗子吗？过了那山岗子，不远儿就瞧见那二十八棵红柳树咧。”公子只得催着牲口趲向前去。行了一程，来到黑风岗的山脚下，只见白脸儿狼向傻狗使了个眼色，说：“你可紧跟着些儿走，还得照应着行李合那

个空骡子。我先上岗子去，看有对头来的牲口，好招呼他一声儿；不然，这等窄道儿挤到一块子，可就不好开咧！”公子心下说：“不想这两个骡夫能如此尽心，到去倒得赏他一赏。”

那白脸儿狼说着，把骡子加上一鞭子，那骡子便啣着脑袋使着劲奔上坡去，晃的脖子底下那个铃铛稀唧唧山响。不想上了不过一箭多远，那骡子忽然窝里发炮的一闪，把那白脸儿狼从骡子上掀将下来。你道这是甚么原故？这个书虽是小说评话，却没有那些说鬼说神没对证的话。原来那白脸儿狼正走之间，路旁有棵多年的回乾老树，那老树上半截剩了一个杈儿活着，下半截都空了，里头住了一窝老枭。这老枭，大江以南叫作猫头鸱，大江以北叫作夜猫子，深山里面随处都有。这山里等闲无人行走，那夜猫子白日里又不出窝，忽然听得人声，只道有人掏他的崽儿来了，便横冲了出来，一翅膀正搯在那骡子的眼睛上。那骡子护疼，把脑袋一拨甩，就把骑着的人掀了下来，连那脖子底下拴的铃铛也甩掉了，落在地下。那骡子见那铃铛满地乱滚，又一眼岔，他便一蹶头，顺着黑风岗的山根儿跑了下去。那驮骡又是恋群的，一个一跑，那三个也跟了下来。

那白脸儿狼摔的草帽子也丢了，幸而不曾摔重。他见四头骡子都跑下去，一咕碌身爬起来，顾不得帽子，撒开腿就赶。这赶脚的营生，本来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还赶不上，如今要一个人跟着四头骡子跑，那里赶得上呢？一路紧赶紧走，慢赶慢行，一直的赶至一座大庙跟前。那庙门前有个饮马槽，那骡子奔了水去，这才一个站住都站住了。傻狗先下了牲口，拢住那个骡子骂道：“不填还人的东西，等着今儿晚上宰了你吃肉！”

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下来，口里叹道：“怎么又岔出这件事来！”抬头一看，只见那庙好一座大庙，只是破败的

不成个模样。山门上是“能仁古刹”四个大字，还依稀仿佛看得出来。正中山门外面用乱砖砌着，左右两个角门，尽西头有个车门，也都关着。那东边角门墙上却挂着一个木牌，上写“本庙安寓过往行客”。隔墙一望，里面塔影冲霄，松声满耳，香烟冷落，殿宇荒凉。庙外有合抱不交的几株大树，挨门一棵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一条板凳。桌上晾着几碗茶，一个钱筐。筐上挂着一口钟，一个老和尚在那里坐着卖茶化缘。

公子便问那老和尚道：“这里到二十八棵红柳树还有多远？”那老和尚说：“你们上二十八棵红柳树，怎的走起这条路来？你们想是从大路来的呀？你们上二十八棵红柳树，自然该从岔道口往南去才是呢。”公子一听：“这不又绕了远儿了吗？”说着，只见那白脸儿狼满头大汗的赶了来，公子问他道：“你看，如今又耽搁了这半天工夫，得甚么时候才到呢？”

白脸儿狼气喘吁吁的说：“不值甚么，咱们再绕上岗上去，一下岗子就快到了。”公子向西一望，见那太阳已经衔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说道：“你看，这还赶的过这岗子去吗？”

两个骡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说：“你们这时候还要过岗子，可是不要命喝粥了？我告诉你们，这山上俩月头里出了一个山猫儿，几天儿的工夫伤了两三个人了。这往前去也没饭店人家。依我说，你们今晚且在庙里住下，明日早起再过岗子去罢。”说着，拿起钟锤子来，“当当当”的便把那钟敲了三下。只见左边的那座角门哗拉一响，早走出两个和尚来：一个是个高身量，生得浑身精瘦，约有三十来岁；一个是个秃子，将就材料当了和尚，也有二十多岁。一齐向公子说：“施主寻宿儿呀？庙里现成的茶饭，干净房子，住一夜，随心布施，不

争你的店钱。”公子才点了点头，还没说出话来，那白脸儿狼忙着抢过来说：“你别搅局，我们还赶道儿呢！”那两个和尚发话道：“人家本主儿都答应了，你不答应！就是我们僧家剩个几百钱香钱，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没化你的。”

不由分说，就先把那驮行李的骡子拉进门去。傻狗忙拦他说：“你也不打听打听，‘谁买的胡琴儿——你就拉起来’咧！”白脸儿狼一见，生怕嘈嘈起来倒误了事，想了想，天也真不早了，就赶到岗上，天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性今晚在庙里住下，等明日早走，依就如法泡制，也不怕他飞上天去。便拦傻狗说：“不咱们就住下罢。”他倒先轰着骡子赶进门来。

公子进门一看，原来里面是三间正殿，东西六间配殿，东北角上一个随墙门，里边一个拐角墙挡住，看不见院落。西南上一个栅栏门，里面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门窗脱落，满地鸽翎蝠粪，败叶枯枝。只有三间西殿还糊着窗纸，可以住人。那和尚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来。公子站在台阶上，看着卸行李。两个和尚也帮着搭那驮子，搭下来往地下一放，觉得斤两沉重，那瘦的和尚向着那秃子丢了个眼色，道：“你告诉当家的一声儿，出来招呼客呀！”那秃子会意，应了一声。

去不多时，只见从那边随墙门儿里走出一个胖大和尚来。那和尚生得浓眉大眼，赤红脸，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触触的胡子楂儿，脖子上带着两三道血口子，看那样子像是抓伤的一般。他假作斯文一派，走到跟前，打着问讯，说道：“施主辛苦了！这里不洁净，一位罢咧，请到禅堂里歇罢。那里诸事方便，也严紧些。”公子一面答礼，回头看了看，那配殿里原来是三间通连，南北顺山两条大炕，却也实在难住，便同了那和尚往

东院而来。

一进门，见是极宽展的一个平正院落，正北三间出廊正房，东首院墙另个月光门儿，望着里面像是个厨房样子。进了正房，东间有槽隔断，堂屋、西间一通连，西间靠窗南炕通天排插。堂屋正中一张方桌，两个杌子，左右靠壁子两张春凳。东里间靠西壁子一张木床，挨床靠窗两个杌子。靠东墙正中一张条桌。左右南北摆着一对小平顶柜。北面却又隔断一层，一个小门，似乎是个堆零星的地方，屋里也放着脸盆架等物。那当家的和尚让公子堂屋正面东首坐下，自己在下相陪。这阵闹，那天就是上灯的时候儿了。

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气，一轮皓月渐渐东升，照得院子里如同白昼。接着那两个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进来，堆在西间炕上。当家的和尚吩咐说：“那脚上的两个伙计，你们招呼罢。”两个和尚笑嘻嘻的答应着去了。只听那胖和尚高声叫了一声：“三儿，点灯来！”便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和尚点了两个蜡灯来，又去给公子倒茶打脸水。门外化缘的那个老和尚也来帮着穿梭也价服侍公子。公子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一时茶罢，紧接着端上菜来，四碟两碗，无非豆腐面筋青菜之流。那油盘里又有两个盅子，一把酒壶。那老和尚随后又拿了一壶酒来，壶梁儿上拴着一根红头绳儿，说：“当家的，这壶是你老的。”也放在桌儿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这里是个苦地方，没甚么好吃的，就是一盅素酒，倒是咱们庙里自己淋的。”说着，站起来，拿公子那把壶，满满的斟了一盅送过去。公子也连忙站起来，说：“大师傅，不敢当。”和尚随后把自己的酒也斟上，端着盅儿让公子，说：“施主，请！”公子端起盅子来，虚举了一举，就放下了。

让了两遍，公子总不肯沾唇。那和尚说：“酒凉了，换一换罢。”说着，站起来把那盅倒在壶里，又斟上一盅，说道：“喝一盅！僧人五荤都戒，就只喝口素酒。这个东西冬天挡寒，夏天熬水，像走长道儿，还可以解乏。喝了这一盅，我再不让了。”

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谦让，说：“别斟了，我是天性不饮，抵死不敢从命。”一时匆忙，手里不曾接住，一失手，连盅子带酒掉在地下，把盅子砸了个粉碎，泼了一地酒。不料这酒泼在地下，忽然间唵的一声，冒上一股火来。那和尚登时翻转面皮，说道：呸！我将酒敬人，并无恶意。怎么，你把我的酒也泼了，盅子也摔了！你这个人好不懂交情！”

说着，伸过手来把公子的手腕子拿住，往后拧。公子“哎哟”了一声，不由的就转过脸去，口里说道：“大师傅，我是失手，不要动怒！”

那和尚更不答话，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只把这只胳膊往厅柱上一搭，又把那只胳膊也拉过来，交代在一只手里攥住，腾出自己那只手来，在僧衣里抽出一根麻绳来，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只吓得那公子魂不附体，战兢兢的哀求说：“大师傅，不要动怒！你看菩萨分上，怜我无知，放下我来，我喝酒就是了！”那和尚尽他哀告，总不理他，怒轰轰的走进房去，把外面大衣甩了，又拿了一根大绳出来，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后抄手绕了三四道，打了一个死扣儿，然后拧成双股，往腿下一道道的盘起来，系紧了绳头。他便叫：“三儿，拿家伙来！”只见那三儿连连的答应说：“来了！来了！”

手里端着一个红铜旋子〔铜旋子：指铜盆〕，盛着半旋子凉水，旋子边上搁着一把一尺来长泼风也似价的牛耳尖刀。公

子一见，吓的一身鸡皮疙瘩，顶门上轰的一声，只有两眼流泪气喘声嘶的分儿，也不知要怎样哀求才好，没口子只叫：“大师傅，可怜你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三个！”

那和尚睁了两只圆彪彪的眼睛，指着公子道：“呸！小小子儿，别说闲话。你听着，我也不是你的甚么大师傅，老爷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黑风大王的便是！因为看破红尘，削了头发。因见这座能仁古刹正对着黑风岗的中蜂，有些风水，故此在这里出家，作这桩慈悲勾当。像你这个样儿的，我也不知宰过多少了。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老爷家里有一点摘不开的家务，故此不曾出去。你要哑默悄静的过去，我也不耐烦去请你来了。如今是你肥猪拱门，我看你肥猪拱门的这片孝心，怪可怜见儿的，给你留个囫囵尸首，给你口药酒儿喝，叫你糊里糊涂的死了，就完了事了。怎么露着你的鼻子儿尖、眼睛儿亮，瞧出来了，抵死不喝。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你先抵回死我瞧瞧！我要看看你这心有几个窟窿儿！你瞧，那厨房院子里有一眼没底儿的干井，那就是你的地方儿！这也不值的吓的这个嘴脸，二十年又是这么高的汉子。明年今日是你抓周儿的日子，咱爷儿俩有缘，我还吃你一碗羊肉打卤过水面呢！再见罢！”

说着，两只手一层层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喀喳一声，只一扯扯开，把大衿向后又掖了一掖，露出那个白嫩嫩的胸脯儿来。他便向铜旋子里拿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拢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后一掣，竖起左手大指来，按了按公子的心窝儿。可怜公子此时早已魄散魂飞，双眼紧闭！那凶僧瞄准了地方儿，从胳膊肘儿上往前一冒劲，对着公子的心窝儿刺来，只听噗，“嗷呀！”咕咚，当唧唧，三个人里

头先倒了一个。这正是：

雀捕螳螂人捕雀，暗送无常死不知。

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何如，下回书交代。

（第五回完）

第六回

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冷月昏灯刀歼余寇

这回书紧接上回，不消多余交代。上回书表得是那凶僧把安公子绑在厅柱上，剥开衣服，手执牛耳尖刀，分心就刺。

只听得噗的一声，咕咚倒了一个。这话听书的列公再没有听不出来的，只怕有等不管书里节目妄替古人担忧的，听到这里，先哭眼抹泪起来，说书的罪过可也不小！请放心，倒的不是安公子。怎见得不是安公子呢？他在厅柱上绑着，请想，怎的会咕咚一声倒了呢？然则这倒的是谁？是和尚。和尚倒了，就直捷痛快的说和尚倒了，就完了事了，何必闹这许多累赘呢？这可就是说书的一点儿鼓噪。

闲话休提。却说那凶僧手执尖刀，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窝儿才要下手，只见斜刺里一道白光儿，闪烁烁从半空里扑了来，他一见，就知道有了暗器了。且住，一道白光儿怎晓得就是有了暗器？书里交代过的，这和尚原是个滚了马的大强盗，大凡作个强盗，也得有强盗的本领。强盗的本领，讲得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慢讲白昼对面相持，那怕夜间脑后有人暗算，不必等听出脚步儿来，未从那兵器来到跟前，早觉得出个兆头来，转身就要招架个着。何况这和尚动手的时节，正是月色东升，照的如同白昼。这白光儿正迎着月光而来，有甚么照顾不到的？

他一见，连忙的就把刀子往回来一掣。待要躲闪，怎奈右手里便是窗户，左手里又站着一个三儿，端着一旋子凉水在那里等着接公子的心肝五脏，再没说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

往后，料想一时倒退不及。他便起了个贼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里想着且躲开了颈嗓咽喉，让那白光儿从头顶上扑空了过去，然后腾出身子来再作道理。谁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儿来得更快，噗的一声，一个铁弹子正着在左眼上。那东西进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后脑杓子的脑瓜骨，咯噔的一声，这才站住了。那凶僧虽然凶横，他也是个肉人。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这等一件东西，大概比揉进一个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哟”一声，咕咚往后便倒。当唧唧，手里的刀子也扔了。

那时三儿在旁边正呆呆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这回刀尖出彩，只听咕咚一声，他师傅跌倒了，吓了一跳，说：“你老人家怎么了？这准是使猛了劲，岔了气了。等我腾出手来扶起你老人家来。”才一转身，毛着腰要把那铜旋子放在地下，好去搀他师傅。这个当儿，又是照前噗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他左耳朵眼儿里打进去，打了个过腔儿，从右耳朵眼儿里钻出来，一直打到东边那个厅柱上，吧哒的一声，打了一寸来深进去，嵌在木头里边。那三儿只叫得一声：“我的妈呀！”镗，把个铜旋子扔了；咕咕，也窝在那里了。那铜旋子里的水泼了一台阶子，那旋子唏唧哗唧一阵乱响，便滚下台阶去了。

却说那安公子此时已是魂飞魄散，背了过去，昏不知人，只剩得悠悠的一丝气儿在喉间流连。那大小两个和尚怎的一时就双双的肉体成圣，他全不得知。及至听得铜旋子掉在石头上，

镗的一声响亮，倒惊得苏醒过来。你道这铜旋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省呢？果然这样，那点苏合丸、闻通关散、熏草纸、打醋炭这些方法都用不着，倘然遇着个背了气的人，只敲打一阵铜旋子就好了。

列公，不是这等讲。人生在世，不过仗着“气”“血”两个字。五脏各有所司，心生血，肝藏血，脾统血。大凡人受了惊恐，胆先受伤；肝胆相连，胆一不安，肝叶子就张开了，便藏不住血；血不归经，一定的奔了心去；心是件空灵的东西，见了浑血，岂有不模糊的理？心一模糊，气血都滞住了，可就背过去了。安公子此时就是这个道理。及至猛然间听得那铜旋子锵啷啷的一声响亮，心中吃那一吓，心系儿一定是往上一提，心一离血，血依然随气归经，心里自然就清楚了。这是个至理，不是说书的造谣言。

如今却说安公子苏醒过来，一睁眼，见自己依然绑在柱上，两个和尚反倒横躺竖卧血流满面的倒在地下，丧了残生。

他口里连称：“怪事！”说：“我安驥此刻还是活着呢，还是死了？这地方还是阳世啊，还是阴司？我这眼前见的光景，还是人境啊，还是……”他口里“还是鬼境”的这句话还不曾说完，只见半空里一片红光，唰，好似一朵彩霞一般，噗，一直的飞到面前。公子口里说声：“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里是甚么彩霞，原来是一个人！只见那人头上罩一方大红绉绸包头，从脑后燕窝边兜向前来，拧成双股儿，在额上扎一个蝴蝶扣儿。上身穿一件大红绉绸箭袖小袄，腰间系一条大红绉绸重穗子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红绉绸甩裆中衣，脚下的裤腿儿看不清楚，原故是登着一双大红香羊皮挖云实纳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挂着一张弹弓，背上斜背着一个黄布包袱，一头搭

在右肩上，那一头儿却向左肋下掏过来，系在胸前。那包袱里面是甚么东西，却看不出来。只见他芙蓉面上挂一层威凛凛的严霜，杨柳腰间带一团冷森森的杀气。雄赳赳气昂昂的，一言不发，闯进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来，就抬腿吧的一脚，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墙边，然后用一只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领门儿，一只手揪住腰胯，提起来只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处。他把脚下分拨得清楚，便蹲身下去，把那把刀子抢在手里，直奔了安公子来。

安公子此时吓得眼花缭乱，不敢出声，忽见他手执尖刀奔向前来，说：“我安驥这番性命休矣！”说话间，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横绑的那一股儿大绳，向自己怀里一带，安公子“哼”了一声，他也不睬，使用手中尖刀穿到绳套儿里，哧溜的只一挑，那绳子就齐齐的断了。这一股儿一断，那上身绑的绳子便一段一段的松了下来。安公子这才明白：“他敢是救我来了。但是，我在店里碰见了一女子，害得我到这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见一个女子？好不作怪！”

却说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绳子，却是拧成双股挽了结子，一层层绕在腿上的。他觉得不便去解，他把那尖刀背儿朝上，刃儿朝下，按定了分中，一刀到底的只一割，那绳子早一根变作两根，两根变作四根，四根变作八根，纷纷的落在脚下，堆了一地。他顺手便把刀子喀嚓一声插在窗边金柱上，这才向安公子答话。这句话只得一个字，说道是：“走！”

安公子此时松了绑，浑身麻木过了，才觉出酸疼来。疼的他只是攒眉闭目，摇头不语。那女子挺胸扬眉的又高声说了一句道：“快走！”安公子这才睁眼望着他，说：“你，你，你，你这人叫我走到那里去？”那女子指着屋门说：“走到屋里

去！”安公子说：“哪，哪，我的手还捆在这里，怎的个走法？”不错，前回书原交代的，捆手另是一条绳子，这话要不亏安公子提补，不但这位姑娘不得知道，连说书的还漏一个大缝子呢！

闲话休提。却说那女子听了安公子这话，转在柱子后面一看，果然有条小绳子捆了手，系着一个猪蹄扣儿。他便寻着绳头解开，向公子道：“这可走罢！”公子松开两手，慢慢的拳将过来，放在嘴边“呖呖”的吹着，说道：“痛煞我也！”说着，顺着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溜，便坐在地下。那女子焦躁道：“叫你走，怎的倒坐下来了呢？”安公子望着他，泪流满面的道：“我是一步也走不动了！”那女子听了，才要伸手去搀，一想“男女授受不亲”，到底不便，他就把左肩的那张弹弓褪了下来，弓背向地，弓弦朝天，一手托住弓靶，一手按住弓梢，向公子道：“你两手攀住这弓，就起来了。”公子说：“我这样大的一个人，这小小弓儿如何擎得住？”那女子说：“你不要管，且试试看。”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只见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右手将弓梢一按，钓鱼儿的一般轻轻的就将个安公子钓了起来。从旁看着，倒像树枝儿上站着个才出窝的小山喜鹊儿，前仰后合的站不住；又像明杖儿拉着个瞎子，两只脚就地儿鞞拉。

却说那公子立起身来，站稳了，便把两只手倒转来，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进房来。进门行了两步，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排插的这张春凳上歇下。还不曾到那里，他便双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动问：你可是过往神灵？不然，你定是这庙里的菩萨，来解我这场大难，救了残生，望你说个明白。我安骥果然不死，父子相见，那时一定重修庙

宇，再塑金身！”那女子听了这话，笑了一声，道：“你这人，越发难说话了！你方才同我在悦来店对面谈了那半天，又不隔了十年八年，千里万里，怎的此时会不认得了，闹到甚么神灵，菩萨起来！”安公子听了这话，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里遇见的那人么！他便跪在尘埃，说道：“原来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姑娘，不是我不相认，一则是灯前月下；二则姑娘你这番装束与店里见的时节大不相同；三则我也是吓昏了；四则断不料姑娘你就肯这等远路深更赶来救我这条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养……”说到这里咽住，一想：“不像话！人家才不过二十以内的个女孩儿，自己也是十七八岁的人了，怎生的说他是我父母爹娘，还要叫他重生再养？”一时生怕惹恼了那位女子，又急得紫涨了画皮，说出一字来。

谁想那女子不但不在这些闲话上留心，就连公子在那里磕头礼拜，他也不曾在意。只见他忙忙的把那张弹弓挂在北墙一个钉儿上，便回手解下那黄布包袱来，两手从脖子后头绕着往前一转，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掷，只听噗通一声，那声音觉得像是沉重。又见他转过脸去，两只手往短袄底下一抄，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衣裳，忽听得喀吧一声，就从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儿厚、刃儿薄、尖儿长、靶儿短、削铁无声、吹毛过刃、杀人不沾血的缠钢折铁雁翎倭卫来。那刀跳将出来，映着那月色灯光，明闪闪、颤巍巍，冷气逼人，神光绕眼。公子一见，又“阿嚏”了一声，那女子道：“你这人怎生的这等糊涂？我如果要杀你，方才趁你绑在柱子上，现成的那把牛耳尖刀，杀着岂不省事些？”公子连连答说：“是，是。只是如今和尚已死，姑娘你还拿出这刀来何用呢？”那女子道：“此时不是我闲谈的时候。”

因指定了炕上那黄布包袱，向他说道：“我这包袱万分的要紧，如今交给你，你扎挣起来上炕去，给我紧紧的守着他。少刻这院子里定有一场的大闹。你要爱看热闹儿，窗户上通个小窟窿，巴着瞧瞧使得，可不许出声儿！万一你出了声儿，招出事来，弄的我两头儿照顾不来，你可没有两条命！小心！”说道，噗的一口先把灯吹灭了，随手便把房门掩上。公子一见，又急了，说：“这是作甚么呀？”那女子说：“不许说话，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紧！”

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来，提了提，没提动，便两只手拉到炕里边，一屁股坐在上头，谨遵台命，一声儿不哼、稳风儿不动的听他怎生个作用。

却说那女子吹灭了灯，掩上了门，他却倚在门旁，不则一声的听那外边的动静。约莫也有半盏茶时，只听得远远的两个说说笑笑、唱唱咧咧的从墙外走来。唱道是：

八月十五月儿照楼，两个鸦虎子去走筹。一根灯草嫌不亮，两根灯草又嫌费油。有心买上一枝羊油蜡，倒没我这脑袋光溜溜！

一个笑着说道：“你是甚么头口，有这么打自得儿的没有？”一个答道：“这就叫‘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儿’，又叫‘和尚跟着月亮走——也借他点光儿’。”那女子听了，心里说道：“这一定是两个不成材料的和尚！”他便吮破窗棂，望窗外一看，果见两个和尚嘻嘻哈哈醉眼模糊的走进院门。只见一个是个瘦子，一个是个秃子。他两个才拐过那座拐角墙，就说道：“咦！师傅今日怎么这么早就吹了灯儿睡了？”那瘦子说：“想是了了事罢咧！”那秃子说：“了了事，再没不知会咱们扛架桩的。不要是那事儿说合了盖儿了，老头子顾

不得这个了罢？”那瘦子道：“不能，就算说合了盖儿了，难道连寻宿儿的那一个也盖在里头不成？”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只顾口里说话，不防脚底下铿的一声，踢在一件东西上，倒吓了一跳。低头一看，原来是个铜旋子。那秃子便说道：“谁把这东西扔在这儿咧？这准是三儿干的，咱们给他带到厨房里去。”说着，毛下腰去拣那旋子。

起来一抬头，月光之下，只见拐角墙后躺着一个人，秃子说：“你瞧，那不是架桩？可不了了事了么！”那瘦子走到跟前一一看，道：“怎么俩呀！”弯腰再一看，他就嚷将起来，说：“敢则是师傅！你瞧，三儿也干了！这是怎么说？”秃子连忙扔下旋子，赶过去看了，也诧异道：“这可是邪的，难道那小子有这么大神煞不成？但是他又那儿去了呢？”秃子说：“别管那些，咱们踹开门进去瞧瞧。”

说着，才要向前走，只听房门响处，嗖，早蹿出一个人来，站在当院子里。二人冷不防吓了一跳，一看，见是个女子，便不在意。那瘦子先说道：“怪咧！怎么他又出来了？这不又像说合了盖儿了吗！既合了盖儿，怎么师傅倒干了呢？”

秃子说：“你别闹！你细瞧，这不是那一个。这倒得盘他一盘。”

因向前问道：“你是谁？”那女子答道：“是我。”秃子道：“是你，就问你咧，我们这屋里那个人呢？”女子道：“这屋里那个人，你交给我了吗？”那瘦子道：“先别讲那个，我师傅这是怎么了？”女子道：“你师傅这大概算死了罢。”瘦子道：“知道是死了，谁弄死他的？”女子道：“我呀！”瘦子道：“你讲甚么情理弄死他？”女子道：“准他弄死人，就准我弄死他，就是这么个情理。”

瘦子听了这话说得野，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只见那女子不慌不忙，把右手从下往上一翻，用了个“叶底藏花”的架式，吧，只一个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拨了开去。那瘦子一见，说：“怎么着，手里有活？这打了我的叫儿了！你等等儿，咱们爷儿俩较量较量！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师傅的少林拳有多么霸道！可别跑！”女子说：“有跑的不再来了，等着请教。”

那瘦子说着，甩了外面的僧衣，交给秃子，说：“你闪开！看我打他个败火的红姑娘儿模样儿！”那女子也不合他斗口，便站在台阶前看他怎生个下脚法。只见那瘦子紧了紧腰，转向南边，向着那女子吐了个门户，把左手拢住右拳头，往上一拱，说了声：“请！”

且住！难道两个人打起来了，还闹许多仪注不成？

列公，打拳的这家武艺，却与厮杀械斗不同，有个家数，有个规矩，有个架式。讲家数，为头数武当拳、少林拳两家。

武当拳是明太祖洪武爷留下的，叫作内家；少林拳是姚广孝姚少师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学的都是少林拳。讲那打拳的规矩：各自站了地步，必是彼此把手一拱，先道一个“请”字，招呼一声。那拱手的时节，左手拢着右手，是让人先打进来；右手拢着左手，是自己要先打出去。那架式，拳打脚踢，拿法破法，各有不同。若论这瘦和尚的少林拳，却颇颇的有些拿手，三五十人等闲近不得他。只因他不守僧规，各庙里存身不住，才跟了这个胖大强盗和尚，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如今他见这女子方才的一个反巴掌有些家数，不觉得技痒起来；又欺他是个女子，故此把左手拢着右拳，让他先打进来，自己再破出去。

那女子见他一拱手，也丢个门户，一个进步，便到了那和

尚跟前。举起双拳，先在他面门前一晃，这叫作“开门见山”，却是个花着儿。破这个架式，是用右胳膊横着一搪，封住面门，顺着用右手往下一抹，拿住他的手腕子，一拧，将他身子拧转过来，却用右手从他脖子右边反插将去，把下巴一掐，叫作“黄莺搦膝”。那瘦和尚见那女子的双拳到来，就照式样一搪，不想他把拳头虚幌了一幌，趔回身去就走。那瘦子哈哈大笑，说：“原来是个顽女筋斗的，不怎么样！”说着，一个进步跟下去，举拳向那女子的后心就要下手，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头已经打出去了，一眼看见那女子背上明晃晃直矗矗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头往上偏左一提，照左哈肋巴打去，明看着是着上了。只见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早打了个空。他自觉身子往前一扑，赶紧的拿了拿桩站住。只这拿桩的这个当儿，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开左脚，一回身，啞的一声，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尚“哼”了一声，才待还手，那女子收回左脚，把脚跟向地下一碾，轮起右腿甩了一个“旋风脚”，吧，那和尚左太阳上早着了一脚，站脚不住，咕咚向后便倒。这一着叫作“连环进步鸳鸯拐”，是这姑娘的一桩看家的本领，真实的艺业！

却说那秃子看见，骂了声：“小撒粪的，这不反了吗！”一气跑到厨房，拿出一把三尺来长铁火剪来，轮得风车儿般向那女子头上打来。那女子也不去搪他，连忙把身子闪在一旁，拔出刀来，单臂抡开，从上往下只一盖，听得噌的一声，把那火剪齐齐的从中腰里砍作两段。那秃和尚手里只剩得一尺来长两根大镢头钉子似的东西，怎的个斗法？他说声“不好”，丢下回头就跑。那女子赶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里走！”在背后举起刀来，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喀嚓，从左肋里砍将过

来，把个和尚弄成了“黄瓜腌葱”——剩了个斜岔儿了。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头桌将下来，用刀指着两个尸首道：“贼秃驴！谅你这两个东西，也不值得劳你姑娘的手段，只是你两个满口噤的是些甚么！”

正说着，只见一个老和尚用大袖子捂着脖子，从厨房里跑出来，溜了出去。那女子也不追赶，向他道：“不必跑，饶你的残生！谅你也不过是出去送信，再叫两个人来。索性让我不作二不休，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杀个爽快！”

说着，把那两个尸首踢开，先清楚了脚下。只听得外面果然闹闹吵吵的一轰进来一群四五个七长八短的和尚，手拿锹镢棍棒，拥将上来。女子见这般人浑头浑脑，都是些力巴〔力把：意为外行〕，心里想道：“这倒不好和他交手，且打倒两个再说！”他就把刀尖虚按一按，托地一跳，跳上房去，揭了两片瓦，朝下打来。

一瓦正打中拿枣木杠子的一个大汉的额角，噗的一声倒了，把杠子撂在一边。那女子一见，重新跳将下来，将那杠子抢到手里，掖上倭刀，一手抡开杠子，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打了个落花流水，东倒西歪，一个个都打倒在东墙角跟前，翻着白眼拨气儿。那女子冷笑道：“这等不禁插打，也值的来送死！我且问你：你们庙里照这等没用的东西还有多少？”

言还未了，只听脑背后暴雷也似价一声道：“不多，还有一个！”那声音像是从半空里飞将下来。紧接着就见一条纯钢龙尾禅杖撒花盖顶的从脑后直奔顶门。那女子眼明手快，连忙丢下杠子，拿出那把刀来，往上一架，棍沉刀软，将将的抵一个住。他单臂一攒劲，用力挑开了那棍，回转身来，只见一个虎面行者，前发齐眉，后发盖颈，头上束一条日月渗金箍，浑

身上穿一件元青缎排扣子滚身短袄，下穿一条元青缎兜裆鸡腿裤，腰系双股鸾带，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东寺不抹脸的憨惠明，还疑是五台山没吃醉的花和尚！那女子见他来势凶恶，先就单刀直入取那和尚，那和尚也举棍相迎。

他两个：

一个使雁翎宝刀，一个使龙尾禅杖。一个棍起处似泰山压顶，打下来举手无情；一个刀摆处如大海扬波，触着他抬头便死。刀光棍势，撒开万点寒星；棍竖刀横，聚作一团杀气。一个莽和尚，一个俏佳人；一个穿红，一个穿黑；彼此在那冷月昏灯之下，来来往往，吆吆喝喝。

这场恶斗，斗得来十分好看！

那女子斗到难解难分之处，心中犯想，说：“这个和尚倒来得恁的了得！若合他这等油斗，斗到几时？”说着，虚晃一刀，故意的让出一个空子来。那和尚一见，举棍便向他顶门打来。女子把身子只一闪，闪在一旁，那棍早打了个空。和尚见上路打他不着，掣回棍，便从下路扫着他踝子骨打来。棍到处，只见那女子两只小脚儿拳回去，踢趺一跳，便跳过那棍去。那和尚见两棍打他不着，大吼一声，双手攒劲，轮开了棍，便取他中路，向左肋打来。那女子这番不闪了，他把柳腰一摆，平身向右一折，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肋下去；他却扬起左胳膊，从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绰，往里一裹，早把棍绰在手里。和尚见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咬着牙，撒着腰，往后一拽。那女子便把棍略松了一松，和尚险些儿不曾坐个倒蹲儿，连忙的插住两脚，挺起腰来往前一挣。那女子趁势儿把棍往怀里只一带，那和尚便跟过来。女子举刀向他面前一闪，和尚只顾躲那刀，不妨那女子抬起右腿，用脚跟向胸脯上一登，啞，他立脚不稳，

不由的撒了那纯钢禅杖，仰面朝天倒了。那女子笑道：“原来也不过如此！”

那和尚在地下还待挣扎，只听那女子说道：“不敢起动，我就把你这蒜锤子砸你这头蒜！”

说着，掖起那把刀来，手起一棍，打得他脑浆迸裂，霎时间青的、红的、白的、黑的都流了出来，呜呼哀哉，敢是死了。

那女子回过头来，见东墙边那五个死了三个，两个挣扎起来，在那里把头碰的山响，口中不住讨饶。那女子道：“委屈你们几个，算填了馅了；只得饶你不得！”随手一棍一个，也结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他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只不知屋里这位小爷吓得是死是话？”说着，提了那禅杖走到窗前，只见那窗根儿上果然的通了一个小窟窿。他把着往里一望，原来安公子还方寸不离坐在那个地方，两个大拇指堵住了耳门，那八个指头捂着眼睛，在那里藏猫儿呢！

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庙里的这般强盗都被我断送了。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把这门户给你关好，向各处打一照再来。”公子说：“姑娘，你别走！”那女子也不答言，走到房门跟前，看了看，那门上并无锁钥屈戌，只钉着两个大铁环子。他便把手里那纯钢禅杖用手弯了转来，弯成两股，把两头插在铁环子里，只一拧，拧了个麻花儿，把那门关好。重新拔出刀来，先到了厨房。只见三间正房，两间作厨房，屋里西北另有个小门，靠禅堂一间堆些柴炭。那厨房里墙上挂着一盏油灯，案上鸡鸭鱼肉以至米面俱全。他也无心细看，趑身就

穿过那月光门，出了院门，奔了大殿而来。只见那大殿并没些香灯供养，连佛像也是暴土尘灰。顺路到了西配殿，一望，寂静无人。再往南便是那座马圈的栅栏门。进门一看，原来是正北三间正房，正西一带灰棚，正南三间马棚。那马棚里卸着一辆糙席篷子大车。一头黄牛，一匹葱白叫驴，都在空槽边拴着。院子里四个骡子守着个草帘子在那里啃。一带灰棚里不见些灯火，大约是那些做工的和尚住的。南头一间，堆着一地喂牲口的草，草堆里卧着两个人。从窗户映着月光一看，只见那俩人身上只剩得两条裤子，上身剥得精光，胸前都是血迹模糊碗大的一个窟窿，心肝五脏都掏去了。细认了认，却是在岔道口看见的那两个骡夫。

那女子看了，点头道：“这还有些天理！”说着，趑身奔了正房。那正房里面灯烛点得正亮，两扇房门虚掩。推门进去，只见方才溜了的那个老和尚，守着一堆炭火，旁边放着一把酒壶、一盅酒，正在那里烧两个骡夫的“狼心”“狗肺”吃呢。他一见女子进来，吓的才待要嚷，那女子连忙用手把他的头往下一按说：“不准高声！我有话问你，说的明白，饶你性命。”不想这一按，手重了些，按错了筍子，把个脖子按进腔子里去，“哼”的一声，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声，说：“怎的这等不禁按！”他随把桌子上的灯拿起来，里外屋里一照，只见不过是些破箱破笼衣服铺盖之流。又见那炕上堆着两个骡夫的衣裳行李，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拿起那信来一看，上写着“褚宅家信”。那女子自语道：“原来这封信在这里。”回手揣在怀里。迈步出门，嗖的一声，纵上房去，又一纵，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边一望，只见前是高山，后是旷野，左无村落，右无乡邻，止那天上一轮冷月，眼前一派寒烟。这

地方好不冷静！又向庙里一望，四边寂静，万籁无声，再也望不见个人影儿。“端的是都被我杀尽了！”看毕，顺着大殿房脊，回到那禅堂东院，从房上跳将下来。

才待上台阶儿，觉得心里一动，耳边一热，脸上一红，不由得一阵四肢无力，连忙用那把刀拄在地上，说：“不好，我大错了！我千不合万不合，方才不合结果了那老和尚才是。如今正是深更半夜，况又在这古庙荒山，我这一进屋子，见了他，正有万语千言，旁边要没个证明的人，幼女孤男，未免觉得……”想到这里，浑身益发摇摇无主起来。呆了半晌，他忽然把眉头一扬，胸脯儿一挺，拿那把刀上下一指，说道：“痴丫头！你看，这上面是甚么？下面是甚么？便是明里无人，岂得暗中有神？纵说暗中有神，难道他不是人不成？我不是人不成？何妨！”说着，他就先到厨房，向灶边寻了一根秫秸，在灯盏里蘸了些油，点着出来。到了那禅堂门首，一只手扭开那锁门的禅杖，进房先点上了灯。

那公子见他回来，说道：“姑娘，你可回来了！方才你走后，险些儿不曾把我吓死！”

那女子忙问道：“难道又有甚么响动不成？”公子说：“岂止响动，直进屋里来了。”女子说：“不信门关得这样牢靠，他会进来？”公子道：“他何尝用从门里走？从窗户里就进来了。”女子忙问：“进来便怎么样？”公子指天画地的说道：“进来他就跳上桌子，把那桌子上的菜舔了个干净。我这里拍着窗户吆喝了两声，他才夹着尾巴跑了。”

女子道：“这倒底是个甚么东西？”公子道：“是个挺大的大狸花猫。”女子含怒道：“你这人怎的这等没要紧！如今大事已完，我有万言相告，此时才该你我闲谈的时候了。”

只见他靠了桌儿坐下，一只手按了那把倭刀，言无数句，话不一夕，才待开口还未开口，侧耳一听，只听得一片哭声，哭道是：“皇天菩萨！救命呀！”那哭声哭得来十分悲惨！正是：好似钱塘潮汐水，一波才退一波来。

要知那哭声是怎的个原由，那女子听了如何，下回书交代。

（第六回完）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怜弱女 摘鬼脸谈笑馘淫娃

上回书表的是那个不知姓名穿红的女子，在能仁寺扫荡了庙里的凶僧，救了安公子的性命，正待向安公子讲他前番在悦来店走的情由，此番到这庙里的原故，只听得一片哭声，口叫“皇天救命”！他便诧异道：“奇呀！这庙里的和尚被我杀得尽净，庙外又前是高山，后是旷野；远无村落，近无人家。况又是深更半夜，这哭声从何而来？”安公子说：“哭了这半日了，方才还像是拌嘴似的来着，我只道是街坊家呢。”

女子说：“岂有此理！此处那有个街坊？事有蹊跷。”说着，又听得哭起来。

那女子便走到当院里，顺着那声音听去，好似在厨房院里一般。他忙忙的掖好了刀，来到那月光门里，只听得哭声越近，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间房里。走到那破窗户跟前一看，只见堆着些柴炭，并无人迹，看了看那门，却是锁着。他使用手扭断了锁进去，只见挨北墙靠西也有个小门关着，靠东柴垛后面合着装煤的一个大荆条筐，上面扣着一口破钟，也有水缸般大小。他心里想道：“这口钟放得好蹊跷！”因把那破钟揭起，放在一边；再掀开筐一看，果见一个人，黑黢黢的作一堆儿，蹲在那里喘气。

列公，你道这人为何在此？原来这庙里和尚作恶多端，平日不公不法的事，也不止安公子这一件。就筐子里这个人，也是这日午间来打尖的。那和尚把他关锁在屋里，扣在大筐底下，并说不许作声，但要高声，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给那个秃子合那瘦的和尚换替照应。这人在筐里闷了半日，忽听得外面一阵喧闹，次后却听不见些声息，连那两个和尚也不来查看他。他一时急闷，饥渴难当，不由的一声哭喊，被这位好事的姑娘听见，就寻声救苦的搜寻出来。那人还只道是和尚来了，吓得不敢作声。女子道：“你这人不要害怕，我是来救你。你快些随我出来，到这月色灯光之下，我问你个端的。”

说着，自己先走进了厨房。那人听得是个女子声音，才慢慢的站起来。战兢兢的随后跟了来。那女子正在那里拨那盏油灯，听他跟了来，回头一看，见他年纪约莫五十余岁，是个乡下打扮，才待合他说话，不想那人奔向前来，叫了声：“我的孩儿！我只道今生不能合你相见，原来你还好端端的在此！只是你妈妈怎么不见？”女子一听，心里诧异，说：“这是那里说起？”因说道：“你想是闷糊涂了，认错了人！”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才晓得是自己认差了，慌得他连忙跪下，道：“姑娘，是我小老儿眼瞎了。姑娘，你何人，前来救我？”女子说：“你且莫问我，你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说来。”

那人说：“这话说来话长。姑娘，既承你救了我这条革命，怎的领我去见见我那女儿、老伴儿才好。”女子忙问道：“你的妻女在那里？”

那人说：“那大师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来，就锁我在这里，谁知道他弄到那里去了？”女子道：“喂，既这等，我方才把这庙里走了个遍，怎的不曾见个人来？”那人听了，又哭

起来。道：“天哪！这一定是没了命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性在这里歇歇儿等候，不可乱走，等我务必给你寻来才罢。”那人听了，又磕下头去。及至起来，那女子早一路刀光出去了。

却说安公子正因女子寻那哭声不见回来，心中在那里盼望。忽然听得女子进来，隔着排插说道：“姑娘，你听，这隔壁又拌起来了。”女子侧耳凝神的听了一会，那声音竟是从里间屋里来。他便进到里间，留神向桌子底下以至床下看了一番，连连的摇头纳闷。

列公，你道他为何在桌子、床下寻找起来？原来外间穷山僻壤，有等惯劫客商的黑店，合不守清规的庙宇，多有在那卧床后边、供桌底下设着地窖子，或是安着地道。往往遇着孤身客人，半夜出来劫他的资财，不就害人性命，甚至关藏妇女在内。外省的地平又多是用木板铺的，上面严丝合缝盖上，轻易看不来。这些勾当大约一桩也瞒不过这女子。就便这能仁寺庙里的和尚平日怎的不公不法，他也略知；只是与自己无干，不值得管这闲事。及至方才合那个瘦子、秃子两个和尚交手，听了那一段不三不四的，早料定这庙中除了劫财害命，定还有些伤天害理的勾当作出来，因急切要救安公子，且不能兼顾到此。如今听了那个老头儿的一番话，早又动了他的一个侠烈心肠，定要寻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看是个甚么情由。满屋里寻了一会，不见个踪迹，急的怒气填胸，说道：“今日就上天入地，一定要寻着他才罢！”说着，满屋里端相一会。看着北面那一槽隔断，安的有些古怪。进了那小门一看，只见并无一物，止一条黑夹道子，从那间柴炭房北墙后面，直通到两间厨房的西北墙角那个门去。从那门缝里便看得见厨房灯光，也不像有甚么原

故。趑身回来再找，只见那屋里放着的两个平顶柜，北边一顶搭着锁，南边一顶柜门虚掩。顺手开了那柜门，见里面搁着一顶旧僧帽，合些茶碗、茶盘随手动用的东西，一层尘土，像是不大开的光景。看完，又到北边那顶柜子跟前，把锁头开开一看，心中大喜，说：“在这里了！”原来这顶柜子里面中腰不安抽屉，下面也没榻板，那后面的背板，一扇到底，抹的油光水滑，像是常有人出入的样子。

那柜门一开，早听得隔着背板一人说道：“我劝你的不是好话？张嘴就讲骂，动手就讲打。等大师傅回来，你瞧我给你告诉不给你告诉！告诉了，要不了你的小命儿，我见不得你！”又一个道：“那怕你这禽兽告诉！我此时视死如归，那个还要这性命！”又听得一个苍老声音说道：“事情到了这里，我们还是好生求他，别价破口。”这女子听了，那里还按纳得住？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后，一面伸手就把那柜子背板一拍，拍的连声山响。只这一拍，听得里面哗唧哗唧的一阵铃响，就有个人接声儿说：“来了！”又听他一面走着，一面嘟囔道：“我告诉你，大师傅可是回来了。我看你可再骂罢！”外面听了，连连的又拍了两下。又听得里面说：“来了，你老人家别忙啊！这个夹道子还带是漆黑，也得一步儿一步儿的慢慢儿的上啊。”说着，那声音便到了跟前，接着听得扯的那关门的锁链子响，又一阵铃声，那扇背板便从里边吱喽开了。

那女子对面一看，门里闪出一个中年妇人，只见他打半截子黑炭头也似价的鬓角子，擦一层石灰墙也似价的粉脸，点一张猪血盆也似价的嘴唇，一双肉胞眼，两道扫帚眉，鼻孔撩天，包牙外露；戴一头黄块块的簪子，穿一件元青扣结的衣裳，卷着大宽的桃红袖子，妖气妖声、怪模怪样的问了那女子一声，

说：“我只当是我们大师傅呢！你是谁呀？”说着，就要关那门。

那女子探身子轻轻的用指头把门点住。那妇人说：“你不叫关门，你到底说明白了你是谁呀？”那女子道：“你怎的连我也不认得了？我就是我么！”那妇人道：“可一个怎么你是你呢？”女子道：“你不叫我是我，难道叫我也是你不成？”

妇人道：“我不懂得你这绕口令儿啊，你只说你作甚么来了？谁叫你来的？你怎么就知道有这个门儿？”那女子原是个聪明绝顶的，他就借着那妇人方才的话音儿说道：“我是你们大师傅请我来的。你不容我进去，我就走。”妇人道：“我们大师傅请你来的，请你来作甚么？”女子道：“请我来帮你劝他呀！”那妇人听了，这才裂着那大薄片子嘴笑道：“你瞧，‘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咧！那么着，请屋里坐。”他这才把门开开。女子道：“你先走。”只见他一面先走，口里说道：“你瞧，大师傅可又找了个人儿劝你来了。人家可比我漂亮，我看你还不答应！”

女子让他走后，一脚跨进门去，只见里面原来是个夹墙地窖子。那门里一条夹道，约莫有二尺来宽，从北头砌就楼梯一般一层层的台阶下去，靠西一带砖墙，靠东一层隔断板子，中间方窗，南头有个小门，从门里直透出灯光来。女子看了，先把那扇背板门摘下来，立在旁边，才一步步的下台阶来。走到台阶尽处，进了那个小门，一眼就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在里面。他那形容合自己生的一模一样，倒像照着镜子一般，不觉心里暗惊道：“奇怪，都道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怎生有这等相像的！”定了一定，把那地窖子里周遭一看，下面一样的方砖墁地，上面模着一尺来见方的通连大木，大木上

搪着一块一块的石板，料想这石板上便是那间堆柴炭的屋子。四围一看，西面板壁门窗，南北东三面却是砖墙，西北角留个进风出气的气眼。屋里正北安一张大床，床头头直上摆着三四个箱子，床西脚底下挂着个帘儿。靠西壁又是一张独睡床，靠东墙南首一架衣裳隔子，北首一桌两机，靠南墙一张春凳。那女子便坐在那条凳上，旁边坐着个老婆儿，想是他的母亲。那老婆儿也是个村庄打扮。那女孩儿穿一件旧月白宫绸夹袄，系一条青串绸夹裙，头上略略的有些钗环，下面被裙儿盖着，看不出那脚的大小。但见他虽则随常装束，却是红颜绿鬓，俏丽动人。虽是乡间女儿，露着慧性灵心，温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惨淡，鬓影蓬松，低头坐在那里垂泪，看着好生令人不忍。

这穿红的女子看罢，走到他跟前，平平的道了一个万福，说道：“这位姑娘，一个女孩儿人家，既把身子落在这等地方，自然要商量个长法儿。事款则圆，你且住啼哭，休得叫骂。”这句话还不曾说完，只见那穿月白的女子站起身来，恶狠狠的向他面上啐了一口，道：“呀呸！放屁！这是甚么所在，甚的勾当，还有何商量？你怎么叫我不啼哭叫骂？我看你也是人家一个女孩儿，你难道就能甘心忍受不成？你快快给我闭了那张口，再要多言，可莫怨我女孩儿家粗鲁！”那老婆儿忙拉道：“儿阿，不要这样，这位姑娘说的是好话。”那女子又厉声道：“甚么好话！他不过与强盗通同一气。我倒可惜他这等一个好模样儿，作这等的无耻不堪的行径，可不辱没了‘女孩儿’三个字！”

列公，这《儿女英雄传》已演到第七回了，这位穿红的姑娘的谈锋、本领、性格儿，众位也都领教过了。大约他自出娘胎，不曾屈过心，服过气，如今被这穿月白的女子这等辱骂，

有个不翻脸的么？谁知儿女英雄作事毕竟不同。他见了这穿月白的女子这等的贞烈，心里越加敬爱，说：“这才不枉长的合我一个模样儿呢！”随即向后退了一步，把脸上的唾沫星子擦了擦，笑着叹了一声，道：“姑娘，你受这等的委屈，自然该急怒交加，我不怪你。只是我要请教，难道只这等啼哭叫骂会子，就没事了不成？你再想想。”穿月白的女子道：“还想些甚么？我不过是个死！”穿红的女子听了，笑道：“蝼蚁尚且贪生，怎么轻轻儿的就说个‘死’字？”穿月白的女子道：“我不像你这等怕死贪生，甘心卑污苟贱，给那恶僧支使。亏你还有脸说来劝我！”

那个讨厌的女人见他一句一骂，看不过了，拿着根潮烟袋，指着那穿月白的女子说道：

“格格儿〔格格儿：有地位的满人家对女孩子的称呼〕，你可别拿着合我的那一铤子性儿合人家闹！你瞧瞧，人家脊梁上可掖着把大刀呢！”那穿月白的女子道：“那怕他一把刀！就是剑树刀山，我也不怕！”穿红的女子正要打叠起无限的低情屈意，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又被这讨厌的妇人一岔，他便回头喝道：“这又与你何干？要你来多嘴！”那妇人道：“一个人鼻子底下长着嘴，谁还管着谁不准说话吗？”穿红的女子道：“就是我管着你不准说话！”说着，就回手身后摸那把刀。那妇人见这样子，便有些发毛，一扭头道：“不说就不说，你打谅我爱说话呢。我留着话还打点阎王爷呢！”

那女子才转身来，向着那老婆儿道：“老人家，我看你这令爱姑娘一团的烈性，万种的伤心，此时就有甚么样的话，大约也合他说不进去。老人家，你问他一声，我们且离了这个地方，外面见见天光，可好不好？”老婆儿听了，向他女儿道：

“听见了，儿啊？这位姑娘敢是好意！”那穿月白的女子道：“甚么地方我不敢去？就走！看他又把我怎的！”说着，站起来就走。那个妇人见了，扯住他道：“你站住！人家大师傅叫我在这儿劝你，可没说准你出这个门儿。你那儿走哇？‘守着钱粮儿过’，啵！你又走罗！”

那穿红的女子听了，拔下那把刀来，用刀背把他的胳膊一拦，向那母女二人道：“你娘儿两个只顾走。”那母女见了也有些害怕，只得就走。那穿红的女子用刀指着那妇人道：“你也出去！”那妇人道：“又要我作甚么呀？”口里只顾说，他却连忙拿了他的烟袋、潮烟、火纸，跟了出来。那穿红的女子也随即拿了灯，紧跟着出了那地窖子门。他恐怕那妇人到西间去，看见安公子又得费一番唇舌，便站在当门，让那母女二人在那张木床上坐下，说道：“姑娘少坐，等我请个人来给你见见。”说着，便拉了那妇人，脚不沾地的进了北边那隔断门，正不知他那里去了。

那穿月白的女子纳闷道：“这个人来的好生作怪！方才我乍听了那混帐女人的话，只道他果然是和尚找来劝我的。及至我那等拒绝他，他不着一恼，还是和容悦色宛转着说，看他竟是一片柔肠，一团侠气。怎的此时又把那混帐东西拉了去，难道是又去请那个和尚去了不成？果然如此，好叫人不得明白。”那老婆儿也是呆呆的发闷。

正盼望，只见那女子同了那妇人拿着个火亮儿，从夹道子里领了一个人来，望着他母女说道：“你娘儿们且见见这个人再讲。”那穿月白的女子抬头一看，那里是和尚？原来是他父亲！他父女、夫妻一见，“呀”的一声，就携手大哭起来。

那老头儿道：“儿啊，千亏万亏，亏了这位姑娘救了我的

性命！不然此时早已闷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此时才知那穿红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己救人之心，正要下拜，只听他说道：“你们且不必繁文，大家坐好了，把你们的一往情由说明，我自有个道理。”他父女、夫妻就在木床上坐下，穿红的女子便在靠窗户机子上坐下。那妇人也要挨着他坐，他喝声道：“你另找地方坐去！”那妇人道：“这可是新样儿的！游僧撵住持，我们的屋子，我倒没了座儿了。”说着蹲下，在那柜子底下掏出一个小板凳儿来，塞在屁股底下坐了，一声儿不言语，噗哧噗哧只吃他的潮烟。

乱过了这一阵，那老头儿才望着穿红的女子说道：“姑娘，我小老儿姓张，名叫张乐世，乡亲叫顺了嘴，都叫我张老实。我是河南彰德府人，在东关外落乡居住。哥儿两个，兄弟张乐天，是学里的秀才，去年没了，剩了我一个人，同了我这老伴儿带着女儿过日子。我这女儿叫作张金凤，今年十八岁了，从小儿他叔叔教他念书认字，甚么书儿都念过，甚么字儿都认得，学得能写会算，又是一把的好活计。我这老婆子是京东人，他有个哥哥，在京东帮人作买卖。要讲我家，还算有碗粥喝，只因我们河南一连三年旱涝不收，慌乱的了不得，这些乡亲不是这家借一斗高粱，就是那家要几升豆子，我那里供给得起？说声‘没有’，他们就讲强夺硬抢。我合老婆儿说，这个地方儿可住不住了。我们商量着，把几间房几亩地典给村里的大户，又把家家伙伙的折变了，一共得了百十两银子，套上家里的大车，带上娘儿两个，想着到京东去投奔亲戚，找个小买卖作。不想今早走岔了路，走到这条背道上来。走了半日，肚子里饿了，没处打尖，见这庙门上挂着个饭幌子，就在这里歇下。这庙里的师傅们把我们让到这禅堂来，吃了他一顿素饭，临走我

拿了两挂儿东钱，合六百六十六个京钱给他，他家当家的大和尚摆手说：“一顿饭也值得收你的钱？我化你个善缘罢。”我说：“我一个乡老儿，你可化我个甚么呢？”他说：“不化你东，不化你西，只化你盘头大闺女。”我说：“这地方儿，我那里给你买木鱼子去呢？”他就指着女儿说道：“你这不是现成的一个盘头大闺女么？”女儿听了，站起来就走。我们两口儿也抢白了他几句。待要出门，那大师傅就叉着门不叫我们走。这大嫂也不知从那里来，把他娘儿两个拉住。那大师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间柴炭房里去，扣在大筐底下。往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说着，向他老婆儿道：“后来是怎的？你告诉这位姑娘。”

那老婆儿哭眼抹泪的说道：“阿弥陀佛！说也不当家花拉的，这位大嫂一拉，就把我们拉在那地窖子里。落后那大师傅也来了，要把我们留下。说了半日，女儿只是抬头撞脑要寻死。也是这位大嫂说着，让那大师傅出去，等他慢慢的劝我女儿。姑娘，你想想，这件事可怎么点得头呢！正闹得难解难分，姑娘你就进来了。”

那穿红的女子道：“且住。你们是甚么时候进去的？那和尚是甚么时候出来的？你这令爱姑娘可曾受他的作践？”那妇人道：“月亮爷照着嗓膈眼子呢！人家大师傅甜言密语儿哄着他，还没说上三句话，他就把人家抓了个稀烂，还作践他呢！说得他那么软饽饽儿似的！”那穿红的女子也不理他。只见那老婆儿连连摇手说：“姑娘要说受他甚么作践，倒没有价。”那穿红的女子点了点头儿，说：“这话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少时我见了那大师傅，央及央及他，叫他放你一家儿逃生如何？”那张金凤只是低头垂泪。那老两口儿听了，连连的作揖下拜，

说道：“果然如此，我们来生来世就变个驴变个马报姑娘的好处！再不我们就给你吃一辈子的长斋都使得。”那穿红的女子说：“这话言重。”才回头要向那妇人搭话，只听他自己在那里咕囔道：“放啊？我们还留着祭灶呢！”

那穿红的女子见他这等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那怒气已是按纳不住，无奈得问问他的来历，只得冷笑了一声，向他道：“就让你说，你把你是怎样一桩事情，也说来我听听！”

那妇人道：“我还说话吗？我只打量你们把我当哑吧卖了呢！”

说着，又伸着脖子抽了两口潮烟，磕了烟袋，灭了火纸。他才站起来，满地张牙舞爪的说道：“说这不当着他们俩老的儿么，你也不是外人，我讨个大，说咱们姐儿们今儿碰在一块儿，算有缘。”

那穿红的女子说：“你站住！别合我论姐儿们，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你！”那妇人道：“亲香点儿倒不好？我今儿怎么碰见你们姐儿们，都是这么撇巴棍子似的呢！”那穿红的女子催他说道：“你说罢，别累赘！”他才接着说道：“我贱姓王。呸，我们死鬼当家儿的，他们哥儿八个，我们当家儿的是第老的〔第老的：排行最小的一个〕。人家都知道挣钱养家，独他好吃懒做，喝酒耍钱，永远不知道顾顾我，我全仗着人家大师傅一个月贴补个三吊五吊的。赶他死了，我说这还守个甚么劲儿呢？我可就跟了这庙里的大师傅来了。要提起人家大师傅来，忒好咧！真别辜负了人家的心！你们瞧，我这脑袋上都是镀金的，这件衣裳是买了整匹的花儿洋绉现裁的，我这裤子汗塌儿都是绸子的，总说了罢，算万道丝儿把我裹着呢！吃的更不用讲了，天天的肥鸡大鸭子。你想，咱们配么？”那女子

说道：“别‘咱们’！你！”妇人道：“哦，就是我。我到了这庙里没半年，人家大师傅花的那钱，打我这么个银人儿都打出来了！就是一样儿，活重些儿。”

那女子问道：“你这样好吃好穿，还有甚么重活叫你作呀？”妇人道：“你不知道，我们这庙里爷儿五六个呢。大师傅是个当家的，二师傅是个带发儿修行，好本事，浑实着的哪。还有个小大师傅、小二师傅，小大师傅打的一都的好拳，小二师傅是个扫脑儿，也不搦。还有个三儿。你等回来大师傅来了，你都见的着的。他们爷儿五哇，洗洗汕汕，缝缝联联，都得我，我一个人儿张罗的过来吗？可巧今儿早起他们娘儿们来了，我们大师傅就要把他们留下，我乐的甚么似的！谁知大师傅那么耐着烦儿俯给他，他还不愿意。人家拿出来大红绸子，他也不要；还有五两的中锭，整个儿的大元宝，他也不要。末后，大师傅翻箱倒笼找出小拇指头儿壮的一支真金镯子来，想着要给他带在手上呢，他伸手喀嚓的一下子，把人家的脖子抓了个长血直流的！你瞧他歹毒不歹毒！”

那女子问道：“这之后便怎么样呢？”那妇人道：“怎么样？人家大师傅拔出刀来就要杀他呀！你打量怎么着？我好容易救月儿似的才拦住了。我说：‘人生面不熟的，别忙，你老等我劝劝他。’谁知越劝倒把他劝翻了，张口娼妇，闭口蹄子！”

说着，又对那穿月白的女子道：“你瞧，娼妇头上戴这个？身上也穿这个？你怎么说呢？”那穿红的女子问道：“这等说，你还不曾劝动他。少停你们大师傅回来，你怎么对他呢？”那妇人笑嘻嘻的道：“你听啊！如今不是我们大师傅找了你来了么？我瞧你这嘴来又得，你劝他，他没个不

答应的。你算，我们庙里他们爷儿五哇，除了二师傅，他是在外头跑海走黑道儿的，三儿小呢，可巧剩他爷三个、咱们姐儿三个，咱们闹个‘刘海儿的金蟾垫香炉——各抱一条腿儿’。你瞧，这高不高？”

那穿红女子本就一腔子的忿气，听这妇人说的这等无耻不堪，那里还忍耐得住？只见他一言不发，回手拔出那把刀来，刀背向地，刀刃朝天，从那妇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唰一声，早变了个血脸的人，不曾听他一声儿，咕咚往后便倒。

这一倒，但见个东西翻在半空里，从半空打了一个滚儿，吧，掉在地下。大家一看，原来把那妇人的前脸子削下来了，落在平地还是五官乱动。那穿红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说：

“这个东西，怪不得他如此不堪无耻，原来他带着个鬼脸儿呢！”

那老两口儿见了，吓得体似筛糠的道：“姑娘，你怎的把他杀了？可不吓煞了人！”倒是那张金凤一见，十分痛快，说道：“杀得好！这等禽兽一般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那老两口儿道：“儿啊，你那里知道，他是那大师傅的心上人。他回来见杀了他的人，你我都是没命的了。这越发不好了！”那穿红的女子笑道：“我看你们说来说去，不过是怕那个大师傅，你们跟我见见那大师傅去。”那张金凤听见要见和尚去，他便有些不愿意。穿红的女子笑道：“方才我听你刀山咧、剑树咧，死呀活呀的，倒像傻冲打的似的，怎么此刻完了本事了？不妨，跟我来！”说着，拉了他的手就走。那老两口儿也只得跟出来。及至出了房门一看，只见那月光之下，满院横倒竖卧七长八短的一地死和尚。把个老婆儿吓得跌了一跤，幸喜窗户挡住不曾跌倒，老头儿吓得闭口无言。那张金凤怔了一回，

说道：“呀！如今世上那有这等的一个人出众英雄，来作这等的惊人事业？”那穿红的女子听了他这话，酒窝儿一动，蛾眉儿一挑，用两个指头指着鼻子笑着说道：“不敢欺，就是我！”当下姑娘脸上的那番得意，漫说出将入相，八座三台，大约立刻叫他登基坐殿，成佛升天，他也不换！

闲话休提。却说他把话说完，便把那父女、夫妻三人让进房来，自己重新进屋里，一刀把那妇人的鬼脸儿扎起来，往院子一丢，又把那尸首提起来，也向那西墙角一扔，说声：“跟了你大师傅去罢！”那张金凤看了，定了会神，这才大悟转来，说：“哦！我晓得了。你那里是甚么劝我，竟是来救我一家儿的性命的一位恩深义重的姐姐。姐姐请上，受我全家一拜！”连那老两口儿也跪在尘埃，拜个不住。忙得那穿红的女子说：“啊呀呀！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请起，不可折了我的寿数！”他老两口儿起来，那女子又去拉张金凤。那张金凤跪着不肯起来，说道：“请问姐姐姓甚名谁？家乡何处？住在那里？怎的就晓得我在此地遭这场大难，前来搭救？望姐姐说个明白。我张金凤生必衔环，死当结草！”那穿红的女子说道：“这话才叫作‘说也话长’。”说着，便把张乐世张老头儿让在堂屋西边春凳上，张老婆儿母女二人让在东边春凳上。他自己却在北面靠桌上首杌子上坐下，把那把刀放在桌儿里边靠墙。大家这才侧耳凝神，听他说他的来历。只见他满脸堆欢，不慌不忙，未从开口，先将身子往西一探，向那西间的南炕叫了一声：“安公子！”这正是

人生第一开心事，辛苦功成闲话时。

要知那姑娘说出些甚么言词，下回书交代。

（第七回完）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头 一雙人偏寻根觅究

这回书说书的先有个交代。列公，你看书中说的不知姓名的这个穿红的女子，不过是个过路儿的人遇见桩不相干儿的事，得了骡夫的一句话，救了安公子；听得张老头儿的一声哭，救了张金凤——便救了他两家的性命。杀了一晚，讲了万言，讲得来满口生烟，杀得来浑身是汗。被那张金凤骂得眼泪往肚子里咽，被那“王八的奶奶儿”呕得肝火往顶门上攻，直到此时，方喘转这口气来，才落得张金凤明白他是片侠气柔肠。那排插后面还寄放着一个说煞说不清的安公子，还得合他费无限的唇舌。若讲一个闺门女子，这叫作“不安本分，无故多事”。要讲他这种胸襟，这番举动，就让是个血性男子也作不来。替他细想去，他是沽名，还是图利？难道谁求他作的，还是谁派他作的不成？总不过一个“不忍人之心”，才动得了这片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只是天地虽大，苦人甚多，那里找的着许多的穿红女子来！

闲言少叙。却说这位姑娘见张金凤问他的姓名来历，欲待不说，不但打不破张金凤这个疑团，就连安公子直到此时也还不得知他是怎样一个人，怎生一桩事。若此刻先对张金凤讲一番，回来又向安公子说一遍，又恐听书的道是重絮。故此他未

曾开口，先向西间排插后面叫了声“安公子”。这个当儿，张老夫妻两个因方才险些儿性命不保，此时忽然的骨肉团圆，惊喜交加，匆忙里并不曾听得那姑娘叫“安公子”三个字。张金凤听得明白，心里诧异道：“这里怎生的有个甚么‘安公子’？况且我看这人也是个黄花女儿，岂有远路深更合位公子同行之理？就说是他的至亲兄弟，也该有个称呼，怎的称作‘公子’？还称起他的姓来？此事好不明白！”

且不言张金凤在那里纳闷。却说安公子在排插后面炕里边守着那个黄包袱，听得东间忽而杀了一个人，忽而救了一个人，哭一阵，笑一阵，骂一阵，拜一阵，听得呆了。那位姑娘叫了他一声，他直不曾听见。姑娘见他不答应，又连叫道：“安公子，睡着了？”他这才听得，连忙的答应了一声：“噫！”说：“不曾睡。”姑娘说：“既没睡，下炕来，有话合你说。”只听他又应了一声——只是止听得人声儿，不见个人影儿。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说：“怎么着？”只听他作难道：“这怎么样个下炕法呢？”姑娘道：“怎么又会下不来炕了呢？”听他道：“一身的钮襻子被那和尚撕了个稀烂，敞胸开怀，赤身露体，走到人前，成何体面！”姑娘道：“这又奇了，你方才不是这个样儿见的我么？难道我不是个人不成？”又听他慢条斯理的说道：“呵，呵，呵！非也，非也！方才是性命吸呼之间，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哪。我是宁可失仪，不肯错步。”姑娘听了，说道：“我的少爷，你可酸死我了！这么着，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那带子解开，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系上带子，套上你那件马褂儿，大约也就不至于赤身露体了罢？”只听他道：“有理！有理！”紧接着就像是在那里整理衣裳带子。迟了一会，依然不见下来，但听他咳了一声，说：“了不

得了！这更下不去了！”姑娘问说：“这又是个甚么缘故呢？”

只这一句，再也听不见他答应。此时把个姑娘恼得冒火，合他嚷道：“是怎么下不来？你到底说呀！凭他甚么为难的事，你自说，我有主意。”他又俄延了半晌，才低声慢语的说道：“我溺了。”姑娘一听，心里说道：“这是怎么说呢！我这里又不曾冲锋打仗，又不曾放炮开山，不过是我用刀砍了几个不成材的和尚，何至于就把他吓的溺了呢？”这姑娘心里只管是这等想，但是他已经溺了，凭是怎样的大本领，可怎么替他出这个主意呢？想了半日，无法，只好作硬文章了，说：“你就溺了，也得下炕来！”不想这句话一逼，人急智生，又逼出他一个见识来了。他见那姑娘催得紧急，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里，把裤子拧干，拉起衬衣裳的夹袄来擦了擦手，跳下炕来。才一下炕，又朝着那位姑娘跪下了。那姑娘大马金刀的坐在上面，把眉一皱，说：“你怎么这么俗啊，起来！”

列公，话下且慢讲那位姑娘的话，百忙里先把安公子合张金凤的情形交代明白。在安公子，是个尊重诚实少年，此时只望那穿红的姑娘说明来历，商个办法，早早的上路去见他父母，两只眼并不曾照到张金凤身上；在张金凤，此时幸而保得自己的身子、父母的性命，只知感激依恋那位穿红的姑娘，一条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但是，从炕上跳下那样大一个人来，再没说看不见的。况且他虽说是个乡村女子，外面生得一副月貌花容，心里藏着一副兰心蕙性。他平日见的只不过是些俗子村夫，今日萍水相逢，忽然见这等一个斯文一派的少年公子，自然不觉得眼光一闪。又见那公子跪在地下，把他羞得面起红云，抬身往里间就走。

那穿红的姑娘一把拉住，说：“不许跑，跟姐姐这里坐着。”

便把他拉在自己身后坐下。这才向安公子道：“我们方才作的这桩事，说的这段话，你都听明白了不曾？”安公子道：“听明白了。”姑娘说：“如此很好，免得我重叙。”因指着张老夫妻二位向他道：“你看，这二位老人家可是一介平民，你可是个贵家公子，他们就不应同你一处坐，何况叫你同他叙礼。但是圣人说的‘素患难行乎患难’，如今大家都在患难之中，这可讲不得你的门第，过去见个礼儿。”安公子此时的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直同天人一样。假如姑娘说日头从西出来，他都信得及，岂有个不谨遵台命的？忙答应了一声，一抖积伶儿，把作揖也忘了，左右开弓的请了俩安。张老实慌得抢过来跪下，说：“公子，你折煞我小老儿了！”那老婆儿也是拉着两只袖子拜呀拜的拜个不住，口里说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公子，见礼罢。”那姑娘又指张金凤向他道：“这里还有个人儿呢。这是我妹子，也见个礼儿。”又赶着说：“别请安了，作揖罢。”安公子转过身来，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那张金凤也羞答答的还了一个万福。

那姑娘先向张老说道：“老人家，劳动你先把这一桌子的酒菜家伙捡开，擦干净了桌子，大家好说话。”张老应了一声，便一件件的搬出门去，堆在廊下。安公子此时经了那姑娘地这番琢磨，脸儿也闯老了，胆子也闯大了，也来帮着张老搬运。他一眼看见了那把酒壶，就发起恨来道：“咦，这就是方才那贼秃灌我的那毒药酒！待我来！”说着，提了那把酒壶，站在檐下，向那和尚跟前扔，说：“如今我也回敬你一杯！”姑娘说：“这还要怎么？没来由！”

一时张老擦净了桌子，那姑娘便把张老同公子让在西首春凳，张老婆儿让在东首春凳坐下。他才回头向张金凤道：“妹

子，你方才问我的姓名、家乡、住处，还说怎的就晓得你在这里遭这场大难，前来搭救，不是这话吗？我是个不通世路隐姓埋名的人。况且你我如浮萍暂聚，少一时‘伯劳东去雁西飞’，我这残名贱姓，竟不消提起。至于我的家乡，离此甚远，即便说出个地名儿来，你们也不知道方向儿，也不必讲到。话下要问我的住处，说来却离此不远，也不过在四五十里之外，却是个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儿。”

安公子听了，说：“这等，难道姑娘你在云端里住不曾？”

姑娘答道：“差也不多。”公子说：“那有个在云端里住的理呢？”

那姑娘也不合他分辩，接着又向张金凤道：“妹子，你想我在五十里地的那边，你在五十里地的这边，我就不知道这府、这县、这山、这庙有你这等一个人，怎的知道今年、今月、今日、今时有你遭难的这桩事，会前来搭救呢？”张金凤道：“既这等，姐姐因何到此？”

那姑娘道：“我这个人虽是个多事的人，但事凡那下坡走马、顺风使船，以至买好名儿、戴高帽儿的那些营生，我都不会作。我今日可是为救一个人来了，却不是救你。”说着，把脸一沉，手一指，指着安公子道：“我可是特来救安公子你来了！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

安公子听了，连忙站起来道：“姑娘，人非草木。方才我安驥只为自己没眼力、没见识，误信人言，以致自投罗网，被那和尚绑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时，我的生死关头不过只争一线，若不亏姑娘前来搭救，再有十个安驥，只怕此时也无何有之乡了。此恩终身难报，怎说得个不知？只是我知道姑娘前来救我，却不知姑娘因何前来救我，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赶

到此地来救我？还求你说个明白。再求你留个姓名，待我安骥禀过父母，先给你写个长生禄位牌儿，香花供养。你的救命深恩，再容图报。”

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然，大约你有三条命也没了！你那图报不图报的话，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必问。必要问，我就捏个假名姓告诉你何妨？”那张金凤说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这里也一定要请问姐姐个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报，也得给我们这受恩的留些地步才好。姐姐要不说，妹妹只得又跪下了。”

那姑娘连忙一把拉住，说：“快休这样。我纵然不说姓名，自然也得说明来历，不然叫你们大家看着我这个样儿，还是《平妖传》的胡永儿？还是《锁云囊》的梅花娘？还真个的照方才那秃孽障说的，我是个‘女筋斗’呢？我的姓名虽然可以不谈，有等知道我的、认识我的，都称我作‘十三妹’。你们大家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大家听了，都称了声“十三妹姑娘”。这个地方儿要让安公子积伶了。他听了这话，想了一想道：“姑娘，你这称呼，是九十的‘十’字，还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这随你，算那个字都使得。”

只见他不容再问，便长吁了口气，眼圈儿一红，说道：“你们要知我的来历，我也是个好人家的儿女，我父亲也作过朝庭的二品大员。”张金凤听了，忙站起来福了一福，道：“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才多多得罪！”那姑娘笑道：“你这话更可不必。你我不幸托生个女孩儿，不能在世界上轰轰烈烈作番事业，也得有个人味儿。有个人味儿，就是乞婆丐妇，也是天人；没些人味儿，让他紫诰金闺，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样，‘大姐’又怎样？还说句笑话儿：你也见过一

个千金小姐合强盗撒对儿的么？”那张老道：“甚么话！那说书说古的，菩萨降妖捉怪的多着呢！”

安公子接着问道：“姑娘既是位大家闺秀，怎生来得到此？”十三妹道：“你听我说。我父亲曾任副将，只因遇着了个对头，——这对头是个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一个大脚色，正是我父亲的上司。”说到这里咽住，把脸一红，又说道：“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寻个缝子，参了一本，将我父亲革职拿问，下在监里。父亲一气身亡。那时要仗我这把刀、这张弹弓子，不是取不了那贼子的首级，要不了那贼子的性命。但是使不得。甚么原故呢？一则，他是朝廷重臣，国家正在用他建功立业的时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坏国家的大事；二则，我父亲的冤枉，我的本领，阖省官员皆知，设若我作出件事来，簇簇新的冤冤相报，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纵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亲九泉之下被一个不美之名，我断不肯；三则，我上有老母，下无弟兄。父亲既死，就仗我一人奉养老母，万一机事不密，我有个短长，母亲无人养赡，因此上忍了这口恶气。又恐那贼子还放我孀母孤女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丫鬟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模样，扶柩还乡。我自己却奉了母亲，避到此地五十里地开外的一个地方，投奔一家英雄。这家英雄现年八十余岁，真算得个不读诗书的圣贤，不怕势利的豪杰！不想到了那里，正遇着他遭了桩不得意事情，几乎把前半世的英名搨尽。是我拔刀相助，不但保全了他的英名，还给他挣过一口大气来。他便情愿破业倾家，要把我母女请到他家奉养。只是我这人与世人性情不同，恰恰的是曹操一个反面。曹操曾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我却是只愿天下人受我的好处，

不愿我受天下人的好处。当下只收了他一匹驴儿，此外不曾受他一丝一粒，只叫他在这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给我结了几间茅屋，我同老母居住。又承他的推情，那里村中众人的仗义，每日倒有三五个村庄妇女轮流服侍，老人家颇不寂寞。我才得腾出这条身子来，弄几文钱，供给老母的衣食。只是我一个女孩儿家，除了针黹女工，那是我生财之道？说来不怕你大家笑话，我活了十九岁，不知横针竖线，你就叫我钉个钮襻子，我不知从那头儿钉起。我只得靠着这把刀，这张弹弓，寻趁些没主儿的银钱用度。”

那安公子听到这里，问道：“姑娘，世间那有个没主儿的银钱？”姑娘道：“你是个纨绔膏粱，这也无怪你不知。听我告诉你：即如你这囊中的银钱。是自己折变了产业，去救你的令尊，交国家的官项，这便是‘有主儿的钱’。再如那清官能吏，勤俭自奉，剩些廉俸；那买卖经商，辛苦贩运，剩些资财；那庄农人家，耕种刨锄，剩些衣食，也叫作‘有主儿的钱’。此外，有等贪官污吏，不顾官声，不惜民命，腰缠一满，十万八万的饱载而归；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赚朝廷的，他便赚主人的，及至主人一败，他就远走高飞，卷囊而去；还有等刁民恶棍，结交官府，盘剥乡愚，仗着银钱，霸道横行，无恶不作，这等钱都叫作‘没主儿钱’。凡是这等，我都要用他几文，不但不领他的情，还不愁他不双手奉送。这句话要说白了，就叫作‘女强盗’了。”公子说：“姑娘言重。据这等听起来，虽那昆仑、古押衙、公孙大娘、线娘等辈，皆不足道也！‘强盗’云乎哉！‘强盗’云乎哉！”姑娘忙拦他道：“算了，够酸的了！”

那张金凤接着问道：“我看姐姐这等细条条的个身子，这等娇娜娜的个模样儿，况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怎生有这般的

本领？倒要请教。”那姑娘道：“这也有个原故。我家原是历代书香，我自幼也曾读书识字。自从我祖父手里就了武职，便讲究些兵法阵图，练习各般武备，因此我父亲得了家学真传。那时我在旁见了这些东西，便无般的不爱。我父亲膝下无儿，就把我当个男孩儿教养。见我性情合这事相近，闲来也指点我些刀法枪法，久之，就渐渐晓得了些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种兵书，才知不但技艺可以练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练得到。若论十八般兵器，我都算拿得起。只这刀法、枪法、弹弓、袖箭、拳脚，却是老人家口传心授。又得那位老英雄赠我的这头驴儿。这驴儿日行五百里，但遇着歹人，或者异怪物事，他便咆哮不止，真真是个神物。因此任我所为，就把个红粉的家风，作成个绿林的变相。这便是我的来历。我可不是上山学艺，跟着黎山老母学来的。”张金凤也嫣然一笑。

张老夫妻在旁听了，只是点头咂嘴。安公子说道：“方才我看那些和尚都来得不弱，那个陀头尤其凶横异常，怎的姑娘你轻描淡写的就断送了他？今听如此说来，原来家学渊源，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了！”

十三妹道：“你先慢讲这些闲话。如今我的话是说完了，要请教你了。你我在悦来店怎的个遇见，怎的个情由，他三位无从晓得，也与他三位无干，此时不必饶舌。只是我临别的时节那等的嘱咐你，千万等我回来见面再走，你到底不候着我回店，索性等不到明日，仓猝而行，这怎么讲？这也罢了，只是你又怎的会走到这庙里来？倒要请教。”

安公子听了这话，惭愧满面，说道：“姑娘，你问到这里，我安驥诚惶诚恐，愧悔无地！如今真人面前讲不得假话，我在店里听了姑娘你那番话，始终半信半疑。原想等请了褚一官来，

见了他再作道理。不想那请褚一官的骡夫还不曾回来，那店主人便来说了许多的混帐话，我益发怕将起来。正说着，两个骡夫回来，又备说那褚一官不能前来，请我今晚就在他家去住的话。那骡夫、店家又两下里一齐在旁撺掇，是我一时慌乱，就匆匆而走。不想将上那座高岭，又出桩岔事，连那不通人性的哑吧畜生也欺负起人来，忽然的一惊，就跑到此地。要不亏两个骡夫沿途保护，他还不知跑到那里才止。偏偏的又投了这凶僧的一座恶庙，正所谓‘飞蛾投火，自取焚身’。姑娘，我死不足惜，只是我读书一场，不得报父母的大恩，倒误了父母的大事，已经十死莫赎了！如今幸而不死，又把姑娘你一片侠肠埋没得暧昧不明，我安龙媒真真的愧悔无地！”

十三妹道：“你也晓得后悔？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你不但未曾认清我这番好意，你连那骡子的好意都辜负了。听我告诉你，你方才口口声声骂的那个欺负你的畜生，正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那两个骡夫，倒是你的勾魂使者！”安公子听了，吃惊道：“姑娘，你此话怎讲？”那张老夫妻二人合张金凤听了这话，更摸不着头脑。只听姑娘望着大家说道：“今日这场是非，也叫作‘合当有事’。我今日因母亲的薪水不继，偶然出来走走。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遇见两个人在那里说话。我骑着驴儿从旁经过，只听得一个道：‘咱们有本事硬把他被套里的那二三千银子搬运过来，还不领他的情呢！’我听了这话，一想，这岂不是一桩现成的事？与其等他搬运，我何不搬运来用用？因把牲口一带，绕到山后，要听听这桩事的方向来历。”安公子便问道：“究竟是两个甚么人呢？”十三妹笑道：“好叫你得知，就是你感激不尽的那两个骡夫。”说着，便把他怎的抱怨，怎的商量，怎的说不到二十八棵红柳

树送信，回来怎的赚安公子出店上路，怎的到黑风岗要把他推落山涧，拐了银子逃走的话，说了一遍。又把自己如何借搬弄那块石头搭话才得说明，临别又如何谆谆的嘱咐安公子不可轻易动身，他到底怀疑不信，以致遭此大难，向张金凤并张老夫妻诉了一番。

张金凤这才得明白这姑娘的始末根由。就连安公子也是此时才如梦方醒，只听他说道：“姑娘，我安龙媒枉读诗书，在你覆载包罗之下，全然不解。如今看了你这番雄心侠气，竟激动我的性儿了！我竟要借你这把钢刀一用？”说着，伸手就拿那刀。十三妹一把按住，问道：“你这又作甚么？这个东西可不是顽儿的，一个不留神，把手指头拉个挺大的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你嬷嬷爹又没在跟前，谁给你吹呀？”只见他满脸通红，说道：“这也顾不及许多了，姑娘，你务必借我一用！”十三妹说：“你要作甚么罢？”安公子道：“我要寻着那两个骡夫，把这大胆的狗男女碎尸万段，消我胸中之恨！”

十三妹道：“这桩事不劳费心，方才那位大师傅不曾取你的心肝的时候，二师傅已就把他两个的心肝取了去了。你若不信，给你件凭据看看。”说着，向怀里掏出那封信来，递给公子。

安公子一看，果然是交骡夫送去的那封信，连说道：“有天理呀，有天理！”十三妹说：“少爷，你别恼我了，我还有许多话要讲呢！”安公子这才归坐。只见那十三妹指着地向张老夫妻并张金凤道：“你们三位可别打量这位安公子合我是亲是故，我合他也是水米无交，今日才见。然则一个萍水相逢的人，我因何替他出这样的死力呢？我本来的意思，原是得了那骡夫口里一个信息，要擎这注现成银子。及至访着安公子，

见他那番光景，知他是个正人。问起情由，又知他是个孝子。我心里先暗暗的钦敬，便不肯动手。后来听到他令尊的那番委屈，又与我父亲所遭的冤枉大略相同。因此，我从那任侠尚义之中，又动了个同病相怜之意，便想救他这场大难。”

说着，回头又向安公子道：“俗语说的：‘救火须救灭，救人须救彻。’我明明听得那骡夫说不肯给你送这封信去请褚一官；况且那褚一官我也略晓得些消息，便去请他，他三五天里也来不了；到了他的娘子，你就等到一百年，也未必来的了。就让你在悦来店呆等，不致遭骡夫的毒手，你又怎生的到得淮安？所以我才出去走那一荡，要把事情替你布置的周全停妥，好叫你上路趲程，早早的图一个父子团圆，人财无恙。不想我把事情弄妥了，赶回店来，你倒躲了我。问问店家，他合我言语支离，推说不知去向；及至问到他无话可支了，他才说是两个骡夫请你到褚家住歇去了。我一听，这事不好了！他两个既不曾到褚家去，褚家这话从何而来？可不是他赚你上黑风岗去是那里去？这岂不是我不曾提你出火坑来，反沉你到海底去了么？我十三妹这场孽可也造得不浅！我就拨转头来，顺着黑风岗这条路赶了下来。才上得黑风岗的山坡，月光之下，只见一个牲口脖子上拴的铃铛合一个草帽子扔在路旁，我只说这一定是走这路无疑了。不想前行了几步，转寻不出那牲口的脚踪儿来。眼前一片荒草，倒像人迹不到的一般。一直寻到岗子顶上，越不见个影儿。那月色照得如同白昼，我便探身往山涧下一望，也不得些情形，只得顺着牲口的脚踪找了回来，见那牲口脚踪儿踹的散乱，直奔了这庙里来。至于这座庙里和尚的行径，我早已晓得。我一想，这事尤其不妙了。便算你幸而不曾遭那骡夫的暗算，依然脱不了强盗的明劫，还不是一样？我就一口气

赶到庙前，还不曾见个端的，我那个驴儿先不住的打鼻儿，不肯往前走。我看了看庙门，又关得铁桶相似。我便下了牲口，拴在树上，一纵身上了山门，往庙里一望，只见正殿院落漆黑，只有那东西两院看得见灯火。我就蹲身跳将下来。只是我虽会蹲纵，我那驴儿可不会蹲纵。我便悄悄的开了左边角门，把牲口拉进来。见那东配殿里堆着些粮食，就先把牲口寄顿在那屋里。然后出来，纵上房去。”

且住！列公，听说书的打个岔。你听这姑娘的话，就怪不得他方才把庙里走了个遍，就是不曾到东配殿了。原来他进庙来就偷偷儿的进去寄顿了一回驴儿了，你我不知。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再讲那十三妹说道：“及至我上了房，隐在山脊后一看，正见那凶僧手执尖刀合公子你说那段话。彼时我要跳下去，诚恐一个措手不及，那和尚先下手，伤了你的性命。因此暗中连放了两个弹子，结果了两个僧人。至于后来的那般秃厮，都是经公子你眼见的。我原无心要他的性命，怎奈他一个个自来送死，也是他们恶贯满盈，莫如叫他早把这口气还了太空，早变个披毛戴角的畜生，倒也是法门的方便。再说，假如那时要留他一个，你未必不再受累，又费一番唇舌精神。所以才斩草除根，不曾留得一个。安公子，如今你大约该信得及我不是为打算你这几两银子而来了罢？”

说到这里，回头又向着张金凤叫了声：“妹子，你听我这话，可是我特来救安公子，不是特来救你的不是？”张金凤道：“话虽如此说，要不是姐姐到此，那个救我一家性命？这就不消再讲了。”

此时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语，问得闭口无言，只有垂泪。半晌，叹了一口气道：“姑娘，我安龙媒真是百口无词，只是

姑娘你也有些儿欠通之处。”十三妹听了，说道：“怎么，说了半天，我倒有了不是了呢？你到说说，我倒听听。”

安公子说：“姑娘，你若在店里就把那骡夫要谋我资财害我性命的话，直捷了当的告诉我，岂不省了你一番大事？”十三妹听了这话，倒不禁笑起来，说：“这话我一点儿不欠通，到底是你作梦呢！假如你是个老练深沉有胆有识的人，我说了这话，你自然就用些机关，如此防范。你只看我那等的剖白嘱咐，你还自寻苦恼，弄到这步田地；那时再告诉你这话，不知又该吓成怎的个模样，甚而至于益发疑我，倒误把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当作好人，合他诉起衷肠来，可不更误了大事了么？”安公子听了，连连拍腿点头，说：“不错的！不错的！姑娘，你如今就说我酸也罢，俗也罢，我安龙媒对了你这样的天人，只有五体投地了！”

说着，又拜了下去。那十三妹把身子闪在一旁，也不来拉，也不还拜，只说了一句：“这倒不敢当此大礼。”

张老也连忙站起来道：“我小老儿倒有一句拙笨话：也不用讲这个那个，只我们两家六条性命，都是姑娘你救的。安公子他为官作宦，怎么样也报了恩了；只是我们两口是一对老朽无用的乡老儿，女儿又是女孩儿家，你这样大恩，今生今世怎生答报的了！”那老婆儿也在一旁说：“噯！真话的！”

十三妹把手一摆，说：“老人家，快休如此说。要说你两家性命不是我十三妹救的，这话也是欺人。只是我方才说过的，安公子还得感激那头骡子，我这妹妹还得感激那个没脸的女人。这话怎么讲呢？要不亏那个骡子忽然一跑，安公子早已上了山岗，被那骡夫推落山涧，我便来救，也是迟了；我这妹子要不亏那没脸的女人从中多事，早已遭那凶僧作践，我便来救，

也是晚了。难道这果真是一个两条腿的畜生、一个四条腿的畜生作得来的不成？这是个天！难道谁又看见天那里怎的个支使，谁又听见天怎的个吩咐的不成？这便是你二人一个孝心一个节烈所感，天才牵引了我来，正不是一桩偶然的事。如今安公子的性命保住了，资财保住了，他的二位老人家可保无事了；我这妹子的性命保住了，身子保住了，你二位老人家可保无事了。我虽然句句的露尾藏头，被你二人层层寻根觅究，话也大概说明白了。‘千里搭长棚，没个不散的筵席’，你我‘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恕我失陪。”说着，掖上那把刀，迈步出门，往外就走。

这正是：镜中花影波中月，假假真真辨不清。

要知那十三妹忙碌碌的又向那里去，下回书交代。

（第八回完）

第九回

怜同病解囊赠黄金 识良缘横刀联嘉耦

这回书紧接上回，讲得是十三妹向安公子、张金凤并张老夫妻把已往的原由来历交代明白，迈步出门，朝外就走。安公子一见慌了，只慌得手足无措。却不好上前相拦。张老夫妻二人更是没了主意，也只说得个“姑娘不要忙”。只有张金凤乖觉，他见十三妹才把话说完，掖上那把雁翎宝刀，头也不回，抬身就走，他便连忙抢了两步，抢到十三妹面前，回身迎头一跪，双手抱住十三妹两腿，说：“姐姐那里去？你此时是去不得的了噯！”

安公子同张老夫妻见了，便也一同上前围着不放。十三妹道：“这又奇了，你们的事是拨弄清楚了，我的话也交代明白了，你们如何还不放我去？”张金凤道：“我是断断不放姐姐去的！”十三妹道：“既如此，你且起来。”张金凤双关紧抱，把脸靠住了那姑娘的腿，赖住不动，说：“要姐姐说了不去，我才起来。”十三妹用手把他扶起，说：“你且起来，我才说去不去的话。”说着，扶起张金凤，大家重复归坐。

只见十三妹笑向大家，指着张老夫妻道：“他二位老人家罢了，你们两个枉有这等个聪明样子，怎么也恁般呆气！你们道我真个要去么？你看，这等的深更半夜，古庙荒山，虽说救

了你两家性命，这个所在被我闹得血溅长空，尸横遍地，请问，就这样撂下走了，叫你们两家四个无依无靠的人怎么处？就便你们等到天亮，各自逃生，大路上也难免有人盘问。这岂不是没救成你们倒害了你们了么？就算我是个冒失鬼，闹了个烟雾尘天，一概不管，甩手走了，你们想想，难道炕上那个黄布包袱我就这等含含糊糊的丢下不成？就算我也丢下不要了，你们只看墙上挂的我这张弹弓——我这张弹弓是铜胎铁背、镏银研金、打一百二十步开外、不同寻常兵器，从我祖父手里流传到今，算个传家至宝；我从十二岁用起，至今不曾离手，难道我也肯丢下他不成？”

张金凤道：“既如此，姐姐为何忽然说要去呢？”十三妹道：“一则，看看你二人的心思；二则，试试你二人的胆量；三则，我们今日这桩公案，情节过繁，话白过多，万一日后有人编起书来，这回书找不着个结扣，回头儿太长。因此我方才说完了话，便站起来要走，作个收场，好让那作书的借此歇歇笔墨，说书的借此润润喉咙。你们听听，有理无理？”

十三妹说明这段话，不但当时在场的大家听了，把心放下，就连现在听书的也都说“有理”。

却说安公子经了这一番喧闹，又听了这半日长谈，早把那黄布包袱忘在九霄云外。如今因十三妹提到，他才想起，连忙爬到炕上，双手抱起来，送到十三妹跟前，放在桌儿上，说：“姑娘，这是你交给我看守着的那个包袱。我听你说的要紧，方才闹得那等乱哄哄的，我只怕有些失闪，如今幸而无事，原包交还。姑娘，请收明了。”姑娘道：“借重费神，只是我不领情。这东西与我无干，却是你的。”安公子诧异道：“‘这分明是姑娘你方才交给我的，怎生说是我的东西起来？’”

十三妹道：“你听我说。方才在店里的时候，你不说你令尊太爷的官项须得五千余金才能无事么？如今你囊中止得二千数百两，才有一半，听起来，老人家又是位一尘不染、两袖皆空的。世情如纸，只有锦上添花，谁肯雪中送炭？那一半又向那里弄去？万一一时不得措手，后任催得紧，上司逼得严，依然不得了事。那时岂不连你这一半的万苦千辛也前功尽弃？所以今日晌午我在悦来店出去走那一荡，就是为此。我从店中别后，便忙忙的先到家中，把今晚不得早回的原由禀过母亲，一面换了行装，就到二十八棵红柳树找着我提的那位老英雄，要暂借他三千金，了你这桩大事。若论这位英雄的家当，慢说三千金，就是三万金，他一时也还拿得出来；若论他同我的气义，莫讲三万金，便是三十万金，他也甘心情愿，我也用得他的。所以他听见我说个‘借’字，就立刻照数的盘出来，问我送到那里，我说：‘不必遣人运送，给我捆载停妥，就捎在我驴儿上带去罢。’倒亏他的老成见识，说道：‘这三千金通共也不过二百来斤，怕不带去了！但是东西狼狽，路上走着也未免触眼。’因问我：‘是本地用、远路用？如本地用，有现成的县城里字号票子；远路用，有现成的黄金，带着岂不简便些？’我听他说得有理，就用了他二百两足色黄金，大约也够三千银光景了。”说着，解开那包袱，又把两封纸包拆开，只见包着二百两同泰号朱印上色叶金。

安公子还不曾答话，那张老看了，说：“这样值钱的东西，二百二百的帮人，真少见！又想的这样周到！姑娘，你不要真是个菩萨转世罢？”张老婆儿一旁看了，也不住的点头咂嘴，说道：“只听说金子是件宝贝，镀个冠簪儿啊、丁香儿啊，还得好些钱呢，敢是真有这么大包的。你看看，黄澄澄的，怪

爱人儿。阿弥陀佛！”那张金凤虽是个乡村女子，却天生得不落小家气象，且此时一心只有个十三妹姐姐，余事都不在心上，不过远远的看了一眼，暗暗的敬服十三妹，略无多言。

只有安公子承这位十三妹姑娘保了资财，救了性命，安了父母，已是喜出望外。如今又见他这番深心厚意，宛转成全，又是欢忻，又是感激。想起自己一时的不达时务，还把他当作个歹人看待，又加上了一层懊悔，一层羞愧。只管满脸是笑，不觉得那两行眼泪就如涌泉一般，流得满面啼痕。只听他抽抽噎噎的向那姑娘道：“姑娘，我安骥真无话可说了。自古道‘大恩不谢’。此时我倒不能说那些客套虚文，只是我安骥有数的七尺之躯，你叫我今世如何答报！”说着便呜呜的哭将起来。张老夫妻看了，也不住的在一旁擦眼抹泪，连张金凤也不觉滴下泪来。

十三妹道：“大家不必如此。公子，你也且住悲痛，不须介意。要知天下的资财原是天下公共的，不过有这口气在，替天地流通这桩东西。说这是你的，那是我的，到头来究竟谁是谁的？只求个现在取之有名，用之得当就是了。用得当，万金也不算虚花；用得不当，一文也叫作枉费。即如这三千金，成全了你一片孝心，老人家半世清名，这就不叫作虚花枉费。不但授者心安，受者心安，连那银子都算不枉生在天地间了。何况这几两银子，我原说一月必还，又不是白用他的。这一月之内，自有那‘没主儿的钱’送上门来，替你还他，连我也不过作个知情底保的中人。这手来，那手去，你又何必这等较量锱铢？”安公子听了，只得领受，收好不提。

再讲那十三妹这番解囊赠金，又了却一桩心事，便要商议打发他两家男女上路的话。只是看看这四个人之中，一个是瘦

怯怯的书生，一个是娇滴滴的女子，那张老夫妻虽然年纪大些，又是一对乡愚，经了这番大难，一个个吓得神魂不定，坐立不安，这上路的事情，一时从何商起？想了一想，便对大家说道：“如今诸事已妥，就该计议到你们的上路了。但是要计议大事，先得定了心神，才得周到细密。如今我要不先把你们的心安了，神定了，就说万言也是无益。大约此时你们心里第一件，怕这一院子死和尚；第二件，怕有外人来闯破这场人命官司，性命干连；第三件，惹了这场大祸便走了，日后破案，也难免罢误。我告诉你们：这三桩事都不要紧。人生在世，不过仗着天地的一口气，及至死了，是个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超出轮回，这口气便去成神；是个平人，这口气再入轮回，便去作鬼；到了这班混帐和尚，人死灯灭，就想作个鬼也不能。这是第一桩不必怕。再讲到这个地方，我方才表过的，前是高山，后是旷野，远无村，近无邻，这样深更半夜，绝没人来；就便这和和尚再有些伙党找了来，仗我这口刀，多了不能，有个三五百人儿还搪住了。这是第二桩不必怕。至于虑到日后的罢误官司，我若见不透日后的怎样收场，也不肯作眼前的这番事业。这是第三桩不必怕。这话不是空谈得的，少一时自然要还你们一个凭据。可不知你们四位信得及信不及？”

张老听了，先说道：“姑娘的话也有个不信的？可是说的咧！不过怕来个人儿闯见，闹饥荒。鬼可怕他作啥呀？我们作庄稼的，到了青苗在地的時候，那一夜不到地里守庄稼去，谁见有个鬼耶？”安公子接着说道：“是啊！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引而伸者为神，返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已。怕他则甚！怕他则甚！只是姑娘到底怎样打发我们上路？”十三

妹也没工夫合他掉那酸文，说道：“你且不要忙。如今你们为难的事是都结了，我此刻却有件为难的事要求你诸位。”

话未说完，安公子先跳起来，道：“姑娘，你有甚么为难的事，只管说！慢讲‘上山捉虎，下海擒龙’，就便‘赴汤蹈火，碎骨粉身’，我安龙媒此时都敢替你去作！”那十三妹把眼皮儿挑了一挑，说道：“如此，好极了，你就先把这一院子死和尚给我背开他。”安公子听了，皱着眉，裂着嘴，摇着头道：“这桩事却难。”十三妹道：“既这样，可许甚么关儿呢！”

因回头向张老夫妻道：“这事得求你二位老人家。”张老道：“这背死尸小老儿却也来不得的呢。”姑娘笑道：“岂有此理，难道咱们还管给他打扫地面么！”那老婆儿问道：“倒底作啥耶？”姑娘道：“我从晌午起，闹到这时候儿了，这如今便再有这等的五六十里地，我还赶得来，就再有那等的三二十和尚，我也送的了，但是我从吃早饭后到此时，水米没沾唇，我可饿不起了。想来你们四位也未必不饿。”那老婆儿道：“哎，这大半日，谁见个黄汤辣水来咧！就是这早晚那去买个馍馍饼子去呢？”姑娘道：“不用买，我方才到厨房里，见那里煮的现成的肉，现成的饭，想来是那班和尚的夜消儿，咱们何不替他吃了，也算一场功德。”张老夫妻听了道：“这敢是好。”

说着，趁着月色，老两口连忙到厨房里去整顿。

到了厨房，见那灯也待暗了，火也待乏了，便去剔亮了灯，通开了火。果见那连二灶上靠着一个钻子，里头煮着一蹄肘子，又是两只肥鸡。大沙锅里的饭因坐在膛罐口上，还是热腾腾的，笼屉里又盖着一屉馒头。那案子上调和作料，一应俱全。二人正在那里打点，只见安公子也跑来帮着抓挠。张老儿道：“公

子，你不能，小心看烫了手！你去等着吃去罢。”

安公子看了看，却也没处下手，只得走开。才回到正房，十三妹便问道：“你又作甚么来了？”安公子道：“那里用不着我。”

十三妹道：“你看人家，那样大年纪都在那里张罗，你难道连剥个蒜也不会么？”安公子道：“剥蒜我会。”说着，忙忙又跑了去，不提。

却说那十三妹见他三人都往厨房去了，便拉了张金凤的手来到西间南炕坐下，这才慢慢的问他几岁上留的头，几岁上裹的脚，学过活计不成，有了婆家没有。问了半天，怎奈那十三妹只管一长一短的问，那张金凤只有口里勉强支应的分儿，却紧皱双眉，一句话也说不出。十三妹心中纳闷，说：“妹子，你如今祸退身安，正该欢喜，怎么倒发起怔来了？”这句话一问，那张金凤越发脸上青黄不定，索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起来。把个十三妹急得，拉着他问道：“你不是吓着了？气着了？心里不舒服呀？”张金凤只是摇头。

十三妹纳了半天的闷儿，忽然明白了，说：“我的姑奶奶！你不是要撒尿哇？”张金凤听了这句，才说道：“可不是！只是此刻怎得那里有个净桶才好？”十三妹说道：“这么大人了，要撒尿倒底说呀，怎么憋着不言语呢！还这么凿四方眼儿，一定要使个净桶。请问一个和尚庙，可那里给你找马子去？快跟了我来罢！”说着，搀着张姑娘到东里间，替他四处一找，一时也找不出个撒尿的家伙来。一眼看见那和尚的洗脸盆在盆架儿上放着，里头还有半盆洗脸水，十三妹姑娘连忙拿到房门口儿，泼在当院子里，进来便把那洗脸盆放在靠床沿跟前，催着他小解。张金凤见了，这才忙忙的袖手进去解下裙子，退

了中衣，用外面长衣盖严，然后蹲下去鸦雀无声的小解。一时完事，因向十三妹道：“姐姐不方便方便么？”十三妹道：“真个的，我也撒一泡不咱。”因低头看了一眼，见那脸盆里张姑娘的一泡尿不差甚么就装满了。他便伸手端起来，也泼在院子里，重新拿进房来小解。这位姑娘的小解法就与那金凤姑娘大不相同了，浑身上下本就只一件短袄，一条裤子，莫说裙子，连件长衣也不曾穿着。只见双手拉下中衣，还不曾蹲好，就哗啦啦锵唧唧的撒将起来。张金凤从旁看着，心里暗暗的说道：“看他俏生生的这两条腿儿，雪白粉嫩，同我一般，怎么会有这样的武艺、这样的气力？真也令人纳罕！”

说话间，十三妹站起整理中衣，张金凤便要去倒那盆子。十三妹道：“那还倒他作甚么呀？给他放在盆架儿上罢。”

且住！说书的，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气不过的侠女，你为何这等唐突他起来？列公，非唐突也。一则，是这位姑娘生性豪爽，一片天真，从不会学那小家女子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二则，两个女孩儿在一处，本没有甚么避讳；三则，姑娘的这泡尿大约也是憋急了，这叫作“凤火事儿，斯文不来”。

闲话休提。且说那张金凤整好衣裙，仍同十三妹回到西间坐下，此时气儿也缓过来了，脸儿也有红似白的了。两个人才掩上房门，一问一答的谈起心来。谈到婆家那里，张姑娘又低了头，含羞不语。十三妹道：“这男婚女嫁是人生大礼，世上这些女孩儿可臊的是甚么，我本就不懂！好妹妹，我是个急性子人，你有话爽爽快快的说，不许恼我。”张金凤只得红着脸说了一句：“还没有呢。”十三妹道：“我问你一句话，可不怕你思量。我听见说，你们居乡的人儿都是从小儿就说婆婆家，还有十一二岁就给人家童养去的，怎么妹妹的大事还没定呢？”

张金凤道：“这也有个缘故。只因我爹妈膝下无儿，想要招赘；又因我叔叔临危再三嘱咐说：‘一定要拣一个读书种子。’因此还不曾定。”

十三妹道：“喂哟！这乡村地方儿，可那里去找个真读书种子呢？就有，也不过是个平等乡愚，如何消受得妹子你起？”

说着，低头想了一想，又道：“妹子，既如此，姐姐给你做个媒，提一门亲，如何？”

张金凤听了，低下头去，又不言语。

十三妹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儿说：“不许害羞，说话。”张金凤悄声道：“姐姐，你叫我怎样个说法？此时爹妈是甚么样的心绪？妹子是甚么样的时运？况这途路之中那里还提得到此？”十三妹道：“你这话，我听出来了，想是不知我说的是个甚么人家儿，甚么人物儿。我索性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要给你提的，就是你方才见的这个安公子。你瞧瞧，门户儿、模样儿、人品儿、心地儿，大约也还配得上妹妹你罢？”

这张金凤再也想不到十三妹提的就是眼前这个人，霎时间羞得他面起红云，眉含春色，要住不好，要躲不好，只得扭过头去。怎当得十三妹定要问他个牙白口清，急得无法，说道：“姐姐，这事要爹妈作主，怎生的只管问起妹子来？”十三妹道：“自然要他二位老人家作主，何消说得，只是我先要问你个愿意不愿意？”那张金凤此时被十三妹磨的，也不知嘴里是酸是甜，心里是悲是喜，只觉得胸口里像小鹿儿一般突突的乱跳，紧咬着牙，始终一声儿不言语。倒把个十三妹恼的没法儿了。因说道：“我看这句话大约是问不出你来了。你瞧，我也认得几个字儿。”说着，走到堂屋里，把那桌子上茶壶里的茶倒了半碗过来，蘸着那茶在炕桌上写了两行字。张金凤偷眼一

看，只见写的一行是“愿意”两个字，一行是“不愿意”三个字。只听十三妹笑道：“妹妹，来罢！你要愿意，就把那‘不愿意’三个字抹了去，留‘愿意’两个字；你要不愿意，就把那‘愿意’两个字抹了去，留‘不愿意’三个字。这没甚么为难的了罢？”说着，便去拉张金凤的手。

那张姑娘那里肯伸手去抹那字？只是怎禁得十三妹的劲大，被拉不过，只得随手一阵乱抹，不想可巧恰恰的把个‘不’字抹了去。十三妹嘻嘻的笑道：“哦！单把个‘不’字儿抹去了，这的是‘愿意’、‘愿意’，是不是？果然如此，好极了。这件事交给姐姐，保管你称心如意！”这张金凤姑娘被十三妹缠磨了半日，脸上虽然十分的下不来，心上却是二十分的过不去。只在这“过不去”的上头，不免又生出一段疑惑来。

你道这是甚么缘故？这张金凤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心里想着：“要论安公子的才貌品学，自然不必讲是个上等人物了。尤其难得的是眼见他的相貌，耳听他的言谈——见他相貌端庄，就可知他的性情；听他言谈儒雅，就可知他的学问，更与那传说风闻的不同。然虽知此，一个人既作了个女孩儿，这条身子比精金美玉还尊贵，纵然遇见潘安、子建一流人物，也只好‘发乎情，止乎礼’。但是‘止乎礼’是人人有法儿的，要说不准他‘发乎情’虽圣贤仙佛，也没法儿。所苦的是这“情”字儿，虽到海枯石烂，也只好搁在心里，断断说不出口来。便是女孩儿家不识羞说出口来，这事也不是求得人的，也不是旁人包办得来的。不想今日无端的萍水相逢，碰见了这个十三妹，第一件，先从泥里救了我的性命，第二件，便从意外算到我的终身。这等才貌双全的一个安公子，他还恐怕我有个不愿意，要问我个牙白口清，还不许不说，这个人心地的厚，肠子

的热，也算到了头儿了。只是他也是个女孩儿，俗语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说照安公子这等的人物他还看不入眼，这眼界也就太高了，不是情理；若说他既看得入眼，这心就同枯木死灰，丝毫不动，这心地也就太冷了，更不是情理；若说一样的动心，把这等终身要紧的大事、百年难遇的良缘，倒扔开自己，双手送给我这样一个初次见面旁不相干的张金凤，尤其不是情理。这段缘故，叫人实在不能不疑。莫非他心里有这段姻缘，自己不好开口，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说定了我的事，然后好借重我爹妈给他作个月下老人，联成一床三好，也定不得。若果如此，我不但不好辜负他这番美意，更得体贴他这片苦心，才报的过他来。只是我怎么个问法儿呢？”

这张姑娘只管如此心问口、口问心的一番盘算，脸上那种为难的样子，比方才憋着那泡尿还露着为难。忍不住，赶着十三妹叫了一声：“姐姐！”说道：“姐姐，妹子虽则念了几年书，也知道了古往今来的几个人物，几桩公案，只是有一个典故心里始终不得明白，要请教姐姐。”十三妹早听出他话里有话，笑问道：“你且说来我听。”张金凤道：“记得那《大乘经》上讲的，我佛未成佛以前，在深山参修正果，见那虎饿了，便割下自己的肉来喂虎；见那鹰饥了，便剖出自己的肠子来喂鹰。果然如此，那我佛的慈悲，真算得爱及飞禽走兽了；只是他自己不顾他自己的皮肉肝肠，这是个甚么意思？”

列公，这句话要问一个村姑蠢妇，那自然就一世也莫想明白了。这十三妹本是个玲珑剔透的人，他那聪明正合张金凤针锋相对。听了这话，冷笑了一声，接着叹了一口气，说：“妹子，你可记得《汉书》有两句话道的最好，道是：‘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你我虽是倾盖之交，你也算得我一个知己

了。但是作姐姐的心事更自不同，只可为自己道，难为知者言。总而言之一句话：慢说跟前这样的美满良缘，大约这人世上的‘姻缘’二字，今生于我无分！”张金凤听了这段话，更加狐疑，还要往下问，只听安公子在院子里说道：“嘎，嘎，好烫！快开门！”说着，只见他捧着一盘子热腾腾的馒头，推门放在桌子上。他姐妹两个就连忙把话掩住不提。

紧接着张老夫妻把煮的肘子、肥鸡，连饭锅、小菜、酱油、蒜片、饭碗、匙箸，分作两三荡都搬运了来，分作两桌。

安公子同张老在堂屋地桌上，张金凤母女同十三妹在西间炕桌上。张老又把菜刀、案板也拿来，把那肘子切作两盘分开。

十三妹道：“那两只鸡不用切了，咱们撕了吃罢。”安公子听见，就要下手去撕。十三妹想起他那两只手是方才拧尿裤裆的，连忙拦他道：“你那两只手算了罢！”安公子听了，说：“等我洗洗去。”说着，跑到东屋里，在那洗脸盆里就洗。十三妹嚷道：“用不着你多事！你不用在那盆里洗手！”安公子说：“不怕，水不凉，这是我才刚擦脸的，还温和呢！”把个张金凤急的又是害羞，又是要笑，只得掉过头去。十三妹转毫不在意，如同没事人一般，只说了句：“你就洗了手，我也不准你动！”

说话间，那张老婆儿已经把两只肥鸡撕作两盘子放好。他老两口儿饿了一天，各各饱餐一顿，张姑娘、安公子也吃了些，只有十三妹姑娘风卷云残吃了七个馒头，还找补了四碗半饭，这才放下筷子道：“得了，我这肚子里是一点儿不为难了。咱们打仗啊？上路啊？商量罢。”张老道：“等我把家伙先拣下去，归着归着。”十三妹道：“还管他归着家伙吗！你老人家倒是沏壶茶来罢。”张老一面去沏茶，安公子帮着张老婆儿忙

着把家伙都撤去，都堆在廊下。一时，茶来了，大家漱口喝茶。张姑娘同母亲这才在窗台儿上各人找着自己的烟荷包、烟袋，吃了一袋烟。大家照旧在堂屋里归坐已毕。

十三妹对众人说道：“饭儿是吃在肚子里了，上路的主意我也有了，就是得先合你两家商量。你两家四位里头，一边是到下路去的，一边是到上路去的，两头儿都得我护送。我纵有天大的本事，我可不会分身法儿。我先护送你们那一头儿好？”安公子道：“姑娘先许的送我，自然是送了我。”十三妹道：“这是你的主意。人家爷儿三个呢，在这庙里饿着，等人命官司？”安公子道：“不然。他有爷儿三个，还怕路上没照应不成？”十三妹道：“梦话！这里弄了这样一个‘大未完’，自然得趁天不亮走，半夜里难免不撞着歹人。即或幸而无事，你瞧，这爷儿三个，老的老，少的少，男的男，女的女，露头露脑，走到大路上，算一群逃难的，还是算一群拍花的呢？遇见个眼明手快作公的，有个不盘问的吗？一盘问，有个不出岔儿的吗？你算是没事了，你也想想，这句话说的出口呀！”说毕，也不合他再谈。回头问着张老夫妻说：“你二位老人家的意思怎么样？”

二人还未及答言，张金凤是个有心事的，他可把正话儿反说着，便对十三妹道：“姐姐原是为救安公子而来，如今自然送佛送到西天。我爷儿三个托安公子的一点福星，蒙姐姐救了性命，已经是万分之幸，不见得此去再有甚么意外的事；即或有事，这也是命中造定，真个的，叫姐姐管我们一辈子不成？”十三妹也不搭言，又回转头来向着安公子道：“你听听人家，这才叫话。你听着脸上也下得来呀？”心里也过的去呀？把个安公子问的诺诺连声，不敢回答。

只见十三妹欠身离坐，向张老夫妻道：“这桩事却得你二位老人家作主。要得安然无事，除非把你两家合成一家，我一个人儿就好照顾了。”张老道：“怎么合成一家呢？”十三妹道：“如今且把上路的话搁起，我的意思，要先给我这妹妹提门亲，给你二位老人家招赘个女婿，可不知你二位愿意不愿意？”张金凤听了，站起来就走。十三妹离坐一把拉住，按在身旁坐下，说：“不许跑。”把个张姑娘羞的无地自容，坐又不是，走又不能，只得听他父亲说道：“姑娘，我一家子的性命都是你给的，你说甚么有个不愿意的！只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那里去说亲去呀？”十三妹道：“远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因指着安公子道：“就是他。你二位相看相看，中意不中意？”张老跳起来道：“姑娘，这是啥话！他是个官宦人家，我是个乡老儿，怎么攀配得起？罪过！罪过！”十三妹道：“这话你们不用管，只说愿意不愿意？”张老听了，瞅着老婆儿，老婆儿瞅着女儿，一时老两口儿大不得主意起来。十三妹道：“不用问你们姑娘，‘在家从父，嫁从夫’，愿意不愿意，由不得他作主。”老婆儿道：“好还怕不好喂！只是俺们拿啥赔送呢？”十三妹道：“这话你们也不必管。就只成不成的一句话，不用犹疑。”张老心里战兢兢了半日，说道：“姑娘，这话这么说罢：我们公母俩是千肯万肯的咧，可是倒蹈门儿的女婿我们才敢应声儿呢。再这话，也得问问安公子。”十三妹道：“这事在我。”因含笑先拍了张金凤一把，说：“姑奶奶，我喝定了你的谢媒茶了！”这才叫了声“安公子”，说道：“你大概没甚么推辞罢？”

谁想安公子起初见这位姑娘且不商量上路，百忙里要给张金凤说亲，已经觉得离奇；及至听见说到自己身上，更加诧异。

心里一想：“这可又是件糟事！我从幼儿的毛病儿，见个生眼儿的娘儿们，就没说话先红脸，再要听见说媳妇儿，那更了不得了。今日同这二位混，混了半夜，好容易脸不红了，这时候忽然又给说起媳妇来！就说媳妇儿也罢，也有这样‘当面鼓，对面锣’的说亲的吗？这位媒人的脾气儿还带着是不容人说话，这可怎么好？我看这事比方才那和尚让酒还累赘！”

这小爷正在那里心里为难，听十三妹如此一问，他赶紧站起，连连的摆手说：“姑娘，这事断断不可！”十三妹道：“哦，不可？想是你嫌我这妹妹丑？”安公子道：“非也。从来‘娶妻娶德，选妾选色’。那战国的齐宣王也曾娶过无盐，蜀汉的诸葛武侯也曾娶过黄承彦之女，都是奇丑无对的。究竟这二位淑女相夫，一个作了英主，一个作了贤相，丑又何妨！况且这张家姑娘是何等的天人相貌，那里还说到得个‘丑’字？不为此！”

十三妹道：“既不为此，想来是你嫌我这妹妹穷？”安公子道：“更非也。自古‘浊富莫如清贫’。我夫子也曾说过：‘富贵贫贱皆须以道得之。’这‘贫富’二字原是市井小人的见识，岂是君子谈得的？穷又何妨！也不为此！”

十三妹道：“也不为此，想来是你嫌我这妹妹家里没根基？”安公子道：“尤其非也。姑娘，你这等一位高明人，难道连那‘瑶草无尘根’的这句话也不晓得？这‘根基’两个字不在门庭家世上讲，要在心地品行上讲的。你只看张家姑娘这等的玉洁冰清，可是没根基的人做得来的？不为此！不为此！”

十三妹道：“你这话我听出来了，一定是你已经定下亲事了！这又何妨？像你这等的世家，三妻四妾的尽有，也没有甚么‘断断不可’的去处呀。”安公子急的摇头道：“不曾，不

曾，我并不曾定下亲事。”十三妹笑道：“既不曾定亲，问着你，你这也‘飞也’，那也‘飞也’，尽着飞来飞去，可把我飞晕了。倒是你自己说说罢！”

安公子才说道：“姑娘，我安骥此番抛弃功名，折变产业，离乡背井，冒雨冲风，为着何来？为的是父亲身在缙继之中。我早到一日，老人家早安一日。不想我在途中忽然的主仆分离，到此地又险些儿性命不保，若不亏姑娘赶来搭救我，虽死也作个不孝之鬼。如今得了残生，又承姑娘的厚赠，恨不得立刻就飞到父亲跟前才好，那里还有闲工夫作这等没要紧的勾当？况且父亲的待我，虽然百般爱惜，教训起来却是十分严厉。今日这桩事若不禀命而行，万一日后父亲有个不然起来，我何以处张金凤姑娘？又何以对姑娘你？姑娘，这事断断不可！”

十三妹听安公子的话，说得有里有面，近情近理，待要驳他，一时却驳不倒。无如此时自己是骑着老虎过海——可真下不来了。只得勉强冷笑一声，说：“我的少爷，你这可是看鼓儿词看邪了。你大概就把这个叫作‘临阵收妻’。你听我告诉你：你要说为老人家的事，如今银子是有了，我既说过保你个人财无恙，骨肉重逢，这话自然要说到那里作到那里。你要说定亲这件事‘没要紧’，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况且俗语说的‘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你要再找我妹妹这么一个人儿，只怕你走遍天下，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你要说虑到老人家日后有个不允，据我听你讲起你家太爷的光景来，一定是一位品学兼优阅历通达的老辈，断不像你这样古执不通。慢说见了妹妹这等德言工貌的全才，就听见我这等的痴傻呆呆的作事，都没有个不允的理，你放心。况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只有成的理，没有破的理。你以为可，也是这样

定了；你以为不可，也是这样定了！你可知些进退？”

张老夫妻一旁看了，自然不好搭话，张金凤更是万分的作难。不想死心眼儿的遇见死心眼儿的了，只见安公子气昂昂的高声说道：“姑娘，不可如此！‘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安骥宁可负了姑娘，作个无义人，绝不敢背了父母，作个不孝子。这事断断不能从命！”

十三妹听了，登时把两道蛾眉一竖，说：“不信你就讲的这等决裂！很好，你既不能从命，我也不敢承情，算我年轻好事，冒失糊涂。我是没得说了，只怕有个主儿，你倒未必合他讲的过去！”安公子道：“凭他甚么主儿，难道还好强人所难不成！便是这等，我也不妨合他去讲。”十三妹听了这话，满脸怒容，更不答话，一伸手，从桌子上绰起那把雁翎宝刀来，在灯前一摆，说：“就是我这把刀！要问问你这事倒底是可哟，是‘不可’？还是‘断断不可’？”说话间，只见他单臂一扬，把刀往上一举，扑了安公子去，对准顶门往下就砍。这正是：

信有云鬓称月老，何妨白刃代红丝？

要知安公子性命如何，下回书交代。

（第九回完）

第十回

玩新词匆忙失宝砚 防暴客谆切付雕弓

上回书讲的是十三妹仗义任侠，救了安龙媒、张金凤并张老夫妻二人。因见张姑娘是个聪明绝顶的佳人，安公子又是个才貌无双的子弟，自己便轻轻的把一个月下老人的沉重耽在身上，要给他二人联成这段良缘。不想合安公子一时话不投机，惹动他一冲的性儿，羞恼成怒，还不曾红丝暗系，先弄得白刃相加。

按这段评话的面子听起来，似乎纯是十三妹一味的少不更事，生做蛮来。却是不然。书里一路表过的，这位十三妹姑娘是天生的一个侠烈机警人，但遇着济困扶危的事，必先通盘打算一个水落石出，才肯下手，与那《西游记》上的罗刹女，《水浒传》里的顾大嫂的作事，却是大不相同。即如这桩事，十三妹原因“侠义”两个字上起见，一心要救安、张两家四口的性命，才杀了僧俗若干人；既杀了若干人，其势必得打发两家赶紧上路逃走，才得远祸。讲到上路，一边是一个瘦弱书生带着黄金锒重，一边是两个乡愚老者伴着红粉娇娃，就免不了路上不撞着歹人，其势必得有人护送。讲到护送，除了自己一身之外，责堪旁贷者再无一人。讲到自己护送，无论家有老母不能分身远离，就便得分身，他两家一南一北，两路分程，不

能兼顾，其势不得不把两家合成一路。

讲到两家合成一路，又是一个孤男，一个幼女，非鸦非凤，不好同行，更兼二人年貌相当，天生就的一双嘉耦，使他当面错过，也是天地间的一桩恨事，莫若借此给他合成这段美满姻缘，不但张金凤此身得所，连他父母也不必再计及到招赘门婿，一同跟了女儿前去，倒可图个半生安饱。

如此一转移间，就打算个护送他们的法儿也还不难，自己也算“救人救彻，救火救灭”，不枉费这番心力。此十三妹所以挺身出来给安龙媒、张金凤二人执柯作伐的一番苦心孤诣也。又因他自己是个女孩儿，看着世间的女孩儿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贵，未免就把世间这些男子贬低了一层。再兼这张金凤的模样、言谈、性情、行径，都与自己相同，更存了个“惺惺惜惺惺”的意见。所以未从作这个媒，心里只有张金凤的愿不愿，张老夫妻的肯不肯，那安公子一边，直不曾着意，料他也断没个不愿不肯的理。谁想安公子虽是个年少后生，却生来的老成端正，一口咬定了几句圣经贤传，断不放松。这其间弄得个作媒的，在那一头儿，把弓儿拉满了，在这一头儿，可把钉子碰着了，自然就不能不闹到扬眉裂眦、拔刀相向起来。这是情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一段文章。列公莫认作十三妹生做蛮来，也莫怪道说书的胡谰硬扭。

话休絮烦，言归正传。却说安公子见十三妹扬刀奔了他来，“喂呀”了一声，双手捂着脖子，望门外就跑。张老婆儿是吓得浑身乱抖，不能出声。张老见了，一步抢到屋门，双手叉住门框，说：“姑娘，这可使不得，有话好讲！”嘴里只管苦功，却又不好上前用手相拦。这个当儿，张金凤更比他父母着急。你道他为何更加着急？原来当十三妹向他私下盘问的时

候，他早已猜透十三妹要把他两路合成一家，一举三得的用意，所以一任十三妹调度，更不过问。料想安公子在十三妹跟前受恩深处，也断没个不应之理。不料安公子倒再三的一推辞，他听着如坐针毡，正不知这事怎的个收场，只是不好开口。如今见一直闹到拿刀动杖起来，便安公子被逼无奈应了，自己已经觉得无味；倘然他始终不应这句话，这十三妹雷厉风行一般的性子，果然闹出一个“大未完”来，不但想不出自己这条身子何以自处，请问这是一桩甚么事？成一回甚么书？莫若此时趁事在成败未定之天，自己先留个地步，一则保了这没过门女婿的性命，二则全了这一厢情愿媒人的脸面，三则也占了我女孩儿家自己的身分，四则如此一行，只怕这事倒有个十拿九稳也不见得。

想罢，他也顾不得那叫避嫌，那叫害羞，连忙上前把十三妹擎刀的这只右胳膊双手抱住，往下一坠，乘势跪下，叫声：“姐姐请息怒，听妹子一言告禀！”因说道：“姐姐，这话不是我女孩儿家不顾羞耻，事到其间，不说是断断不得明白的了。姐姐的初意，原是我两家分途行走兼顾不来，才要归作一路；同行不便，才有这番作合。姐姐的深心，除了妹子体贴的到，不但爹妈不得明白，大约安公子也不得明白。若论安公子方才这番话；所虑也不为无理，只是我们作女孩的，被人这等当面拒绝，难消受些。在我，替我算计，此时惟有早早退避，才是个自全的道理，还有何话可说？所难的是姐姐，方才当面给我两家作合的这句话，不但爹妈应准的，连天地鬼神都听见的，我张金凤可只有这一条道儿可走，没第二句话可商量。如今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依我竟把这‘婚姻’两字权且搁起，也不必问安公子到底可与不可的话，我就遵着姐姐的话，跟着爹妈一

直送安公子到淮安。一路行则分辙，住则异室，也没甚么不方便的去处。到了淮安，他家太爷、太太以为可，妹子就遵姐姐的话，作他安家的媳妇；以为不可，靠着我爹爹的耕种刨锄，我娘儿两个的缝联补绽，到那里也吃了饭了，我依然作我张家的女儿。只是我虽作张家女儿，却得借重他家这个‘安’字儿虚挂个招牌字号。那时我便长斋绣佛，奉养爹妈一世，也算遵了姐姐的话，一天大事就完了。姐姐此时何必合他惹这闲气？”张姑娘这几句话说得软中带硬，八面儿见光，包罗万象，把个铁铮铮的十三妹倒寄放在那里，为起难来了，只得勉强说道：“喂，岂有此理！难道咱们作女孩儿的活得不值了，倒去将就人家不成？你看我到底要问出他个可不可来再讲！”

再说安公子，若说不愿得这等一个绝代佳人，断无此理。

只因他一团纯孝，此时心中只有个父母，更不能顾到第二层。再加十三妹心里作事，他又不是这位姑娘肚子里的蛔虫，如何能体贴得这样到呢？所以才有这场决裂。如今听张金凤这几句话说了个雪亮，这是桩一举三得的事，难道还有甚么扭捏的去处？那时他正在窗外进退两难，听得十三妹说：“到底要问他个可不可”，便从张老膈肢窝底下钻进来，跪下，向十三妹道：“姑娘，不必动气了！我方才是一时迂执，守经而不能达权，恰才听了张家姑娘这番话，心中豁然贯通。如今就求姑娘主婚，把我二人联成匹耦，一同上路。到了淮安，我把这段下情先向母亲说明。父亲如果准行，却是天从人愿；倘然不准，我豁着受一场教训，挨一顿板子，也没的怨。到了万万无可挽回，张姑娘他说为我守贞，我便为他守义，情愿一世不娶。哪，这话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姑娘，你道如何啦阿？”

十三妹见安公子这个光景，知他这话不是被逼无奈，直是出于天良至诚，不觉变嗔为喜，这才把膀根儿一松，刀尖儿朝下一转，手里掂着那把刀，向安公子、张金凤道：“你二人媒都谢了，还合我闹得是甚么假惺惺儿呢！”说着，把张姑娘搀起，送到东间暂避。回身出来，便向张老夫妻道喜。张老道：“我的姑娘，你可真费大了心了！”张老婆儿道：“我的菩萨，没把我唬煞了！这如今可好咧！”姑娘道：“告诉你老人家罢，这就叫作‘不打不成相与’。”说着，回头又向安公子道：“妹夫，你可莫怪我卤莽，这是天生的一件成得破不得的事。大约不是我这等卤莽，这事也不得成。至于你方才拒婚的那段话，却也说得不错。婚姻大事，自然要听父母之命才是，但是父母也大不过天地。今夜正是圆月当空，三星在户，你看，这星月的光儿一直照进门来了。你二人都在客边，想来彼此都没个红定，只是这大礼不可不行，就对着这月色星光，你二人在门里对天一拜，完成大礼。”说着，便请张老招护了安公子，张老婆儿招护了张姑娘，拜过天地。

十三妹又走到八仙桌子跟前，把那盏灯拿起来，弹了弹蜡花，放在桌子正中，说道：“你二人就向上磕三个头，妹夫就算拜告了父母，妹妹就算参见了公婆。”拜毕，十三妹又向张老夫妻道：“你二位老人家请上坐，好受女儿女婿的礼。”二人道：“我们罢了，闹了这半日，也该叫姑爷歇歇儿了。”十三妹道：“不然，这个礼可错不得。”说着，便自己过去扶了张姑娘，同安公子站齐了，双双磕下头去。张老道：“白头到老的，这都是恩人的好处。我老两口儿下半世可就靠着姑爷了！”老婆儿道：“那还用说哩，他疼咱们闺女，有个不疼咱俩的！”一时大礼行罢，把个张老喜欢的无可不可，说：“等我沏壶热

茶来，大家喝喝。”说着，拿了茶壶到厨房里沏茶去了。

安公子此时是怕也忘了，臊也忘了，乐的也不知该说那一句话是头一句，转觉得满脸周身的不得劲儿，在那里满地转转。这个当儿，张姑娘还低着头站在当地不动，他母亲道：“姑娘，你这边儿坐下歇歇腿儿罢。”张姑娘只合他母亲努嘴儿抬眼皮儿的使眼色，无奈这位老妈妈儿总看不出来，急得个张姑娘没法儿，只好卖嚷儿了，他便望空说道：“啊，我们到底该叩谢叩谢这位恩深义重的姐姐才是。”一句话把安公子提醒，连说：“有理！有理！”

这才忙忙的跑过来，同张姑娘双双跪下，向上给十三妹磕头。安公子这几个头真是磕了个死心塌地的，只见他连起带拜的闹了一阵，大约连他自己也不记得磕了三个啊，还是磕了五个。十三妹也敛衽万福，还过了礼，便一把把张金凤拉到身旁坐下，看了他笑道：“啧啧！果然是一对美满姻缘。不想姐姐竟给你弄成了，这也不枉我这滴心血。”张姑娘听了，感极而泣，不觉掉下泪来。

正说着，张老沏了茶来，大家喝罢。十三妹道：“这咱们可就要归着行李了。”因对张老道：“你老人家带了你们姑爷，拿上灯，先到那地窖子里把他那几个箱子打开，凡衣服首饰以及零星有记认的东西，一概不要；但是有的金银，不论多少，都给我拿出来。”二人听了，也不知甚么意思，只得拿灯前去。进了那个柜门，张老道：“姑爷，你让我拿着灯罢。”说着，接过灯来，照了安公子一步步从台阶儿下去。

二人进了地窖子门，果见有几个箱子掣在床头上，一个个搬下来打开，里头不过是个些衣饰之类，也不细看。只见每个箱子里，整的也有，碎的也有，都有两三包银子，一一的拿出来

堆在地下。回头看了看，床里边还放着个小包袱，提了提觉得沉重，打开一看，原来是他老婆儿合女孩儿的随身包袱，连家里带出来的那一百银子都在里头，也提在地下。重复拿着灯搬运出来，说明了原由。

十三妹略略的数了一数，通共也有个千把两银子，因先拣了一包碎的，约略不足百两，撂在一边，又把那小包袱仍交还他母女。然后指了那十几包银子向安公子道：“我图个便宜，你把这一千来的银子拿去，换给我一百金子使。”安公子听了，叫声：“姑娘。”自己忙又改口道：“我怎么还是这等称呼？我自然也该称作姐姐才是。姐姐，这原是你的东西，怎说到换起来？”十三妹道：“你不换，我不要了。”安公子连说：“换，换。”就拿了一包过来。

十三妹接在手里，向张金凤道：“妹妹，咱们可不是空身儿投到他家去了，这一百金子算姐姐给你垫个箱底儿罢。”随把包儿递给张老婆儿手里。那老婆儿道：“姑娘，作吗呢？罢呀，你疼你妹子还疼的不够喂，还给他这东西！”嘴里说着，手里可接过去了。张老看了，也一旁道谢不迭。十三妹交明了，就催安公子收那银子。安公子再三的不肯，道：“姐姐，你难道不留些使？”十三妹道：“方才留的那一包碎的，尽够我同母亲过冬的了。即或不够，左右有那一项‘没主儿的钱’，我甚么时候用，甚么时候取。你别累赘，快些收去，大家好打点起身。”安公子听了，无法，只得收下。

十三妹出了一回神，问着张老道：“我方才在马圈里看见一辆席棚儿车，想来就是他娘儿两个坐的，一定是你老人家赶了来的呀？”张老道：“可不是我，还有谁呢？”十三妹道：“这辆车连牲口都好端端的在那里呢，你老人家这时候就去把

他收拾妥当了，回来把你们姑爷的被套、行李、银两给他装在车上，把一应的东西装好，铺垫平了，叫他娘儿两个好坐。再把那个驴儿解下边套来，匀给你们姑爷骑。”说着，便问安公子道：“会骑驴呀？”安公子道：“马也会骑，何况于驴。难道我一路不是骑了包程骡子来的？只怕没有鞍子。”张老道：“有，我车上捎着个带马褥子的软屉鞍子呢。”十三妹道：“那就巧极了，牲口也有了，就叫你们姑爷骑上，跟着一伙同行。等都弄妥当了，咱们大家趁着天不亮就动身。我一直送你们过了县东关，那里自然有人接着护送下去，管保你们老少四口儿一路安然无事，这算完了我的事了。你们爷儿三个就去收拾起来，我同我这妹妹再多说一刻的话儿。”大家听了，自是个个欢喜。

张老道：“等我去看看牲口，把草口袋拿出来，先喂上他，回来好走路。”安公子道：“我也去，我在这里闲着作甚么！”

说着，一同去了。这工夫，张家母女二人把行李、金银一一的包捆妥当。张老喂上牲口，同安公子进来，又叫上老婆儿帮着，三个搬运了几次，才得运完装好。只见张老又忙忙的回来，向十三妹道：“姑娘，我又想起件事情来了。咱们走后，万一天明进来一个人，这一院子的死和尚，可怎么好哇？”十三妹笑道：“这个都在我，只管放心走路，横竖不与你我相干。”

张老道：“这样敢是好，我可招护车去了，你们娘儿们收拾收拾，也是时候儿了，上车罢。”

却说十三妹见诸事已毕，便叫安公子去屋里找分笔砚来用。安公子道：“此时要笔砚何用？我这里现成。”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布包来，打开，只见里面包着一块圆式砚台，用檀木盒儿装着。那块石头细腻精纯，那砚台盒子上面又

密密的镌着铭跋字迹，端的是块宝砚。安公子又在勒掖里取出笔墨来，研好了墨，连笔递将过去。

那十三妹左手托了砚台，右手把笔蘸得饱了，跳上桌子，回头叫安公子举灯照着，他便在那正中对着房门的北墙上，笔墨淋漓，写了两行大字。安公子一面拿灯光照着，一面眼睛随着笔一字字的往下看，接着口中念道：

贪嗔痴爱四重关，这闍黎重重都犯。他杀人污佛地，我救苦下云端，铲恶锄奸。觅我时，合你云中相见。

念完，乐的他咂嘴摇头拍腿打掌的呵呵大笑，说道：“姐姐，我只见你舞刀弄棒，杀人如麻，以为奇忒，再不晓得你胸中还埋藏着如此的一段珠玑锦绣。只这书法也写得这等凤舞龙飞，真令人拜服！只是大家方才问姐姐你的住处，你只说在云端里住，如今这词儿里又是甚么‘云中相见’，莫非你真个在云端里不成？”十三妹笑道：“我这都是梦话，你不用问他。”

安公子摇着头道：“不然，不然，这里边定有个道理。”说毕，还在那里呆呆的细揣摩那“云中相见”的这句话。那十三妹早下了桌子，把笔砚放下，便把那把宝刀依旧的围在腰间，又向墙上取下那张弹弓来挎上，然后揣上那包银子，一口把灯吹灭，说道：“别耽延了，走罢！”迈步出门，朝外先走。张家母女合安公子见了，也只得忙忙的随了出来。

这十三妹出得院门，先到配殿把驴儿拉上，就一直的奔了马圈。见那车辆牲口都已妥当，随即打发张家母女上了车。

安公子也拉了他的牲口。十三妹又把自己的驴儿也交给他带着，开了门，放大家出去。张姑娘在车里问道：“姐姐不走，还等甚么？”十三妹道：“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在外边略等。”

说着，催了车辆牲口出门，自己从新把门关好，然后他才

就地托的一纵，纵上房去，从房外头跳将下来，便在驴儿上解下包袱，依然罩上那块青纱包头，穿上那件佛青布衫儿，重新挎上弹弓，骑上驴儿，趁着那斜月残星，护送着一行人，逍遥自在的竟自投东去了。

走了一程，到了岔道口，那天才东方闪亮，就从那里上了大道，一直的向在平县的北门关厢，从城外一路绕向东门关厢〔关厢：指城门外的大街。〕而来。出了东关厢，十三妹见人烟渐渐稀少，向安公子道：“护送你们的那个人，我合他约在前面二十里外柳树林里相候。我先走一步，招呼他去。你们随后赶来。”说着，一磕牲口，如飞而去。

安公子同张老随后趲着牲口赶来，走了约莫有一个时辰，早已远远的望着一带柳树林子。大家趲向前去，只见十三妹的那匹黑驴儿拴在一棵树上。大家到了跟前，安公子下了牲口，张家母女也从车上下来，转进树林。十三妹早从里边迎了出来。安公子一见，就先问道：“姐姐说的护送我们那位在那里？请来相见。”十三妹道：“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你不用忙，大家且在这树底下坐了，歇歇儿再说。”因对众人说道：“你们大家自然都要见见这位护送你们去的人是怎样一个英雄，如今我实对你们说罢，你们此去经过牯牛山、癞象岭、雄鸡渡、野猪林，都是歹人出没的去处，慢讲一个人护送，就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护送，也不过没事的时候仗个胆子儿，果然到有了事，依然无用。要得千妥万当，还只有我亲身送了你们去。无奈我家有老母，不能远离，如今我看我这妹子面上，把我这张弹弓儿借给妹夫你。”说到这里，安公子道：“姐姐，只是我那里会打这弹弓儿？况且姐姐这张弹弓我又如何拉得开使得动？”十三妹道：“不用

你使，你只把他背在身上。一路虽然抵不得万马千军，大约也算得一个开路的先锋，保镖的壮士。”大家听了将信将疑，面面相视。

十三妹道：“我这话，大家乍听自然不能见信。你们试想，我岂有拿着你两家若干条性命当儿戏的？你们今日走一站，明日就过牯牛山，那山上的头领个个武艺来得，手下还集着百十个喽罗，这第一处就不好过。你们明日倒要趁着后半夜的月色早走，到了牯牛山跟前，这班人一定下山拦路，要借盘缠。你们千万不可合他动手。张老大爷你也不必搭话，只把车拢住，这算让他一步。他一看就知是个走路的行家，便不动手了。这可就着用着妹夫你了。你只管仗着胆子，不必害怕，天下的强盗只有打算劫财的，断没无故杀人的。那时无论他是骑牲口是步行，你先下了牲口，只管上前合他搭话，切记不可说车上没银子。他们的本领，大凡有起客人经过，有无金银，并那金银的数目多少，都料估的出来。你就道车上却带着三五千金，只是要给老人家如何如何料理官司大事用的，不能匀出来奉送，其余随身行李所值无多，只有这张弹弓还值得几两银子，就把来奉送。等他接过这弹弓去看了，不用你开口，他必先问我，那时他不但不敢收这张弹弓，只怕还要备酒备饭帮助盘缠，也不可。只是你们都不必领他的，也不必到他山上去。就说我的话，合他们借两个牲口，添上帮套，拉这辆车，再拨两个老作人，一直送你们到淮安界上，我日后见面，定自面谢。那时人也够用的了，牲口也够使的了，你们路上也可以快走了，你家太爷的公事也可以早完了。不但这样，再有了这两个人沿路护送，他们都是一气，不怕有一万个强盗，你们只管大摇大摆的走罢。——

这是我给你们打算的万无一失的一条出路。大家只管放心前去，不必犹疑。”

说着，便从膀子上褪下那张弹弓来，双手递给安公子。又对着张金凤说道：“妹妹、妹夫，当着他二位老人家在此，你我今日这番相逢，并我今日这番相救，是我天生的好事惯了，你们倒都不必在意。只有这张弹弓，是我的家传至宝。我从幼儿用到今日，刻不可离，如今因我这妹妹面上借给妹夫你，千万不可损坏失落。你一到淮安，完了老人家的公事之后，第一件，是我妹妹的终身大事；第二件，就是我这弹弓儿了。务必专差一个妥当人送来还我，这就是你‘以德报德’了。要紧！要紧！”安公子听一句应一句。

这其间张姑娘心细，听了这话，便问十三妹道：“姐姐，你方才苦苦的不肯说个实在姓名住处，将来给你送这弹弓来，便算人人知道有个十三妹姑娘，到底向那里寻你交代这件东西？”十三妹听了，低头想了想，说：“有了，方才妹夫他不是说褚一官合他奶公姓华的是至亲吗？将来等你家华奶公赶到任上，就专他送交褚一官，转交一位邓九公。这邓九公便我说的二十八棵红柳树住的那位老英雄，他还算我的师傅。褚一官正是他的亲戚，你家华奶公又是褚一官的亲戚，这样一交代，断不会错。你我话尽于此，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也不往下送了。你老少四位夫妻前途保重，我们就此作别。”大家热刺刺的听了“作别”二字，受恩深处，都不觉滴下泪来。

那张金凤更哭的哽噎难言，忍泪向十三妹说道：“姐姐，你我此一别，不知几时再得见面？”十三妹道：“若论我，你今生见得着我也不定，见不着我也不定。但是万事都有个定数，事由天定，岂在人为！”说着，撒手说声：“你们请罢。”

走到树跟前，解下那头驴儿，就待骑上要走。忽见安公子“阿嚏”了一声，双手把两腿一拍，直跳起来，说：“了不得了！这事可不好了！”大家吓了一跳。连十三妹也拉着驴儿问他：“这是为何？”安公子急得紫涨了脸，说道：“姐姐，且不要走，也不必细问，我们此时且急急的赶回黑风岗那座能仁寺去再讲！”

十三妹道：“倒底是怎么了？不是落了烟袋了？”安公子连连摇手道：“不是！不是！”张老夫妻也帮着问他，他才指手画脚的向大家说道：“方才这十三妹姐姐不是在庙里墙上题那两行《北新水令》的词儿吗？我因见那词儿的声调雄壮，更兼书法飞舞，又推敲‘云中相见’的这句话，不觉出了神。正在那里细看，不防姐姐就催着快走，我一时大意，就随着大家出来，不想把那块砚台落在那庙里，这便如何是好？”

十三妹道：“我只道甚么大不了事，原来就为这块砚台，能值几何？也值得这等失惊打怪！”安公子道：“姐姐，你有所不知，我这块砚台非寻常砚台可比。这是祖父留下的一块宝砚，祖父临终交付父亲。父亲半世苦功都在这砚台上面，临起身，珍珍重重的赏给我说，叫我好好用功，对了这砚台，就如同对着老人家一般，不可违背平日教训，日后到任上还要交还老人家。如今失落在这庙里，叫我拿甚么回老人家的话？况且那砚台上的铭跋镌着老人家的名号，你我庙里又弄了这个‘未完’，万一被人勘破，追究起来，我当如何？走走走，我们快快回去！”大家听了，也道：“这桩东西失落不得。”都没作理会处。

十三妹沉吟了半晌，说：“这桩东西诚然不可失落，但眼下我们这一群人断断没个回去的理。这件事你也交给我。我此

番回家，得了空儿，本也要看看听听那庙里合地方上的动静，如今就立刻绕道先到那庙里，从庙后进去，把你这块砚台取了，拿到我家，给你好好的收着，断不至于失损。等你将来专人给我送弹弓来，就把那弹弓算个凭据，取这砚台。我这里见了弹弓，交还砚台。那时两件东西各归本主，岂不是一桩大好事么？”安公子还在那里犹疑，张金凤听了这句话，正打在心坎儿上，连忙说道：“姐姐说的有理，就是这等一言为定，不可再改。”说着，倒催着十三妹快走。十三妹便一手带过那头驴儿，认镫扳鞍，飞身上去，加上一鞭，回头向大家说声：“请了！”霎时间电掣星驰，不见踪影。这正是：

神龙破壁腾空去，夭矫云中没处寻。

要知后事如何，下回书交代。

（第十回完）

第十一回

糊县官糊涂销巨案 安公子安稳上长淮

上回书讲的是雕弓宝砚自合而分，十三妹同安龙媒、张金凤并张老夫妻柳林话别，是这书中开场紧要关头。那十三妹别后，安公子一行人直望到望不见了，也就大家上了车辆牲口，投奔南河大路而去，这且不提。

折回来再讲那黑风岗的能仁寺。却说这能仁寺原是一座败落古庙，向来有两个游僧在内栖身抄化。自从赤面虎这个凶僧占了这地面，把两个游僧赶出庙去，借着卖茶卖饭为名，在此劫脱来往客人，那倒运的被他害了也不止一个。如今天理昭彰，惹着了这位杀人如戏的十三妹，杀了个寸草不留，自在逍遥的走了，临走又把庙门从里头关了个铁桶相似。这条道本是条背道，附近又等闲无人来拜佛烧香，就连本地的乡约地保也住的甚远，因此庙里只管闹的那等马仰人翻，外人竟一点消息不得知道。

自来“无巧不成话”，不想这在平县的西北乡偏偏出了一案，地保报到县里。这县官姓胡，原是个卖面茶的出身，到了正月节带卖元宵，不知怎的，无意中发了一注横财，忽然的官星发动，就捐了一个知县，选在茌平，地方上都叫他“糊太爷。”这日，胡知县接了地保的禀报，问了问这西乡离县衙有

三十多里，便传了次日下乡。那县衙的一班官役巴不得地方上有事，好去吃地保，又可向事主勒索几文。到了次日，那些刑书、招房、仵作、捕快人等，一窝蜂的都跟了去。

及至到了乡下，只见不过是两人口角，彼此揪扭，因伤致死的一桩寻常命案，照例相验，填了尸格回来。

那地保规矩，是送县官过了他管的地界，才敢回去。这能仁寺正在他的地界上，来回都从庙前经过。恰巧走到离庙不远，这位县官因早起着了些凉，忽然犯了疟气，要找个地方歇歇，弄口姜汤喝。跟班的便吩咐衙役，叫地保预备地方。

地保想了想，这一带都是旷野荒山，那有人家去寻热水？便想到这座能仁寺上，说：

“前面不远有所古庙，就请太老爷的驾到那里将就座落罢。”便飞跑的赶到庙前。那正中山门本是用乱砖从外面砌严了的，看了看，左右两个角门儿也关得结实，只得走到马圈门前叫门。一直叫了半日，也不听得有个人答应。正在叫不开，那些三班衙役也有赶到前头来的，大家一顿连推带踹，把个门插管儿弄折了，门才得开。地保忙着推门，同了众人进去，叫和尚出来接太老爷。但见空落落的院子静悄无人，只有马棚里撒着四个骡子，饿的在那里打晃儿；当院里两条大狗，因抢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在那里打架。大家喝开了狗一看，原来是个和尚脑袋，吓了一跳。地保说：“不好！这不又出了案了吗？”连忙把那颗头抢在手里，奔了那三间正房来找和尚。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半老的和尚躺在地下，叫了一声，不见答应，敢是死了。

这个当儿，听见喝道的声音，县官轿子早已到门。众人连忙跑出去，把上项事禀明。县官听了，打轿进门，下轿一看，心里纳闷说：“这可罢了我了！这一个和尚的脑袋好端端的

在腔子上，那个脑袋可是那里来的呢？”旁边一个捕快班头跪倒回话，说：“回太老爷的话，这得拿凶手。”县官问道：“凶手是谁？”众人只得说道：“在庙里搜一搜就知道了。”

县官说：“那么着，咱们就搜哇！”

众人答应一声，便顺着那带灰棚搜去，搜到南头那间，见关着扇门，大家巴着窗户瞧了瞧，早瞧见草堆边露着两只脚，说：“得了，尸身有了！”连忙踹门进去，一看，又是两个尸身，肝花五脏都被人掏了去了，却都有脑袋不算外，脑袋上还带着两条辫子，大家又来禀过县官。县官说：“这事更糟了，怎么和尚脑袋上会长出辫子来呢？这不是野岔儿吗！”当下乱了一阵，便出了马圈门，从大殿配殿一路查去，只见都是些破落空房。一直乱着查到东院，进了角门，将转过拐角墙，一看，但见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一地和尚，也有有脑袋的，也有没脑袋的，也有囫囵的，也有两截儿的，里头还有个没脸的，却是个妇人。众人发声喊说：“了不得了！”把个县官唬得目瞪口呆，脸上青黄不定，疝气也唬回去了，口中只说：“这是回甚么事？”那马步快手一个个乱着，腰间抽出铁尺，便去把住正房、厨房、院门，要想拿人。内中又有几个乍着胆子闯将进去，里外屋里甚至地窖子里搜了个遍，那有个凶手的影儿？乱了一阵，大家只得请县官进屋里坐下再说。

这个县官一进门，就看见正面墙上写着碗口来大的两行字，看了看，倒有一大半子不认得，只得叫过个书办来念了一遍，听了听，也猜不透怎么个意思。为难了一会，说：“有了，好在咱们带着件作呢，且相验相验就明白了。”只见那书办使了个眼色，暗暗的合他摇手。原来这书办是本衙门刑房的一个掌案的老吏，平日无论有甚么疑难大事，到他手里没有完不了

的案，这案里头也没有作不出来的弊。

当下县官见他如此，便回避了众人，问道：“方才我要叫仵作相验，你却摇手，这是怎么个意思？”那书办道：“这一案断乎办不得。例上杀死一家三命，拿不着凶手，本官就是偌大的处分。如今倒闹了十几条人命出来，倘然办出去，一时拿不着人，太老爷这考程如何保得住？”县官道：“嗯，你这么个人，难道连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不知道吗？咱们只要多派几个人儿，再重重的悬上赏，还有个拿不住人的？”

书办摇着头说道：“太老爷要拿这个人，只怕比海底捞针还难。据书办的风闻，这起子和尚平日就不是善男信女。至于这个杀人的，看起来也不是图财害命，也不是挟仇故杀，竟是一个奇才异能之辈，路见不平作出来的。”

县官道：“这你又从那里瞧出来的？”书办道：“太老爷只看他这两行字就知道了。头两句说：‘贪嗔痴爱四重关，这閻黎重重都犯。’这分明说是这班和尚平日劫人钱财，占人妇女，害人性命，伤天害理，无所不为。底下几句道：‘他杀人污佛地，我仗剑下云端，铲恶除奸。’这几句分明说他路见不平，替民除害，劈空而来，如同从云端里下来的一般，把这起子和尚屠了。末了一句道是：‘觅我时，合你云中相见。’这个‘你’字是谁？他分明指的是太老爷的大驾。见得他虽然在地方上杀了许多人，却不是畏罪而逃，你们要来找我，就在云中等着见你们。看这光景，就让太老爷悬千金的赏，靠我们衙门这班捕役，怎能够到云端里拿人去？况且看这几句话的口气，这人的胆量智谋也就非同小可，即便见了，又如何敢动他呢？那个时候，怎样的结这个案？所以书办说这个案办不得。”县官道：“照你这样说起来，这一案敢只算糟透了膛了！”

你还有个甚么透鲜的主意没有？”

书办道：“据书办的主意，这一堆尸身只好拣出三个来：一个是那胖大和尚，一个是那带发陀头，那个就是那没脸的妇人。请太老爷吩咐地保递上一张报单，就报说本庙僧人窝留妇女，彼此妒奸，那陀头一时气忿，把妇人用刀砍死，胖大和尚见砍了妇人，两下争竞，用棍将陀头凶门打伤，致命气绝，他自己畏罪，情急自戕。这等一办，把太老爷失察一家杀死三命的处分也躲开了，凶手也不用拿了。其余的尸身，讲不起费些事，刨个坑儿，把他们一埋，眼前都是太老爷的牙爪，谁敢不遵？便是那地保，他地面上消弥了这等一个大案，也省得许多的拖累花销，他还有甚么不愿意的？再把庙里一应的细软粗重分散给众人，作个赏号，只怕大家还乐而为之。请太爷的示，书办这主意如何？”把个胡县官乐得满脸陪笑说：

“先生，到底是你！我本来字儿也没你的深，主意也没你的巧妙。咱们就是这等办了！”

书办道：“太老爷还得吩咐头儿一句。”说着，把那班头叫来，官吏二人言三语四又告诉了他一遍。班头想了想，说：“也只得如此。小的们遵太老爷的吩咐，就去办去。只是一时那里有这许多铁锹镢头刨那坑去？”低头为难了一会，忽然说：“有了。小的方才到厨房院里，见那里有口干井，如今把井面石撬起来，把这些个无用的死和尚都撵下去。庙里有的是砖头瓦块粪草炉灰，盖好了，照旧把井面石压上，索性把井口塞了。吩咐地保找两个泥水匠，在井面上给他砌起一座塔来，算个和尚坟。这场功德就完了。”县官听了，把手一拍，说：“这主意更高！少时批赏，你们俩是头分儿！”二人先谢了出来，暗暗的告知众人。

大家听了，一来是本官作主，二则又得若干东西，就不分书吏、班头、散役、仵作，甚至连跟班、轿夫，大家动起手来，直闹了大半日才弄停妥。留下地保，一面庙外找人掩埋那两个和尚一个妇人的尸身，一面找泥水匠砌塔，一面补递报单。诸事料理完毕，大家趁此胡掳了些细软东西，只剩了四个张口货的驮骡没人要，便入了太老爷的官马号。县官便打道回衙。

据地保那张报单，五路通详上去，奉到宪批，批了“如详办理”四个大字，把一桩惊风骇浪的大案，办得来云过天空！那地保另找了两个老实和尚在庙募化焚修，不上几年，倒把座能仁寺募化的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这是后话不表。列公，你道十三妹这两行字儿有多大神煞！

却说安公子一行人别了十三妹迤逦行来，张老路上向他道：“姑爷，咱们今日走半站罢，大家都得歇歇了。”安公子正在那里心里盘算，想着：“十三妹此去不知果然可去给我找那块砚台？他这张弹弓不知果然可能照他说的那等中用？倘然两件事都无着，如何是好？”

心中万绪千头，在牲口上闷闷不语。忽听得张老合他说话，便答道：“正是如此。”说话间，又走了一程，只见前面有几座客店，就拣了一座干净店面住下。大家忙着搬行李，洗脸吃饭，都不必烦琐。

一时诸事完毕，张老陪了安公子在一间，他母女二人另在一间住下。那张老婆儿便催张金凤道：“姑娘，咱早些儿睡罢，昨儿闹了一夜了。”张姑娘道：“咱们娘儿两个车上睡了一道儿了，你老人家这时候又困了？天还大亮的，那里就讲到睡觉了呢？咱们还有许多事没作呢。”张老婆儿道：“还有啥事呀？”张姑娘道：“你老大家知道哟，不要尽只恁人来了。”

张老婆儿道：“可罢了我了，啥事儿呢？哦，你要溺尿啊，你那马桶我早给你拿进来咧。”他女儿急了，道：“瞧，谁倒是只是要撒尿呢！”张老婆儿道：“这可闷杀我了，你说罢。”张姑娘这才低着头红着脸说道：“你老人家瞧，他身上的那钮襻子都撕掉了，那条裤子湿漉漉的漏在身上，可叫人怎么受呢！”

一句话提醒了那老婆儿，说：“可是的了，你等我告诉他换下来，我拿咱那个木盆给他把那个溺裤洗干净了。你给他把那钮襻子钉上。”说着，往外就走。张姑娘连忙叫住道：“妈，你老人家先回来。”那老婆儿道：“还有甚么呀？”张姑娘道：“没甚么了，你老人家可不要说我说的。”那老婆儿一面答应，一面走到那屋里，把前番话向安公子说了。

这安公子才作了一天的女婿，又遇见这等一个不善词令的丈母娘，脸上有些下不来，说：“我换上了，钮襻儿将就着罢。”说了两次。那丈母娘可憋不住了，说：“姑爷，你换下来给我快拿去罢，不的时候，姑娘他也是着急。”张老又在旁边撺掇，这安公子才打发开丈母娘，换下那条漏干了的溺裤子，连衣服一并着张老送了过去。张姑娘见他母亲在那里忙着洗裤子，只得自己把那衣裳的钮襻子一个个的钉好了。他母亲直等把那洗的裤子收拾停妥，送了过去，娘儿两个才睡。

列公，这桩事却不可看作张姑娘不识羞，张老婆儿不辞劳。要知女婿有半子之亲，夫妻为人伦之始，有了这样天性，才有这样人情。不然一个根儿里想不到，一个根儿里不耐烦，你叫他从那一头儿羞、那一头儿劳起？这却与那等“女儿娇得惯，老儿烧得惯”的大不相同。

闲话少说。却讲那张老一心记着十三妹嘱咐的“明日过

忙牛山倒要早走”的这句话，那天才四更，便爬起来喂牲口、装车，便催着大家起来收拾动身。又嘱咐安公子道：“姑爷，你可记着十三妹姑娘的话，到跟前千万莫要怕的说不出话来。”安公子笑道：“你老人家放心，莫打量小婿还是昨日的安骥。我只从昨日受了那和尚的一番折磨，又经了十三妹姐姐的一番教化，不觉得胆粗气壮起来。况且死生有命，譬如昨日的事，可是怕得来的？今日不但性命无伤，而且姻缘成就，可见这事自有天作主。万事仗皇天，怕他怎的！只是我倒不信这张小小的弹弓儿说得来这样的中用！”

那张姑娘算感激定了那位姐姐，信定他的话了，见安公子如此说，恐怕他一时犹疑误事，待要合他说话，还是个没过门的媳妇，脸上未免下不来，只得搭讪着向父母说道：“爹，妈，我这姐姐断不会说假话赚人的。况且他昨日不救我们，有甚么使不得？救了我们，他更不必顾我们路上的事，不借给这张弹弓，又有甚么使不得？他何必妄口说这大话？此理可信，我们断不可犹疑。”三人听了，齐说：“有理！”张老便算清店钱，叫店家开了店门上路。

此时正是二十前后天气，后半夜月色正亮。一行人出了店门，趁着月色行了一程，远远的早望见那座牯牛山。只见黑压压的树木丛杂，烟雾弥漫，气象十分凶恶。张老道：“姑爷留神，快到了。”一句话未完，只听得山腰里吱的一声鼯头响箭，一直射在半空里去。说书的，这强盗这枝箭放着人不射，他为何要射在半空里？他只要使一枝梅针箭，那人岂不应弦而倒？为何倒要用鼯头箭？他还是射鸽子呢，还是射帽子呢？

列公，不然。大凡作强盗的，敢于拦路劫财，了断不是三个五个，内中有瞭高的、把风的、动手的、接赃的，至少也有

二三十个人，岂有大家挤擦在一块子的理？自然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藏在那山坳树影之中瞭望。等到望见过往的客商到了，一枝响箭，便算个号令，大家才不约而同的下山，这是一；二则，既作绿林大盗，便与那偷猫盗狗的不同，也断不肯悄悄儿的下来，放这枝响箭，就如同告诉那行人说：“我可来打劫来了！”不然为甚么叫作“响马”呢！

话休饶舌。却说那安公子一行人正走之间，忽然听得一声箭响，箭响过处，早见一群人簇拥着三个骑马的强人，拍喇喇从半山里跑将下来，一字儿摆开，拦住去路。只听为头的那个大声吆喝，他说的却不是“留下买路钱再走”的那句鼓儿词，他那话只得两个字，说：“站住！”张老是心里有了底儿的，听得一声“站住”，便把牲口拢住，鞭子往后鞦里一掖，抄着手靠了车辕，站住不动，也不答话。这个当儿，要说安公子果然不怕，没这情理。一则是曾经和尚那等的性命相扑，合十三妹那等的电雷交作，觉得“曾经沧海难为水”；二则也仗着十三妹的这张弹弓是个护身符，料想无妨；三则事到其间也无法了。只得把驴儿一磕，迎上前去。

那三个骑马的强人正拦着路，见一个少年身背弹弓迎来，早各各的把兵器掣在手里，闭住面门。当下安公子走到跟前，在驴儿上一拱手，说道：“众位好汉请了！我们正要赶路，列位拦路不放前行，却是为何？”那三个强人只认作他是个才出马的保镖的，答道：“喂，行家莫说犁把话！你难道没带着眼睛，还要问‘却是为何’？所为的要合你借几两盘缠用用！”安公子道：“列位且慢，盘缠却有几两，只是我费了万苦千辛弄来，要去救父亲性命的，因此不好奉送。但是列位，既入宝山，断无撒手空回的理。我这里有小小的一张弹弓，却还值得

几文，这叫作‘宝剑赠与烈士’，拿去算发个利市，如何？”

说着，就把弹弓褪下来，递将过去。那为头的强人道：“靠你这张弹弓又值得几何？也值文诌诌的费这些话白！我劝你把这些话收了，快把金银献出来，还有个佛眼相看；不然，太爷们就要动手了！”安公子道：“且请看看这弹弓，果然不值一笑，那时我再送金银不迟。”那为头的强人听了，把手中的那竹节虎尾钢鞭伸过来，把弹弓一挑，接在手中。先觉得分量沉重，重复在月光之下翻覆一看，口中大叫，说：“了不得，险些儿不曾误了大事！”

说着，掀起钢鞭，拿了弹弓，滚鞍下马。左右两个强人见了，不知是何原故，也下了马，手下的带过马去。

只听为头的那强人向安公子问道：“尊客是从青云峰十三妹姑娘那里来么？”安公子一听：“这十三妹三个字，是烂熟的了，这‘青云峰’可是那里呢？况且我又本不是从青云峰来。不用管他，且答应他半句。”因说道：“我正是从十三妹那里来。”强人道：“十三妹姑娘可有甚么交代？”安公子道：“我同他分手的时节，他道我此番载着金银行走，定从牯牛山经过，难保列位不下来借盘缠。所喜列位都是些仗义疏财的豪客，与那寻常之辈不同，因此付我这张弹弓，作一个讨关的凭据。他还说请列位看他这张弹弓分上，借我两头牲口，还请两位壮士一直护送我们到淮安地面。日后十三妹见了列位，定当面谢。”那强人听了，哈哈大笑，道：“言重！言重！这个怎敢！这弹弓还请收好。十三妹姑娘吩咐的话，一一如命。”

说着，回头向那两个头目道：“就是你们老弟兄俩辛苦一荡罢。”二人领命，急忙回山打点行李牲口去了。

这里众人才你一言我一语问安公子的名姓。安公子道：

“学生姓安，单名一个骠字。”

只见内中一个小头目走过来问道：“尊客方才说到淮安，请问有位安太老爷，讳叫作学海的，同尊客可是一家？”安公子道：“那正是我的老人家。此番带了这项金银，就为了父亲的官事。”那小头目道：“原来是安少爷！那安太老爷是淮安地方上一点福星，小人们的家堂佛一般，真真廉明公正。不想被河台大人参了一本，谁人不说冤枉！小人从前原也作些小道儿上的买卖，后来洗手不干，就在河工上充了一个夫头。因看了看作官的尚且这等有冤没处诉，何况我们百姓？想了想，还是当强盗的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难得遇见我恩官的少爷，敢烦大哥把少爷请到寨里用些酒饭，也见得我们的义气！”安公子连连推谢，说：“本该奉扰，只是现同着家眷不便。”那头目还再三的尽让，倒是为头的强人说：“这话使不得。慢讲你恩官面上，只看十三妹姑娘，我们合山的人都该尽些人情。但是公子是宦门，你我是绿林，隔着一道门槛儿呢，如何请到寨里去得？人情的事小，轻慢了公子的事大，竟可不必要。”大家都说：“有理。”那小头目也只索罢了。

说话间，山上去的两个人早已拉了两头骡子，连他们的随身行李器械都带下来，随手就把那边套拴好，套上牲口。那为头的便吩咐道：“你二位这荡可莫当儿戏。一来要守十三妹姑娘的规矩，二则要保山寨的脸面，讲不得辛苦。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叠桥，甚至打店看车，都是你二位的事。到了地土，不可露盘儿，赶紧的回山要紧。”那二人诺诺连声，一一的领命。说完，他又向安公子道：“公子，你我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只是叫‘礼’字儿管住了我们，连一杯水酒也不曾备得。如今有这两个人同去，路上不怕冲风破浪，万无一失，保你安

稳无事直到淮安。日后倘然再见了十三妹姑娘，只说我海马周三同着截江獠李老、避水獠韩七三个人，凭着这张弹弓，巴结了些些小事，不足挂齿。这天也快亮了，我们不往前送，就此告别回山。”说着上了马，打声唢哨，一群人马先回山去了。

这里李老、韩七早吆喝着车辆动身。安公子也上了牲口，仍旧背上弹弓同行。他一行人这才把心放下。安公子在驴儿上心中着实的感念十三妹，口中不言，心内暗想道：“再不想那等一个小小女子，有许大的声名！偌大的神煞！只是我看那般人的汉仗气概，大约本领也不弱，为何如此的敬重这位十三妹姑娘？是何原故呢？”

且不表安公子一路心中猜度。却说李老、韩七两个一路上真个的是小心谨慎，不辞勤劳，不但安公子省了多少心神，连张老也省得多少辛苦。沿路上并不是不曾遇见歹人，不是他俩人匀一个远远的先去看风，就是见了面说两句市语，彼此一笑过去，果然不见个风吹草动。

话休饶舌。不则一日，已近淮安地界。那截江獠、避水獠两个拢住牲口，向安公子道：“前面再二十里，就是淮安府城东关里了，我们不好前进，见见公子，我们回去了。”安公子听说，先道了他二人的一路辛苦，又嘱咐上覆他家寨主，回手便向车上取下两封银子来，每人五十两，给他们作盘费。两人那里肯受？齐声道：“这个断不敢领。一则呢，是十三妹姑娘的委派；再我们头领也有话在头里。只要公子日后见着十三妹姑娘，说我们两个这一荡还不算藏私偷懒，我们这脸上就沾了光了。”说着，一个认镫跨上骡子，那个把边套掳绳搭在骡子上，骑上那头骡子，一直的向北去了。

安公子只得将银子收好，因向张老道：“不想这强盗里边

也有如此轻财仗义的！”张老道：“姑爷，俗语儿说的‘行行出状元’，又说‘好汉不怕出身低’，那一行没有好人哪！就是强盗里也有不得已而落草的！”翁婿两个一路闲谈，已达到东门关厢。那府城的地面本与小地方不同，又有河台大人驻扎在此，那繁华热闹也就不减一个小省分的省城。只见两边铺面排山也似价开着，大小客店也是连二并三。张老同安公子便找了一座小店，安顿家眷行李。那张家母女二人进店下车，先张罗着洗脸梳头，预备好去叩见新婆婆，会新亲家。安公子向张老道：“泰山，你老人家张罗行李罢。我可要先打听母亲的公馆在那里去了。”张老说：“这是要紧的，这里交给我。”

安公子随即出来，到了柜房里，只看那掌柜的是个极善相的半老老头儿，正在柜房坐着，面前桌上摊着一本账，旁边搁着一面算盘，归着账目呢。见了安公子进来，起身道：“客人要甚么？”安公子拱了拱手，道：“借问一声：有位安太老爷家眷的公馆在那条街上？”

那掌柜的听了，把安公子上下一打量，问道：“客人，你问的可是那承办高家堰堤工冤枉被参的安太老爷的家眷么？”安公子点头道：“正是。”那老头儿未从说话，先咳了一声，道：“你还要问他的甚么公馆！这话说来真真叫人怒发冲冠，泪珠满面！”一句话把个安公子吓得目瞪口呆，忙问：“却是为何？”那老头儿才拍着板凳道：“客人，你且坐了，等我慢慢的对你讲！”这正是：

不是雷轰随电掣，也教魄散共魂飞。

毕竟那掌柜的老头儿对安公子说出些甚么话来，下回书交代。

（第十一回完）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叙天伦 佟儒人姑媳祝侠女

这回书紧接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到了淮安府，安顿了家眷行李，便去打听安太太的公馆，急切里要想母子相见。不料一问店家，见他那说话的神情来得诧异，不觉先吃了一大惊，忙问端的。那老头儿让他坐下，才慢慢的说道：“若讲我们这位安太老爷，真算得江北的第一位好官府。也不知怎么惹着这位河台大人了，把他革了职，下在监里，不追他的银子。这也罢了，到了这位官太太了，既是安太老爷遭了事，凭他怎样，我们这位山阳县也该看同寅的分上，张罗张罗他，谁家保的起常无事？也不要‘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哪！谁想他全不理睬。如今那位官太太落得自家找了个饭店住着。客人，你想可伤不可伤？你还问他的公馆在那条街呢！”

安公子听他絮絮叨叨，闹了半天才说完了，敢则是这等样一套话，才得把心放下，心里说：“这个人是怎么个说话法子！只是他天生的这样的滞碾人，也就无法，况且听他的话倒是一片良心，不好怪他。”只得耐着烦又问道：“这饭店在那里？”那店家道：“就在东边儿，隔一家门面，聚合店就是。”安公子听得，辞了店家，出了这店门，走了不上一箭多路，果有个“聚合店”。问了问，说：“安官府的家眷在尽后一层

住着。”安公子也不等通报，一直往后走了去。

却说安老爷当日出京，家人本就无多，自从遭了事，中用些的长随先散了，便有那班一时无处可走且图现成茶饭的，因养不开多人，也都打发了。梁材是打发进了京了，安老爷只有戴勤同他女婿随缘儿，还有小程相公，在那里照料伺候。

店中单剩下一个晋升，带了两个粗笨杂使小子支应。偏值晋升又出去买东西去了，虽有两个打杂的在那里，他又不认得公子。因此公子进了店，并不曾遇见自家一个人。一直走进后院，见戴勤媳妇背着脸在墙根前洗衣服，公子也不及招呼他，忙忙的进了房门。只见窄巴巴的三间小屋子，掀起里间帘子进去，一眼就看见太太坐在挨窗户在那里成裹帽头儿呢。

那安太太正在低头作针线，一抬头见个行装打扮的人进来，正不知是谁，一时间断想不到是公子。公子早已请下安去，太太定睛一看，才看出是公子来。及至看出来，倒唬了一跳，不觉口中“噯哟”一声，说：“我的孩子！你从那里来？你可作甚么来了？”说着，慌得顾不得穿鞋，光着袜底儿就下了地，一把拉住公子，那眼泪望下直流。公子也觉心中十分伤惨，哽咽难言。这个当儿，女人、丫头听得太太说话，都进来了。一看，才知是大爷来了。这个忙着给太太拿鞋，那个又去给大爷倒茶。太太一面提鞋，口里还连连的问：“谁跟了你来的？”公子生怕母亲猛然听见路上的情形，一定是异常的悲伤惊恐，只得说：“华忠合赶露儿跟出我来的。”太太听得，便叫华忠。公子只推他那边店里看行李呢，因请太太坐下。太太又催他快说来的原由。

公子才慢慢的回道：“母亲且莫着忙，儿子先请示，我父亲这一向身子可安？应交的官项都有了不曾？”太太听了，先

叹了口气，道：“咳，都是咱们家的家运。只说是出来作外官，谁想外官是这么个味儿！幸而你父亲的身子很好，这也是自己素来的学问涵养，看得穿，把得定。说这几天脸面倒好了，也不是他们叫我宽心哟！只是这官项，这里才有了几百银子，给乌大爷带了信去，这些日子了也没个回信儿，真叫人怎的不着急呢！”公子道：“母亲不必着急了。如今这项银子儿子已经如数带了来了，只怕还有余。况且我父亲身子也很好，母亲也见着儿子了，这正该喜欢才是。”安公子这话原是先要把母亲安慰住了，然后好说路上的话。

那安太太听了，果然又是畅快又是纳罕，说：“本可是的。只是小子你一时那里去张罗得这些银子？”说道：“又问：‘梁材他难道这样快就到了家了么？’”公子道：“并不曾见着梁材。儿子这趟出来，说也话长。若不亏上天的慈悲，父母的荫庇，儿子险些儿不得与父母相见，作了不孝之人！”说到这里，自己掌不住，先哭了。太太见这光景，急得满面泪痕，忙又一把扯住他道：“这是怎么说？你快说给我听！”公子勉强陪笑道：“母亲不要着急，儿子此刻是好好的见着母亲了，还有甚么急的？只是这段情节不可不细细回禀父母知道。”安太太顺手就把他拉在挨炕一个机凳上坐下，说：“你坐了说。”

这安公子斜签着坐下，才从头把他在家的听见父亲被事的信，一心悬念，不及下场；怎的赶紧措办银两，带了他嬷嬷爹爹华忠并刘住儿出来；到了长新店，怎的刘住儿丁忧回去叫赶露儿，赶露儿至今不曾赶到；到了茌平，华忠怎的一病几死，不能行路，只得打算找那褚一官来送我到淮安。

太太直着眼，皱着眉，听一句，难过一句。听到这里，说：“哟，这姓褚的又是个甚么人儿啊？”公子连忙说明原故。太太

又着急道：“难道就这等一个生人就送了你来了吗？”

公子道：“要得他送来，倒又没事了。”太太问道：“怎么，难道还有甚么岔儿么？”公子又把到了店里怎的打发骡夫去找褚一官。那个当儿怎的来了个异样女子，并那女子的相貌、言谈、举止、装束，以至怎的个威风出众，神力异常。落后怎的借搬那块石头进房坐下便不肯走，怎的他见面便知我路上的底细，怎的开口便问我南来的原由，及至问明原由，他怎的变色含悲起身就走；临走又怎的千叮万嘱，叫务必等合他见面然后动身，怎的许护送我到淮安，保我父子团圆，人财无恙。

太太道：“这个女孩儿怎的这等的神道哇！就算他有本事罢，一个女孩儿家，可怎么合你同行同住呢？莫非不是个正道人罢？只是他怎么又有那样的大力量呢？这可闷煞人了！”

公子道：“彼时儿子也是如此想，谁知大不然。他不但是个正道人，竟是一副儿女情肠，英雄本领，更兼一团的圣贤学问。若不亏此人，孩儿今日也见不着母亲了？”太太听如此说，忙问道：“他走了，可回来了没有？”公子道：“请母亲往下听，这可就怨儿子自己糊涂了。正是他走后，去找褚一官的两个骡夫回来了。”太太道：“是啊，这里头还夹杂的个甚么褚一官儿呢。他来了也就好了，到底有个作伴儿的呀！”公子说：“他并不曾来。据那骡夫说，他有事不得分身，他家离店不远，就请我到 he 那里去住。那时儿子一想，这女子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只是他来的古怪，去的古怪，以至说话行事无不古怪，心里有些信他不及。又加着骡夫、店家两下里撺掇，都说这人来的邪道，躲了他为是。儿子一时慌不择路，就打算同了两个骡夫奔到褚一官家去。那知两个骡夫不是好意，他并不曾到褚一官家去，要想把我赚到黑风岗，推落山涧，拐了银子逃走。”

太太听了，急得搓手道：“这是甚么话呀！”公子道：“母亲放心，不妨。总是天恩祖德，五行有救。”说着，又把那到了黑风岗，骡夫怎生落下牲口，牲口怎得惊得飞跑，一直跑到一所大庙才得站住的话，说了一遍。太太听到这里，不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走到佛地上，这可好了！”公子道：“母亲那知，这才闯进鬼门关去了！”当下又把那自进庙门直到被和尚绑在柱上要剖出心肝的种种苦恼情形，详细说了一遍。那安太太不听犹可，听了这话，登时急的满脸发青，唬得浑身乱抖，痛得两泪交流，“哎哟”一声，抱住公子，只叫：“我的孩子，你可受了苦了！你可疼死我了！你可坑死我了！”说罢，放声大哭。公子想起自己那番苦楚，痛定思痛，也不觉失声痛哭。两边仆妇丫鬟看见，无不落泪，个个上前相劝。公子怕痛坏了老人家，只得忍泪劝道：“母亲请免伤心，儿子现在不是好端端的见父母来了。母亲请想，假如那时候竟无救星，此时又当如何？”太太说：“这是甚么话呢！要那样，可叫我们怎么活着呀！”说着，紧紧的拉住公子的手不放松，口里还说道：“咳！这都是气运领的，无端的弄出这样大事来。小子，在你吃这一场苦，送这银子来，可算你父亲没白养你，只是你叫我们作老家儿[老家儿：长辈，多指父母尊亲。]的心里怎么受啊！”说着，抽抽噎噎的又哭起来。旁边丫鬟忙着倒上茶来，吃了一口，又递过手纸去擤鼻涕。随缘儿媳妇便忙着去湿手巾，预备擦脸。

梁材家的才要装烟，太太说：“我顾不得吃烟了！”因拉着公子问道：“你说说，到底又遇见个甚么救星儿呢？”

公子说：“这往后都是活路了，母亲可不要再着急伤心了。不然，儿子心里一乱，益发说不上来了。”因说道：“那

日正在性命呼吸之间，忽然凭空里拍拍的两个弹子，把面前的两个和尚打倒，紧接着就从半空飞下一个人来，松了绑绳，救了孩儿的性命。”太太问道：“这又是谁呀？我的天爷！”公子说：“母亲道是谁！就是那日在店中相会的那个女子！”

安太太此时也不及再说闲话，止有听一句，口中“嗯”一句，又诵两声佛号而已。公子随即又把那女子怎的扫除了众僧，验明了骡夫，搜着了书信这些情节，一直说到赠金、送别、借弓的话，讲了一遍。就中只是张金凤这节，一时且说出口。

太太见公子说到这里，胸中脸上略为舒畅，才得腾出心来想事。想了想，便说道：“据你这样说，那个姓褚的自然是没见着，到底是谁跟了你来的？”公子听了，连忙站起来回道：“母亲问到这里，这其中还有一段隐情，儿子不敢不禀知母亲，不敢就禀明父亲。这桩事，儿子出于万分不得已，此时实在作难，实在害怕”。太太说：“甚事啊？你好歹的不要为难，我的孩子，你可搁不住再受委屈了！你如果有甚么不得主意的事，不敢告诉你父亲，有我呢，我给你宛转着说。”公子才把那张金凤的一段始末因由，合那媒人怎样硬作，自己怎样苦辞，张家姑娘怎样俯就，所以然的原故，从头至尾、抹角转湾、本本源源、滔滔汨汨的告诉母亲一遍，并说：“此来就亏这张老夫妻同了张金凤送来的。请示母亲，这事该当怎样才好？儿子不得主意。”说罢，跪了下去。

太太一面拉起他来，一面心里沉吟，暗说：“这桩事倒不好。若听那个女孩儿的那番仗义，这个女孩儿的这番识体，都叫人可感可疼。至于亲家的怯不怯，合那贫富高低，倒不关紧要。但是，我原想给孩子娶一房十全的媳妇，如今听起来，这张姑娘的女孩儿，身分性情自然无可说了，我只愁他到底是

个乡间的孩子，万一长的丑巴怪似的，可怎么配我这个好孩子呢！”想到这里，不禁便问了问那姑娘的岁数儿、身量儿，然后才问到模样儿。

安公子听得这一问，红了脸，半日答不出来。其实，安公子不是不会说官话的人，或者说相貌也还端正，或者说举止也还大方，都没甚么使不得。无奈他此时又盼事成，又怕事不成，把害怕、为难、畅快、欢喜，一股脑子搅成一团，一时抓不着话头儿，又挨磨一会子，才讪不搭的说了三个字，说道是：“长的好。”

安太太听了这话，笑逐颜开，说：“等我瞧瞧去！”说着，也不等人搀，站起来往外就走。公子忙笑着拦道：“母亲那里去？自然是我过去告诉明白了，叫他来叩见母亲，岂有母亲倒去见他之理！”安太太道：“叫人家孩子委屈了一道儿，就是他父母照应你一场，我也得给人道个谢去！”公子又笑道：“讲行客拜坐客，也是等他二位来。难道母亲就这样跑到街上去不成？”太太这才想过来，说：“是呀，真真的，我也是叫你们唬糊涂了！”说着，便叫晋升家的、随缘儿媳妇去请张太太合姑娘，又派晋升再同上一个粗使的小子请那位张老爷，就连行李一并搬过来。列公，牢记话头，从此张老头儿、张老婆儿可就“老爷”、“太太”了。

闲话休提。安太太趁这个当儿，便收了活计，吩咐备饭腾挪屋子。一时晋升家的、随缘儿媳妇也换了件干净衣裳，知会了外面的人，跟了大爷过去。谁想刚出了院门，大爷要出恭，又抓住晋升，细问老爷近日的起居脸面。那两个仆妇惦记着去看新大奶奶，带上那个小子便慢慢的先过去。将进得那边店门，早看见一个老头儿在那里喂驴，那小子上前问了一句，说：

“张太太住在那屋里？”那老头儿一时不知问的是谁，小子又说明原故，他才带了大家到店房门外，叫了声：“妈妈儿，安家有客看你娘儿们来了。”说完，他依然去喂驴去了。那小子再不晓得这位就是亲家老爷。

却说晋升家的进了那间店房，只见他母女二人都在一处，才待说话，张太太就问说：“你俩那个是安太太呀？”随缘儿媳妇到底是个小孩子，先忍不住要笑。晋升家的忙道：“太太，不是。我们是家下人，当奴才的。我们太太打发过来，请太太合姑娘那边坐。”说着，就跪下请安，把个张太太慌的两只手拜个不迭。二人转过身来，又给张姑娘请安。张姑娘知是婆婆的人，便不还礼，却也不十分羞涩，口中无言，双手拉了起来，说话间，安公子也过来了，便把方才的话告诉明白张老，张老自是欢喜。因说道：“既这样，姑爷，你先同了他娘儿两个过去，我在这里看着行李。别的不打紧，这银子可是你拿性命换来的，好容易到了地土了，咱们保重些好。”公子连说：“有理。”晋升早雇了两乘小官轿来，仆妇们便请张太太、张姑娘上轿，大家跟着，抬到聚合店里来。

安太太正在盼望，晋升进来回：“张太太同张姑娘过来了。”安太太连忙搀了人迎将出去。张太太早进院门，只见他着一件簇簇新的红青布夹袄，左手攥着烟袋荷包，右手攥着一团蓝绸绢子。晋升家的跟着，生怕又弄错了，上前说道：“这是我们太太。”安太太赶着过去，双手拉手。张太太是两只手都占着呢，只得把攥绢子的那只手伸了两个指头，拉住了安太太的手，一面哆嗦着，口里说：“好哇，太太！”安太太道：“不要这样称呼，看光景比我岁数儿大，该叫我妹妹才是呢。”张太太道：“我小呢，属小龙儿的，到年五十二了。”

安太太口里虽合张太太说话，那一副眼光早注到张姑娘跟前。

只见他眉宇开展，气度幽娴，腮靥桃花，唇含樱颗；一双尖生生的手儿，一对小可可的脚儿；虽然是个家常装束，却是满面春风，周身大雅。随缘儿媳妇半扶半搀的拉着，随在他母亲身后。见了安太太，垂下手来，安安详详的道了两个万福。安太太连忙拉住他，问了问一路风霜光景。听他说话虽带点外路水音儿，却不倜倜，安太太心里先有几分愿意。这才回头让张太太走。一看，张太太早已豪着屁股上了台阶儿，进了屋子了。安太太又让张姑娘。他此时见太太这等的温和慈厚，心里算早把这个婆婆认定了，那里肯先走？安太太便拉了他说：“咱们娘儿们一块儿走。”比及到门，他到底让太太先进去才罢。

一时，安太太合张太太分宾主坐下，丫鬟倒上茶来。安太太便让张姑娘上炕去坐。只听他低声款语答道：“这断不敢。我张金凤此番随了爹妈护送公子到此，原说给太太作些针线，或者作个指使，才不是闲茶闲饭养闲人，日后名分所关，如何敢坐。”一席话，把个安太太疼的，不由得赶着他叫了声：“我的儿，你千万不要如此！你在庙里合咱们两家那位恩人媒人说的话，我都尽情的知道了。你听我告诉你，不但人家那番恩义不可辜负，就是平白的见了你这样一个人，这门亲我也愿意作。你放心罢！”张姑娘听了这话，心里先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安太太说着，又叫：“玉格呢？”公子答应了一声进来。安太太道：“我细想这桩事，你媳妇方才的话，是因你那日在庙里辞婚，他得站住女孩儿的身分。你辞婚是因不曾禀过我同

你父亲，不敢自主，你得循着人子的道理。如今虽不曾回你父亲，见了我，我就可以作大半主意。甚么原故呢？第一，听着路上的情形，他这心地儿、性格儿，是无可讲了；就据这模样儿，只怕打着灯笼儿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媳妇儿来。至于那贫富高低的话，不是咱们书香人家讲的；我就见有多少人家，因较量贫富高低，又是甚么嫡庶，误了大事。这话不用合你商量，我看你的神情儿，也没甚么不愿意。我估量着你父亲也必愿意。这又怎么见得呢？你还记得临出京的时候，你父亲说过：‘只要得个相貌端庄、性情贤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南山里、北村里的，都使得。’看起今日的这局面来，这岂不是姻缘前定么！咱们今日就一言为定，不必再商。”张姑娘听到这里，心里早两块石头落了地了。

安太太回过头来便问张太太道：“老姐姐，你想我这话是不是？”张太太道：“我们是个乡下人儿，攀高咧，没的怪臊的，可说个啥儿呢！俺这闺女可十个头儿的不弱，亲家太太，你老往后瞧着罢，听说着的呢！”安太太带笑答应着，又问公子道：“你们路上匆匆的，自然也不曾放个定。人家孩子可怪委屈的，我今日补着下个定礼罢。”说着，把自己头上带的一只累金点翠嵌宝衔珠的雁钗摘下来，给张姑娘插在簪儿上，说：“第一件事，是劝你女婿读书上进，早早的雁塔题名。”回手又把腕上的一副金镯子褪下来，给他带上，圈口大小恰好合式，说：“和合双全的罢。”张姑娘此时心里可是三块石头落了地了！带好钗钏，才要下拜，安太太拦道：“这点东西，倒不要拜。今日是个好日子，你就先认了婆婆，咱们娘儿们好天天儿一处过日子。不然，你可叫我甚么呢！至于你们磕双头成大礼，那可得等你公公出来，择吉再办。这大节目是错不得的。”

当下早有仆妇丫鬟铺下红毡子，仍是晋升家的、随缘儿媳妇扶着那张姑娘，便在红毡上插烛也似价拜了四拜。安太太便坐着受了礼，说：“你们搀起大奶奶来，吉祥话儿留着磕双头的时候再多说两句罢。”张姑娘磕头起来，便装了一袋烟，给婆婆递过去。把个张太太一旁乐的，张开嘴闭不上，说道：“亲家太太，我看你们这里都是这大盘头，大高的鞋底子。俺姑娘这打扮可不随溜儿，不咱也给他放了脚罢？”安太太连忙摆手说：“不用，我们虽说是汉军旗人，那驻防的屯居的多有汉装，就连我们现在的本家亲戚里头，也有好几个裹脚的呢。”

原来张姑娘见婆婆这等束装，正恐自己也须改装，这一改，两只脚踏踏踏踏的，倒走不上来，今听如此说，自是放心。

安公子却又是一个见识，以为上古原不缠足，自中古以后，也就相沿既久了，一时改了，转不及本来面目好看。听母亲如此说，更是欢喜。在外间屋里端了一碗热茶喝着，呲着牙儿不住的傻笑。晋升家的、梁材家的一班陈些的人便来怙他，道：“真好俊一位大奶奶！大爷还记得小时候儿见个小媳妇子先脸红？这时候怎么不羞了？”公子笑着道：“你们不用怙我了！正经倒碗热茶我喝罢。”晋升家的道：“我的小爷！你手里端的那不叫热茶吗？咱的了，乐糊涂了？”说的大家大笑，公子也不禁笑将起来。

正热闹着，外边家人将银子行李一起起的搬来，交代明白。那辆车并牲口就交给店里照看喂养。晋升已在前层收拾了两间洁净店房，预备张亲家老爷住。一时行李发完，张亲家老爷过来，安太太忙叫请。请了进来，只见他穿一件搭袜口的灰色粗布袄，套一件新石青细布马褂，系一条月白标布搭包，本是毡帽来的，借了店里掌柜的一顶高提梁儿秋帽儿。

见了安太太，作了一个揖。安太太不会行汉礼，只得手摸头把儿，以旗礼答之。进房坐下，茶罢，安太太便道了一路照料的致谢，又把方才的话告诉一遍。那亲家老爷到也本本分分的说了几句谦虚话，又嘱咐了女儿一番。虽说是个乡下风味儿，比那位亲家太太，就怯的有个样儿多了。坐了一会，便告辞外边坐去。安太太又说：“你们亲家两个索性等消停消停再说话罢。”那老儿答应着，站起去了。安公子这才敢去见父亲，并讨了母亲的主意。安太太也把怎样说法，一一的教导他明白。这里便催着给亲家太太摆饭。

书中且不表这边的事。却说安老爷自从住在这土地祠里，转瞬将近一月。那银限日紧，手下凑了不足千金。寄乌学士告助的信，至今不见回音。梁材进京，往返总须两月，且不知究竟办的成否何如？眼前九月初旬已近，又正是放榜之期，不知公子三场诗文可能望中？更奇的是许久不接家信，不得家中近日情形，公子是出场就动身了啊，还是不曾上路呢？更加此地虽有几个朋友可谈，在这县衙里又不得常见，只有程相公陪着谈谈，偏又是个不大通的。雨夕风晨，十分闷倦。

这日饭后，正拿了一本《周易》在那里破闷，只听墙外人声说话，像有客来的光景。正待要问，随缘儿慌张张的跑进来，说：“奴才大爷来了。”老爷也不免唬了一跳。说着，公子早已进门，请下安去，起来赶了两步，跪在老爷膝前，扶了腿，失声要哭。安老爷正在不得意之中，父子异地相逢，也不免落泪。只是严父慈母，所处不同，便不似太太那番光景。

一面点头拉起公子来，说道：“你可出来作甚么？”因大概问了问何人跟随，一路行色光景，随即问道：“你难道没下场吗？”

第一句公子就不好登答，只得敛神拭泪答道：“正在场前，听见父亲这个信息，方寸已乱，自问下场也作不出好文章来；便侥幸中了，父亲现在这个地方，儿子还何心顾及功名末节？所以忙得不及下场，赶来见见父母。”老爷叹息了一声，说：“这却也难怪你，父子天性，你岂有漠然不动的理。不过，来也无济于事。我已经打发梁材进京去了，算这日期，你自然是在他到的以前就动身的。我早已料道你听见这信必赶出来，所以打发梁材兼程进京。一来为止住你来，二来也为将家里现有的产业折变几两银子，凑着交这赔项。你这事虽不在行，到底还算个作纛旗儿。如今你又出来了，这怎么样呢？”说着皱了眉，宛转思索。

公子见这光景，回道：“这事已经遵父亲的主意，办妥当来了。”老爷道：“你方才说不曾见着梁材，自然不曾见着我的谕帖，从那里遵起？”公子道：“儿子想，除此也别无办法，所以大胆就作主这样办了。”老爷道：“这倒难为你长了。只是我计算，多也不过二千余金，终究还不足数。强如并此而无，且慢慢的凑罢了。”公子道：“据现有的数目，大约也敷衍着够了。”老爷说：“这又是不知物力艰难的孩子帖了。如今我这里才有不足千金，搭上这项，不过三千金。我虽致信乌克斋，他在差次，还不知有无，便有，充其量也不过千金，连上平色，还差千余金呢！你看着世上的银子就这容易？”

公子回道：“儿子此番带来约有七千金上下光景，便不候乌克斋的信，想也足用了。”

老爷听了这话，把脸一沉，问道：“阿哥！你在那里弄得许多银子？我平生于银钱一道，一介不苟，便是朋友有通财之谊，也须谊可通财的才可作将伯之呼；你若借了这事，向亲友

各家不问交谊一概的沿门托鉢摇尾乞怜起来，就大不是我的意思了！”

公子此时心下一想，事到其间，也不得不说了。况且父母跟前，便是自己作错了事，岂容有一字欺隐？莫如直捷痛快的尽情一吐，便是有干严怒，也合受一场教训。便回道：“并不曾求着亲友。只是这桩事说来头绪也乱，情节也多，先得求父亲不要吃惊着急生气，容儿子慢慢的细禀。”说着，便跪了下去。

安老爷平日虽是方正严厉，见这等娇生惯养一个儿子，为了自己远路跋涉而来，已是老大的心疼，只是有见于“爱之能勿劳乎”合那“玉不琢不成器”的这两句话，不肯骄纵了他。今又见他如此举动，满面惨惶，更加不忍，且料其中必另有一段原故，却也断想不到公子竟遭了这等一场大颠险。当下向公子道：“你不必慌，只管起来，明明白白的说。”公子这才站起身来，从家中得信起身，一直到今日到店止，照方才回太太的话，应节省的节省，应加详的加详，并合张金凤联婚一段，一字不落，也都据实的禀了他父亲。

书中交代过的，严父慈母，其性则一，其情不同。况且这位安老爷又是才、学、识三者兼备的人，当公子说的时节，便不肯用话打他的岔，默默凝神静气去听。但见他听着，忽而摇头，忽而点头，忽而抬头，忽而低头，那心里大约是惊一番，喜一番，感一番，痛一番，直等他把话听完了，才透过这口气来。不由得一阵酸心，两行热泪。公子也呜咽惶恐个不住。

安老爷定了一定，长出了一口气，才向公子道：“这桩事我都听明白了。你想我听着怎能够不惊？到了此时，却急也无益，更无气可生，只是苦了你了！你如今不必害怕着忙，听我

告诉你，你此番为我出来，这是天理人情，无所为错；况又受了这场掀天风浪，难道我还责备你不成？然而这事却是都由你少不更事而起。你想，这条路带着若干的银子，便华忠跟着且难保无事，何况你孤身一人？以致险遭不测。你想，倘然果遭不测，不但你成了罪人，连我也是个罪人了。比起你给我送银子来，孰轻孰重？及至你在店里遇见那个甚么十三妹女子，却纯是你不学无识了。方才听你说起那情景来，他句句话与你针锋相对，分明是豪客剑侠一流人物，岂为‘财色’两字而来？你干不合万不合，不合那一走才是，这就叫作‘吉凶悔吝生乎动’了哇。再讲到那骡夫、和尚，原是天理人情之外的事，也难怪你见不及此。只是果然不走，这祸又从何而来呢？至于你受那十三妹的金银，允那张金凤的婚事，这两桩事你自己以为大错，我倒原谅你。何也？圣人说：‘观过知仁’，原不尽在‘党’字上讲。当那进退维谷的时候，便是个练达老成人，也只得如此，何况于你？又何况你心里还多着为我的一层？倒是我作老家儿的不曾荫庇到你，转叫你为我先受了累了。这是我心里难过的去处。如今这项金银也还算得从义路而来，此时也无法不受，况且我也正用得着，竟是用了他的，了成全那女子一番义举，合你一片孝心，我们再图后报。那张家姑娘，方才听你说来，竟是天作之合的一段姻缘，你可不准嫌他父母乡愚，嫌他鄙陋，稍存求全之见。如今竟是以前言为定。却等我完了官事，出去给你们作合，想来你娘也没甚么不肯的。

公子听一句应一句，紧记了母亲的话，说“且慢说方才放定”的一层。今听安老爷如此一问，乘势回道：“看母亲的光景，也以为必当作合，只是不得父亲的话，不好就定。还叫儿子请示。”老爷说：“那更好了。你略歇歇儿就先回去，把这

话说给你娘，并致意你岳父、岳母，叫他二位好放心。你也无可为难着窄了。”安公子听完这话，一切得了主意，心里一想，暗道：“我安骥修了几生，有多大的造化，得这样恩勤覆育的二位老人家！”想到这里，转不禁痛定思痛，感深而泣。

安老爷道：“这又哭甚么？不必哭了，再哭，就叫‘不着要’了。”公子这才收了泪痕，换出笑脸，详问父亲的起居眠食。

老爷说：“你此时且不必絮叨，先把方才的话去说了，就换了衣裳来。跟我吃了饭，今日就在此住，我还有话说呢。你丈人那里，我请程相公替我陪去。”

公子领命退出。本是雇了乘小轿来的，仍坐了那小轿飞奔回店。见了安太太，也不及细说，笑嘻嘻的道：“我父亲没生气，都依了。”安太太道：“我早晓得了。我只管那等叫你去了，到底不放心，打发人跟了听去，回来回了我，都知道了。这好极了。你去陪你丈人吃饭去罢。”公子又把父亲还叫回去并请程相公陪着的话回明，忙忙的换衣回去。他父子才得说一番无限离情，叙一番天伦乐事。

这话暂且不暇多谈，趱回来再讲店里。却说那张老有程相公在那里陪着，一个讲的是抄誊缮写，一个讲的是耕种刨锄，说了一晚也不曾说到一处。那张太太是提着精神招护了一道儿女儿、女婿，到了这里，放了乏了，晚饭又多饮了一杯，更加村里的人儿不会熬夜，才点灯，就有些上眼皮儿找下眼皮儿，打了两个哈欠，说道：“要不咱睡罢？”张姑娘正要合婆婆多亲热一刻，说：“我还不困呢，妈先睡去罢。”那婆儿更无谦让，过西间去，脱了衣裳躺下就着了。

这里安太太叫张姑娘上了炕，才细细的问他家乡路上一切

闲话。说到路上，那张姑娘不住的十三妹姐姐长十三妹姐姐短，安太太这才知道那位救命的姑娘叫作十三妹。张姑娘又把十三妹的形容举止并定亲以前怎样先私下问他许多的话，都倾心吐胆的告诉了婆婆。安太太更是心感，因说道：“这位姑娘不要真是位菩萨转世罢！只是你们受了他的好处，还当面给他道了个谢，我可那里谢他一声去呢？我方才心里许了个愿，等十五日在天地前上个满堂供，焚个满斗香，一来答谢上天叫咱们父子婆媳完聚的天恩；二来祝赞着那十三妹姑娘增福延寿，将来得个好婆婆、好女婿。我还打算另设张桌儿，望空遥拜他一拜，心里才过的去呢。”张姑娘道：“这个只怕使不得。他合媳妇结了姐妹，在婆婆看着也是个孩子一样，这一拜他断当不起。媳妇到有个见识，媳妇本也有个愿心，许下给他供个长生禄位，早晚礼拜，愿生生世世合他托生一处。婆婆想着使得使不得？”安太太听了，说：“很好，就是这样。咱们娘儿们都是十五那天还愿。”婆媳二人又谈了许久，听了听，那天已交四更，才各归寝。

列公听这回书，不觉得像是把上几回的事又写了一番，有些烦絮拖沓么？却是不然。在我说书的，不过是照本演说；在作书的，却别有一段苦心孤诣。这野史稗官虽不可与正史同日而语，其中伏应虚实的结构也不可少。不然都照宋子京修史一般，大书一句了事，虽正史也成了笑柄了。至于听书的又那能逐位都从开宗明义听起？非这番找足前文，不成文章片段。并不是他消磨工夫，浪费笔墨。也因这第十二回是个小团圆，正是《儿女英雄传》的第一番结束也。这正是：

好向源头通曲水，再从天外看奇峰。

要知后事何如，下回书交代。

（第十二回完）

第十三回

敦古谊集腋报师门 感旧情挂冠寻孤女

这回书接着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里，把安老爷的话回明母亲，并上覆岳父、岳母，大家自是异常欢喜。张姑娘心里益发佩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那张老自有程相公照料。

安公子便忙忙的换了家常衣服，赴县衙而来。

那些散了的长随，还有几个没找着饭主满处里打游飞的，听见少爷来了，又带了若干银子给老爷完交官项，老爷指日就要开复原官，都赶了来，借着道喜，要想喝这碗旧锅的粥。

老爷见这班人本无人味，又没天良，一个个善言辞去。内中只有个叶通，原是由京带出来的，虽也是个长随，因他从幼也读过几年书，读的有些呆气。自从跟了安老爷，他便说从来不曾遇见这等一位高明浑厚的老爷，立誓不再投第二个主人。安老爷给他荐了几处地方，他都不肯去，甘受清苦。老爷见公子无人跟随，叫他且伺候公子。恰好赶露儿也赶到了，安老爷因他误事，正要责罚，吓的他长跪不起，只得把刘住儿到家，一时痛亲昏聩忘说，后才想起，随即赶来的话回明。

老爷见其情由可原，仍派他跟随公子。

说着，摆上饭来，又有太太送来几样可吃的菜并“下马面”。原来安老爷酒量颇豪，自己却不肯滥饮，每饭总以三五斤为度。

因向公子道：“我喝酒，你只管坐下先吃饭，不必等我。”公子便搬了个坐儿坐在横头。一时吃饭漱盥已毕，安老爷便命他隅坐侍谈，这才问了问京中家里一切情形，因长吁道：“我读书半世，兢兢业业，不敢有一步逾闲取败，就这‘迂拙’两个字，是我的短处。不想才入宦海，就因这两个字上误事，几乎弄得身名俱败，骨肉沦亡。今日幸得我父子相聚，而且官事可完，如释重负。这都是上苍默佑，惟有刻刻各自修省，勉答昊慈而已。至于你，没出土儿就遭了这场颠沛流离惊风骇浪，更是可怜。又安知不是我家素来享用稍过，福薄灾生，以致如此？经此一番，未必非福。此时都无可说了。只是我方才细想你在那能仁寺遭的这场事，在那班和尚，伤天害理，为天理所必诛，无所为冤；在那个女子，取义成仁，仁至义尽，无所为孽；我们心里便无所为过不去。我只虑地方上弄了这等一桩大案，倘然遇见个廉明官儿查究起来，倒是一桩未完的心事。”

公子说：“这事大料无妨。前日在路上，听见各店里沸沸扬扬的传说，在平县黑风岗庙里一个和尚、一个陀头、一个女人，因为妒奸，彼此自相残害，经本县的一位胡县官访察出来。那地方上百姓也有受过那和尚荼毒的，人人称快，感念那位胡县官，都称他作青天太爷。”安老爷笑道：“此所谓‘齐东野人之语’也。”那时叶通正在那里伺候老爷吃饭，便问道：“这话大约是真的。”老爷道：“你又怎么晓得？”叶通道：“这里的二府就合在的这位胡太爷是儿女亲家。奴才有个舅舅跟胡太爷，昨日打发来看姑奶奶，他也是这等说。还说胡太爷因此上台见重，说他留心地方公事，还保了卓异了呢。”老爷听了不禁大笑，说：“这可叫作‘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了。

若果如此，不但那女子可以远祸，我们也可放心。”

公子答应了个“是”，就趁势回道：“倒是儿子这里另有件未完的心事。”老爷忙问：

“何事？”公子便把失了那块砚台的话说出来。老爷先说了句“可惜”，便问：“怎的会丢了？”

公子道：“只因正在贪看十三妹在墙上题的那折词儿，他又催促着走，一时匆匆的便遗失了。”安老爷问：“又是甚么词儿？”

公子见问，便从靴掖里把自己记下的个底儿掏出来，请老爷看。安老爷看了一会，说：

“这个女子好生奇怪！也好大神煞！你看他这折《北新水令》，虽是不文，一边出豁了你，一边摆脱了他，既定了这恶僧的罪名，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看他这样机警，那砚台他必不肯使落他人之手。只他这词儿里的甚么‘云端’‘云中’，自是故作疑人之笔，他究竟住在何处，你自然问明白了？”公子道：“也曾问过，无奈他含糊其词，只说在个‘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住。并且儿子连他这称谓都留心问过，问他这‘十三妹’三个字，还是排行，还是名姓，他也不肯说明。”老爷道：“嗯，这是甚么话！”

无论怎样，你也该问个明白。在他虽说是不望报，难道你我受了人家这样大德，今生就罢了不成？”公子见父亲教训，也不敢辩说他怎生的生龙活虎一般，我不敢多烦琐他。只得回道：“将来总要还他这张弹弓，取我们那块砚台，想来那时也可以打听得出的。”

老爷只是摇头，一面口里却把那词儿里“云中相见”四个字翻来覆去不住的念，又用手把那“十三妹”三个字在桌子上

一竖一画不住的写。默然良久，忽然的把桌子一拍，喜形于色，说道：“得之矣！我知之矣！”因忙问公子道：“这姑娘可是左右鬓角儿上有米心大必正的两颗朱砂痣不是？”罢了！这公子实在不曾留心，只得据实答应。老爷又问道：“那相貌呢？”公子道：“说起相貌来，却是作怪，就合这新媳妇的相貌一样。不但像是个同胞姊妹，并且像是双生姊妹。”老爷道：“这又是梦话了，我又何曾看见你这新媳妇是怎生个相貌呢？”公子一时觉得说的忘情，扯脖子带脸臊了个绯红。老爷道：“这又臊甚么？说呀！”公子只得勉强道：“此时说也说不周全，等父亲出去看了媳妇就明白了。大约这个是一团和气幽娴，那个是一派英风流露。”老爷听了，笑了一笑，说道：“文法儿也急出来了。”公子也陪着一笑。

列公，天下第一乐事莫如谈心，更莫如父子谈心，更莫如父子久别乍会异地谈心，尤其莫如父子事静心安苦尽甘来久别乍会的异地深夜谈心。安老爷合公子此时真真是天下父子第一乐境，正所谓“等闲难到开心处，似此开心又几回”了。

公子见老人家心开色喜，就便请示父亲：“方才说到那十三妹，父亲说‘得之矣，知之矣’！敢是父亲倒猜着他些来历么？”老爷道：“岂但猜着！此事你固然不得明白，连你母亲大约也未必想的到此，我心里却是明白如见。此时且不必谈，等我事毕身闲，再慢慢的说明。我自然还有个道理。”公子听如此说，便不好再问，只得未免满腹狐疑。那时不但安公子设疑，大约连听书的此时也不免发闷。无如他著书的要作这等欲擒故纵的文章，我说书的也只得这等依头顺尾的演说，大众且耐些烦，少不得听到那里就晓得了。

闲话搁起。一时安老爷饭罢，收拾了家具，又同安公子计

议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结，家眷怎的位置。公子便在父亲屋里小床上另打了一铺睡下。众家人也分投安置。一宿无话。

次日清早，安太太便遣晋升来看老爷、公子，并叫请示：“那银子怎的个办法？早一日完了官事，也好早一日出去。”老爷便教公子去告知他母亲：“这事不忙在一刻，再候两三日，乌克斋总该有信来了，那时再定规。你也就去合你娘亲近亲近去。”

公子才要走，晋升回道：“请大爷等一刻再走罢。将才奴才来的时候，街上正打道呢，说河台大人到马头接钦差去，已经出了衙门了。路上撞见，又得躲避。”老爷问道：“也不曾听见个信儿，忽然那里来了这等一个钦差？”晋升道：“奴才们也是才听见说，说是一位兵部的甚么吴大人。这位钦差来得严密得很，只带着两个家人，坐了一只小船儿，昨夜五更到了码头，天不亮就传码头差到船上，交下两角文书来，一角札山阳县预备轿马，一角知照河台钦差到境。这里县太爷早到码头接差去了。”安老爷心想：“那个甚么吴大人，莫非吴侍郎出来了？他是礼部啊！此地也不曾听见有甚么案，这钦差何来呢？断不致于用着钦差来催我的官项呀？”大家一时猜度不出。老爷道：“管他，横竖我是个局外人，于我无干，去瞎费这心猜他作甚么！”说着，只听得县门前道、府、厅、县各各一起一起的过去，落后便是那河台鸣锣喝道前呼后拥的过去。直等过去了，公子才得回店。

话分两头。你道这位钦差是谁？原来就是那号克斋、名乌明阿的乌大爷。他在浙江差次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由阁学升了兵部侍郎。把浙江的公事查办清楚，拜了折子，正要回京覆命谢恩，才由水路走出一程，又奉到廷寄，命他到南河查办事

件。这正是回程进京必由之路。他便且不行文知照，把自己的官船留在后面，同随带司员人等一起行走，自己却乔妆打扮的雇了一只小船，带了两个家丁，沿路私访而来。直等靠了码头，才知照地方官。把个山阳县吓得，忙着分派人打扫公馆，伺候轿马，预备下程酒饭，闹的头昏，才得办妥。

只是钦差究竟为着何事而来，不能晓得。这正是首县第一桩要紧差使，为得是打听明白，好去答应上司，是个美差。他一到码头，通上手本叩安稟见。不想钦差止于传话道乏，不曾传见。看了看船上，只得两个家人，连门包都不收，料是无处打听。费尽方法，派了个心腹能干家人，把船家暗暗的叫下来，问他端的，又许他银钱。那船家道：“他雇船的时候，我只知他是伙计三个，到淮安要账来的。一路也同我们在船头上同坐，问长问短的。一直到了码头，见大家出来接差，我才知道他是个官府。谁知道他作甚么来的呀！”那家人听了无法，只得回复县官。把个山阳县急得搓手。

一时大小官员都到，紧接着河台到船拜会。早见那位钦差顶冠束带满面春风的迎出舱来。河台下船，只得在那小船里面向上请了圣安。乌大人站在一旁，说了句：“圣躬甚安。”

二人见礼坐下。河台满脸青黄不定，勉强支持着寒暄了几句，又不敢问“到此何事”。倒是乌大人先开口说道：“此来没甚么紧要事。上意因为此番回京，此地是必由之路，命顺路看看河工情形。这河工的事，自己实在丝毫不懂。前在浙江，但见那些办工的官员实在辛勤苦累。大人止把那沿路工段教人开个节略见赐，便可照这节略略查一查回奏，就算当过这差去了。自己也急于要进京谢恩，恐不能多耽搁，地方上一切不必费事。这船上实在褻渎，下船就先奉拜，再长谈罢。”

那河台听了这话，才咕咚一声把心放下去。那恭维人的本领，他却从作佐杂时候就学得滥熟，又见乌大人这等谦和体谅，心里早打算到这满破个二三千银子送他也值，左右向那些工员身上捞的回来的。因此着实的颂扬了钦差一阵，才打道回院。河台走后，各官才上手本。乌大人都回说：“船上过窄，公馆相见。”大家只得纷纷进城。

河台早把自己新得的一乘八人大轿并自己新作的全分执事送来，又派了武巡捕带了许多材官来接。乌大人便留了一个家人收拾行李，搬进公馆，自己只带一个家人跟着。前头全副执事摆开，众材官摆队的摆队，扶轿的扶轿，马头上三声大炮，簇拥着钦差那顶大轿，浩浩荡荡，雅雀无声，奔了淮城东门而来。

一进城门，武巡捕轿旁请示：“大人，先到公馆？先到河院？”那大人只说得一句：“先到山阳县。”那巡捕应了一声，忙传下去。心里却是惊疑：“怎的倒先到县衙呢？”那个当儿，山阳县的县官早到公馆伺候去了。原来外省的怯排场，大凡大宪来拜州县，从不下轿，那县官倒隐了不敢出头，都是管门家丁同着简房书吏老远的迎出来，道旁迎着轿子，把他那条左腿一跪，把上司的拜贴用手举的过顶钻云，口中高报，说：“小的主人不敢当大人的宪驾。”如今这山阳县门上听得钦差来拜他们太爷，他更比寻常跪的腿快，喊得声高。

只见那钦差也不用人传话，就在轿里吩咐道：“我不是拜你主人来了。”那门丁听了，吓得爬起来，找了条小路往回就跑，此时但恨他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将跑到县门，钦差的轿子已到，他又同了衙役门前伺候。又听得钦差问道：“有位被参的安太老爷，想来是在监里呢？”门丁忙跪禀道：“不在县

监，在县头门里典史衙门土地祠。”钦差便命打道典史衙门。

把个管狱的典史登时吓得浑身乱抖，口里叫道：“皇天菩萨！自从周公作《周礼》，设官分职，到今日也不曾听得钦差拜过典史！这是甚么勾当呀？”慌得他抓了顶帽子，拉了件褂子，一路穿着跑了出来，跪在门外，口中高报：“山阳县典史郝啣桢叩接大人！”轿子过去了良久，他还在那里长跪不起，两旁众人都看了他指点着笑个不住。他也不知众人笑他何来。及至站起来，自己低头一看，才知穿的那件石青褂子镶着一身的狗牙儿绦子，原来是慌的拉差了，把他们官太太的褂子穿出来了。咳，正所谓：“宦海无边，孽海同源；作官作孽，君自择焉！”

闲话休提。却说那钦差到了典史衙门，望见那土地祠，便命住轿，落平下来。只见跟班的从怀里掏出一个黑皮子手本来，众人两旁看了，诧异道：“钦差大人怎还用着这上行手本，拜谁呀？便是拜土地爷，也只合用个‘年家眷弟’的大帖，到底拜谁呀？”正在猜度，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爷看过，便交付巡捕，说：“拜会安太老爷。”那巡捕接了，偷眼一看，手本上端恭小楷写着“受业乌明阿”一行字，连忙飞奔到门投帖。

却说那时正近重阳，南闱乡试放榜。安老爷正得了一本《江南新科闱墨》在那里看，听得县衙前才得一片喧哗，旋即不闻声息，却也听惯了，不以为意，依然看那本文章。忽见戴勤匆匆的跑进来，回称：“钦差来拜。”虽安老爷的镇静，也不免惊疑。心里说：“难道真个的钦差来催官项来了不成？”伸手接过手本一看，笑道：“原来是他呀！只说甚么‘吴大人’，‘吴大人’，我就再想不起是谁了！”因慢慢的起身离坐，说：“请进来罢。”早见那乌大爷遍体行装的进来，先向安老爷行

了个旗礼，请了安，起来，又行了个外官礼儿，拜了三拜。安老爷也半礼相还。乌大爷起身，又走近前来看了看老爷的脸面，说：“老师的脸面竟还好。只是怎生碰出这等一个岔儿来！”

一时让坐茶罢。乌大爷开口先说：“老师的信，门生接到了。因有几两银子不好转人送来，旋即奉了到此地来的廷寄，如今自己带了来了。”又问：“老师的官项现在怎样？”安老爷不便就提公子来的话，便答说：“也有了些眉目了。”乌大爷道：“门生给老师带了万金来，在后面大船上呢，一到就送到公馆去。”安老爷忙道：“多了，多了，这断乎用不了。你虽是个便家，况你我还有个通财之谊，只是你在差次，那有许多银子？”

乌大爷道：“这也非门生一人的意思。没接着老师的信以前，并且还不曾看见京报，便接着管子金、何麦舟他两家老伯的急脚信，晓得了老师这场不得意。门生即刻给同门受过师恩的众门生分头写了信去，派了个数儿，教他们量力尽心。因门生差次不久，他们又不能各各的专人前来，便叫他们止发信来，把银子汇京，都交到门生家里。正愁缓不济急，恰好有现任杭州织造的富周三爷，是门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门生带京的一万银子。门生合他说明，先用了他的，到京再由门生家里归还。这万金内一半作为门生的尽心，一半作为众门生的集腋。将来他们汇到门生那里，再从门生那里扣存也是一样。此时且应老师的急用。老师接到他们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

安老爷道：“非我合你客气，你大兄弟也送了几两银子来，再有个二三千金便够了。这种东西，多也无用。再，与者受者都要心安。”乌大爷道：“老师这几个门生，现在的立身

植品，以至仰事俯蓄，穿衣吃饭，那不是出自师门？谁也该‘饮水思源，缘木思本’的。门生受恩最深，就该作个倡首。就譬如世兄孝敬老师万金，难道老师也合他让再让三不成？再，门生还有句放肆的笑话儿，以老师的古道，处在这有天无日的地方，只怕往后还得预备个几千银子赔赔定不得呢！”

安老爷听了，哑然大笑。因见他办得这样妥当，又说得这样恳切，不好再推，便说道：

“我说你不过，就是这样罢。我也合你说不到‘却之不恭’，却是‘受之有愧’了”。那乌大爷又谦逊了一番。话完，便向他那家人使了个眼色，那家人早退下去，连戴勤等一并招呼开。彼此会意，就都躲在院门外，坐下喝茶吃烟闲话。

却说那位典史老爷见钦差来拜安老爷，不知怎样恭维恭维才好。忙忙的换了褂子，弄了一壶茶，跟了个衙役，亲自送来让家丁们喝，也为趁便探听探听消息。谁想大家都堵着门坐着呢，不得进去。他一面让茶，一面搭讪着就要同坐。戴勤先站起来道：“郝老爷，你请治公罢。你在这里，我们不好坐；同你一处坐，主人知道也必嗔责。茶这里有，郝老爷别费心了。”那典史看这光景，料是打不进去，只得周旋一阵，把那壶茶送给轿夫喝去了。

却说安老爷见乌大人把人支开，料是有说的。只见他低声道：“门生此来却不专为这事。现在奉旨到此访察一桩公事，一路也访得些情形，未敢为据，所以来请示老师。老师知之必确。”安老爷忙问：“何事？”乌大爷道：“此地河台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怎的待属员以趋奉为贤员，以诚朴为无用；演戏作寿，受贿婪赃；侵冒钱粮，偷减工料；以致官场短气，习俗颓靡等情，参得十分利害。这事关系甚大，门生初次奉差，

有些不得主意，所以讨老师教导。”

安老爷听了这话，沉了一沉，说：“克斋，这话既承你以我为识途老马，我却有无多的几句话，只恐你不信。”因说道：“我到此不久，就到邳州高堰署了两回事，河台的行止，我都不不得深知。至于我之被参，事属因公，此中毫无屈抑。你如今既奉命而来，我以为国法不可不执，国体也不可不顾；察事不得不精，存心却不可不厚。老贤弟以为何如？”乌大人觉得安老爷受了那河台无限的屈抑，岂无个不平之鸣？谁知他竟无一字怨尤，益加佩服老师的学识雅度。说了几句闲话，起身告辞。安老爷道：“我可不能看你去，也不便差人到你公馆里，改日长谈罢。”说着，送到院门，便不望外再送。

却说那山阳县知县得了这个信，早差人禀知河台，说：“钦差在县里合安老爷长谈。”

那河台倒是一惊。才要问话，听得头门炮响，钦差早已到门，连忙开暖阁迎了出来。见那钦差仍是春风满面，说：“才望了望敝老师，来迟了一步。”说着一路进来，坐下。可奈他绝口不谈公事，至要紧的话，问的是淮安膏药那铺子里的好？竹沥涤痰丸那铺子里的真？河台也只得顺着答应一番。因便装着糊涂问道：“方才说贵老师是那位？”乌大人道：“就是被参的安令。”河台连忙道：“这位安水心先生老成练达，为守兼优，是此地第一贤员。无奈官运平常，可遇的遇见这等个不巧的事情。现在我们大家替他打算，众擎易举，已有个成数了，不日便可奏请开复。”乌大人道：“这倒不敢劳大人费心。他世兄已经从京里变产而来，大约可以了结公事。况且敝老师是位一介不苟的，便承大人费心，他也未必敢领。”河台听了，大失所望。钦差坐了一刻，便告辞进了公馆。

那时后面官船已到，几位随带司员也赶了来。那些地方官，钦差都请在一处，公同一见。应酬已毕，少微歇息，吃些东西，早发下一角文书，提河台的文武巡捕、管门管帐家丁。须臾拿到，便封了门，照着那言官指参的款迹，连夜熬审起来。从来说：“人情似铁，官法如炉。”况且随带的那些司员，又都是些精明强干久经审案的能员，那消几日，早问出许多赃款来。钦差一面行文，仍用名贴去请河台过来说话。

不一时，河台已到，钦差照旧以客礼相待。让坐送茶已毕，便将廷寄并那御史的参折合他的巡捕、家丁的口供送给他看。河台一看，这才如梦方醒，只吓得他面如金纸，目瞪口呆。又见上面有“如果审有赃款，即传旨革职，所有南河河道总督即着乌明阿暂署”的话。他慌忙看完，摘了帽子，向上跪倒碰头，口称他的名字说：“犯官谈尔音，昏聩糊涂，辜负天恩，但求重重的治罪，并罚镌报效。”原来那时候有个“罚镌助饷助工的功令。只因朝廷深知督抚的丰厚，那时的风气淳朴，督抚也不避丰厚之名，每逢获罪，都求报效若干银子助工助饷，也为图轻减罪名，所以他才有这番举动。说罢起来，戴上帽子。乌大人道：“请大人具个亲供。便是自认罚镌，也得有个数目，好据供入奏。”那谈尔音道：“犯官打算竭力巴结十万银子交库。”乌大人道：“大人的情甘报效，我原不便多言；但是圣意甚严，案情较重，左右近年的案都有个样子在前头。大人还得自己斟酌斟酌，不可自误。”他答应了两个“是”，下去写具亲供。

一时，早有首府中军送过印来，乌大人即日拜印接署。便下了一个札子，委山阳县伺候前印河台大人，这汉话就叫作“看起来了。”这个信传出去，那些绅衿百姓铺户听得，好不畅

快！原来这河台姓谈，名尔音，号钰甫。便有等尖酸的，指了新旧河台的名号编了一副对联，道是：“月向日边明，日月当空天有眼；玉镶金作钰，玉金满囊地无皮。”

闲话搁起。却说那谈尔音下去写具亲供，见钦差的话来得严厉，一定朝廷还有甚密旨。如今报效得少了罢，诚恐罪名减不去；多了罢，实在心上舍不得。心问口，口问心，打算良久，连那些奇珍异宝折变了，大约也够了。且自顾命要紧，因此上一很二很，写了二十万两的报效。那乌大人就把案归着了归着，据情转奏。当朝圣人最恼的贪官污吏，也还算法外施仁，止于把他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不日批折回来，那谈尔音便忙忙交官项上库，送家眷回乡，剩了个空人儿赴军台效力去了。只是这些金银珠宝，千方百计才弄得来，三言两语便花将去；当日嫌他来的少，今日转痛他去的多。也最可怜的是，他见过乌大人之后，不曾等安老爷交官项，早替他虚出通关，连夜发了折子奏请开复，想在钦差跟前作个大大的情面。也是发于天良，要想存些公道。只是迟矣，晚矣！

却说安太太那边，自从张金凤进门之后，在安太太是本不曾生得这等一个爱女，在张姑娘是难得遇着这等一位慈姑。

彼此相投，竟比那多年的婆媳还觉亲热。那张老夫妻虽然有些乡下气，初来时众人见了不免笑他；及至处下来，见他一味诚实，不辞劳，不自大，没一些心眼儿，没一分脾气，你就笑他也是那样，不笑他也是那样。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转都爱他敬他。虽是两家合成一家，倒过得一团和气。

这日安老爷收到乌大爷的帮项，即日把文书备妥，如数交纳，照例开复。又因此地正在官场有事，自己不好出去，便告了两个月病假。早有公子领着家人们预备轿马前来。这老爷离

了土地祠，来到聚合店。安太太迎了出来。老夫妻本来伉俪甚笃，更兼在异乡同患难，又想到公子这场落难，彼此见了，十分伤感。亏得公子一旁极力劝慰方住。安太太便叫媳妇出来拜见。安老爷一看，又叫他近前来细看一番，因向太太道：“我告诉玉格的话，想来都说到了，不必再说。这个孩子天生的是咱们家的媳妇儿！等着消停消停，就给他们办起这件喜事来。”安老爷不吃烟，张姑娘便送上一碗茶来。

一时，亲家太太也来相见。这亲家太太可不是那两日的亲家太太了，也穿上裙子了，好容易女儿劝着把那个冠子也摘了。见了安老爷，拜了两拜，口里说：“好哇，亲家！俺们在这里可糟扰了！”安老爷也合他谦了几句。人回：“亲家老爷进来了。”安老爷迎进来，见礼归坐，着实谢了谢他途中照应公子。张老道：“亲家，不要说这话。我的嘴笨，也说不上个甚么来。咱都是一家人，往后只有我们沾光的。就只一件，我在家负苦惯了，这几天吃饱了饭，竟白呆着就困了。亲家，这不是你来家了吗？有啥笨活，只管交给我，管作的动；不的时候儿，这大米饭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

安老爷听了道：“就是这样。如今我第一桩大事，就是你这个女婿。他只管这么大了，还得有个常人儿招护着。这几日里边有个媳妇，不好叫他在里头不周不备，我可就都求了亲家了。”张老爷连忙答应。安太太道：“这几天就多亏了亲家老爷疼他。”一句话没完，张太太话来了，说：“啥话呢，疼闺女有个不疼女婿的！”大家正说到热闹中间，人回：“河台乌大人来拜。”把个张老夫妻吓得往外藏躲不迭。

一时锣鸣导喝，乌大人已到店门。安老爷说：“请进来坐罢。”说着，便迎了进来。那乌大人先给师母请了安，然后又

合公子叙了一向的阔别。提到前任谈公的事，安老爷倒着实感叹了一番。乌大人因道：“门生看老师没甚么大欠安，为何告起假来？”安老爷便说是“有些琐事”，便把公子途中结亲一事略提了几句，只是不提那番骇人见闻的话。乌大人也连忙道喜。又说：“此地总河的缺，已调了北河的同峻峰过来了，也是个熟人。老师完了私事，何不早些出去？门生既可多听两次教导，等那同峻峰来，也可当面作一番嘱托。”安老爷道：“说得有理，我事情一清楚，就出来的。”乌大人长谈了半日，告辞而去。早有那些实任候补的官员，听得河台大人到店来拜安老爷，长谈久坐，见安老爷又是大人的老师，那个不来周旋？也有送酒席的，也有送下程的。到后来就不好了，闹起整匣的燕窝，整桶的海参鱼翅，甚至尺头珍玩，打听甚么贵送起甚么来了。老爷一概壁谢不收。

却说那日安老爷迎宾谢客，忙的半日不曾住脚，一直到了下半日才得消停。那张姑娘便送过帽头儿来，请换帽子，伏侍得直像个多年的儿媳妇，又像个亲生的女儿。安老爷看了自是欢喜，因对太太道：“我们如今事情正多，有两桩得先作起来：一件是为我家险遭一场意外的灾殃，幸而安然无事，这都是天公默佑，我们阖家都该办注名香，达谢上苍；那一件，无论怎样，这店里非久居之地，得找一所公馆。”

安太太道：“这两桩事都不用老爷费心，公馆我已经叫晋升找下了。”老爷道：“一处不够。”太太道：“找得这处很宽绰，连亲家都住下了。”老爷道：“不然。日后自然是住在一处，才得有个照应；眼前办这喜事，必得两处办，才成一个一娶一嫁的大礼。”太太听了也以为是。恰好晋升进来回事，听得这话，便回道：“既老爷这样吩咐，也不用再找。那公馆本

是大小两所相连，内里通着，外边各开大门。”安老爷道：“那更好了。”房子说定。说到谢天，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合媳妇许了十五日还愿的话，并媳妇怎的要给那十三妹姑娘供长生禄位的话，一一的说明。安老爷更觉暗合了自己的主意，连连点头，道：“既如此，明日咱们全家叩谢，不必再看日子了。”一家儿谈到饭罢掌灯。安老爷早叫人在外层收拾了三间洁净屋子下榻，出去周旋了张老一番，才得就枕。一宿无话。

次日便是十五日，太太早在当院设下香案，香烛、供品。

先是安老爷带了安公子，次后便是安太太带了张姑娘，各各一秉虔诚，焚香膜拜，叩谢上天加护之恩。拜完，安老爷便对两亲家道：“你二位老兄老嫂也该拜谢一番才是。”张老道：“我们正想着借花儿献佛，磕个头儿呢！”早有仆妇送上两束香来。张老上了香，磕过头。亲家太太也把香点着，举得过顶，磕下头去，不知他口里还喃喃呐呐祝赞些甚么。磕完头，将爬起来，只见他把右手褪进袖口去，摸了半日，摸出两箍香钱来，递给安太太。安太太笑道：“亲家，这是作么呀？你我难道还分彼此么？”亲家太太道：“不是价。这往后俺两口子的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仗着你老公们俩合姑爷哩，还有啥儿说的呢！这烧香可是神佛儿的事情，公修公得，婆修婆得，咱各人儿洗脸儿各人儿光，你不要可行不的！”安太太只是笑着不肯收。倒是安老爷说：“太太，既亲家这等至诚，收了再请两箍香上就是了。”

安太太只得接过来，递给一个丫鬟，摸了摸那钱，还是沔的滚热的。

却说张姑娘随婆婆谢过了天，便忙着进房，设了一张小桌儿，供上那十三妹姑娘的长生牌，上写着“十三妹姐姐福德长

生禄位”。安太太便向安老爷道：“我们玉格也该叫他来磕个头才是呢。”安老爷道：“且慢。他的事不是磕一个头可了事的，我另有办法。”安太太听了，便同张太太各拈了一撮香，看着那张姑娘插烛似价拜了四拜，就把那个弹弓供在面前。

话休絮烦。自此以后安老爷夫妻二位便忙着搬公馆，办喜事。张老夫妻把十三妹赠的那一百金子依然交给安老爷、安太太，办理妆奁。一婚一嫁，忙在一处，忙了也不止一日，才得齐备。那怎的个下茶行聘、送妆过门，都不及细说。到了吉期，鼓乐前导，花烛双辉，把金凤张姑娘一乘彩轿迎娶过来。一样的参拜天地，遥拜祖先，叩见翁姑，然后完成百年大礼。这日安老爷虽不曾知会外客，有等知道的也来送礼道贺。虽说不得“百辆盈门”，也就算“六礼全备”了。

转眼就是安老爷假限将满，新河台已经到任，乌大人已经回京。太太便带了儿子、媳妇忙着张罗老爷的冠裳一切，便问：“那日出去销假？”安老爷道：“难道你们娘儿们真个的还忍得叫我再作这官不成？我平生天性恬淡，本就无意富贵功名，况经了这场宦海风波，益发心灰意懒。只是生为国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甚么？无如我眼前有桩大似作官的事，不得不先去料理。”

太太、公子见老爷说得恁般郑重，忙问何事，老爷道：“嗯，难道救了我一家性命的那个十三妹的这番深恩重义，我们竟不想寻着他答报不成？”太太道：“何尝不想答报呢！只是他又没个准住处、真名姓，可那里找他去呢？”老爷说：“你们都不必管，我自有个道理。实合你们说：从乌老大谆请我出去那日，我已经定了个告退的主意，只恐他苦苦相拦，所以挨到今日。如今挨得他也回京了，新河台也到任了，我前

日已将告休的文书发出去了。从此卸了这副担子，我正好挂冠去办我这桩正事。此去寻的着那十三妹，我才得心愿满足；倘然寻不着他，那管芒鞋竹笠，海角天涯，我一定要寻着这个女孩儿才罢！”这正是：

丈夫第一关心事，受恩深处报恩时。

要知安老爷怎的个去寻那十三妹，下回书交代。

（第十三回完）

第十四回

红柳树空访褚壮士 青云堡巧遇华苍头

上回书既把安、张两家公案交代明白，这回书之后便入十三妹的正传。

却说安老爷认定天理人情，抛却功名富贵，顿起一片儿女英雄念头，挂冠不仕，要向海角天涯寻着那十三妹，报他这番恩义。若论十三妹，自安太太以至安公子小夫妻、张老老夫妻，又那个心里不想答报他？只是没作理会处。如今听了安老爷这等说了，正合众人的心事。当下商量定了，一面收拾行李，一面遣人过黄河去扣车辆。那时梁材也从京里回来，只这几个家人，又有张亲家老爷合程相公外面帮着，人足敷用。况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计，这番去官，比起前番的上任，转觉得兴头热闹。

话休烦琐。那消几日，都布置停妥。安老爷本因告病，一向不曾出门，也不拜客辞行，择了个长行日子，便渡黄北上。

于路无话。不则一日，到了离茌平四十里，下店打尖。这座店正是安公子同张姑娘来时住的那座店。安老爷饭罢，等着家人们吃饭，自己便踱出店外，看那些车夫吃饭。见他们一个个蹲在地下，吃了个狼飧虎咽，沟满壕平。老爷便合他们闲话，问道：“我们今日往茌平，从那里岔道下去，有个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红柳树，离茌平有多远？”内中有两个知道的，说道：

“要到二十八棵红柳树，为甚么打荏平岔道呢，那不是绕了远儿往回来走吗？要上二十八棵红柳树，打这里就岔下去了，往前不远，有个地方叫桐口，顺着这桐口进去，斜半签着就奔了二十八棵红柳树了。到了那里，打邓家庄儿头里过去，就是青云堡。青云堡再走十来里地，有个岔道口，出了岔道口，那就是荏平的大道了。打这里去近哪，可就是这一头儿没车道，得骑牲口，不就坐二把手车子也行得。”

老爷把这话听在心里，看了看这座店，虽然窄些，也将就住下了。进来便合太太商议道：“太太，我看这座店也还干净严密，今日我们就这里住下罢。”太太道：“再半站今日就到荏平了。到了荏平，老爷不是还有事去呢么，为甚么又耽搁半天的路程呢？”老爷道：“我正为不耽搁路程。我方才在外头问了问，原来从这有条小路走着近便。我们今日歇半天，明日你们仍走大路，住在平等我，我就从这里小路走，干我的去。”太太道：“罢呀，老爷可不要闹了！听起来，那小道儿可不是顽儿的。”老爷道：“太太，你想是因玉格前番的事唬怕了。要知人生在世，世界之大，除了这寸许的心地是块平稳路，此外也没有一步平稳的，只有认定了这条路走。至于祸福，有个天在，注定的祸避不来，非分的福求不到。那避祸的，纵让千方百计的避开，莫认作自己乖觉，究竟立脚不稳，安身不牢；那求富的，纵让千辛万苦的求得，莫认作可以侥幸，须知‘飞的不高，跌的不重’。太太，你只看我同玉格，一个险些儿骨肉分离，一个险些儿身命俱败，今竟何如？这岂是人力能为的？”

太太见老爷说得有理，便说：“既那样，就多带两个人儿去。”张老听了，说道：“亲家太太放心，我跟了亲家去，保妥当。”安老爷笑道：“怎么敢惊动亲家呢！此去我保不定耽

搁一半天，家眷自然就在在平住下听信。亲家，你自然照应家眷为是。我同了玉格带上戴勤、随缘儿，再带上十三妹那张弹弓，岂不是绝好的一道护身符么！”说着，便吩咐家人们今日就在尖站住下。因又叫戴勤：“明日雇一辆二把手小车子我坐，再雇三头驴儿，你同随缘儿跟了大爷，我们就便衣便帽乔妆而往。我自有道理。”戴勤笑道：“那短盘驴搭上个马褥子倒骑得，那倖车子只怕老爷坐不来罢？”老爷道：“你莫管，照我的话弄去就是了。”戴勤只得去雇小车合驴儿，心里却是纳闷，说：“这是怎的个用意呢？”

一时，老爷又叫戴勤家的、随缘儿媳妇来，问道：“你母女两个从前在那家子跟的那位姑娘，你可记得他的生辰八字？他是几岁上裹脚，几岁上留头，合他那小时候可有甚么异样淘气的事，你可想得起来一两桩来？”

戴勤家的经这一问，一时倒蒙住了，想了想，才说：“奴才那位姑娘，今年算计着是十九岁，属龙的，三月初三日生的，时辰奴才可记不准了。”他女儿接口道：“是辰时。那年给姑娘算命，那算命的不是说过底下四个‘辰’字是有讲究的，叫甚么甚么地，甚么一气，这是个有钱使的命，还说将来再说个属马的姑爷，就合个甚么论儿了，还要作一品夫人呢！”他妈也道：“不错，这话有的。”因又说道：“那姑娘是七岁上就裹的脚，不怎么那一双好小脚儿呢。九岁上留的头。”

随缘儿媳妇又说道：“小时候奴才们跟着顽儿，姑娘可淘气呀，最爱装个爷们，弄个刀儿枪儿，谁知道后来都学会了呢。就只怕作活。奴才老爷、太太常说：‘将来到了婆婆家可怎么好！’姑娘说的更好，说：‘难道婆婆家是雇了人去作活不成？’奴才们背地里还恼姑娘不害羞，姑娘说：‘我不懂，一个女孩

儿提起公公、婆婆，羞的是甚么？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样，你见谁提起爸爸、奶奶来也害羞来着？’”安老爷合太太听了，点头而笑，说：“却也说得有理。”太太便问道：“老爷此时从那里想起问这些闲话来？”张金凤也接口道：“不要这位姑娘就是我十三妹姐姐罢？”老爷拈须笑道：“你娘儿们先不必急着问，横竖不出三日，一定叫你们见着十三妹，如何？”张姑娘听了，先就欢喜。

当晚无话。到了次日早起，张老、程相公依然同了一众家人护了家眷北行，去到在平那座悦来老店落程住下。安老爷同了公子带了戴勤、随缘儿，便向二十八棵红柳树进发。安老爷上了小车，伸腿坐在一边，那边载上行李，前头一个拉，后面一个推。安老爷从不曾坐过这东西，果然坐不惯，才走了几步，两条腿早溜下去了。戴勤笑道：“奴才昨日就回老爷说坐不惯的。”老爷也不禁大笑，及至坐好了，走了几步，腿又溜下去，险些儿不曾闪下来。那推小车子的先说道：“这不行啊！不我把你老萨杭罢。”老爷不懂这句话，问：“怎么叫‘萨杭’？”戴勤说：“拢住点儿，他们就叫‘煞上’。”老爷说：“很好，你就把我‘萨杭’试试。”只见他把车放下，解下车底下拴的那个弯柳杆子来，往老爷身旁一搭，把中间那弯弓儿的地方向车梁上一攀，老爷将身子往后一靠，果觉坐得安稳。公子背着弹弓，跨着驴儿，同两个家丁便随着老爷的车前前后后行走。

那时正是秋末初冬，小阳天气。霜华在树，朝日弄晴，云敛山清，草枯人健。安老爷此时偷得闲身，倍觉胸中畅快。一路走着，只听那推车的道：“好了，快到了。”老爷一望，只见前面有几丛杂树，一簇草房，心里想道：“邓家庄难道就是这等荒凉不成？”说话间已到那里。推车的把车落下，老爷问：

“到了吗？”他说：“那里，才走了一半儿呀，这叫二十里铺。”

老爷说：“既这样，你为何歇下呢？”只听他道：“我的老爷！这两条腿儿的头口，可比不得四条腿儿的头口。那四条腿儿的头口饿了，不会言语；俺这两条腿儿的头口饿了，肚子先就不答应咧。吃点吗儿再走。”随缘儿是不准他吃。老爷听了，道：“叫他们吃罢，吃了快些走。”安老爷合公子也下来。只见两个车夫、三个脚夫，每人要了一斤半面的薄饼，有的抹上点子生酱，卷上棵葱；有的就蘸着那黄沙碗里的盐水烂蒜，吃了个满口香甜。还在那里让着老爷，说：“你老也得一张罢？好齐整白面哪。”

须臾吃毕，车夫道：“这可走罢，管走得快了。”说着，推着车子，果然转眼之间就望见那一片柳树。那柳叶还不曾落净，远远看去，好似半林枫叶一般。公子骑着驴儿到跟前一一看，原来那树是绿树叶，红叶筋，因叫赶驴的在地下拣了两片，自己送给老爷看。老爷看了，道：“这树名叫作‘桤柳’，又名‘河柳’，别名‘雨师’。《春秋》僖公元年‘会于桤’的那个‘桤’字，即此物也。”

闲话间，已到邓家庄门首。老爷下车一看，好一座大庄院！只见周围城砖砌墙，四角有四座更楼，中间广梁大门，左右两边排列着那二十八棵红柳树，里面房间高大，屋瓦鳞鳞，只是庄门紧闭不开。戴勤才要上前叫门，老爷连忙拦住，自己上前把那门轻敲了两下。早听见门里看家的狗瓮声瓮气如恶豹一般顿着那锁链子咬起来，紧接着就有人一面吆喝那狗，隔着门问道：“找谁呀？”安老爷道：“借问一声，这里可是邓府上？开了门，我有句话说。”

“只听那人道：‘开门，得我言语一声儿去。’”那人去不多

时，便听得里面开得铁锁响。庄门开处，走出一个人来，约有四十余岁年纪，头戴窄沿秋帽，穿一件元青绉绸棉袄，套着件青毡马褂儿，身后还跟着两三个笨汉。

那人见了安老爷，执手当胸拱了一拱，问道：“尊客何来？”

安老爷心想：“这人一定是那褚一官了。”因问道：“足下上姓？这里可是邓九公府上？”那人答道：“在下姓李。邓九太爷便是敝东人，不在家里，大约还得个三五天回来。尊客如有甚么书信，以至东西，只管交给我，万无一失，五日后来取回信。倘一定有甚么要紧的话得等着面说，我这里付一面对牌，请到前街客寓里住歇。那里饭食、油烛、草料以至店钱，看你老合我东人二位交情在那里，敝东回来，自然有个地主之情；不然，那店里也是公平交易，绝不相欺。”说到这里，只听庄门里有人高声叫说：“李二爷，发钥匙开仓。”他这里一面应着，一面听老爷的回话。

老爷见访邓九公不着，只得又问道：“既如此，有位姓褚的，我们见见。”那人道：“我们这里有三四个姓褚的呢，可不知尊客问的是那一位？”老爷道：“这人，人称他褚一官。”

那人道：“要找我们褚一爷么，他老如今不在这里住了，搬到东庄儿去了，请到东庄儿就找着了。”才说完，里面又在那里催说：“李二爷，等你开仓呢！”那人便向安老爷一拱，说：“请便罢，尊客。”老爷还要问话，他早回头进去了。那两三个笨汉见他进去，随即把门关上。老爷只得隔着门又问了一声，说：“这东庄儿在那里？”里边应了一句说：“一直往东去。”说着，也走了。

安老爷此番来访十三妹，原想着褚一官是华忠的妹夫，邓九公是褚一官的师傅，且合十三妹有师弟之谊，因褚一官见邓

九公，因邓九公见十三妹，再没个不见着的。如今见褚、邓二人都见不着，因向公子道：“怎生的这般不巧！又不知这东庄儿在那里。”那安公子此时却大非两个月头里的安公子可比了，经了这场折磨，自己觉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惯在行，因说道：“一直往东去，逢人便问，还怕找不着东庄儿么！”老爷笑道：“固是如此，难道一路问不着，还一直的问到东海之滨找文王去不成？”公子笑道：“再没问不着的。”说着，跨上驴儿，跑到前头。

只见过了邓家庄，人烟渐少，那时正是收庄稼的时候，一望无际都是些蔓草荒烟，无处可问。走了里许，好容易看见路南头远远的一个小村落，村外一个大场院，堆着大高的粮食，一簇人像是在那里扬场呢。喜得他一催驴儿，奔到跟前，便开口问道：“那里是东庄儿啊？”只见那场院边有三五个庄家坐着歇乏，内中一个年轻的转问他道：“你是问道儿的吗？”

公子道：“正是。”那人说：“问道儿，下驴来问啊！”公子听了，这才下了驴。那少年道：“你要找东庄儿，一直的往西去就找着了。”公子道：“东庄儿怎么倒往西去呢？”

内中一个老头儿说道：“你何苦要他作甚么！”因告诉公子道：“这里没个东庄儿，你照直的往东去八里地，就是青云堡，到那里问去。”

公子得了这句话，上了驴儿又跑回来。恰好安老爷的小车儿也赶到了，问道：“问的有些意思没有？”公子把几乎上赚的话说了，老爷笑道：“这还算好，他到底说了个方向儿。你没见长沮、桀溺待仲夫子的那番光景吗？”说着，又往前走了一程，果见眼前有座大镇店。

还不曾到那街口，早望见一个人扛着个被套，腰里掖着根

巴棍子劈面走来。公子这番不似前番了，下了驴，上前把那人的袖子扯住，道：“借光，东庄儿在那边儿？”那人正低了头走，肩膀上行李又沉，走得满头大汗，不防有人扯了他一把，倒吓了一跳，站住抬头一看，见是个向他问路的，他一面拉下手巾来擦汗，一面陪个笑儿道：“老乡亲，我也是个过路儿的。”说完，大岔步便走了。公子心里说道：“原来离了家门口儿，问问路都是这等累赘。”老爷道：“这却不要怪他，你这问法本叫作‘问道于盲’。找个铺户人家问问罢。”说着，进了青云堡那条街。只见街口有座小庙，竖着一根小小旗杆，那庙门挂一块“三圣祠”的匾，却是锁着门。一进街来，南北对面都是些栈房店口，也有烧锅、当铺、杂货店面。

话休絮烦。一连问了几处，都不知有这个东庄儿。一直的走出了这五里长街，只见路南一座小野茶馆儿，外面有几个庄稼汉在那里喝茶闲话。老爷说：“下来歇歇儿罢。”说着下了车，也到那灰台儿跟前坐下，随缘儿便从腰间拿下茶叶口袋来，叫跑堂儿的沏了壶茶。老爷问那跑堂儿说：“你们这里有个东庄儿么？”那跑堂儿的见问，一手把开水壶搁在灰台儿上扶着，又把那只胳膊圈过来，抱了那壶梁儿，歪着头说道：“咱们这里没个东庄儿啊。”

老爷说：“或者不在附近，也定不得？”跑堂儿指手画脚的道：“不，啊，客人。你顺着我的手瞧，西沿子那个大村儿叫金家村，这东边儿的叫青村，正北上一攒子树那一块儿，那是黑家窝铺。这往近了说，那道小河子北边的一带大瓦房，那叫小邓家庄儿，原本是二十八棵红柳树邓老爷子的房，如今给了他女婿一个姓褚的住着，又叫作褚家庄。”说到这里，老爷忙问道：“这姓褚的可是人称他褚一官的不是？”跑堂儿说：

“着哇，就是他。他是镖行里的。”安老爷向公子说道：“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呢！原来只在眼前。他在西庄儿说话，又是他家的房子，自然就叫作东庄儿了。”公子听了，忙着放下茶碗，说：“等我先去问他在家不在家，不要到了跟前又扑个空。”说着，也不骑牲口，带了随缘儿就去了。

一过北道，便远远望见褚家庄，虽不比那邓家庄的气概，只见一带清水瓦房，虎皮石下剪白灰砌墙，当中一个高门楼的如意小门儿，安着两扇黄油板门，门前也有几株槐树。两座砖砌石盖的平面马台石，西边马台石上坐着个干瘦老者，即是面西正东，看不见他的面目，怀中抱了一个孩子，又有个十七八岁的村童蹲在地下引逗那孩子耍笑。离门约有一箭多远，横着一道溪河，河上架着个板桥。公子才走过桥，又见桥边一个老头子，守着一个筐子，叼着根短烟袋，蹲在河边在那里洗菜。公子等不得到门，便先问了他一声，说：“你可是褚家庄的？你们当家的在家里没有？”问了半日，他言也不答，头也不回，只顾低了头洗他的菜。随缘儿一旁看不过，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喂，问你话呢！”他这才站起来，含着烟袋，笑嘻嘻的勾了勾头。公子又问了他一句，他但指指耳朵，也不言语。公子道：“偏又是个聋子！”因大声的喊道：“你们褚当家的在家里没有？”只见他把烟袋拿下来，指着口“啊啊”啊了两声，又摇了摇头，原来是个又聋又哑的，真真“十哑九聋”，古语不谬！

不想公子这一喊，早惊动了马台石上坐的那个人。只见他听得这边嚷，回头望了一望，连忙把怀里的孩子交给那村童抱了进去，又手遮日光向这边一看，就匆匆的跑过来。相离不远，

只见他把手一拍，口里说道：“可不是我家小爷！”公子正不解这人为何奔了过来，及至一听声音，才认出来，不是别人，正是他嬷嬷爹华忠！

原来华忠本是个胖子，只因半百之年经了这场大病，脸面消瘦，鬓发苍白，不但公子认不出他嬷嬷爹来，连随缘儿都认不出他爸爸来了。一时彼此无心遇见，公子一把拉着嬷嬷爹，华忠才想起给公子请安，随缘儿又哭着围着他老子问长问短。华忠道：“咳，我这时候没那么大工夫合你诉家常啊！”

因问公子道：“我的爷！你怎么直到如今还在这里转转？我合你别了将近两个月，我是没一天放心。好容易挣扎起来，奔到这里，问了问寄褚老一的那封信，他并不曾收到，端的是个甚么原故？我的爷，你要把老爷的大事误了，那可怎么好！”

说着，急得搓手顿脚，满脸流泪。

公子此时也不及从头细说，便指给他看道：“你看，那厢茶馆外面坐的不是老爷？”华忠道：“老爷怎么也到了这里？敢是进京引见？”公子道：“闲话休提。我且问你：褚一官在家也不？”华忠道：“他不在家，他这两天忙呢。”因看了看太阳，说：“大约这早晚也就好回来了。大爷，你此时还问他作甚么？”

公子道：“这话说也话长，你先见老爷去就知道了。”华忠便同公子飞奔而来。

于路不及闲谈。到了跟前，老爷才瞧出是华忠，因说：“你从哪里来？”华忠早在那里摘了帽子碰头，说：“奴才华忠闪下奴才大爷，误了老爷的事，奴才该死！只求老爷的家法！”

老爷道：“不必这样，难道你愿意害这场大病不成？起来。”华忠听了，才带上帽子爬起来。

却说一旁坐着喝茶的那些人，那里见过这等举动？又是“老爷”“奴才”，又是磕头礼拜，只道是知县下乡私访来了，早吓的一个个溜开。跑堂儿的是怕耽误了他的买卖，便向安老爷说：“我看这个地方儿屈尊你老，再，也不得说话。我这后院子后头有个松棚儿，你老挪到后头去好不好？”老爷正嫌嘈杂，公子听得有个松棚儿，觉得雅致有趣，连说：“很好。”便留了戴勤看行李，跟了老爷挪过后面去。

公子到那里一看，那里甚么松棚儿！原来是四根破柳竿子支着，上面又横搭了几根竹竿儿，把那砍了来作柴火的带叶松枝儿搭在上面晾着，就着遮了日头儿，那就叫“松棚儿”。不觉得一笑，忙叫人取了马褥子来，就地铺好，爷儿两个坐下。老爷便将公子在途中遭难的事大略说了几句，把个华忠急得哭一阵叫一阵，又打着自己的脑袋骂一阵。老爷道：“此时是幸而无事了，你这等也无益。”因又把公子成亲的事告诉他。他才擦了擦眼泪，给老爷、公子道喜，又问：“说的谁家姑娘？姑娘十几？”老爷道：“且不能合你说这个。你且说你怎的又在此耽搁住了呢？”

华忠回道：“奴才自从送了奴才大爷起身，原想十天八天就好了，不想躺了将近一个月才起炕。奴才大爷给留的二十两银子是盘缠完了，几件衣裳是当净了，好容易挣扎得起来，拼凑了两吊来钱，奴才就雇了个短盘儿驴子，盘到他们这里。

他们看奴才这个样儿，说给奴才作两件衣裳好上路，打着后日一早起身。不想今日在这里遇见老爷，也是天缘凑巧，不然一定差过去了。”

老爷道：“这里自然就是你那妹夫褚一官的家了。他在家不在家？”华忠道：“他上县城有事去了，说也就回来。”老

爷说：“他不在家也罢，我们先到他家等他去，我要见他，有话说。”华忠听了，口中虽是答应，脸上似乎露着有个为难的样子。老爷道：“他既是你的至亲，难道我们借个地方儿坐也不肯？你有甚么为难的？”华忠道：“倒不是奴才为难，有句话奴才得先回明白了。他虽在这里住家，这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丈人的。”老爷道：“你这话怎么讲？褚一官是你妹夫，他丈人岂不就是你老子，怎么他又有个丈人起来？”

华忠听了，自己也觉好笑，又说道：“这里头有个原故，原来奴才那个妹子俩月头里就死了，他死的日子正是奴才同大爷在店里商量给他写信的那两天。奴才也是到这里才知道。”安公子听了，便对安老爷道：“哦，这就无怪那日十三妹说他夫妻断不能来了。”

老爷连连点头，一面又往下听华忠的话。他又道：“奴才这妹子死后，丢下一个小小儿子无人照管，便张罗着赶紧续弦。他有个师傅叫作邓振彪，人称他是邓九公，是个有名的镖客，褚一官一向跟他走镖，就在他家同住。那邓九公今年八十七岁，膝下无儿，止有个女儿，他因看着褚一官人还靠得，本领也去得，便许给他作了填房，招作女婿。这老头子在西庄儿住家，因疼女儿，便把这东庄儿的房子给了褚一官，又给他立了产业，就成果起这分家来。那邓九公一个月倒有二十天带了他一个身边人在女儿家住。这个人靠着有了几岁年纪，又掘又横，又不讲礼，又不容人说话，褚一官是怕得神出鬼入，只有他这个女儿降的住他。他这几日正在这里住着，每日到离此地不远一座青云山去，也不知甚么勾当。据奴才看，好像有甚么机密大事似的。那老头子天天从山里回来，不是垂涕抹泪，便是短叹长吁，一应人来客往他都不见，并且吩咐他家等闲的人不许让进

门来。如今老爷要到他家去，此刻正不差甚么是那老头子回来的时候，万一他见了，说上两句不知高低的话，奴才持不住。所以奴才在这里为难。”

老爷听了，也为起难来，说：“我找褚一官，正为找这姓邓的说话。这便怎么样呢？”

华忠道：“老爷找他有甚么话说？”

老爷指着公子身上背的那张弹弓道：“我交还他这件东西，还访一个人。”华忠道：“依奴才糊涂见识，老爷竟不必理那个疯老头子也罢了。此地也不好久坐，这条街上有几座店口，奴才找处干净的请老爷歇息，竟等褚一官回来，奴才把他暗暗的约出来，老爷见了他，先问他个端的。请示老爷可使得？”

老爷道：“自然也要见见那褚一官。既如此，就在这里坐着等他罢，近便些。你倒是在那里弄些吃的来，再弄碗干净茶来喝。”华忠忙道：“这个容易。奴才这个续妹妹却待奴才很亲热，竟像他哥哥一般，也因这上头，他父亲才肯留奴才住下。奴才如今就找他预备些点心茶水来。”说着一径去了。

华忠去后，安老爷把他方才的话心中默默盘算：“据他说邓九公那番光景，不知究竟是怎生一路人？他家又这等机密，不知究竟是何等一桩事？好叫人无从猜度。”正在那里盘算着，只见华忠依然空着两手回来。安老爷道：“难道他家就连一壶茶都不肯拿出来不成？”

华忠忙答道：“有！有！奴才方才把这番话对奴才续妹子说了，他先就说，既是老爷的驾到了，况又是奴才的主儿，不比寻常人，岂有让在外头坐着的理？及至奴才说到那弹弓的话，他便说：‘这更不必讲了。’叫奴才快请老爷合奴才大爷到他家献茶。他还说，便是他父亲有甚话说，有他一面承管。

既这样，就请老爷、大爷赏他家个脸，过去坐坐。”安老爷听了甚喜，便同了公子步行过去。两个家人付了茶钱，连牲口车辆一并招护跟来。

却说安老爷到了庄门，早见有两个体面些的庄客迎出来。

见老爷各各打恭，口里说：“二位当家的辛苦。”原来外省乡居没有那些“老爷”“爷”的称呼，止称作“当家的”，便如称主人“东人”一样。他这样称安老爷，也是个看主敬客的意思。揖无不答，老爷也还了个礼。

一进门来，只见极宽的一个院落，也有个门房，西边一带粉墙，四扇屏门。进了屏门便是一所四合房，三间正厅，三间倒厅，东西厢房，东北角上一个角门，两间耳房，像是进里面去的路径。那庄客便让老爷到西北角上那个角门里两间耳房坐定，他们也不在此相陪，便干他的事去了。早有两个小小子端出一盆洗脸水、手巾、胰子，又是两碗漱口水，放下；又去端出一个紫漆木盘，上面托着两盖碗沏茶，余外两个折盅，还提着一壶开水。华忠一面倒茶，内中一个小小子叫他道：“大舅哇，我大婢儿叫你老倒完了茶进去一荡呢。”说着，便将脸水等件带去。一时华忠进去。老爷看那两间屋子，苇席棚顶，白灰墙壁，也挂两条字画，也摆两件陈设，不城不村，收拾得却甚干净，因合公子道：“你看，倒是他们这等人家真个逍遥快乐。”正说着，华忠出来回道：“回老爷，奴才这续妹子要叩见老爷。”老爷道：

“他父亲、丈夫都不在家，我怎好见他？”

说话间，那褚家娘子已经进来。安老爷见了，才起身离坐。只见他家常打扮，穿条元青裙儿，罩件月白袄儿，头上戴些不村不俏的簪环花朵，年纪约有三四十光景，虽是半老佳人，只因

是个初过门的新媳妇，还依然打扮的脂光粉腻。只听他说道：“老爷请坐，小妇人是个乡间女子，不会京城的规矩，行个怯礼儿罢。”说着，福了两福便拜下去。老爷忙说：“不要行礼。”也恭恭敬敬的还了一揖。他回身又见了公子。安老爷便道：“我们是特地找褚一爷来说句话，倒惊动了。请进去歇着罢。”褚家娘子道：“我丈夫不在家，大约也就回来。老爷既是我这大哥的主人，也同我们的衣食父母一样，我该当伺候的。并且还有一句话请老爷的示下。”安老爷道：“既如此，请坐底下好讲话。”那褚家娘子那里肯坐？安老爷让再让三，说：“大娘子，你不肯坐，我也只得站着陪谈了。”还是华忠从旁说：“姑奶奶，既老爷这等吩咐，‘恭敬不如从命’，你竟是伺候坐下，好说话。”他才搬了一张杌子，斜签着坐了。便问老爷道：“我方才听见我们这大哥说，老爷带了一张弹弓到这里，要访一个人，我大胆问老爷，这弹弓从何而来？这要访的又是个何等样人呢？”

老爷见他问的不像无意闲谈，开口便道：“我这弹弓是此地十三妹的东西，因我这孩子前番在路上遇了歹人，承这十三妹救了性命，赠给盘缠，又把这张弹弓借与他护送上路。我父子受他这等的好处，故此特地来亲身送还他这张弹弓。又晓他合你尊翁邓九公有师徒之谊，因此来找你们褚一爷引见九公，问明了那十三妹的门户，好去谢他一谢。”

那褚家娘子听了，道：“这事幸得我先见着老爷，老爷假如这等的问我家一官，管取他还摸不着头脑呢！我也再不想这张弹弓竟在老爷手里，只是可惜老爷来迟了一步，只怕这十三妹老爷见他不着了。”老爷忙问原故，只见他叹了口气，道：“要说起这十三妹来，真真的算个奇人罕事！他从两年前头奉

了他母亲到这里，谁也不得知他的来路，谁也不得知他的根由，他只说是逃荒来的。后来合我父亲结了师徒。我父亲见他母子无依，就要留他在家同住，他是执意不肯，在这东南青云山山岗儿上结了几间茅屋，自己同了他母亲住。”老爷听了，便向公子道：“此‘云中相见’的这句词儿所由来也。”

公子忙起身答应了一声。又听他往下说道：“我从作女孩儿的时候，合他两个人往来最为亲密，虽是这等亲密，他的根底他可绝口不提。不想前几天他这位老太太死了，我合父亲商量，等他事情完了，这正好请他到家，我们作个长远姐妹，将来就在此地给他找个好好的人家，又可当亲戚走着，岂不好呢！谁想也遭了这样大事，哀也不举，灵也不守，孝也不穿，打算停灵七天，就在这山中埋葬，葬后他便要远走高飞。”

老爷诧异道：“他待后远走高飞到那里去？”褚家娘子道：“老爷可说么！大约他走的这个原故，止有我父亲知道，也是他母亲死后他才说的。我父亲把这事机密的了不得，不肯向人说，连我问着也是含含糊糊的。我这两日听那口风儿，看那神情儿，倒像不是件甚么小事儿，也不知倒底是甚么因由。只是我想他究竟是个女孩儿，无论甚么样的本领，怎生般的智谋，这万水千山，晓行夜住，一个女孩儿就有多少的难处！因此我劝了他这几天，教他且莫急着就走，也等完了事，慢慢的商量一个万全的打算，再走不迟。无奈说破了嘴，他也是百折不回。为甚么方才我听得老爷的驾到了，又说带着张弹弓儿，我心里可就一动。甚么原故呢？因前日他母亲死后，他忽然的告诉我父亲，说他的张弹弓借给人用去了，早晚必送来，他如今要走，等不得；又交给我父亲一块砚台，说倘他走后有人送那弹弓来，把这砚台交那人带去，把那弹弓就留在我家，作个

记念。他也不曾说起老爷合少爷，更不曾提到途中相救的一个字。这砚台我父亲交给我了，我却断不想到这番原由就在老爷身上。如今恰好老爷、少爷都到了这里，况且又受过他的好处，正要访他，老爷是念书作官的人，比我们总有韬略，怎么得求求老爷想个方法见着他，留住了他，也是桩好事。不然，这等一个人，此番一去，知他怎么个下落呢？可不心疼死人吗！”

安老爷听了这番话，正合了自己的心事，心里说：“看得这乡间女子竟有如此的言谈见识！前番我家得了个媳妇张金凤，是那等的深明大义；今番我遇见这褚家娘子，又是这等的通达人情。可见地灵人杰，何地无才！更不必定向锦衣玉食中去讲那德言工貌了。”因又把他方才的话度量一番，这十三妹要走的原故，心里早已明白八九，只是此时不好说破。便对褚家娘子道：“大娘子怎生说到一个‘求’字，这也正是我身上的事。如今就烦你少停引我见见尊翁，我二人商量个良策，定要把这桩事挽回转来。”

褚家娘子听了，连连摇手，说：“老爷，这不是主意。我这位老人家虽合他有师徒之分，只是他老人家上了几岁年纪，又爱吃两杯酒，性子又烈火轰雷似的，煞是不好说话。外加着这两年有点子反老还童，一会儿价好闹个小性儿。就这十三妹的这桩事，我好不容易劝得他活动些了，他老人家在旁边儿又是甚么‘英雄’咧，‘好汉’咧，‘大丈夫要烈烈轰轰作一场’咧，说个不了，把那个越发闹得回不得头、下不来马了。老爷如今合他老人家一说，管保还是这套，甚而至于机密起来，还合老爷装糊涂，说不认得十三妹呢。”老爷道：“若不仗尊翁作个线索，我纵有千言万语，怎得说的到那十三妹跟前？”

那褚家娘子低头想了一想，笑道：“这样罢，老爷要得合

我父亲说到一处，却也有个法儿，只是屈尊老爷些。”老爷忙问：“怎样？”褚家娘子道：“他老人家虽说是这等脾气，却是吃顺不吃强，又爱戴个高帽儿。第一，最爱人赞一句，说是个英雄豪杰；第二，最喜欢人说这样年纪怎的还得这样精神饱满，心思周到；第三却难，他老人家酒量极大，不用讲家里，便是外面，交遍天下，总不曾遇见个对手的酒量，往往见人不会吃酒，便说这人没出长儿，没干头儿；只要遇着一个大量，合他老人家坐下说入了彀，大概那人说西山煤是白的，他老人家也断不肯说是灰色的，说太阳从西边儿出来，他老人家也断不肯说从西南犄角儿出来。只是那有这等一个大酒量呢！老爷白想想，这难不难？”

老爷听罢，哈哈大笑，说：“这三桩事都在我身上。第一，据他的本领，本是个英雄，就赞扬他两句也不是虚话；第二，论年纪，他比我长着几乎一半子呢，我就作个前辈看待他，也很使得；第三尤其容易，据我这酒量，虽不曾合他同过席，大约也可以勉强奉陪。”褚家娘子听了大喜，说：“果然如此，只怕这事有些指望了。”因又嘱咐安老爷道：“只是我老人家少刻见了老爷，可难保得齐礼貌周全，还求老爷海量，耽待他个老；更切切不可提我方才说的这番话。”老爷道：“不消嘱咐，既如此商定，岂但不提方才的话，并且连这弹弓也先不好提起。我自有道理。”因吩咐先把弹弓收好。

正说着，褚一官也回来了。他本是个走江湖的人，甚么不在行的？见了老爷也恭恭敬敬的请了安。他娘子便把安老爷的来意合方才这番话告诉了他。只见他口里答应，心里却是忐忑。他娘子道：“你不必着忙，万事有我呢。”褚一官道：“我不怕别的，他老人家是个老家儿，咱们作儿女的，顺者为孝，怎

么说怎么好。就是他老人家抡起那双拳头来，我可真吃不克化！”他娘子道：“也到不了那个场中。你在这里伺候老爷，我预备点心去。”说着去了。

少时拿出点心粥汤来，老爷一腔的心事，不过同公子略吃了些，便拣下去。又问了问褚一官走过几省，说了些那省的风土人情，论了些那省的山川形胜。正谈得热闹，只听得前面庄客嚷了一声，道：“老爷子回来了！”褚一官听了，发脚往外就跑，连那华忠也有些不得主意，两个服侍的小小子吓得踪影全无。这正是：

非关猛虎山头吼，早见群狐穴底藏。

要知那邓九公回来见了安老爷怎的个开交，下回书交代。

（第十四回完）

第十五回

酒合欢义结邓九公 话投机演说十三妹

上回书讲的是安老爷来到褚家庄，探着十三妹的消息，正合褚一官闲话，听说邓九公回来了，早见那褚一官慌作一团，同了华忠合众庄客忙忙的迎出去。老爷心里想道：“这邓九公被他众人说的那等的难说话，不知到底怎生一个人物？待我先看他一看。”说着，依然戴上那个帽罩儿，走到角门，隐在门后向外窥探。

恰好那邓九公正从东边屏门进来，只见他头戴一顶自来旧窄沿毡帽，上面钉着个加高放大的藏紫菊花顶儿，撒着不长的一撮凤尾线红穗子；身穿一件驼绒窄荡儿实行的箭袖棉袄，系一条青绉绸搭包，挽着双股扣儿，垂在前面；套一件倭缎厢沿加厢巴图鲁坎肩儿的绛色小呢对门长袖马褂儿，上着竖领儿，敞着钮门儿；脚下一双薄底儿快靴。那身材足有六尺上下来高。一张肉红脸，星眼剑眉，高鼻子大耳朵。颌下一部银须，连鬓过腹，足有二尺来长，被风吹得飘飘然，掩着半身。虽说八十岁的人，看去也不过六旬光景。他一手搓着两个铁球，大踏步从庄门上就嚷进来了。

只听他一面走一面说道：“你们这般孩子也忒不听说！我那等的嘱咐你们，说我这几天有些心事，心里不自在，亲友

们来，凭他是谁，都回他说我不能接待，等闲的人也不必让进来。你们到底弄得车辆牲口的围了一门口子，这是怎么个原故？姑爷，真个的，你住在这里就是你的一亩三分地？我一个钱的主意都作不得不成？”褚一官连忙答说：“老爷子，这又来了。这话叫人怎么搭岔儿呢？你老人家是一家之主，说句话谁敢不听？只因今日来的不是外人，是我大舅儿面上来的，亲戚礼道的，咱们怎么好不让人家进来喝碗茶呢？”那邓九公道：“哦，舅爷面上来的！舅爷到这里，我邓老九没敬错啊！谁家没个糟心的事，难道因为舅爷我还说不得句话吗？不是我说句分斤掰两的话咧，舅爷有甚么高亲贵友，该请到他华府上去，偏要趁这个当儿热闹我，是个甚么讲究？”

华忠一听，说：“不好了，这是冲着我来了。”因陪笑道：“亲家爹，你老人家听我说，要是我平白的认得这等一个寻常人，我断不肯请他进来，只因他是个主儿。你老人家有甚么不圣明的！”那邓九公听了，把眉毛一拧，眼睛一窄巴，说：“甚么行子主儿？谁是主儿啊？我邓九仗的是天地的养活，受得是父母的骨血，吃的是皇王的水土，我就是主儿！谁是主儿呀？那‘主儿’卖几个钱儿一个？”褚一官是怕安老爷听着不雅，忙拦道：“你老人家这句可不要。”邓九公见他如此说，便丢下华忠向着他道：“哦，我错了？露着你们先亲后不改，欺负我老迈无能？这么着，不信咱们爷儿们较量较量。”说着，挽起那大宽的马褂儿袖子来，举拳就待动手。

老爷从门里看见，说：“这一动手可就不成事了！”连忙跑到跟前，拖地一躬，说：“九公老人家，且莫动手！听晚生一言告禀。”那邓九公正在挥拳，忽见一个人从西角门儿里出来相劝，定睛一看，只见那人穿一件老脸儿灰色三朵菊的库绸

缺衿儿棉袍，套一件天青荷兰雨缎厚棉马褂儿，卷着双银鼠袖儿，头上罩着个蓝毡子帽罩儿，看不出甚么帽子，有顶戴没顶戴来。他提着拳头看了一眼，便问褚一官道：“这又是谁？”华忠恐他说别的，连忙说：“这就是我们老爷。”安老爷连喝道：“你这个人好蠢，怎么还这等说法！”因对邓九公道：“晚生是从此路过，遇见我们这姓华的，因此才见着这位褚一爷，提起来，知道九公也在这里。晚生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要想拜见拜见。他两个是再三相辞，却是晚生一时不知进退，定要候着瞻仰尊颜。这事却与他两个无干。如今既是九公不耐烦，晚生立刻告退，断不可因我外人坏了自己的骨肉情分。”说罢，又是一躬。那老头儿见安老爷这番光景，心里先有三分愿意，说：“且住，我也曾闻着我们这舅爷跟的是个官儿，这么着，尊驾先通个姓名来我听。”这个当儿，他一只手只管得儿楞楞得儿楞楞的搓着那副铁球，那一只拳头可就慢慢的搭拉下来了。

安老爷见问，便说道：“不敢，晚生姓安，名字叫作学海。”说了这句话，只见他两眼一怔，“哈”了一声，说：“你叫安学海？你莫非是作过南河知县被谈尔音那厮冤枉参了一本的安青天安太老爷吗？”安老爷道：“晚生却是作过几天河工知县，如今辞官不作了。”

那邓九公听得，把手一拍，便对着众人道：“我说你们这班孩子，紫嘴子，一抹汗儿不中用！”褚一官道：“又怎么了，老爷子？”邓九公睁着双大眼睛道：“这位安太老爷的根基，你们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脚底下的从龙世家，在南河的时候，不肯赚朝廷一个大钱，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好官，真是金山也似的人！这是一。再说，我

是淮安府根生土长，他作那里的知县，就是我的父母官。今日之下，人家到了咱们家，就好比那太阳爷照进屋子里来了。怎么着，你们连个大厅也不开，把人家让到那背旮旯子里去？这都是你们干出来的？”褚一官一听，心里说：“得了，够了我的了！”忙说：“我们不行哟，还得你老人家操心哪！”说着，暗地里合那些庄客挤眉弄眼，说：“走哇，咱们收拾大厅去！”

邓九公这才转到下手，让安老爷大厅待茶。老爷才把帽罩子摘了，递给华忠，进了屋子。那邓九公连忙把那副铁球揣在怀里，向安老爷道：“老父母，子民邓振彪叩见！可恕我腰腿不济，不能全礼。”说罢，打了一躬。老爷顶礼相还。老爷此时早看透了邓九公是个重交尚义有口无心年高好胜的人，便道：“九公，我安某今日初次登堂，见你这番英雄气概，况又这等年纪还是这样精神，真是名下无虚。我安某得见恁般人物，大快平生！我这里有一拜。”说着，借着还那一躬就拜了下去。慌得邓九公连忙爬下还礼不迭，说：“我的老父母，你可不要折了我邓振彪的草料！”还了礼。一面把那大巴掌攥住老爷的胳膊，那手架着膈肢窝，搀了起来。看他那起跪，比安老爷还来得利便。

老爷起来，又对他说道：“我们先交代句话，这‘父母官’、‘子民’的称呼，原是官场的俗套儿，请问如今那些地方官，又那个真对得住百姓，作得起个民之父母？况且我又是个下场的人，足下又不是身入公门，要一定这样的称呼，倒觉俗气。就论岁数，也比我长着三十余年，如不见弃，我今日就认你作个老哥哥，何如？”邓九公听了，喜出望外，口里却作谦让，说：“这可不当！老父母你是甚么样的根基！我邓老九虽

然痴长几岁，算得个甚么，也好妄攀起来！”老爷道：“快休说这话！你我丈夫行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着，早又拜了下去。邓九公也忙着平磕了头，起来拉了老爷的手，哈哈大笑，说道：“老弟，这实在是承你的错爱。劣兄今年活了八十七岁，再三年就九十岁的人了，天下十七省，不差甚么走了一大半子，也交了无数的朋友，今日之下，结识得你这等一个人物，人生一世，算不白活了！”说着，只乐得他手舞足蹈，眼笑眉飞。褚一官等在旁看了，也自欢喜。

邓九公便对褚一官道：“这咱们‘恭敬不如从命’，过节儿错不得，姑爷，你也过来见见你二叔。”一官连忙过来，重新行礼。老爷拉起他来。这个当儿，华忠抖积伶儿，拿了把绸子来给老爷掸衣裳上的土，老爷笑道：“这不好劳动舅爷呀！”把个华忠吓得，一面忍笑，一面掸着土说道：“这里头可没奴才的事。”安老爷因命他：“你把大爷叫来。”邓九公道：“原来少爷也跟在这里。你们旗下门儿里都叫‘阿哥’，快请！快请！”

安公子在那边早晓得了这边的消息，听见老爷叫，便带了戴勤、随缘儿过来。安老爷指了指邓九公向公子道：“这是九大爷，请安。”公子便恭恭敬敬的请了个安。喜得个邓九公双手捧起他来，说：“老贤侄，大爷可合你谦不上来了。”又望着老爷说：“老弟，你好造化！看这样子，将来准是个八抬八座罢咧！”

一时，褚一官使用那个漆木盘儿又端上三碗茶来。老头子一见，又不愿意了，说：“姑爷，你瞧，怎么使这家伙给二叔倒茶？露着咱们太不是敬客的礼了！有前日那个九江客人给我的那御制诗盖碗儿，说那上头是当今佛爷作的诗，还有苏州

总运二府送的那个甚么蔓生壶，合咱们得的那雨前春茶，你都拿出他来。”褚一官答应着，才要走，老爷忙拦说：“不用这样费事，我向来不大喝茶。我此时倒用得着一件东西，老哥哥可莫笑我没出息儿，还只怕你这里未必有。”

邓九公听了，怔了一怔，说：“老弟，难道拿着你这样一个人吃鸦片烟不成？”老爷道：“不是，不是。我生平别无所好，就是好喝口绍兴酒，可不知你老人家里有这东西没有？”

邓九公见问，把两只手往桌子上一按，身子往前一探，说：“怎么说，老弟你也善饮？”老爷道：“算不得善饮，不过没出息儿，贪杯。”邓九公道：“哦，哦，哦，我听听，也能喝个多少呢？”老爷道：

“从前年轻的时候浑喝，也不大知道甚么叫醉；如今不中用了，喝到二三十斤也就露了酒了。”邓九公听了，乐得直跳起来，说：“幸会！幸会！有趣！有趣！再不想我今日遇见这等一个知己！愚兄就喝口酒，他们大家伙子竟跟着嘈嘈，又说这东西怎么犯脾湿，又是甚么酒能合欢，也能乱性。那里的话呢？我喝了八十年了，也没见他乱性。你见那喝醉了的，他打过自己骂过自己吗？这都是那没出息儿的人，不会喝酒，造出来的谣言。”说着，便向褚一官道：“既这样，不用闹茶了。家里不是有前日得的那四个大花雕吗，今日咱们开他一坛儿，合你二叔喝。”

褚一官说：“拉倒罢，老爷子！你老人家无论叫我干甚么我都去，独你老人家的酒，我可不敢动他。回来又是怎么晃瓢了，温毛了，我又不会喝那东西，我也不懂，我缠不清。等我找了老的女孩子来，你老自己告诉他罢。再者，二叔在这里，也该叫他出来见见。”邓九公说：“这话倒是，你就去。”

原来褚家娘子虽是那等合安老爷说了，也防他父亲的脾气靠不住，正在窗后暗听。听见如此说，便出来从新见过。因说道：“这些事都不用老爷子操心，我才听得老哥儿俩一见就这样热火，我都预备妥当了。再说，既要喝酒，必要说说话儿，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儿，一家人罢咧，自然该把二叔请到咱里头坐去。再，这天也不早了，二叔这等大远的来，难道还让到别处住去么？自然留他老人家在家多住两天。你老人家要有事，只管去，家里横竖有人照应。”

邓九公道：“是呀，是呀！得亏你提补我。”因道：“咳，老弟，一个人上了两岁岁数，到底不济了。我如今全靠我们这姑奶奶。你我就依着他，住几天，咱们痛痛的多喝两场！”

安老爷听了，料这事也得大大的费一番说词，今日不得就走，便道：“如此甚好，只是打搅了。”就着，便命家人把车子牲口打发了，行李搬进来，便同了九公进去。先到了正房。原来那正房却是褚一官夫妻住着，只见屋里也有几件硬木的木器，也有几件簇新的陈设，只是摆得不伦不类，这边桌子上放着点子家伙吃食，那边桌子上又堆首天平、算盘、帐本子等类。邓九公道：“他这里闹得慌，咱们到我那小屋儿里坐去。”

便让老爷出了正房，从西院墙一个屏门过去。只见当门竖着一个彩画的影壁，过了影壁，一个大宽转院落，两棵大槐树不差甚么就遮了半个院子，也堆着点子高高矮矮不成文理的山石，也种着几丛疏疏密密不合点缀的竹子，又有个不当不正的六角亭子在西南角上。那房子是小小的五间，也都安着大玻璃。一进屋门，堂屋三间通连，东西两进间。邓九公便让安老爷在中间北床坐下，公子在靠南窗坐下。

褚大娘子张罗着倒了茶，便向邓九公道：“把咱们姨奶奶

也叫出来见见，也好帮帮我。”邓九公道：“姑奶奶罢呀，没的叫你二叔笑话！”褚大娘子道：“二叔很不笑话，我们也不可笑。”因说道：“二叔，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亲只养了我一个儿，我又没个弟兄，巴不得多一个亲人。再说，我父亲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的服侍，总有服侍不到的地方儿。所以说，给他老人家弄个人。他老人家瞧了几个都不中意，到后来瞧见这一个，因他是我们淮安人，才留下了。虽说是没甚么模样儿，绝好的一个热心肠儿，甚么叫闹心眼儿、掉歪，他都不会。第一是在我父亲跟前服侍的尽心，这就是我的大造化。等我叫他来，二叔瞧瞧。”

安老爷说：“好极了，也必有这等一个人服侍。我倒得见见我们这位如嫂。”

褚大娘子听了，便自己向西间去找他。还不曾走到跟前，只听得那帘子唿搭一声，就出来了一个人。安老爷在堂屋上首向西坐着，看得逼真。看那人，约略不上三十岁，穿着件枣儿红的绛色棉袄，套着件桃红衬衣，戴着条大红领子，挽着双水红袖子，家常不穿裙儿，下边露着玫瑰紫的裤子，对着那一双四寸有余的金莲儿，穿着双藕色的小鞋子，颜色配合得十分匀称。手上戴着金镯子玉钏，叮当作响，镯子上还拴条鸳鸯戏水的杏黄绣手巾。头上庙簪儿珠挑，金翠争光，簪儿边还配着根猴儿爬杆儿的赤金耳挖子。花枝招展，妆点鲜明。

褚大娘子看了，问道：“今日甚么事，这么打扮着？”只听他笑道：“说有客来了么，我说看老爷子叫我见呢！”褚大娘子说着，又望他胸前一看，只见带着獠猪也似的一大嘟噜，因用手拨弄着看了一眼，原来胸坎儿上带着一挂茄楠香的十八罗汉香珠儿，又是一挂早桂香的香牌子，又是一挂紫金锭的葫

芦儿，又是一挂肉桂香的手串儿，又是一个苏绣的香荷包，又是一挂川椒香荔枝，余外还用线络子络着一瓶儿东洋玫瑰油。这都是邓九公走遍各省给他带来的，这里头还加杂着一副镂金三色儿，一面檀香怀镜儿，都交代在那一个二钮儿上。褚大娘子看了，说：“我的小妈儿呀，你可坑死我了！怎么好好歹歹的都带出来了？”他又嘻嘻的笑道：“都怪香儿的么，叫我丢下那件子呢？”褚大娘子笑道：“怪香儿的，就该都搬运出来么？跟我来啵！”说着，又给他拉拉袖子，整整花儿。

临近了，安老爷又细看了看，却倒是漆黑的一头头发，只是多些，就鬓角儿边不用梳髻头，那头发便够一指多厚；雪白的一个脸皮儿，只是胖些，那脸蛋子一走一哆嗦，活脱儿一块凉粉儿；眉眼不露轻枉，只是眉毛眼睫毛重些；鼻子嘴儿倒也端正，只是鼻梁儿塌些，嘴唇儿厚些；此外略无褒贬，更加脂香粉腻，刷的一口的白牙。把个邓九公疼的，望着他眼睛乐的没缝儿，口笑的合不拢来。

只见他将到跟前，就奔了安老爷去了。邓九公道：“你来，等我告诉你，这位安二老爷，人家是在旗的世家，因为瞧的起我，才合我结弟兄。”才说到这句，他便道：“是他二叔哇！”

九公道：“这又来了，倒底是谁二叔啊？你见了得称他老爷！”

他听了，便说道：“哦，老爷哪！那么请安。”说着，扎煞着两只胳膊，直挺挺的就请了一个单腿儿安。九公道：“你还是拜拜不结了，怎么又闹个安呢？”他道：“老爷么，不请安？”

安老爷也连忙站起来，还了个半揖，说：“很好。这位姨奶奶生得实在厚重，这是个多子宜男的相貌。”九公道：“老

弟，不要这等称呼，你就叫他二姑娘。” 老爷便怏九公道：

“这样听起来，只怕还有位大如嫂呢罢？”他又接上话了，说：“没有价，就我一个儿，我叫二头。”褚大娘子笑说：“二叔，听我们是没心眼儿不是？有甚么说甚么。”一句话没说完，他早趑身走了。

褚大娘子说：“怎么走了？我还有话呢。”他道：“姑奶奶等着，我就来。”只见他去不多会儿，从屋里装出一袋烟来。

那烟袋足有五尺多长，安着个七寸多长的菜玉烟袋嘴儿，那烟袋嘴儿上打着一青线算盘疙瘩，烟袋锅儿上还挑着一个二寸来大的红葫芦烟荷包，里面却不装着烟，烟是另搁在一个筐萝儿里。只见他一面嘴里抽着走过来，从他嘴里掏出来，就递给安老爷，说：“老爷抽烟儿呀。”安老爷忙着欠身说：“我不吃烟。”他说：“不是湖广叶子呀，是渣头哇，里头还有豆蔻皮儿哩。”老爷说：“我是不会吃烟。”他便说：“一袋烟，可惜了。不姑奶奶抽罢？”褚大娘子道：“我可耍不上你那杆长枪来，你先搁下，我告诉你话。酒、果子我那边都弄好了，回来在我那边招呼着送过来，你可在这里好好儿的张罗张罗，那几个小行行子靠不住。”因问：“黑儿他们都那里去了？”只听答应了一声，进来了一顺儿十一二岁的四个孩子：一个漆黑，一个大胖，一个奇丑，一个多麻，就叫作黑儿、胖儿、丑儿、麻儿，原是邓九公家的四个村童，合这位二姑娘要算这老头儿的一分仪从，离不开的，所以到女儿家住着也带了来，当下褚大娘子又嘱咐了四人几句，早有几个小脚儿老婆子送过酒果来。

褚大娘子便合邓九公道：“大爷请到我们那院里，我张罗他去罢，我瞧他在这里怪拘束的。”安老爷先道：“很好。你

就跟了大姐姐去。”因说：“你也过来见见姨奶奶。”公子只得过来，作了个揖，那姨奶奶也拜了一拜，笑道：“好个少爷，长的怪俊儿的！”褚大娘子道：“哟，你怎么这些话哟？”他又道：“姑奶奶，你只说我爱说话哩，你瞧瞧他那脸蛋子，有红似白儿的，不像那娘娘庙里的小娃娃子？”邓九公、褚大娘子听了，都呵呵大笑，连安老爷也忍不住笑起来，倒把个公子臊了个满脸绯红，便同了褚家娘子过那院去了。

列公，切不可把这位姨奶奶误认作狎邪一路。自天地开辟以来，原有这等混沌未凿的人。世间除了那精忠、纯孝、苦节、大义四项人，定可至诚格天之外，惟有这混沌未凿的人，最蒙上天爱惜，无不富贵寿考，安乐终身。他绝不得有那红颜薄命、皓首无依之叹。只怕比起那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更上一层。真真令人起忻起羨也！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却说这里摆下果菜，褚一官也来这里照料了一番。去后，邓九公便取出一对大杯，同安老爷高谈畅饮起来。那安老爷酒在肚里，事在心里，暗暗盘算说：“这老头儿虽说粗豪，却是个久经世故的，须是不露一毫芒角，才引得出他的真话来呢。”酒过三巡，恰好那邓九公问起老爷的官场来。他道：“老弟，你方才说如今辞官不作，我听得我们淮安亲友们来说，那谈尔音被御史参了一本，朝廷差了一位甚么吴大人来把他拿问，老弟你官复原职了。我想，老弟你这年纪，正好给朝廷出力，为甚么倒要告退还乡？再说还乡，又怎的不走官塘大路，从这条路来呢？”

安老爷道：“九兄，你有所不知。想我半生苦志读书，才巴结作个知县，不上半截，便经了这等意外的风波。大约宦途的味儿不过如此，不如退归林下，遍走江湖，结识几个肝胆英

雄，合他杯酒谈心，倒是人生一桩快事！”邓九公听到这里，不由得端起杯来，一饮而尽，又伸了一个大拇指头，说道：“高！”老爷便接着往下说道：“至于此来，却原为小儿出京的时候，这华忠一路跟随，病在店里。及至小儿到了淮上，久不见他南来的消息。此番走到这路，想这褚一官壮士正是他的至亲，寻着一官一问，定知端的。因沿路访问，都说褚壮士在二十八棵红柳树住家，到了那里，才知他就住在吾兄的宝庄上。我想：‘既到灵山，岂可不朝我佛？’倒把打听华忠消息这桩事搁起，径投宝庄，拜识尊颜。谁想吾兄不在庄上，就连那褚壮士也说搬在东庄去了，我就一路跟寻到此。恰巧在此地庄外遇见华忠，得见一官，又知他作了吾兄的快婿，谈起来才知吾兄的大驾也在此地。不望天缘凑巧，倒在此地相会，又得彼此情同针芥，一言订交，真是难得的一番奇遇！”

邓九公道：“原来老弟倒枉驾先到舍下，只是我多多失候，越发不安了。”安老爷道：“你我豪杰相逢，何必拘这形迹！我方才还同令婿议论海内的人物，提起一家有名的豪杰，不想问他，竟自不知底里。”邓九公道：“老弟，你看不得这些年轻的小爷们，花说柳说的，不中用，一按就没了，早呢！你问的这人，你既称到他是豪杰，大约也不是甚么无名之辈，你说给我听听。慢讲这大江南北，那怕三江两湖、川陕云贵，以至关里关外，但是个有点听头儿的，提起来大概都知道他个根儿蒂儿，你问谁罢？”安老爷道：“这人说来却不甚远，只在方近地方，只是隔了这几年，不知他现在的住处。”邓九公听了，把嘴一撇，道：“甚吗？我们这个地方儿会有个有名儿的豪杰？老弟，那可是听了谣言来了！这地方要找绍兴坛子大的倭瓜，棒槌壮的玉米棒子，只怕还找得出来。要讲豪杰，

劣兄在此住了冒冒的七十年了，也没见过那豪杰是四方脑袋八楞儿脑袋！”安老爷正色道：“老哥哥，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道是‘真人不露相’。何地无才？这话倒不可如此讲。纵说是九兄你‘观于海者难为水’，只怕小弟说的这个人，老哥哥也小看他不起，大约你也必该认得他，并且除了你别人也不配认得他。”邓九公听了，歪着头想了一会，道：“嗯，谁？”因向老爷道：“老弟，你试把他的姓名说来，我领教领教。”安老爷拈着几根小胡子儿，眼睛望着邓九公，说道：“这人，人称叫他作‘十三妹’！”

邓九公才听得“十三妹”三个字，早把手里的酒杯“吧”的往桌子上一放，说：“老弟，你是怎生晓得这个人？”

安老爷道：“你且慢问我怎生晓得这人，你只说这人究竟算得个豪杰算不得个豪杰？你可认识他不认识他？”邓九公见问，未从说话，先叹了一口气，说：“老弟，若论此人，虽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不但算得脂粉队里的一个英雄，还要算英雄队里一个领袖。说起来，天下的男子汉都该愧死！我岂止认得他，他还要算我个知己恩人哩！”安老爷一听，心里暗说：“有些意思了。”因说道：“话虽如此，只是他究竟是个年轻女子。老哥哥，你这样的年纪，这等的威名，说他是知己有之，怎生说到是个恩人起来？这话倒愿问一个详细。”

九公道：“酒凉了，咱们换一换。”说着，换上热酒来，二人酒到杯干。

只那姨奶奶带了两三个婆子照料，几个村童来往穿梭也似价伺候，倒也颇为简便，且是干净。

说话间，褚大娘子又带人送过点心汤来，让了一番。原来安老爷喝酒不大吃菜，只就是鲜果子小菜过酒。邓九公喝起来

更是鲸吞一般的豪饮，没有吃菜的空儿。因此点心不过用了些，褚大娘子便叫人端去，让姨奶奶吃完，散给那些孩子们了。邓九公道：“姑奶奶，你张罗你的去罢。”褚大娘子道：“他们不用张罗，他们连面都吃了。那大爷才坐下，瞅着那么怪腼腆的，被我怄了他一阵，这会子熟化了，也吃饱了，同女婿合他大舅倒说的热闹中间的。”说话间，姨奶奶吃完了饽饽，合褚大娘子道：“姑奶奶在这里，我也瞧瞧大爷去。”九公道：“你走了，可小心他们温毛了我的酒。”褚大娘子道：“只管去罢，有我呢。”

那姨奶奶便笑嘻嘻的走到九公跟前，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红灯花纸包囊儿来，说：“老爷子，你瞧瞧这个。”九公打开一看，原来是苏绣的一个大红缎子小脚儿香袋儿，一个石青平口抽子。九公问他：“这作吗呀？”他道：“我给那大爷好不好？”九公道：“好，好，你给去罢。”又捏着那抽子问道：“这里头沉颠颠的，又是甚么东西？”他道：“可怎么空空儿的给他呢？我给他装上了一百老钱。”九公哈哈大笑起来。褚大娘子说：“别笑人家。好哇，叫他也活动活动去罢！”说着，坐在一边。

便听那邓九公向安老爷道：“老弟，你方才问那十三妹，我怎生说到他是我的恩人？你可知道，愚兄是个‘败子回头金不换’。我自幼也念过几年书，有我们先人在日，也叫我跟着人家考秀才去。文章呢，倒糊弄着作上了；谁知把个诗倒了平仄，六韵诗我又只作了十句。给他落了一韵，连个复试也没巴结上。后来他老人家就没了。我看了看，我不像是这里头的虫儿，就结识了一班不安分的人，使枪弄棒，甚至吃喝嫖赌，无所不至，已经算走到下坡路上去了。还亏几个老辈子的说：

‘放着你这样一个汉仗，这样一分膂力，去考武不好？为甚么干这不长进的营生呢？’我想，一个没爷的孩子，有个人出来告诉这么句正经话，就算难得。我就一憋头的学着拉硬弓，骑快马，端石头，练大刀。这年学台下马，报了考。到了考的这天，我开得十六力的硬弓；那三百六十斤的头号石头，平端起来，在场上要走三个来回；大刀单撒手舞三个面花，三个背花，还带开四门；马步箭全中。这么说罢，老弟，算概了场了。不想到了末场，默写《孙武子兵书》，我又落了两个字，自己也没看出来。便有学院上的书办找来说，大人见我的武艺件件超群，要中我个案首，只因兵书里落了字，打下来了，叫我花五百银子，依然保我个插花披红的秀才。那时候，要论我的家当儿，再有几个五百也拿出来了，只是我想大丈夫仗本事干功名，一下脚就讲究花钱，蔫了锐气了。我就回他说：‘中与不中，各由天命，不走小道儿！’”

安老爷道：“这才是正人君子的作事！只怕这本领可要埋没了。”九公道：“你听么，他不中我倒也平常，谁想他单单把我搁在末尾儿一名，叫我坐红椅子！我说：‘这就算他给朝廷开科取士来了？’一赌气子，我老师也没拜，鹿鸣宴也没赴，花红也没领，我说：‘功名一路，算没我了！’到后来，亲友们见我在家里闷坐着，便有几个镖行的朋友，请我跟他们走镖。走了两年，我就自己立了定号，单身出马，整整的走了六十年。仗着老天养活，不曾擦过脸，失过事。到今日之下，吃这碗饱饭，都是老天赏的。这年到了八十岁了，我说：‘收船好在顺风时。’告诉亲友们，我可要摘鞍下马咧。谁如那些有字号的大买卖行中苦苦的不放，都隔年下了关书聘金来请，只得又走了五年。我说：‘这可该收了。’便预先给各省捎下

书子去，说来年一定歇马，一应聘金概不敢领。承那些客商们的台爱，都远路差人送彩礼来，给我庆功。又大家给我挂了一块匾，写得是甚么‘名镇江湖’四个大字。老弟，你想，人家好看咱们，咱们有个自己不爱好看的吗？我那二十八棵柳树庄上本也宽绰，西院里有教场一般的一个大院落，盖着五间正厅，那是我带了徒弟们教武艺的地方。我就在那个所在正中搭了座戏台，两旁扎起两路看棚来，在府城里叫了一班子戏，把那些远来的客人合本地城里关外的绅衿铺户，以至坊边左右这些乡邻，普通一请，一连儿热闹了三天。”一日无事，二日安然。到了第三日，正是本地那些乡邻们来吃酒看戏。那日人来的更多，厅上、棚里都坐得满满的，再搭上那卖熟食的，卖糖儿豆儿赶小买卖的，两边站得千佛头一般。台上唱的是飞镖黄三太打窦二墩，正唱到黄三太打败了窦二墩，大家贺喜，他家里来报说生了黄天霸了。大家都说：‘这戏唱得对景，我们邓九太爷将来一定也要得这样一位相公！’就这个一杯，那个一盞，冷的热的轮流把我一灌，我可就喝得有些意思了。正在高兴，忽见我庄上看门的一个庄客跑了进来，报说：‘外面来了一个人，口称前来送礼贺喜。问他姓名，他说见面自然认得。’我就吩咐那庄客说：‘莫问他是谁，只管请进来，大家吃酒看戏。’一时，请了进来。只见那人身穿一件青绉绸夹袄，斜披件喀喇马褂儿，歪戴顶乐亭帽儿，脚穿一双双襻熟皮镏子鞋，身上背着蓝布缠的一桩东西，虽看不见面里，约莫是件兵器；后边还跟着个人，手里托着一个红漆小盒儿。走上厅来，把手一拱，说道：‘请了。’只此两个字，他就挺着腰，叉着只脚，扭对脸去，拢着拳头站着。”我心里说：‘这个贺喜的来的古怪呀！’因问他：‘足

下何来？’他道：‘姓邓的！你非不认得我，我非不认得你，休推睡里梦里！今日听得你摘鞍下马贺喜庆功，特来会你！’我仔细一看，那人却也有些面熟，只是猛可里想不出是谁。因对他说：‘足下恕我眼拙，一时间想不起那里会过。’他说：‘我叫海马周三，你我牯牛山曾有一鞭的交情！’这句话，我想起来了。五年前后，我从京里保镖往下路去，我们同行有个金振声，他从南省保镖往上路来，对头走到牯牛山，他的镖货被人吃了去了，是我路见不平，赶上那厮打了一鞭，夺回原物。他因此怀恨，前来报仇。趁着我家有事，要在众人面前碍我一场！”我说：‘朋友，你错怪了我了！这同行彼时相救，是我们一个行规。况这事云过天空，今日既承下顾，掀过这篇子去，现成儿的酒席，咱们喝酒。你我就借着这杯酒，解开这个扣儿，作个相与，你道如何？’早有那些在坐的一同上前解和。老弟，你道我看众朋友的面上，也算忒让了他了罢！谁知他倒不中抬举起来，说道：‘不必让茶让酒！自你我牯牛山一别，我埋头等你，终要合你狭路相遇，见个高低。今日之下，你既摘鞍下马，我海马周三若暗地里等你，也算不得好汉。今日到此，当着在坐的众位，请他们作个证明，要合你借个一万八千的盘缠，补还我牯牛山的那桩买卖。你是会的，破个笑脸儿，双手捧来便罢；倘若不肯，我也不叫你过于为难，我这盒儿里装着一碗儿双红胭脂，一匣滴珠香粉，两朵时样的通草花儿，你打扮好了，就在这台上扭个周遭儿我瞧瞧，我尘土不沾，拍腿就走。’说罢，把个盒儿揭开，放在当中桌上。老弟，你说就让是个泥佛儿罢，可能听了不动气？”

安老爷道：“这人岂不是个惫懒小人的行径了？”邓九公道：“哈哈，老弟，你可也莫要小看了他！不想到这等一个人，

竟自能屈能伸，有抽有长。”说着，又干了一杯。

说话的这个当儿，主客二位已都是五七十大杯过了手了。

褚大娘子在一旁说道：“我看老爷子今日的酒又有点儿过去了，人家二叔问的是十三妹，你老人家可先说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作甚么？”邓九公道：“姑奶奶，你当我说的是醉话吗？若不从这根子上说起，怎见得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风义气来？见不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风义气，这回书可还有个甚么大听头儿呢？再说，人家听书的又知道我邓九公到底是个谁呢！”

安老爷便接着问道：“后来吾兄便怎么样呢？”邓九公道：“那时我一把无名业火从脚跟下直透顶门，只是碍着众亲友，不好动粗。我便变作一番哑然大笑，我说：‘我只道你用个一百万八十万的，那可叫短了我了，一万银还备得起！’回头我就叫人盘银子去。在座的众人还苦苦的相劝，道：‘二位不可过于认真，有我们在此，大家缓商。’我便对他大家说道：‘众位休得惊慌。我邓某虽不才，还分得出个皂白清浊。这事无论闹到怎的场中，绝不相累。’霎时把那银子搬齐，放在当院一张八仙桌儿上。我说：‘朋友，纹银一万两在此。只是我邓老九的银子是凭精气命脉神挣来的，你这等轻轻松松只怕拿不了去！此地却是我的舍下，自古主不欺宾，你我两家说明，都不许人帮，就在这当场见个强弱。你打倒了我，立刻盘了银子去，那怕我身带重伤，一定抹了脂粉，带了花朵，凑这个趣儿；万一我的兵器上没眼睛，一时伤犯了你，可也难逃公道！’”说着，我便甩了衣裳，拿了我那把保镖的虎尾竹节钢鞭。他也脱去马褂，抖开他那兵器，原来也是把钢鞭，合我这鞭的斤两正不差上下。那时众人都出房来，远远的围了个大筐箩圈儿站着。便是我自己的人，也因我有话在前，不敢傍近。

台上的戏也煞住了，站了一台闲人，都眼睁睁的不看台上那出戏，要看台下这出戏。当下我两个一个站在北面，一个站在南头，亮了兵器，就交起手来。及至一交手，才知他不是五年前的海马周三了。原来他自从挨了我那一鞭之后，便隐项埋头去练这家武艺，要洗忙牛山前的那一张羞脸。一条鞭使了个风雨不透，休想破他一丝！

“我两个来来回回正斗得难分难解，只见从正东人群里闪一般撵出一个人来，手使一把倭刀，把我两个的钢鞭用刀背儿往两下里一挑，说：‘你二位住手，听我有句公道话讲！’那时我只道是来帮他的，他只道是来帮我的，各各收回兵器，跳出圈子一看，只见那人一身素妆，戴着孝髻，斜挎张弹弓儿，原来是个女子！”

安老爷擎杯道：“不必讲，这一定是十三妹无疑了！”邓九公绰着那一部长髯说：“老弟，不是他还有谁！那时我同周三两个才要合他答话，忽然正西上，哧，飞过一枝镖来，正奔了那十三妹的胸前。我将说得声‘招家伙’，他早把身子一闪，那镖早打了空；接着又是第二枝打来，他不闪了，只把身子一蹲，伸手向上一绰，早把那枝镖绰在手里；说时迟，紧跟着就是第三枝打来，那时快，他把手里这枝镖迎着那枝镖发出去，打个正着，只见噌的一声，冒了一股火星子，当啷啷，两枝镖双双落地！那四面看的人就海潮一般喝了个连环大彩！那发镖的人也不曾露个面儿，早不知吓到哪里去了。他也更不去寻，更不在意。便向我合周三道：‘你二位今日这场斗，我也不问他们是非长短。只是一个靠着家门口儿，一个仗着暗器，便那个赢了，也被天下英雄耻笑！这耻笑不耻笑却与我无干，只是我要问问，怎生输了的便该擦胭抹粉戴花？难道这胭粉花朵的

里头便不许有个英雄不成？如今你两个且慢动手，这一桌银子算我的，你两个那个出头合我试斗一斗，且看看谁输谁赢，那个戴那朵花儿、擦那嘴胭脂、抹那脸粉！’老弟，那个当儿，劣兄到底比周三多吃了几年老米饭，一看他那光景，断非寻常之辈，不可轻敌，才待合他讲礼。那周三见坏了他的道路，又欺那十三妹是个女子，冷不防嗖的就是一鞭！那十三妹也不举刀相迎，只把身顺转来，翻过腕子，从鞭底用刀刃往上一磕，唰，早把周三的鞭削作两段！众人又是声喝彩！只就那喝彩的声音里头，接着一片喊声，早从人轮子里噗噗跳出二三十条梢长大汉来。”

安老爷问道：“这又是些甚么人呢？”邓九公道：“这班人原来是那海马周三预先叫他的伙伴随了那起戏子乔妆打扮混了进来，预先一个个埋伏在此。那时才听得众人一声喊，这十三妹早上面一刀削断了周三的钢鞭，下面趋势就是一个泼脚，把周三踢得爬在地下。他赶上一步，一脚踏住了脊梁，用刀指看那群贼伙道：“你们那个上前，我就先宰了你这匹海马，作个榜样！”那班人听了这话，生怕坏了他头领性命，都吓得不敢上前，倒退下去。他便对那班盗伙说道：‘就请你众人偏劳，把那个红漆盒儿捧过来，给你这位大王戴上花儿，抹上胭粉，好让他上台扭给大家看！’老弟，你这可就听出周三的有抽有长儿来了。只听他爬在地下高声叫道：‘众兄弟休得上前，这位女英雄也且莫动手！我海马周三也作了半生好汉，此时我不悔我来得错，我只悔我轻看了天下的英雄。今日出丑当场，我也无颜再生人世，便是死在你这等一位英雄刀下，也死得值。就请砍了头去，不必多言。’老弟，你只听听，十三妹这本领，可是脂粉队里的一个英雄，英雄队里的一个领袖？”

安老爷用手把桌子一拍，说道：“痛快！”拿起杯来，一饮而尽。褚大娘子道：“二叔怎的尽喝酒，也不用些菜？”安老爷道：“姑奶奶，你听你老人家这段话，还抵不得一肴下酒的美品么！何用再去吃菜。”邓九公一面吃着酒，一面说道：“老弟，这话还算不得下酒的美品呢！你看那十三妹，打倒海马周三，他又言无数句，话不一席，叠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话来。待劣兄慢慢的说与你，那才算得酒菜里的一品珍馐海错，管叫你连吃十大碗还痛快得不耐烦哩！”这正是：

何用《汉书》来下酒，这番清话也消愁！

要知那邓九公又向安老爷说出些甚的情由，下回书交代。

（第十五回完）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筹画 连环计深心作笔谈

上回书讲得是安老爷义结邓九公，想要借那邓九公作自己随身的的一个贯索蛮奴〔满语：戴手铐脚镣的奴隶，此指奴仆〕，为的是先收服了十三妹这条孽龙，使他得水安身，然后自己好报他那为公子解难赠金，借弓退寇并择配联姻的许多恩义。又喜得先从褚大娘子口里得了那邓九公的性情，因此顺着他的性情，一见面便合他快饮雄谈，从无心闲话里谈到十三妹，果然引动了那老头儿的满肚皮牢骚，不必等人盘问，他早不禁不由口似悬河的讲将起来。讲到那十三妹刀断钢鞭，斗败了周海马，作色掀须，十分得意。

安老爷听了，说道：“这场恶斗，斗到后来怎的个落场呢？”

邓九公道：“老弟呀，那时我只怕十三妹听了海马周三这段话，一时性起，把他手起一刀，虽说给我增了光了，出了气了，可就难免在场这些亲友们受累。正在为难，又不好转去劝他。谁想那些盗伙一见他的头领吃亏，十三妹定要叫他戴花擦粉，急了，一个个早丢了手中兵器，跪倒哀求，说：‘这事本是我家头领不知进退，冒犯尊威，还求贵手高抬，给他留些体面，我等恩当重报！’只听那十三妹冷笑一声，说：‘你这班人也晓得要体面么？假如方才这九十岁的老头儿被你们一鞭

打倒，他的体面安在？再说，方才若不亏你姑娘有接镖的手段，着你一镖，我的体面安在？’众人听了，更是无言可答，只有磕头认罪。”那十三妹睬也不睬，便一脚踏定周海马，一手擎着那把倭刀，换出一副笑盈盈的脸儿，对着那在场的大众说道：‘你众位在此，休猜我合这邓老翁是亲是故，前来帮他；我是个远方过路的人，合他水米无交。我平生惯打无礼硬汉，今日撞着这场是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并非图这几两银子。’说了这话，他然后才回头对那班盗伙道：‘我本待一刀了却这厮性命，既是你众人代他苦苦哀求，杀人不过头点地，如今权且寄下他这颗驴头！你们要我饶他，只依我三件事：第一，要你们

当着在场的众位，给这主人赔礼，此后无论那里见了，不准错敬；第二，这二十八棵红柳树邓家庄的周围百里以内，不准你们前来骚扰；第三，你们认一认我这把倭刀合这张弹弓，此后这两桩东西一到，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要照我的话行事。这三件事件件依得，便饶他天字第一号的这场羞辱。你大家快快商量回话！’众人还不曾开口，那海马周三早在地下喊道：‘只要免得戴花擦胭抹粉，都依，都依，再无翻悔！’众人也一叠声儿和着答应。那十三妹这才一抬腿放起周三。那厮爬起来，同了众人走到我跟前，齐齐的尊了我声：‘邓九太爷！’向我捣蒜也似价磕了阵头，就待告退。”

“老弟，古人说的好：‘得意不可再往。’我邓老九这就忒够瞧的了；再说，也不可向世路结仇。我就连忙扶起他来，说：“周朋友，你走不得。从来说‘胜败兵家常事’，又道是‘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今日这桩事，自此一字休提。现成的戏酒，就请你们老弟兄们在此开怀痛饮，你我作一个不打不成

相遇的交情，好不好？’周三他倒也得风便转，他道：‘既承台爱，我们就在这位姑娘的面前，从这句话敬你老人家起。’当下大家上厅来，连那在场的诸位，也都加倍的高兴。我便叫人收过兵器银两，重新开戏，洗盏更酌。老弟，你想，这个过节儿得让那位十三妹姑娘首座不得？我连忙满满的斟了盅热酒送过去。他说道：‘我十三妹今日理应在此看你两家礼成，只是我孝服在身，不便宴会；再者，男女不同席。就此失陪，再图后会。’说着，出门下阶，嗖的一声，托地跳上房去，顺着那房脊，迈步如飞，连三跨五，霎时间不见踪影。我这才晓得他叫作十三妹！老弟，你听这场事的前后因由，劣兄那日要不亏这位十三妹姑娘，岂不在人轮子里把一世的英名搨尽？你道他怎的算不

得我一个恩人？”因此那天酒席一散，我也顾不得歇乏了，便要去跟寻这人。这才据我的庄客们说：‘这人三日前就投奔到此，那时因庄上正有勾当，庄客们便把他让在前街店房暂住，约他三日后再来。现在他还在店里住着。’我听了这话，便赶到店里合他相见。原来他只得母女二人，他那母亲又是个既聋且病的，看那光景，也露着十分清苦。我便要把合周三赌赛的那万金相赠，争奈他分文不取。及至我要请他母女到家养赡，他又再三推辞。问起他的来由，他说自远方避难而来，因他一家孤寡，生恐到此人地生疏，知我小小有些声名，又有几岁年纪，特来投奔，要我给他家遮掩个门户，此外一无所求。当下便合我认作师徒。他自己却在这东南上青云出山峰高处踹了一块地方，结几间茅屋，仗着他那口倭刀，自食其力，养赡老母。我除了给他送些薪水之外，凭你送他甚么，一概不收。只一个月头里，借了我些微财物，不到半月，他依然还照数还了我了。

因此，直到今日，我不曾报得他一分好处。”

安老爷道：“据这等听起来，这人还不单是那长枪大戟的英雄，竟是个挥金杀人的侠客。我也难得到此，老兄台，你合他既有这等的气谊，怎的得引我会他一会也好？”邓九公听了这话，怔了一怔，说：“老弟，若论你合这人，彼此都该见一见，才不算世上一桩缺陷事。只可惜老弟来迟了一步，他不日就要天涯海角远走高飞，你见他不着了！”

安老爷故作惊疑，问道：“这却为何？”只见邓九公未从说话，两眼一酸，那眼泪早泉涌一般落得满衣襟都是，连那白须上也沾了一片泪痕，叹了一口气，道：“老弟，劣兄是个直肠汉，肚子里藏不住话，独有这桩事，我家里都不曾提着一字，不信你只问你侄女儿就知道了。原故，只因十三妹的这桩事大，须慎密，不好泄漏他的机关。如今承老弟你问到这句话，我两个一见，气味相投，肝胆相照，我可瞒不上你来。

原来这位姑娘他身上有杀父大仇，只因老母在堂，无人奉养，一向不曾报得。不想前几天他母亲又得了个紧痰症，没了。

他如今孝也不及穿，事也不及办，过了一七，葬了母亲，便要去干这大事。今日他母亲死了是第四天了，只有明后日两天，他此时的心绪，避人还避不及，我怎好引你去见他？我昨日还问他的归期，他说是：‘大事一了，便整归装。’但这桩事也要看个机会，也得了得了事，才好再回此地，知他是三个月两个月？老弟，你又那里等得他？便是愚兄，这几日也正为这事心中难过！”

安老爷又佯作不知的道：“哦，原来如此。但不知他的父亲是何等样人，因甚事被这仇家隐害？他这仇人又是何等样

人，现在在甚么地方？”邓九公摆手道：“这事一概不知。”

安老爷道：“吾兄这句话是欺人之谈了。他既合你有师生之谊，又把这等的机密大事告诉你，你岂有不问他个详细原由的理？”一句话，把邓九公问急了，只见他瞪了两只大眼睛，嚷起来道：“岂有此理！难道我好欺老弟不成？你是不曾见过他那等的光景，就如生龙活虎一般！大约他要说的话作的事，你就拦他，也莫想拦得他住手住口；否则，你便百般问他求他，也是徒劳无益。他仇还没报，这仇人的名儿如何肯说？我又怎的好问？只有等他事毕回来，少不得就得知这桩快事了。”

安老爷道：“如此说来，此时既不知他这仇人為何人，又不知他此去报仇在何地，他强煞究竟是个女孩儿，千山万水，单人独骑，就轻轻儿的说到去报仇，可不觉得猛浪些？在这十三妹的轻年任性，不足深责；只是老哥哥你，既受他的恩情，又合他师弟相关，也该阻止他一番才是，怎的看了他这等轻举妄动起来？”邓九公听了，哈哈大笑，说：“老弟台，我说句不怕你思量的话，这个事可不是你们文字班儿懂得！讲他的心胸本领，莫说杀一个仇人，就万马千军冲锋打仗，也了了的，不用旁人过虑，这是一；二则，从来说‘父仇不共戴天’，又道是‘君子成人之美’，便是个漠不相关的朋友，咱们还要劝他作成这件事，何况我合他呢！所以，我想了想，眼前的聚散事小，作成他这番英雄豪举的事大，我才极力帮着他早些葬了他家老太太，好让他一心去干这桩大事，也算尽我几分以德报德之心。此时我自有催促他的，怎的老弟你颠倒嗔我不阻止他起来？”

却说安老爷的话，一层逼进一层，引得个邓九公雄辩高谈，

真情毕露，心里说道：“此其时矣！且等我先收伏了这个贯索奴，作个引线，不怕那条孽龙不弭耳受教。待他弭耳受教，便好全他那片孝心，成这老头儿这番义举，也完我父子一腔心事。”便对邓九公说道：“自来说‘英雄所见略同’。小弟虽不敢自命英雄，这桩事却合老兄台的见识微微有些不同之处。既承不弃，见到这里，可不敢不言。只是吾兄切莫着恼。你这不叫作‘以德报德’，恰恰是个‘以德报怨’的反面，叫作‘以怨报德’。那十三妹的一条性命，生生送在你这番作成上了！”

邓九公听了，骇然道：“哈，老弟，你这话怎讲？”安老爷道：“这十三妹是怎的个英雄，我却也只得耳闻，不曾目睹，就据吾兄你方才的话听起来，这人大约是一团至性，一副奇才。至性人往往多过于认真，奇才人往往多过于好胜。要知一个人秉了这团至性、这副奇才来，也得天赐他一段至性奇才的福田，才许他作那番认真好胜的事业。否则，一生遭逢不偶，志量不售，不免就逼成一个‘过则失中’的行径。看了世人，万人皆不入眼，自己位置的想比圣贤还要高一层；看了世事，万事都不如心，自己作来的要想古今无第二个。干他的事他也作，不干他的事他也作；作的来的他也作，作不来的他也作。不怕自己沥胆披肝，不肯受他人一分好处；只图一时快心满志，不管犯世途万种危机。久而久之，把那一团至性、一副奇才，弄成一段雄心侠气，甚至睚眦必报，黑白必分。这种人，若不得个贤父兄、良师友苦口婆心的成全他，唤醒他，可惜那至性奇才，终归名隳身败。如古之屈原、贾谊、荆轲、聂政诸人，道虽不同，同一受病，此圣人所谓‘质美而未学者也’。这种人，有个极粗的譬喻：比如那鹰师养鹰一般，一放出去，他纵目摩空，见个狐兔，定要竦翅下来，一爪把他擒住；及至遇见个狡兔黠

狐，那怕把他拉到污泥荆棘里头，他也自己不惜毛羽，绝不松那一爪；再偶然一个擒不着，他便高飘远举，宁可老死空山，再不飞回来重受那鹰师的喂养。这就是这十三妹现在的一副小照真容！据我看，他此去绝不回来。老兄，你怎的还妄想两三个月后听他来说那桩快事？”

邓九公道：“他怎的不回来？老弟，你这话我就想不出这个理儿来了。”安老爷道：“老兄，你只想，他这仇人我们此时虽不知底里，大约不是甚么寻常人。如果是寻常人，有他那等本领，早已不动声色把仇报了，也不必避难到此。这人一定也是个有声有势、能生人能杀人的脚色。他此去报仇，只怕就未必得着机会下手，那时大事不成，羞见江东父老，他便不回来，此其一；便让他得个机会下手，他那仇家岂没个羽翼牙爪？再方今圣朝，清平世界，岂是照那鼓儿词上顽得的？一个走不脱，王法所在，他也便不得回来了，此其二；再让他就如妙手空空儿一般报了仇，竟有那本领潜身远祸，他又是个女孩儿家，难道还披发入山不

成？况且听他那番冷心冷面，早同枯木死灰，把生死关头看破，这大事已完，还有甚的依恋？你只听他合你说的‘大事一了，便整归装’这两句话，岂不是句合你长别的话么？果然如此，他更是不得回来定了，此其三。这等说起来，他这条性命不是送在你手里，却是送在那个手里？”

邓九公一面听安老爷那里说着，一面自己这里点头，听到后来，渐渐儿的把个脖颈低下去，默默无言，只瞅着那杯残酒发怔。这个当儿，褚大娘子又在一旁说道：“老爷子，听见了没有？我前日合你老人家怎么说来着？我虽然说不出这些讲究来，我总觉一个女孩儿家，大远的道儿一个人儿跑，不是件

事。你老人家只说我不懂这些事。听听人家二叔这话，说的透亮不透亮？”

那老头儿此时心里已是七上八下，万绪千头，再加上女儿这几句话，不觉急得酒涌上来，一张肉红脸登时扯耳朵带腮颊憋了个漆紫，头上热气腾腾出了黄豆大的一脑门子汗珠子，拿了条上海布的大手巾不住的擦。半天，从鼻子里哼出了一股气来，望着安老爷说道：“老弟呀！我越想你这话越不错，真有这个理。如今剩了明日后日两天，他大后日就要走了，这可怎么好？”安老爷道：“事情到了这个场中，只好听天由命了，那还有甚么法儿！”邓九公道：“嗨，岂有此理！人家在我跟前尽了那么大情，我一分也没得补报人家，这会子生生的把他送到死道儿上去，我邓老九这罪过也就不小！就让我再活八十七岁，我这心里可有一天过得去呀！”

他女儿见父亲真急了，说道：“你老人家先莫焦躁，不如明日请上二叔帮着再拦他一拦去罢。”那老头儿听了，益发不耐烦起来，说：“姑奶奶，你这又来了！你二叔不知道他，难道你也不知道他吗？你看他那性子脾气，你二叔人生面不熟的，就拦得住他了？”安老爷道：“这话难说。只怕老哥哥你用我不着，如果用得着我，我就陪你走一荡。俗语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死求白赖，或者竟拦住他也不可。”邓九公听了这句话，伸腿跳下炕来，爬在地下就是个头，说：“老弟你果然有这手段，你不是救十三妹，直算你救了这个哥哥了！”慌得安老爷也下炕还礼，说：“老哥哥，不必如此！我此举也算为你，也算为我。你只知那十三妹是你的恩人，却不知他也是我的恩人哩！”

邓九公更加诧异，忙让了老爷归坐，问道：“怎的他又是

你的恩人起来？”安老爷这才把此番公子南来，十三妹在在平悦来店怎的合他相逢，在黑风岗能仁寺怎的救他性命，怎的赠金联姻，怎的借弓退寇，那盗寇怎的便是方才讲的那牯牛山海马周三，他见了那张弓怎的立刻备了人马护送公子安稳到淮，公子又怎的在庙里落下一块宝砚，十三妹怎的应许找寻，并说送这雕弓取那宝砚，自己怎的感他情意，因此辞官亲身寻访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邓九公这才恍然大悟，说：“怪道呢，他昨日忽然交给我一块砚台，说是一个人寄存的，还说他走后定有人来取这砚台，并送还一张弹弓，又嘱我好好的存着那弹弓，作个记念。我还问他是个人何等样人，他说：‘都不必管，只凭这宝砚收那雕弓，凭那雕弓付这宝砚，万不得错。’路上的这段情节，他并不曾提着一字。再不想就是老弟合贤侄父子。这不但是这桩事里的一个好机缘，还要算这回书里的一个好穿插呢！”说着，直乐得他一天烦恼丢在九霄云外，连叫：“快拿热酒来！”

安老爷道：“酒够了。如今既要商量正事，我们且撤去这酒席，趁早吃饭，好慢慢的从长计较怎的个办法。”褚大娘子也说：“有理。”老头儿没法，说道：“我们再取个大些的杯子，喝他三杯，痛快痛快！”说着，取来，二人连干了三巨觥。

恰好安公子已吃过饭，同了褚一官过来，安老爷便把方才的话大略合他说了一遍。公子请示道：“既是这事有个大概的局面了，何不打发戴勤去先回我母亲一句，也好放心。”邓九公听了道：“原来弟夫人也同行在此么？现在那里？”褚大娘子也说：“既那样，二叔可不早说？我们娘儿们也该见见，亲香亲香。再说，既到了这里，有个不请到我家吃杯茶的？”

邓九公也道：“可是的。”立刻就要着人去请。

安老爷道：“且莫忙。如今这十三妹既访着下落，便姑奶奶你不去约，他同媳妇也必到庄奉候，好去见那位十三妹姑娘。今日这天也不早了，而且不可过于声张。”因吩咐公子道：“不必叫戴勤去，留下他我另有用处。就打发华忠带了随缘儿去，把这话密密的告诉你母亲合你媳妇，也通知你丈人、丈母。就请你母亲合媳妇坐辆车儿，止带了戴勤家的、随缘儿媳妇，明日照起早上路的时候，从店里动身，只说看个亲戚，不必提别的话。留你丈人、丈母合家人们在店照料行李。他二位自然也惦着要来，且等事体定规了再见。这话你把华忠叫来，我当面告诉他，外面不可声张。”褚一官道：“我去罢。”

一时，叫了华忠并随缘儿来，安老爷又嘱咐一遍，又叫他到一旁耳语了一番，只听他答应，却不知说的甚么。

老爷因向褚一官道：“这一路不通车道罢？”邓九公道：“从桐口往这路来没车道，从这里上在平去有车道，我们赶买卖运粮食都走这股道。”褚大娘子又向褚一官道：“叫两个妥当些的庄客同他爷儿俩去。”老爷道：“两个人够了，这一路还怕甚么不成？”褚大娘子道：“不是怕甚么。一来，这一路岔道儿多，防走错了；二来，我们也该专个人去请一请；三来，大短的天，我瞧明日这话说结了，他娘儿这一见，管取舍不得散，我家只管有的是地方儿，可没那些干净铺盖，叫他们把家里的大车套了去，沿路也坐了人，也拉了行李。”褚一官道：“索性再备上两个牲口骑着，路上好照应。”说着，同了华忠父子出去，打发他们起身去了。

邓九公先就说：“好极了。”因又向安老爷道：“老弟，看我说我的事都得我们这姑奶奶不是？”褚大娘子道：“是了，都得我哟！到了留十三妹，我就都不懂了！”邓九公哈哈

的笑道：“这又动了姑奶奶脾气了！”大家说笑一阵。邓九公又去周旋公子，一时又打一路拳给他看，一时又打个飞脚给他看。褚大娘子在旁，一眼看见公子把那香袋儿合平口抽子都带在身上，说道：“大爷，你真把这两件东西带上了？你看，叫你带的那活计一趁，这两件越发得样儿了！”公子道：“我原不要带的，姨奶奶不依么！我没法儿，只得把二百钱掏出来交给我嬷嬷爹，才带上的。”安老爷道：“姑奶奶，你怎么这等称呼他？”褚大娘子道：

“二叔，使得。我们叫声二叔，就同父母似的，这大爷跟前我可怎么好‘老大’‘老大’的叫他呢？我们还论我们的。万一我有一天到了二叔家里，我还合他充续嬷嬷姑姑呢！”因问着公子道：“是不是？”公子也只得一笑。

安老爷道：“那我们又不敢那样论法了。”

说话间，那位姨奶奶早已带了人把饭摆齐。安老爷坐下，看了看，也有厨下打发的整桌鸡鱼菜蔬，合煮的白鸭子白煮肉；又有褚大娘子里边弄的家园里的瓜菜，自己腌的肉腥，并现拉的过水面，现蒸的大包子。老爷在任上吃了半年来的南席，又吃子一道儿的顿饭，乍吃着这些家常东西，转觉得十分香甜可口。只见邓九公他并不吃那些菜，一个小小子儿给他捧过一个小缸盆大的霁蓝海碗来，盛着满满的一碗老米饭，那个又端着一大碗肉、一大碗汤。他接来，把肉也倒在饭碗里，又泖了半碗白汤，拿筷子拌了岗尖的一碗，就着辣咸菜，唵嚕嚕、噶吱吱，不上半刻，吃了个罄净。老爷这里才吃了一碗面，添了半碗饭。因道：“老哥哥的牙口竟还好？”他道：“不中了，右边儿的槽牙活动了一个了。”

一时饭毕，便挪在东间一张方桌前坐。便有小小子给安老

爷端了盥漱水来。邓九公却不用漱盂，只使一个大锡漱口碗，自己端着出了屋子，大漱大喀的闹了一阵，把那水都喷在院子里。回手又见那姨奶奶给他端过一个扬州千层板儿的木盆来，装着凉水，说：“老爷子，使水呀。”那老头儿把那将及二尺长的白胡子放在凉水里湃了又湃，汕了又汕。闹了半日，又用烤热了的干布手巾沅一回，擦一回，然后用个大木梳梳了半日，收拾得十分洁净光彩，根根顺理飘扬。自己低头看了，觉得得意之至！褚大娘子便合那位姨奶奶忙忙的吃过饭，盥漱已毕，装了袋烟，也过来陪坐。那边便收拾家伙，下人拣了吃去。老爷看着，虽不同那钟鸣鼎食的繁华丰盛、规矩排场，只怕他这倒是个长远吃饭之道！

话休絮烦。却说邓九公见大家吃罢了饭，诸事了当，他却耐不得了，向安老爷道：“老弟，你快把明日到那里怎的个说法告诉我罢。”安老爷道：“既如此，大家都坐好了。”当下安老爷同邓九公对面坐下，叫公子同褚一官上面打横，褚大娘子也在下面坐了。褚一官坐下，就开口道：“我先有句话，明日如果见了面，老爷子，你老人家可千万莫要性急，索兴让我们二叔先说。”安老爷道：“不必讲，这出戏自然是我唱，也得老兄给我作一个好场面，还得请上姑爷、姑奶奶走走场，并且还得今日趁早备下一件行头。”

邓九公问道：“怎的又要甚么行头？”安老爷道：“大家方才不说这姑娘不肯穿孝吗？如今要先把这件东西给他赶出来，临时好用。”褚大娘子忙道：“都有了。那一天，我瞧着他老太太那光景不好，我从头上直到脚下，以至他的铺盖坐褥，都给他张罗妥当了。拿去他执意不穿，是去报定了仇了，可叫人有甚么法儿呢！”老爷道：“有了更好。”邓九公便道：

“老弟，你可别硬作呀！不是我毛草，他那脾气性子，可真累赘！”

安老爷笑道：“不妨，‘若无破浪扬波手，怎取骊龙颌下珠？’就是老妈妈论儿，也道是‘没那金钢钻儿，也不揽那磁器家伙’。你看我三言两语，定叫他歇了这条报仇的念头；不但这样，还要叫他立刻穿孝尽礼；不但这样，还要叫他抚柩还乡；不但这样，还要叫他双亲合葬；不但这样，还要给他立命安身。那时才算当完了老哥哥的这差，了结了我的这条心愿！”

邓九公道：“老弟，我说句外话，你莫要镑张了罢？”老爷道：“不然。这其中有个原故，等我把原故说明白，大家自然见信了。但是这事不是三句五句话了事的，再也定法不是法，我们今日须得先排演一番。但是这事却要作得机密，虽说你这里没外人，万一这些小孩子出去，不知轻重，露个一半句，那姑娘又神道，倘被他预先知觉了，于事大为无益。如今我们拿分纸笔墨砚来，大家作个笔谈。——只不知姑奶奶可识字不识？”褚一官道：“他认得字，字儿比我深，还写得上来呢。”老爷道：“这尤其巧了。”说着，褚一官便起身去取纸笔。

列公，趁他取纸的这个当儿，说书的打个岔。你看这十三妹，从第四回书就出了头，无名无姓，直到第八回，他才自己说了句人称他作十三妹，究竟也不知他姓某名谁，甚么来历。这书演到第十六回了，好容易盼到安老爷知道他的根底，这可要听他的姓名了，又出了这等一个西洋法子，要闹甚么笔谈，岂不惹听书的心烦性躁么？

列公，且耐性安心，少烦勿躁。这也不是我说书的定要如此。这种官野史虽说是个顽意儿，其为法则，则与文章家一也，必先分出个正传、附传，主位、宾位，伏笔、应笔，虚写、实

写，然后才得有个间架结构。即如这段书是十三妹的正传，十三妹为主位，安老爷为宾位，如邓、褚诸人，并宾位也占不着，只算个“原为小相焉”。但这十三妹的正传都在后文，此时若纵笔大书，就占了后文地步，到了正传写来，便没些些气势，味同嚼蜡。若竟不先伏一笔，直待后文无端的写来，这又叫作“没来由”，又叫作“无端半空伸一脚”，为文章家最忌。然则此地断不能不虚写一番，虚写一番，又断非照那稗官家的“附耳过来，如此如此”八个大字的故套可以了事，所以才把这文章的筋脉放在后面去，魂魄提向前头来。作者也煞费一番笔墨！然虽如此，列公却又切莫认作不过一番空谈，后面自有实事，把他轻轻放过去。要听他这段虚文合后面的实事，却是逐句逐字针锋相对。列公乐得破分许精神，寻些须趣味也！

剪断残言。却说那褚一官取了纸笔墨砚来。安老爷便研得墨浓，蘸得笔饱，手下一面写，口里一面说道：“九兄，你大家要知那十三妹的根底，须先知那十三妹的名姓。”因写了一行给大家看，道：“那姑娘并不叫作十三妹，他的姓是这个字，他的名字是这两个字，他这‘十三妹’三字，就从他名字上这字来的。”大家道：“哦，原来如此。”安老爷又写了一行，指道：“他的父亲是这个名字，是这等官，他家是这样一个家世。”邓九公道：“如何？我说他那等的气度，断不是个民间女子呢！这就无怪其然了。”褚大娘子道：“这我又不明白了，既这样说，他怎的又是那样个打扮呢？”安老爷道：“你大家有所不知。”因又写了几句给大家看，道：“是这样一个原故，就如我家，这个样子也尽有。”大家听了，这才明白。

安老爷又道：“你大家道他这仇人是谁？真算是个天大地大希大满大无大不大的大脚色！”因又写了几个字指给众人看，

道：“便是这个人！”邓九公道：“啊哎！他怎的会惹着这位太岁，去合他结起仇来！”安老爷道：“他父亲合那人是个亲临上司，属员怎生敢去合他结仇？就是为了这姑娘身上的事。”说着，又写了两句，指道：“便是这等一个情节。无奈他父亲又是个明道理、尚气节的人，不同那趋炎附势的世俗庸流。见他那上司平日如此如此，更兼他那位贤郎又是如此如此，任他那上司百般的牢笼，这事他绝不吐口应许。那一个老羞成怒，就假公济私把他参革，拿问下监，因此一口暗气而亡。那姑娘既痛他父亲的含冤，更痛那冤由自己而起，这便是他誓死报仇的根子。”

邓九公听了，轮起大巴掌来，把桌子拍得山响，说道：“这事叫人怎生耐得！只恨我邓老九有了两岁年纪，家里不放我走，不然的时候，我豁着这条老命走一荡，到那里，怎的三拳两脚也把那厮结果了。”安老爷道：“不劳你老兄动这等大气！”因又写了一行，指道：“这人现在已是这等光景了。”

邓九公道：“是呀，前些日子我也模模糊糊听见谁说过一句来着，因是不干己事，就不曾留心去问。这也是朝廷无私，天公有眼。这等说起来，这姑娘更不该去了。”褚大娘子笑道：“谁到底说他该去来着？都不是你老人家甚么‘英雄’咧，‘豪杰’咧，又是甚么‘大丈夫烈烈轰轰作一场’咧，闹出来的吗？”邓九公呵呵的笑道：“我的不是！我就知道有这些弯子转子吗？”

安老爷道：“这话倒不可竟怪我们这位老哥哥。我若不来，你大家从那里知道起？便是我虽知道，若不知道底里，方才也不敢说那等的满话。至于我此番来，还不专在他救我的孩子的这桩事上。”因又写了几句，道：“我们两家还多着这样一层，是如此如此。便是这姑娘，我从他怀抱儿时候就见过，

算到如今，恰恰的十七年不曾见着。自他父亲死后，更是不通音问。这些年，我随处留心，逢人便问，总不得个消息。直到我这孩子到了淮安，说起路上的事来，我越听越是他，如今果然不错。你看，我若早几日到，没他母亲这桩事，便难说话；再晚几日，见不着他这个人，就有话也无处可说。如今不早不晚，恰恰的在今日我两相聚，这岂是为你我报德凑的机缘？这直是上天监察他那片孝心，从前叫他自己造那番分救你我两家的因，今日叫你我两个结合救他一人的果，分明是天理人情的一桩公案。‘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据此看去，明日的事只怕竟有个八分成局哩！”褚一官道：“岂但八分，十成都可保。”安老爷说：“这也难道，明日只怕还得大大费番唇舌。我们如今私场演官场，可就要串起这出戏来了。”

说着，那位姨奶奶送过茶来，大家喝着茶。那姨奶奶便凑到褚大娘子耳边嘁喳了几句，褚大娘子笑着皱皱眉，道：“咳，不用哟！”邓九公道：“你们鬼鬼祟祟又说些甚么？”褚大娘子笑着说：“不用问了。”邓九公这几日是时刻惦着十三妹，生怕他那边有个甚么岔儿，追着要问。那姨奶奶忍不住自己说道：“今儿个他二叔合大爷他爷儿俩不都住下吗，我想着他俩都没个尿壶，我把你老的那个刷出来了。你老要起夜，有我的马桶呢，你跟我一堆儿撒不好喂！姑奶奶可只是笑。”

大家听了，笑个不止。安公子忍不住，回过头去把茶喷了一地。邓九公道：“很好，就是那么着。你只别来搅，耽误人家听书。”

一时茶罢笑止，邓九公道：“如今这个人的来历是澈底澄清的明白了，只是老弟用何等妙计，能叫他照方才说的那样遵教呢？”安老爷道：“从来只闻‘定计报仇’，不曾见个‘定

计报恩’。然而这个人的性情，非用条妙计断断制他不住；制他不住，你我这报恩的心也无从尽起。等我写出一个略节来，大家商议。”说着就提笔一条一条的写了一大篇，便望着邓九公、褚家夫妻道：“我们此去，我不必讲自然是从送还这张弹弓说起。但是第一，只愁他收了弹弓不肯出来见我，便有话也没处说了。明日却请你爷儿三位借桩事儿分起先去，然后我再作恁般个行径而来。到那里，九兄，你却如此如此说，我便如此如此说，却劳动姑奶奶这般的暗中调度，便不愁他不出来见我了。及至我见着他，还愁交代弹弓之后，我只管问长问短，他却一副冰冷的面孔，寡言寡笑。我纵然有话，从那里说起？我便开口先问恁的一桩事，不愁他不还出我个实在来。我听了便想作这般一个举动，他若推托，却请九兄从旁如此如此的一团和，我便得又进一步直入后堂了。及至到了里面，我一面参灵礼拜，假如他还过礼依然孝子一般伏地不起，难道我好上前拉他起来合我说话不成？却得姑爷、姑奶奶一位如此的一周旋，一位再如彼的一指点，九兄又从中作个代东陪客，我就居然得高坐长谈了。坐下，我开口第一句，可便是这句话，他绝不肯说到报仇原由，一定的用谈话支吾；他但一支吾，我第二句便是这句话。”安老爷说到这里，褚一官道：“说是这等说，二叔，你老也得悠着来呀。”

安老爷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恁的一激，怎生激得出他报仇的那句话来？”邓九公道：“有理，不错的，就是这等不妨。便是他有甚话说，有我从中和解呢。”安老爷道：“到那时节，倒用不着和解。你但如此如此作去，他自然没话可说。但是这节关目，老兄，你可得作的像。我再如此用话一敲打，一定要叫他自己说出这句报仇的话来才罢。”

邓九公道：“他始终不说也难。”安老爷道：“老兄，你要知他是好胜不过的人，怎肯被人瞥着短处？有那等一句话在前头，便不容他不说了。但是说虽说了，凭怎的问他那仇人的姓名，可休想他说出来了。问来问去，不等他说，我便一口道破。”

邓九公拍手道：“好！”安老爷道：“九兄，你先莫赞好着。你须知他又是个机警不过的人，这桩事合那仇人的姓名，无一刻不横在他心头，却又万分的机密，防着泄露。忽然的被一个募生人当面叫破，他如何不疑？难保不无一场大作。果的如此，此番却得仗老兄你解和了。”邓九公道：“便是这样，也不妨事。他虽是难缠，却不蛮作。你只看他作过的那几桩事，就是个样子了。”老爷道：“只要成全了他，就你我吃些亏也说不得。等过了这关，我却把他那仇人的原委说来，这却得大费一番唇舌，才平得他那口盛气。等到把这事的原委说明，这是有证有据共闻共见的事情，难道还怕他不信，一定要去报仇不成！”

邓九公道：“是呀，到了这个场中就算完了！”安老爷道：“完了？未必呀！只怕还有‘大未完’在后头呢！老兄，你切莫把他平日的那番侠烈认作他的得意，他那条肠子是凉透了，那片心是横绝了！也只为他父母这两桩大事未完，弄成这等一个游戏三昧的样子。如今不幸母亲已是死了，再听得父仇不消报了，可防他顿生他变。这倒是一桩要紧的关头！”褚大娘子道：“不妨，那等我劝他。”老爷道：“这岂是劝得转的？你爷儿三个只要保护得他那一时的平地风波，此后的事都是我的责成。只消我如此如此恁般一片说词，管取他一片雄心侠气立地化成宛转柔肠，好叫他向那快活场中安身立命也！”

邓九公听完，不住点头咂嘴，抚掌拈须，说道：“老弟呀，愚兄闯了一辈子，没服过人，今日遇见老弟你了，我算孙大圣见了唐长老了！你们念书的心里真有点子道道子！”说着，把那字纸撒成条儿，交与褚一官拿去烧了，以防泄露。安公子也便站起身来外面去坐。只有褚大娘子只管在那里坐着默默出神。

安老爷道：“姑奶奶怎的没话？难道你舍不得你那世妹还乡不成？”褚大娘子道：“他这样的还乡，不强似他乡流落，岂有不愿之理？只是我方才通前彻后一想，这件事，二叔，你老人家料估得、防范得、计算得都不差，便是有想不到的、想过去的去处，有这大谱儿在这里，临时都容易做。只是你老人家方才说的给我那十三妹妹子安身立命这句话，究竟打算怎的给他安身，怎的给他立命？何不索兴说来，我们听听，也得放心。”

安老爷道：“这不过等完事之后，给他开个门户相对的婆家，选个才貌相当的女婿，便是他的安身立命了。姑奶奶，你还要怎样？”褚大娘子道：“我却有个见识在此。”因望着他父亲合安老爷悄悄儿的道：“我想莫如把他如此这般的一办，岂不更完成一段美事？”邓九公说：“好哇！好哇！我怎的就没想到这里！老弟，不必犹疑，就是这样定了，这事咱们也在明日定规。从明日起，扫地出门，愚兄一人包办了！”安老爷连忙站起身形，向褚大娘子道：“贤侄女，我的心事被你一口道着了，但是这桩事大不容易。”因又向邓九公道：“老哥哥，你明日切切不可提起，倘提着一字，管取你我今日这片心神都成画饼！所关匪细，且作缓商。”这正是：

整顿金笼关玉凤，安排宝钵咒神龙。

要知安老爷、邓九公次日怎的去见那十三妹，下回书交代。

（第十六回完）

第十七回

隐名姓巧扮作西宾 借雕弓设局赚侠女

这回书紧接上回，表的是安老爷同公子到了褚家庄，会着邓九公合褚家夫妻，说起那十三妹姑娘葬母之后，要单人独骑远去报仇。他安、邓两家都受过十三妹从前相救之恩，正想报答。深虑那姑娘此去轻身犯难，难免有些差池，想要留住他这番远行。又料着那位姑娘侠肠烈性，定是百折不回，断非三言两语留得住他。因此，大家密密的定了一条连环妙计。

当下计议得妥当，安老爷同公子便在褚家住下。褚家夫妇把正房东院小小的几间房子收拾出来，请老爷、公子住歇。这房子是个独门独院，原是褚一官设榻留宾之所。这晚，褚一官便在外相陪，一宿无话。

安老爷心中有事，天还没亮，一觉醒来，枕上早听得远寺钟敲，沿村鸡唱，林鸦檐雀，格磔弄晴。便听得邓九公在那里催着那些庄客长工们起来打水熬粥、放牛羊、喂牲口、打扫庄院，接着就听得扫叶声、叱犊声、桔槔声，此唱彼和，大有那古桃源的风景。老爷、公子也就起来盥漱。邓九公便过来陪坐，安老爷也道了昨日的奉扰。邓九公道：“老弟，咱们也不用喝那早粥了，你侄女儿那里给你包的煮饺子也得了，咱们就趁早儿吃饭。”褚一官早张罗着送出饭来，又有老爷、公子要的小

米面窝窝头，黄米面烙糕子，大家饱餐一顿。

吃过了饭，那太阳不过才上树梢，早见随缘儿拽着衣裳提着马鞭子兴匆匆的跑进来。老爷问道：“路上没甚么人儿，你又跑在头里来作甚么？你来的时候太太动身没有？”随缘儿回道：“奴才太太同大奶奶已经到门了。昨夜店里才交四更，里头就催预备车，还是亲家老爷拦说‘早呢’，等到鸡叫头遍，就动身来了。”

公子听说，连忙接了出去。老爷也陪邓九公迎到庄门。褚大娘子同那位姨奶奶带了许多婆儿丫头，也迎到前厅院子。大家远远的望见张姑娘，都觉诧异，只道：“十三妹姑娘怎生倒会了安太太同来了呢？”及至细看，才看出他合十三妹面目虽然相仿，精神迥不相同。

一时大家相见。老爷迎着太太，一面走着，一面便问了一句道：“我昨日叫华忠要的东西赶上了不曾？”太太道：“得了，带了来了。”老爷又道：“太太想着可该如此？”太太道：“实在该的。只是那里补报得过人家来哟！”老爷道：“正是了。我们得尽一番心，且尽一番心。”邓九公听了这话，摸不着头脑，但是人家两口儿叙家常，可怎好插嘴去问呢？只得心中闷闷的猜度。

说话间，大家一路穿过前厅，到了正房。这其间，邓九公见了安太太合张姑娘，自然该有一番应酬；安太太、张姑娘见了褚大娘子，也自然该有一番亲热；那位姨奶奶从中自然还该有些话白儿；褚一官前妻生的那个孩子，自然也该略略点缀；随缘儿媳妇也该拜见拜见续姑婆；他家那些村婆儿从不曾见过安太太这等旗装打扮，更该有一番指点窥探。无如此时安老爷是忙着要讲十三妹，安太太、张姑娘是忙着要问十三妹，听书

的是忙着要听十三妹，说书的只得一张口，说不及八面的话，只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笔勾消，作一个“有话即长，无话即短”。

那安太太合张姑娘本是打了坐尖来的，褚大娘子却又丰丰盛盛备了一桌饭，太太不好却他美意，只得又随意吃些。他又叫人在外面给那些车马跟人煮的白肉，下得新面过水合漏。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匆匆忙忙的吃了一顿饭，把个褚大娘子忙了个手脚不闲。须臾饭罢，安老爷又嘱咐太太合媳妇只在庄上相候，等自己见过十三妹，再叫人来送信，便同邓九公、褚家夫妻分了前后起身，迤逦往青山而来。

话分两头。如今书中单表十三妹，自从他母亲故后，算来已是第五日，只剩明日一天，后日葬了母亲，就要远行去干那桩报仇的大事。这日清早起来，便把那点薄薄家私归了三个箱子，一切陈设器具铺垫以至零星东西，都装在柜子里，把些粗重家伙并坛子里的咸菜，缸里的米，养的鸡鸭，还有积下的几十串钱，都散给看门的庄客长工合近村平日服侍他母亲的那些妇女。又把自己的随身行李放在手下。一切了当，觉得这事作得来海枯石烂，云净天空，何等干净解脱，胸中十分的痛快。才得坐定，早见邓九公走进门来，他起身迎着笑道：“你老人家不说今日要歇半天儿吗，怎的倒这么早就来了？”邓九公道：“我何尝不是要歇着，只因惦记着那绳杠，怕他们弄的不妥当。咱们这里虽说不短人抬，都是些劣把，这是你老太太黄金入柜万年的大事，要有一点儿不保重，姑娘，我可就对不起你了。所以我要趁今日在庄上看着打点好了。谁知昨日回去，见他们已经弄妥当了。我想，只有今日一天，明日是个伴宿，这些远村近邻的必都来上上祭，怕没工夫。绳杠既弄妥当了，莫若趁

今日咱们把他作好了，也省得临时现忙。你想是这么着不是？”十三妹道：“这全仗你老人家，我再无可说的了。”

正说着，只见褚大娘子也来了，跟着两个老婆子，两个笨汉，一个背着个铺盖卷儿，一个抱着个大包袱。姑娘望着他道：“这作甚么呀？我这里的東西还嫌归着不清楚呢，你又扛了这么些东西来了。”褚大娘子道：“我想明日来的人必多，你得在灵前还礼，分不开身。张罗张罗人哪，归着归着屋子啊，那不得人呢？再就剩这两天了，知道你此去咱们是一个月两个月才见？我也合你亲热亲热。所以我带了铺盖来，打算住下，省得一天一荡的跑。”

姑娘道：“难为你这等想得到，只是归着屋子可算你误了。不信你看，我一个人儿一早的工夫都归着完了。”褚大娘子一看，果见满屋里都归着了个清静，箱子柜子都上了锁，只有炕上几件铺垫合随手应用的家伙不曾动，因问道：“你这可忙甚么呢？你走后交给我给你归着还不放心哪？”姑娘道：“不是不放心。”因指着那箱子道：“这里头还剩我母亲合我的几件衣掌，母亲的我也不忍穿，我那颜色衣服又暂且穿不着，放着白糟塌了，你都拿去。你留下几件，其余的送你们姨奶奶，剩下破的烂的都分散给你家那些妈妈子们。零零星星的东西都在这两顶柜子里，你也叫人搬了去。不要紧的家伙，我都给了这里照应服侍的人了，也算他们伺候我母亲一场。”

邓九公听见道：“姑娘，你几天儿就回来，这些东西难道回来就都用不着了？叫个人在这里看着就得了，何必这等？”

十三妹道：“不然。一则这里头有我的鞋脚，不好交在他们手里；再说，回来难道我一个人儿还在这山里住不成？自然是跟了你老人家去，那时我短甚么要甚么，还怕你老人家不给

我弄么？”邓九公道：“就是这样，你也得带些随身行李走呀。”

十三妹指着炕里边的东西说道：“你老人家看，那一条马褥子，一个小包袱卷儿，里头还包着二三十两碎银子，再就是那把刀，那头驴儿，便是我的行李了。还要甚么？”邓九公看他作的这等斩钢截铁，心里想到昨日安老爷的话，真是大有见识，暗暗的佩服。还要说话，褚大娘子生怕他父亲一阵唠叨露了马脚，便拦他道：“你老人家不用合他说了，他说怎么好就怎么好罢。我算缠不清我们这位小姑太太就完了！”十三妹听了，这才欢欢喜喜的把钥匙交给褚大娘子收了。

说话间，听得门外一阵喧哗，原来是褚一官押了绳杠来了。只见他进门就叫道：“老爷子，都来了，搁在那里呀？”邓九公道：“你把那大杠顺在外头，肩杠、绳子、垫子都堆在这院子里。你歇会子，咱们就作起来。”褚一官道：“还歇甚么？”

大短的天，归着归着咱们就动手啊。”说着出去，便带着人把那些东西都搬进来。早有在那里帮忙的村婆儿们沏了一大壶茶搁在那里。从来“武不善作”，邓九公合褚一官便都摘了帽子，甩了大衣，盘上辫子，又在短衣上煞紧了腰，叫了四个人进来捆那绳杠。褚一官料理前头，邓九公照应后面。那四个长工里头，有一个原是抬杠的团头出身，只因有一膀好力气，认识邓九公。便投在他庄上。只听他说怎样的安耐磨儿，打底盘儿，拴腰拦儿，撒象鼻子，坐卧牛子，一口的抬杠行话。他翁婿两个也帮着动手。十三妹只合褚大娘子站在一边闲话，看着那口灵，略无一分悲戚留恋的光景。

却说邓九公、褚一官正在那里带了四个工人盘绳的盘绳，穿杠的穿杠，忙成一处。只见一个庄客进来，望着褚一官说道：“少当家的，外头有人找你老说话。”他爷儿三个早明白是

安老爷到了。只见褚一官一手揪着把绳，一脚蹬着杠，抬头合那庄客道：“有人找我说话，你没看见我手里做着活呢吗？有甚么话你叫他进来说不结了！”庄客道：“不是这村儿的人哪。”褚一官道：“你瞧这个死心眼儿的，凭他是那村儿，便是咱们东西两庄的人，谁又没到过这院子里呢！”那庄客摇头道：“喂，也不是咱庄儿上的呀，是个远路来的。”褚一官道：“远路来的，谁呀？”庄客道：“不认识他么。我问他贵姓，他说你老见了自然知道。他还问咱老爷子来着呢。”褚一官故意歪着头皱着眉想道：“这是谁呢？他怎么又会找到这个地方儿来呢？”那庄客道：“谁知道哇。”褚一官低了低头，又问道：“你看着是怎么个人儿呀？”那庄客道：“我看着只怕也是咱们同行的爷们，我见他也背着像老爷子使的那么个弹弓子么。”

褚一官又故作猜疑道：“你站住，同行里没这么一个使弹弓子的呀。”说着，隔着那座灵位，便叫了邓九公声。

如今书里且按下褚一官这边，再讲那邓九公。却说他站在那棺材的后头，看了两个长工做活，越是褚一官这里合人说话，他那里越吵吵得紧。一会儿又是这股绳打松了，一会儿又是那个扣儿绕背弓了，自己上去攥着根绳子馆那扣儿，用手煞了又煞，用脚踹了又踹，口里还说道：“难为你还冲行家呢，到底儿劣把头么！”褚一官只管合庄客说了那半日话，他总算没听见。直等褚一官叫了他一声，他才抬起头来问：“作吗呀？”褚一官道：“你老人家知道咱们道亲里头有位使弹弓子的吗？”他扬着头想了一想，说：“有哇，走西口外的，在教的马三爸，他使弹弓子。你这会子想起甚么来了，问这话？”

褚一官道：“你老人家才没听见说吗？”邓九公道：“我

只顾做活，谁听见你们说的是甚么。”褚一官便故意把那庄客的话又向他说了一遍，他道：“不就是马三爸来了？”因问那庄客道：“这个人有多大年纪儿了？”庄客道：“看着中个五十岁光景。”

邓九公道：“那就不对了。马三爸比我小一轮，属牛的，今年七十一；再说，他也歇马两三年了，这一向总没见他捎个书子来，这人还不知是有哇是没了呢！”说着，又合那工人嚷道：“你那套儿打那么紧，回来怎么穿肩扛啊？”更不再合褚一官答话。

书中却再按下邓九公这边，单表那十三妹。只见他呆呆的听了半日，眼睛一转，像是打动了件甚么心事。列公，从来俗语说的再不错，道是：“无心人说话，只怕有心人来听。”

何况是两个有心的装作个无心的彼此一答一合说话，旁边听话的又本是个有心人，从无心中听得心里的一句话，凭他怎的聪明，有个不落圈套的么？所以姑娘起先听着邓九公、褚一官合那庄客三人说话，还不在意，不过睁着两只小眼睛儿，不瞪儿不瞪儿的在一旁听热闹儿。及至褚一官问出那句背着张弹弓的话，邓九公又问出一句那背弹弓的人约莫五十岁光景的话，正碰在心坎儿上。因向邓九公道：“师傅，你老听，这岂不是那个话来了么？”邓九公又装了个楞，说：“那话呀？”

姑娘道：“瞧瞧，你老人家可了不得了，可是有点子真悖晦了！我前日交给你老人家那块砚台的时候，怎么说的？”邓九公道：“是啊！要果然是这桩事，可就算来的巧极了。一则那东西是你一件传家至宝，我呢，如今又不出马了，你走后我留他也是无用，倒是你此番远行带去，是件当钱的家伙。就只是这块砚台，偏偏的我前日又带回二十八棵红柳树西庄儿上收

起来了。如今人家交咱们的东西来，人家的东西咱们倒一时交不出去，怎么样呢？”褚大娘子一旁说道：“那也不值甚么，叫他姐夫出去见见那个人，叫他把弹弓子留下，让他到咱们东庄儿住两天，等你老人家完了事，再同了他到西庄儿取那块砚台给他，又有甚么使不得的？”十三妹先说：“有理。”邓九公也合褚一官道：“也只好这样。姑爷，你就去见见他，留下那弓，我不耐烦出去了。”褚一官便丢下这里的事，忙着穿衣服戴帽子。姑娘笑道：“一哥，你不用尽着打扮了，你只管见去罢，管你一见就认得，还是你们个亲戚儿呢！你收了那弓，可不必让他进来。”褚一官道：“我的亲戚儿？我从那里来这么一门子亲戚儿呀？”说着，穿戴好了，便出去见那人去了。

且住，这姑娘的这话又从何而来呢？当日他同安公子、张金凤柳林话别的时候，原说定安公子到了淮安，等他奶公华忠到后，打发华忠来送这弹弓，找着褚一官，转寻邓九公取那砚台。这姑娘又素知华忠合褚一官的前妻是嫡亲兄妹，如今听说得这送弹弓的正是个半百老头儿，可不是华奶公是兀谁？因此闹了这么一句俏皮话儿。自己想着，这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你们大家都在坛子胡同呢！

谁想褚一官出去没半盏茶时，依然空手回来。一进屋门，先摆手道：“不行！不行！不但我不认得他，这个人来得有点子酸溜溜，还外带着挺累赘。我问了问他，他说姓尹，从淮安来，那弓合砚台倒说得对。及至我叫他先留下那弓，他就闹了一大篇子文绉绉，说要见你老人家。我说你老人家手底下有事，不得工夫。他说那怕他就在树荫儿底下候一候儿都使得，一定求见。”

姑娘一听，竟不是华奶公，便向邓九公道：“不然你老人

家就见他去。”只听邓九公合褚一官道：“你不要把他搁在门儿外头，把他约在这前厅里，你且陪他坐着，等我作完了这点活出去。”褚一官去后，不一时，这里的杠也弄得停妥，邓九公才慢慢的擦脸，理顺胡子，穿衣戴帽。这个当儿，褚大娘子问姑娘道：“你方才说这人怎的是我们的亲戚？”姑娘道：“既然不是，何必提他。”褚大娘子道：“等回来老爷子出去见他，咱们倒偷着瞧瞧，到底是个甚么人儿。”姑娘也无可。

列公，这书要照这等说起来，岂不是由着说书的一张口，凑着上回的连环计的话说，有个不针锋相对的么？便是这十三妹，难道是个傀儡人儿，也由着说书的一双手爱怎样耍就怎样耍不成？这却不然。这里头有个理，列公试想，这十三妹本是个好动喜事的人，这其中又关着他自己一件家传的至宝，心爱的兵器；再也要听听那人交代这件东西，安公子是怎样一番话；便褚大娘子不说这话，他也要去听听，何况又从旁这等一挑逗，有个不欣然乐从的理么？

闲话休提。却说邓九公收拾完了出去，十三妹便也合褚大娘子蹑足潜踪的走到那前厅窗后窃听，又用簪子扎了两个小窟窿望外看着。只见那人是个端正清奇不胖不瘦的容长脸儿，一口微带苍白疏疏落落的胡须，身穿一副行装，头上戴个金顶儿，桌子上放着一个蓝毡帽罩子，身上背的正是他那张研金镂银、铜胎铁背、打二百步开外的弹弓，坐在那南炕的上首。心里先说道：“这人生得这样清奇厚重，断不是个下人。”

正想着，便见褚一官指着邓九公合那人说道：“这就是我们舍亲邓九太爷。”只见那人站起身来。控背一躬，说：“小弟这厢有礼！”邓九公也顶礼相还。大家归坐，长工送上茶来。

只听邓九公道：“足下尊姓是尹，不敢动问大名？仙乡那里？既承光降，怎的不到舍下，却一直寻到这里？又怎的知道我老拙在此？”便见那人笑容可掬的答道：“小弟姓尹，名字叫作其明，北京大兴人氏。合一位在旗的安学海安二爷是个至交朋友。因他分发南河，便同到淮安，帮他办办笔墨。”说到这里，邓九公称了一句，说：“原来是尹先生！”

那人谦道：“不敢。”便说：“如今承我老东人合少东人安驥的托付，托我把这弹弓送到九公你的宝庄，先找着这位褚一爷，然后烦他引进，见了尊驾，交还这张弹弓，还取一块砚台，并要向尊驾打听一位十三妹姑娘的住处，托我前去拜访。不想我到了二十八棵柳树宝庄上一问，说这褚一爷搬到东庄儿上去了，连九公你也不在庄上，说不定那日回来。及至跟寻到东庄，褚一爷又不在家。问他家庄客，又说有事去了，不得知到那里去，早晚一定回来，因是家下无人，不好留客，我就坐在对门一个野茶馆儿里等候。只见道旁有两个放羊的孩子，因为踢球，一个输了钱，一个不给钱，两个打了个热闹喧阗。我左右闲着无事，把他两个劝开，又给他几文钱，就合他闲话。问起这羊是谁家的，他便指着那庄门说：‘就是这褚家庄的。’我因问起褚一爷那里去了，他道：‘跟了西庄儿的邓老爷子进山，到石家去了。’我一想，岂不是你二位都有下落？况又同在一处。我便向那放羊的孩子说：‘你两个谁带我到山里找他去，我再给你几文钱。’他道怕丢了羊回去挨打，便将这山里的方向、村庄、路径、门户，都告诉明白我。我就依他说的，穿过两个村子，寻着山口上来。果然这山岗上有个小村，村里果然有这等一个黑漆门，到门一问，果是石家，果然你二位都在此。真是天缘幸会！就请收明这张弹弓，把那块砚台交付小

弟，更求将那位十三妹姑娘的住处说明，我还要赶路。”

邓九公道：“原来先生已经到了我两家舍下，着实的失迎！这弹弓合砚台的话，说来都对。只是那块砚台却一时不在手下，在我舍间收着。今日你我见着了，只管把弓先留下，这两天我老拙忙些个，不得回家，便请足下在东庄住两天，等我的事一完，就同你到二十八棵红柳树取那块砚台，当面交付，万无一失。那位姑娘的住处，你不必打听，也不必去找，便找到那里，他也等闲不见外人。有甚么话，告诉我一样。”

只见那尹先生听了这话，沉了一沉，说：“这话却不敢奉命。我老少东人交付我这件东西的时候，原说凭弓取砚，凭砚付弓。如今砚台不曾到手，这弓怎好交代？”邓九公哈哈的笑道：“先生，你我虽是初交，你外面询一询，邓某也颇颇的有些微名。况我这样年纪，难道还赚你这张弹弓不成？”那先生道：“非此之谓也。这张弹弓我东人常向我说起，就是方才提的这位十三妹姑娘的东西。这姑娘是一个大孝大义至仁至勇的豪杰，曾用这张弹弓救过他全家的性命，因此他家把这位姑娘设了一个长生禄位牌儿，朝夕礼拜，香花供养，这张弹弓便供在那牌位的前面。是这等的珍重！因看得我是泰山一般的朋友，才肯把这东西托付于我。‘士为知己者用’，我就不能不多加一层小心。再说，我同我这东人一路北来，由大道分手的时节，约定他今日护着家眷投在平悦来老店住下等我，我由桐口岔路到此，完了这桩事体，今晚还要赶到店中相见。不争我在此住上两天，累他花费些店用车脚还是小事，可不使他父子悬望，觉得我作事荒唐？如今既是那砚台不在手下，我倒有个道理：小弟此来，只愁见不着二位，既见着了，何愁这两件东西交代不清？我如今暂且告辞，赶回店中说明原故。我们索性

在悦来店住下，等上两天，等九太爷你的公忙完了，我再到二十八棵红柳树宝庄相见，将这两件东西当面交代明白。这叫作‘一手托两家，耽迟不耽错’。至于那十三妹姑娘的住处，到底还求见教。”说罢，拿起那帽罩子来，就有个匆匆要走的样子。

姑娘在窗外看见，急了。你道他急着何来？书里交代过的，这张弓原是他刻不可离的一件东西，止因他母亲已故，急于要去远报父仇，正等这张弓应用，却不知安公子何日才得着人送还，不能久候，所以才留给邓九公。如今恰恰的不曾动身，这个东西送上门来，楚弓楚得，岂有再容他已来复去的理？因此听了那尹先生的话，生怕邓九公留他不住，便隔窗说道：“九师傅，莫放那先生走，待我自己出来见他。”不想这第一宝就被那位假尹先生压着了！

邓九公正在那里说：“且住，我们再作商量。”听得姑娘要自己出来，便说：“这更好了，人家本主儿出来了。”说着，十三妹早已进了前厅后门。那尹先生站起来，故作惊讶问道：“此位何人？”一面留神上下把姑娘一打量，只见虽然出落得花容月貌，好一似野鹤闲云，那小时节的面庞儿还仿佛认得出来，一眼就早看见了他左右鬓角边必正的那两点朱砂痣。邓九公指了姑娘道：“这便是先生你方才问的那位十三妹姑娘。”

那先生又故作惊喜道：“原来这就是十三妹姑娘。我尹其明今日无意中见着这位脂粉英雄，巾帼豪杰，真是人生快事！只是怎的这样凑巧，这位姑娘也在此？”褚一官笑道：“怎么‘也在此’呢，这就是人家的家么。”假尹先生又故作省悟道：“原来这就是姑娘府上。我只听那放羊的孩子说甚么石家石家，我只道是一个姓石的人家。——既是见着姑娘，这事有了

着落，不须忙着走了。”说罢，便向姑娘执手鞠躬行了个半礼，姑娘也连忙把身一闪，万福相还。

那尹先生道：“我东人安家父子曾说，果得见着姑娘，嘱我先替他多多拜上。说他现因护着家眷，不得分身，容他送了家眷到京，还要亲来拜谢。他又道姑娘是位施恩不望报的英雄，况又是轻年闺秀，定不肯受礼；说有位尊堂老太太，嘱我务求一见，替他下个全礼，便同拜谢姑娘一般。老太太一定在内堂，望姑娘叫人通报一声，容我尹其明代东叩谢。”姑娘听了这话，答道：“先生，你问家母么？不幸去世了。”尹先生听了，先跌一跌脚，说道：

“怎生老太太竟仙游了？咳，可惜我东人父子一片诚心，不知要怎生般把你家这位老太太安荣尊养，略尽他答报的心！如今他老人家倒先辞世，姑娘你这番救命恩情叫他何处答报？不信我尹其明连一拜之缘也不曾修得！也罢，请问尊堂葬在那里？待我坟前一拜，也不枉走这一荡。”

姑娘才要答言，邓九公接口道：“没下葬呢，就在后堂停着呢。”尹先生道：“如此，就待我拿了这张弹弓，灵前拜祝一番，也好回我东人的话。”说着，往里就走。姑娘忙拦道：“先生，素昧平生，寒门不敢当此大礼。”说完了，搭撒着两个眼皮儿，那小脸儿绷的比贴紧了的笛膜儿绷的还紧。邓九公把胡子一绰，说：“姑娘，这话可不是这么说了。俗语怎么说的？‘有钱难买灵前吊’。这可不当作儿女的推辞。再说这尹先生他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也得让他交得过排场去。”

说着，便叫褚一官道：“来，你先去把香烛点起来，姑娘也请进去候着还礼。等里头齐备了，我再陪进去。”姑娘一想，弹弓是来了，就让他进去灵前一拜何妨。应了一声，回身进去。

褚一官也忙忙的去预备香烛。这个当儿，邓九公暗暗的用那大巴掌把安老爷肩上拍了一把，又拢着四指，把个老壮的大拇指头伸得直挺挺的，满脸是笑，却口无一言。言外说：

“你真是一个好的！都被你料估着了！”

不一时，褚一官出来相请，那位假尹先生真安老爷同了邓九公进去。只见里面是小小的三间两卷房子，前一卷三间通连，左右两铺靠窗南炕，后一卷一明两暗，前后卷的堂屋却又通连，那口灵就供在堂屋正中。姑娘跪在灵右，候着还礼。早见那褚大娘子站在他身后照料。安老爷走到灵前，褚一官送上檀香盒。老爷恭恭敬敬的拈了三撮香，然后褪下那张弹弓，双手捧着，含了两胞眼泪，对灵祝告道：“阿，老……老太太！我阿，唏，唏，唏，唏！尹其明……”姑娘看了，心里早有些不耐烦起来。心里说道：“这先生一定有些甚么症候，他这满口里不伦不类祝赞的是些甚么？他又从那里来的这副急泪？好不着要！”

可怜姑娘那里知安老爷此刻心里的苦楚！大凡人生在世，挺着一条身子，合世界上恒河沙数的人打交道，那怕忠孝节义都有假的，独有自己合自己打起交道来，这“喜怒哀乐”四个字，是个货真价实的生意，断假不来。这四个字含而未发，便是天性；发皆中节，便是人情。世上没下循天性人情的喜怒哀乐；喜怒哀乐离了天性人情，那位朋友可就离人远了。这颗豆儿自从被朱考亭先生咬破了之后，不断跳不出这两句话去。

安老爷是个天性人情里的人，此时见了十三妹他家老太太这个灵位，先想起合他祖父的累代交情，又感动他搭救公子的一段恩义，更看着他一个女孩儿家，一身落魄，四海无家，不觉动了真的了。所以未从开口，先说了一个“阿”字的发语词，紧接一个“老”字，意思要叫“老弟妇”，及至那“老”字出

了口，一想，使不得。无论此时我暂作尹其明不好称他

老弟妇，就便我依然作安学海，这等没头没脑的称他声“老弟妇”，这姑娘也断不知因由，就连忙改口，称了声“老太太”。紧接着自己称名祝告，意思就要说“我安学海”，一想，更使不得。这一个真名道出来，今日的事章法全乱了！

幸而那“安”字同“阿”字是一个字母，就跟着字母纳音转韵，转作个“阿”字，接了个“唏，唏，唏，唏”，和了个唏噓悲切之声。连忙改说：“我尹其明受了我老少东人的托付，来寻访令爱姑娘，拜谢老太太，送这张雕弓，取那块端砚。我东人曾说，倘得见面，命我称着他父子安学海、安骥的名字，替他竭诚拜谢，还有许多肺腑之谈。不想老太太你先骑鹤西归，叫我向谁说起？所喜你的音尘虽远，神灵尚在，待我默祝一遍，望察微衷。老太太，你可受我一拜！”祝罢，把那张弹弓供在桌儿上，退下来，肃整威仪拜了三拜，泪如泉涌。姑娘还着礼，暗道：“他可叨叨完了！弹弓儿是留下了，这大概就没甚么累赘了。我索性等他出去我再起来。”

谁想这个当儿，偏偏的走过一个礼仪透熟的礼生来，便是褚大娘子，把他搀了一把，说：“姑娘，起来朝上谢客。”不由分说，搀到当地，又拉了一个坐褥，铺在地下，说：“尹先生，我们姑娘在这里叩谢了。”姑娘只得向上磕下头去。那先生连忙把身子一背，避而不受，也不答拜。你道这是为何？原来这是因为他是替死者磕头，不但不敢答，并且不敢受。是个极有讲究的古礼。姑娘磕头起来，正等着送客，这个当儿，可巧又走过一个积伶不过的茶司务来，便是褚一官。手里拿着一个盘儿，托着三碗茶，说：“尹先生，我们姑娘是孝家，不亲递茶了。”他便把尹先生的一碗安在西间南炕炕桌上首，下首

又给邓九公安了一碗，还剩一碗，说：“姑娘，这里陪。”

便放在靠北壁子地桌下首。姑娘此时无论怎样，断不好说：“你们外头喝茶去罢。”怎当那邓九公又尽在那边让先生上坐，只见那先生并不谦让，转过去坐定。开口便问道：“这位老太太想是早过终七了？”邓九公道：“那里，等我算算。”说着，屈着指头道：“五儿、六儿、七儿、八儿、九儿，今日才第五天，明日伴宿，后日就抬埋入土了。”姑娘正嫌邓九公何必合他絮烦这些话，只见那先生望着姑娘，把眼神儿一足，说：“难道今日是第五天？我闻古礼‘殓而成服，既葬而除’，如今才得五天，既不是除服日期，况且大殓已经五天，又断不至于作不成一领孝服，这姑娘怎的不穿孝？”

罢了，姑娘心里真没防他问到这句，又不肯说：“我因为忙着要去报仇，不及穿孝。”

尤其不好说：“你管我呢！”只管支吾道：“此地风俗向来如此。”那先生说道：“喂，岂有此理！虽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冠婚丧祭，各省不得一样，这儿女为父母成服，自天子以至庶人，无贵贱，一也。怎讲到‘此地向来如此’起来？”姑娘道：“此地既然如此，我也只得是随乡儿入乡儿了。”那先生道：“呀！更岂有此理！纵说这穷山僻壤不知礼教，有了姑娘你这等一个人在此，正该作个榜样，化民成俗，怎生倒讲起‘随乡入乡’的话来？这等看来，‘闻名不如见面’这句话，古人真不我欺。据我那小东人说得来十三妹姑娘怎的个孝义，怎的个英雄，我那老东人以耳为目，便轻信了这话。而今如此，据我尹其明看了，也只不过是寻常女子。只是我尹其明一身傲骨，四海交游，何尝轻易礼下于人？今日倒累我揖了又揖，拜了又拜。——小东人，你好没胸襟，没眼

力！累我枉走这一荡！咦，我尹其明此番来得差矣！”

列公，你看十三妹那等侠气雄心兼人好胜的一个人，如何肯认“寻常女子”这个名目？无如报仇这桩事自己打着要万分慎密，不穿孝这桩事自己也知是一时权宜，其实为去报仇所以才不穿孝，两桩事仍是一桩事，只因说不出口，转觉对不住人，却又一片深心，打了个“呼牛亦可，呼马亦可”的主意，任是谁说甚么，我只拿定主意，干我的大事去。不想这位尹先生是话不说，单单的轻描淡写的给加上了“寻常女子”这四个大字，可断忍耐不住了。只见他一手扶了桌子，把胸脯儿一挺，才待说话。

不防这边啞的一声把桌子一拍，邓九公先翻了，说：“喂，尹先生！你这人好没趣呀！拿了一张弹弓子，我说留下，你又不留；你说要走，你又不走，倒像谁要拐你的似的。及至人家本主儿出来了，你交了你的弹弓子就完了事了，又替你东人参的是甚么灵！是我多了句嘴，让你进来。人家谢客递茶让坐，是人家孝家的礼数，你是会的，就该避出去；不出去，坐下也罢了。人家穿孝不穿孝，可与你甚么相干？用你冬瓜茄子、陈谷子烂芝麻的闹这些累赘呀！”那尹先生道：“我讲的是礼，礼设天下。大凡于礼不合，天下人都讲得。难道我到了你们这不讲礼的地方，也‘随乡入乡’，跟你们不讲礼起来不成？”

一句话，邓九公索兴站起来了，说：“咄，姓尹的，你莫要撒野呀！不是我作老的口割，你也是吃人的稀的，拿人的干的，不过一个坐着的奴才罢咧，你可切莫拿出你那外府州县衙门里的吹六房诈三班的款儿来。好便好，不然叫你先吃我一顿精拳头去！”那先生听了，安然坐在那里不动。只见他扬着个脸儿，望了邓九公道：“我尹其明一介儒生，手无缚鸡之力，

也不敢妄称作英雄豪杰，却也颇颇见过几个英雄豪杰。今日因这桩事、这句话领你这顿拳头，倒也见得天下的英雄豪杰！”说着，把脖颈儿一低，膀根儿一松，说：“领教！”

姑娘在旁一看，说：“这是块魔，不可合他蛮作！”因拦邓九公道：“师傅，不必如此。他是客，你我是主，便打他两拳也不值一笑。况他以礼而来，尤其不可使他藉口。他既满口的讲礼，你我便合他讲礼，等他讲不过礼去，再给他个利害不迟。”邓九公道：“姑娘，你不见是我让进他来的吗，他这里叫我受着窄呢么！”一面说着，一面依旧坐下，帽子也摘了，拿一只大宽的袖子搵着，就气得他哟，呸呸呸的，真作了个“手眼身法步”一丝不漏！

姑娘劝住了邓九公，也就归坐。先看了那先生一眼，只见他手捻着几根小胡子儿，微微而笑。姑娘纳着气从容问道：“尹先生，我先请教，你从那处见得我是个‘寻常女子’？”

那先生道：“‘寻常’者，对‘英雄豪杰’而言也。英雄豪杰本于忠孝节义，母死不知成服，其为孝也安在？这便叫作‘寻常女子’。”姑娘听了这话，口里欲待不合他辩，争奈心里那点兼人好胜的性儿不准不合他辩，便又问道：“我再请教，这尽孝的上头，父亲、母亲那一边儿重？”尹先生沉吟一会，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其重一也。这话却又有两讲。”

姑娘道：“怎的个两讲呢？”尹先生说：“你们女子有同母亲共得的事，同父亲共不得；有合母亲说得的话，合父亲说不得。这叫作‘父道尊，母道亲’。看得亲，自然看得重。据此一说，未免觉得母亲重。”姑娘道：“那一说呢？”尹先生道：“一个人有生母，便许有继母，有嫡母，便许有庶母，

推而至于养母、慈母，事非常有。只这生、继、嫡、庶，皆母也，所谓坤道也，地道也。讲到父亲，天道也，乾道也。乾道大生，坤道广生，看得大，更该看得重。据此一说，自然应是父亲更重。”

姑娘道：“你原来也知道父亲更重。我还要请教，这尽孝的事情上头，为亲穿孝，为亲报仇，那一桩要紧？”尹先生连忙答道：“这何消问得？自然是报仇要紧。拿为亲穿孝论，假如遇着军事，正在军兴旁午，也只得墨经从戎，回籍成服；假如身在官场，有个丁忧在先，闻讣在后，也只得闻讣成服。便是为人子女，不幸遇着大故，立刻穿上一身孝，难道释服后便算完了事了不成？你只看那大舜的大孝，终身慕父母，以至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便不穿那身孝，他心里又何尝一时一刻忘了那个‘孝’字？所以叫作‘丧服外除’。‘外除’者，明乎其终身未尝‘内除’也，这是被终身无穿无尽有工夫作的事。至于为亲报仇，所谓‘父仇不共戴天’，岂容片刻隐忍？但得个机会，正用着那‘守如处女，出如脱兔’的两句话，要作得迅雷不及掩耳，其间间不容发，否则机会一失，此生还怎生补行得来？岂不是终天大恨？何况这报仇正是尽孝，自然报仇更加要紧。”

姑娘道：“原来你也知道报仇更加要紧！这等说起来，我还不至于落到个‘寻常女子’。”尹先生道：“这话我就不解了，难道姑娘这等一个孝义女子，还有人合姑娘结仇不成？”姑娘这个当儿，一肚子话是倒出来了，“寻常女子”四个字是摆脱开了，理是抓住了，凭他絮絮的问，只鼓着个小腮帮子儿，一声儿不哼。

问来问去，把个邓九公问烦了，说道：“我真没这么大工

夫合你说话，不说罢，我又憋的慌。人家这位姑娘有杀父大仇，只因老母在堂，不曾报得。如今不幸他老太太去世了，故此他顾不得穿孝守灵，到了首七葬母之后就要去报仇。这话你明白了？”尹先生道：“哦，原来如此。这段隐情我尹其明那里晓得！只是我还要请教，姑娘这等一身本领，这仇人是个何等样人，姓甚名谁，有多大胆敢来合姑娘作对？”邓九公道：“这个我不知道。”尹先生道：“老翁，我方才见你二位的称呼，有个师生之谊，岂有不知之理？”邓九公道：“我不能像你，相干的也问，不相干的也问；问得的也问，问不得的也问。人家报仇，与我无干。我没问，我不知道！”尹先生道：“报仇的这桩事，是桩光明磊落见得天地鬼神的事，何须这等狗盗鸡鸣遮遮掩掩？况且英雄作事，要取那人的性命，正要叫那人知些风声，任他怎的个心机手段，我定要手到功成，这仇才报得痛快。这位邓老翁大约是年纪来了，暮气至矣，也未必领略到此。姑娘，你何不把这仇人的姓名说与尹其明听听，大家痛快痛快。”

正经姑娘此时依然给他个老不开口，那位尹先生也就入不进话去了。无奈听着他这几句话来得高超，且暗暗有个菲薄自己的意思，又动了个不服气。便冷笑了一声，道：“我的仇人与你何干，要你痛快？我便说了他的姓名，你听了，也不过把舌头伸上一伸，颈儿缩上一缩，又知道他何用！”那尹先生摇着头道：“姑娘，你也莫过逾小看了我尹其明。我虽不拈长枪大戟，不知走壁飞檐，也颇颇有些肝胆。或者听了你那仇人名姓，不待得伸舌缩颈，转给你出一臂之力，展半筹之谋，也不见得。”姑娘道：“惹厌！”

那尹先生听到“惹厌”两个字，他转呵呵大笑，说：“姑

娘你既苦苦不肯说，倒等我尹其明索兴惹你一场大厌，替你说出那仇人的姓名来，你可切莫着恼。”姑娘听他说的这等离离奇奇、闪闪烁烁，倒不免有些疑忌起来，道：“你说！”那尹先生叠两个指头说道：“你那仇人，正是现在经略七省挂九头铁狮子印秃头无字大将军纪献唐！你道我说的错也不错？”

他说完这句，定睛看着那十三妹姑娘，要看他个怎生个动作。只见那十三妹不听这话犹可，听了这话，腮颊边起两朵红云，眉宇间横一团清气，一步跨上炕去，拿起那把雁翎宝刀，拔将出来，翻身跳在当地，一声断喝，说道：“咄！你那人听者！我看你也不是甚么尹七明尹八明，你定是纪献唐那贼的私人！不晓得在那里怎生赚得这张弹弓，乔妆打扮，前来探我的行藏，作个说客。你不曾生得眼睛，须得生着耳朵，也要打听打听你姑娘可是怕你来探的，可是你说得动的？你快快说出实话，我还佛眼相看；少若迟延，哼哼！尹其明！只怕我这三间小小茆檐，任你闯得进来，叫你飞不出去！”这正是：

不曾项下解金铃，早听山头哮虬虎。

要知那十三妹合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爷怎的个开交，下回书交代。

（第十七回完）

第十八回

假西宾高谈纪府案 真孝女快慰两亲灵

这回书接连上回，讲得是十三妹他见那位尹先生一口道破他仇人纪献唐姓名，心下一想：“我这事自来无人晓得，纵然有人晓得，纪献唐那厮势焰熏天，人避他还怕避不及，谁肯无端的拈这虎须，提着他的名字来问这等不相干的闲事？”

又见那尹先生言语之间虽是满口称扬，暗中却大有菲薄之意，便疑到是纪献唐放他母女不过，不知从那里怎生赚了这张弹弓，差这人来打听他的行藏，作个说客。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登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掣那把刀在手里，便要取那假西宾的性命。不想这着棋可又叫安老爷先料着了！

邓九公是昨日合老爷搭就了的伏地扣子，见姑娘手执倭刀站在当地，指定安老爷大声断喝，忙转过身来，两只胳膊一横，迎面拦住，说道：“姑娘，这是怎么说？你方才怎么劝我来着？”正在那里劝解，褚大娘子过来，一把把姑娘扯住，道：“这怎么索兴刀儿枪儿的闹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些甚么‘纪献儿唐’啊‘灌馅儿糖’的事，凭他是甚么糖，也得慢慢儿的问个牙白口清再说呀！怎么就讲拿刀动杖呢？就让你这时候一刀把他杀了，这件事难道就算明白了不成？猫闹么！坐下破！”

说着，把姑娘推到原坐的那个座上坐下。姑娘这才一回手把那把刀倚在身后壁子眼前，看了看，右边有根桌杌儿碍着手，便提起来回手倚在左边。邓九公便去陪植那位尹先生，又叫褚一官张罗换茶。

这个当儿，姑娘提着一副眼神儿，又向那先生喝了一声道：“讲！”那先生且不答话，依然坐在那里干笑。姑娘道：“你话又不讲，只是作这等狂态，笑些甚么？快讲！”尹先生道：“我不笑别的，我笑你倒底要算一个‘寻常女子’。”邓九公道：“喂，先生！你这也来得过逾贫了，怎么这句又来了呢？”

那先生也不合他分辩，望着十三妹道：“你未从开口说这句话，心里也该想想，你那仇人朝廷给他是何等威权！他自己是何等脚色！况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慢说别的，只他那幕中那几个参谋，真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深明韬路，广有机谋；就便他帐下那班奔走的健儿，也是一个个有飞空蹑壁之能，虎跳龙拿之技。他果然要探你的行藏，差那一个来不了了事？单单的要用着我这等一个推不转搯不动的尹其明？只这些小机关你尚且见不到此，要费无限狐疑，岂不可笑！”

姑娘听了这话，低头一想：“这里头却有这么个理儿。我方才这一阵闹，敢是闹的有些孟浪。然虽如此，我输了理可不输气，输了气也不输嘴。且翻打他一耙，倒问他！”因问道：“你既不是那纪贼的私人，怎的晓得他是我的仇家？也要说个明白！”那先生道：“你且莫问我怎么晓得他是你的仇家，你先说他到底可是你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

这句话，姑娘要简捷着答应一个字“是”就完了，那不又算输了气了吗？他便把话变了个相儿，倒问着人家说：“是便

怎么样？”那先生道：“我说的果然不是，倒也不消往下再谈；既然是他，这段仇你早该去报，直等到今日，却是可惜报得迟了。我劝你早早的打断了这个念头。你若不听我这良言，只怕你到了那里，莫讲取不得他的首级，就休想动他一根毫毛。这等的路远山遥，可不白白的吃一场辛苦？”姑娘道：“嗯，那纪贼就被你说的这等利害，想就因你讲的他那等威权，那等脚色，觉得我动不得他？”先生道：“非也。以姑娘的这样志气，那怕他怎样的威权，怎样的脚色？”姑娘又道：“然则便因你说的他那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觉得我动不得他？”

先生道：“也不然。以姑娘的本领，又那怕他甚么猛将，甚么谋臣？我方才拦你不必吃这场辛苦，不是说怕你报不了这仇，是说这仇用不着你报，早有一位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盖世英雄替你报了仇去了。”姑娘道：“梦话！我这段冤仇从来不曾向人提过，就我这师傅面前也是前日才得说起，外人怎的得知？况如今世上，那有恁般大英雄作这等大事？”尹先生道：“姑娘，你且莫自负不凡，把天下英雄一笔抹倒。要知泰山虽高，更有天山；寰海之外，还有渤海。我若说起这位英雄来，只怕你倒要吓得把舌头一伸，颈儿一缩哩！”

姑娘听了这话，心下暗想道：“不信世间有这等人，我怎的会不晓得？我且听听他端的说出个甚么人来，有甚对证，再合他讲。”便道：“我倒要听听这位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英雄。”

那先生道：“姑娘，你坐稳着。我说的这位盖世英雄，便是当今九五之尊飞龙天子。”

姑娘听了，从鼻子里笑了一声，说：“岂有此理！尤其梦话！万岁爷怎的晓得我有这段奇冤，替我一个小小民女报起仇来？”尹先生道：“你要知这话的原故，竟抵得一回评书。你

且少安毋躁，等我把始末因由演说一番，你听了才知我说的不是梦话。”姑娘此刻只管心里不服气，不知怎的，耳朵里听了这一路的话，觉得对胃脘，渐渐脸儿上也就和平起来，口儿里也就乖滑起来。陪了个笑儿，叫了声“先生”，说：“既然如此，倒望你莫嫌絮烦，详细说与我们知道。”

列公，你大家却莫把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爷说的这段话，认作个掇骗十三妹的文章。这纪献唐却实实的是个有来处来的人。只可惜他昧了天理人情，坏了儿女心肠，送了英雄性命，弄到没去处去。这其中还括包着一个出奇的奇人作出来的一桩出奇的事，并且还不是无根之谈。说起来真个抵得一回评话，只是这回评话的弯子可绕远了些。列公，且莫急急慌慌的要听那十三妹到底怎的个归着，待说书的把纪献唐的始末原由演说出来，那十三妹的根儿、蒂儿、枝儿、叶儿，自然都明白了。

你道这话从何说起？原来书中表的那经略七省挂九头狮子铁印秃头无字大将军纪献唐，他也是汉军人氏。他的太翁纪延寿，内任侍郎，外任巡抚。后来因这纪献唐的累次军功，加衔尚书，晋赠太傅，人称他是纪太傅。这纪太傅生了两个儿子，长名纪望唐，次名纪献唐。纪献唐也生两个儿子，一名纪成武，一名纪多文。那纪望唐自幼恪遵庭训，循分守理，奋志读书。那纪献唐，当他太夫人生他这晚，忽然当院里起了一阵狂风，那风刮得走石飞砂，偃草拔木，连门窗户壁都撼得岌岌的要动。风过处，他太夫人正要分娩，恍惚中见一只吊睛白额黑虎扑进房来，吃了一惊，恰好这纪献唐离怀落草。收生婆收裹起来，只听他哭得声音洪亮，且是相貌魁梧。

到了五六岁上，识字读书，聪明出众，只是生成一个杰骜不驯的性子，顽劣异常。淘气起来，莫说平人说他劝他不听，

有时父兄的教训他也不甚在意。年交七岁，纪太傅便送他到书房随哥哥读书。那先生是位老儒，见他一目十行，到口成诵，到十一二岁便把经书念完，大是颖悟，便叫他随了哥哥听着讲书。只是他心地虽然灵通，性情却欠淳静，才略略有些知觉，便要搬驳先生，那先生往往就被他问得无话可讲。

一日，那先生开讲《中庸》，开卷便是“天命之谓性”一章。先生见了那没头没脑辟空而来的十五个大字，正不知从那里开口才入得讲这“中庸”两个字去，只得先看了一遍高头的讲章，照着那讲章往下敷衍半日，才得讲完。他便问道：“先生讲的‘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这句话，我懂了。下面‘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五常健顺之德’，难道那物也晓得五常仁、义、礼、智、信不成？”先生瞪着眼睛向他道：“物怎么不晓得五常？那羔跪乳、乌反哺岂不是仁？獭触邪、莺求友岂不是义？獭知祭、雁成行岂不是礼？狐听冰、鹊营巢岂不是智？犬守夜、鸡司晨岂不是信？怎的说得物不晓得五常！”

先生这段话本也误于朱注，讲得有些牵强。他便说道：“照先生这等讲起来，那下文的‘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直说到‘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难道那禽兽也晓得礼乐刑政不成？”一句话把先生问急了，说道：“依注讲解，只管胡缠！人为万物之灵，人与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甚么分别？”他听了哈哈大笑，说：“照这等讲起来，先生也是个人，假如我如今不叫你‘人’，叫你个‘老物儿’，你答应不答应？”先生登时大怒，气得浑身乱抖，大声喊道：“岂有此理！将人比畜，放肆！放肆！我要打了！”拿起界尺来，才要拉他的手，早被他一把夺过来，扔在当地，说道：“甚吗？

你敢打二爷？二爷可是你打得的？照你这样的先生，叫作通称本是教书匠，到处都能雇得来。打不成我先教你吃我一脚！”吧，照着那先生的腿洼子就是一脚，把先生踢了个大仰脚子，倒在当地。纪望唐见了，赶紧搀起先生来，一面喝禁：“兄弟，不得无礼！”只是他那里肯受教？还在那里顶撞先生。先生道：“反了！反了！要辞馆了！”

正然闹得烟雾尘天，恰巧纪太傅送客出来听见。送客走后，连忙进书房来，问起原由，才再三的与先生陪礼，又把儿子着实责了一顿，说：“还求先生以不屑教诲教诲之。”那先生摇手道：“不，大人，我们宾东相处多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晚生也不愿是这等不欢而散。既蒙苦苦相留，只好单叫这大令郎作我个‘陈蔡及门’，你这个二令郎凭你另请高明。倘还叫他‘由也升堂’起来，我只得‘不脱冕而行矣’！”

纪太傅听说，无法，便留纪望唐一人课读，打算给纪献唐另请一位先生，叫他弟兄两个各从一师受业。但是为子择师这桩事也非容易，更兼那纪太傅每日上朝进署，不得在家，他家太夫人又身在内堂，照应不到外面的事，这个当儿，那纪献唐离开书房，一似溜了缰的野马，益发淘气得无法无天。

纪府又本是个巨族，只那些家人孩子就有一二十个，他便把这般孩子都聚在一处，不是练着挥拳弄棒，便是学着打仗冲锋。大家顽耍。

那时国初时候，大凡旗人家里都还有几名家将，与如今使雇工家人的不同。那些家将也都会些摆跤打拳、马枪步箭、杆子单刀、跳高爬绳的本领，所以从前征噶尔旦的时候，曾经调过八旗大员家的库图扈兵〔满语：牵马的奴仆〕，这项人便叫作“家将”。纪府上的几个家将里面有一名教师，见他家二爷

好这些武艺，便逐件的指点起来。他听得越发高兴，就置办了许多杆子单刀之类，合那群孩子每日练习。又用砖瓦一堆堆的堆起来，算作个五花阵、八卦阵，虽说是个顽意儿，也讲究个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以至怎的五行相生，八卦相错，怎的明增暗减，背孤击虚，教那些孩子们穿梭一般演习，倒也大有意思。他却搬张桌子，又擦张椅子，坐在上面，腰悬宝剑，手里拿个旗儿指挥调度。但有走错了的，他不是用棍打，便是用刀背针，因此那班孩子怕的神出鬼没，没一个不听他的指使。

除了那些顽的之外，第一是一味地里爱马。他那爱马也合人不同，不讲毛皮，不讲骨格，不讲性情，专讲本领。纪太傅家里也有十来匹好马，他都说无用，便着人每日到市上拉了马来看。他那相马的法子也与人两道，先不骑不试，止用一个钱扔在马肚子底下，他自己却向马肚子底下去拣那个钱，要那马见了他不惊不动，他才问价。一连拉了许多名马来看，那马不是见了他先蹉跎咆哮的闪躲，便是吓得周身乱颤，甚至吓得撒出溺来。

这日他自己出门，偶然看见拉盐车驾辕的一匹铁青马，那马生得来一身的卷毛，两个绕眼圈儿，并且是个白鼻梁子，更是浑身磨得纯泥稀烂。他失声道：“可惜这等一个骏物埋没风尘！”也不管那车夫肯卖不肯，便唾手一百金，硬强强的头来。

可煞作怪，那马凭他怎样的摸索，风丝儿不动。他便每日亲自看着，刷洗喂养起来。那消两三个月的工夫，早变成了一匹神骏。他日后的军功就全亏了这一匹马，此是后话。

却说纪太傅好容易给他请着一位先生，就另收拾了一处书房，送他上学。不上一月，那先生早已辞馆而去。落后一连换

了十位先生，倒被他打跑了九个，那一个还是跑的快，才没挨打。因此上前三门外那些找馆的朋友听说他家相请，便都望影而逃。那纪太傅为了这事正在烦闷，恰好这日下朝回府，轿子才得到门，转正将要进门，忽见马台石边站着一个人，戴一顶雨缨凉帽，贯着个纯泥满锈的金顶，穿一件下过水的葛布短襟袍子，套一件磨了边儿的天青羽纱马褂子，脚下一双破靴，靠马台石还放着一个竹箱儿，合小小的一卷铺盖、一个包袱。那人望着太傅轿旁，拖地便是一躬。轿夫见有人参见，连忙打住杵杆。太傅那时正在工部侍郎任内，见了这人，只道他是解工料的微员，吩咐道：“你想是个解官，我这私宅向来不收公事，有甚么文批衙门投递。”那人道：“晚生身列胶庠，不是解差。因仰慕大人的清名，特来瞻谒。倘大人不惜阶前盈尺之地，进而教之，幸甚。”

那太傅素日最重读书人，听见他是个秀才，便命落平，就在门外下了轿。吩咐门上给他看了行李，陪那秀才进来。让到书房待茶，分宾主坐下。因问道：“先生何来？有甚见教？”

那秀才道：“晚生姓顾名繁，别号肯堂，浙江绍兴府会稽人氏。一向落魄江湖，无心进取。偶然游到帝都，听得十停人倒有九停人说大人府上有位二公子要延师课读。晚生也曾嘱人推荐，无奈那些朋友都说这个馆地是就不得的。为此晚生不揣鄙陋，竟学那毛遂自荐。倘大人看我可为公子之师，情愿附骥，自问也还不至于尸位素餐，误人子弟。”那太傅正在请不着先生，又见他虽是寒素，吐属不凡，心下早有几分愿意，便道：“先生这等翩然而来，真是倜傥不群，足占抱负。只是我这第二个豚犬，虽然天资尚可造就，其顽劣殆不可以言语形容。先生果然肯成全他，便是大幸了。请问尊寓在那里？待弟明日竭

诚拜过，再订吉期，送关奉请。”顾肯堂道：“天下无不可化育的人材，只怕那为人师者本无化育人材的本领，又把化育人材这桩事看成个牟利的生涯，自然就难得功效了。如今既承大人青盼，多也不过三五年，晚生定要把这位公子送入清秘堂中，成就他一生事业。只是此后书房功课，大人休得过问。至于关聘，竟不消拘这形迹，便是此后的十脔两餐，也任尊便。只今日便是个黄道吉日，请大人吩咐一个小僮，把我那半肩行李搬了进来，便可开馆。又何劳大人枉驾答拜！”

纪太傅听了大喜，一面吩咐家人打扫书房，安顿行李，收拾酒饭，预备贽仪，就着公服，便陪那先生到了书房，立刻叫纪献唐穿衣出来拜见。一时摆上酒席，太傅先递了一杯酒，然后才叫儿子递上贽见拜师。顾先生不亢不卑，受了半礼，便道：“大人请便，好让我合公子快谈。”纪太傅又奉了一揖，说：“此后弟一切不问，但凭循循善诱。”说罢，辞了进去。

那纪献唐也不知从那里就来了这等一个先生，又见他那僵蹇寒酸样子，更加可厌。方才只因在父亲面前，勉循规矩，不好奚落他。及至陪他吃了饭，便问道：“先生，你可晓得以前那几个先生是怎样走的？”顾肯堂道：“听说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纪献唐道：“可又来！难道你是个不怕打的不成？”顾肯堂道：“我料公子决不打我。他那些人大约都是一般呆子，想他那讨打的原故，不过为着书房的功课起见。此后公子欢喜到书房来，有我这等一个人磨墨拂纸，作个伴读，也与公子无伤；不愿到书房来，我正得一觉好睡，从那里讨你的打起？”纪献唐道：“倒莫看你这等一个人，竟知些进退！”

说着，带了几个小厮早走的不知去向。从此他虽不似往日的横闹，大约一月之间也在书房坐上十天八天，但那一天之内

却在书房作不得一时半刻。

这天正遇着中旬十五六，天气晴朗，晚来绝好的一天月色。他便带了一群家丁，聚在箭道大空地里，拉了一匹划马，着个人拉着，都教那些小厮骗马作耍。有的从老远跑来一纵身就过去的，有的打着踢级转着纺车过去的，有的两手扶定迎鞍后胯竖起直柳来翻身蹇过去的。他看着大乐。

正在顽的高兴，忽然一阵风儿送过一片琵琶声音来，那琵琶弹得来十分圆熟清脆。他听了道：“谁听曲儿呢？”一个小小子见问，咕咚咚就撒脚跑了去打探，一时跑回来说：“没人听曲儿，是新来的那位顾师爷一个人儿在屋里弹琵琶呢。”

纪献唐道：“他会弹琵琶？走，咱们去看看去。”说着，丢下这里，一窝蜂跑到书房。

顾肯堂见他进来，连忙放下琵琶让坐。他道：“先生，不想你竟会这个顽意儿，莫放下，弹来我听。”那顾肯堂重新和了弦弹起来。弹得一时金戈铁马破空而来，一时流水落花悠然而去。把他乐得手舞足蹈，问道：“先生，我学得会学不会？”

先生道：“既要学，怎有个不会！”就把怎的拨弦，怎的按品，怎的以工、尺、上、乙、四、合、五、六、凡九字分配宫、商、角、徵、羽五音，怎的以五音分配六吕、六律，怎的推手向外为琵、合手向内为琶，怎的为挑、为弄、为勾、为拨。——指使的他眼耳手口随了一个心，不曾一刻少闲。

那消半月工夫，凡如《出塞》、《卸甲》、《浔阳夜月》，以至两音板儿、两音串儿、两音《月儿高》、两套令子、《松青》、《海青》、《阳关》、《普安咒》、《五名马》之类，按谱徵歌，都学得心手相应。及至会了，却早厌了，又问先生还会甚么技艺。先生便把丝弦、竹管、羯鼓、方响各样乐器，一一的教他。他

一窍通百窍通，会得更觉容易。渐次学到手谈、象棋、五木、双陆、弹棋，又渐次学到作画、宾戏、勾股、占验，甚至镌印章、调印色，凡是他问的，那先生无一不知，无一不能。他也每见必学，每学必会，每会必精，却是每精必厌。然虽如此，却也有大半年不曾出那座书房门。

一日，师生两个正闲立空庭，望那钩新月。他又道：“这一向闷得紧，还得先生寻个甚么新色解闷的营生才好？”先生道：“我那解闷的本领都被公子学去了，那里再寻甚么新的去？我们‘教学相长’，公子有甚么本领，何不也指点我一两件？彼此顽起来，倒也解闷。”

纪献唐道：“我的本领与这些顽意儿不同。这些顽意儿尽是些雕虫小技，不过解闷消闲；我讲得是长枪大戟东荡西驰的本领。先生你那里学得来！”先生道：“这些事我虽不能，却也有志未迨。公子何不作一番我看，或者我见猎心喜，竟领会得一两件也不见得。”他听了道：“先生既要学，更有趣了。但是今日天色已晚，那枪棒上却没眼睛，可不晓得甚么叫作师生，伤着先生不当稳便，明日却作来先生看。”先生道：“天晚何妨！难道将来公子作了大将军，遇着那强敌压境，也对他说明日天晚，不当稳便，不成？”

他听先生这等说，更加高兴。便同先生来到箭道，叫了许多家丁把些兵器搬来，趁那新月微光，使了一回拳，又扎一回杆子，再合那些家丁们比试了一番，一个个都没有胜得他的。他便对了那先生得意洋洋卖弄他那家本领。

顾先生说：“待我也学着合公子交交手，顽回拳看。但我可是外行，公子不要见笑！”

纪献唐看着他那等拱肩缩背摆摆摇摇的样子，不禁要笑。

只因他再三要学，便合他各站了地步，自己先把左手向怀里一拢，右手向右一横，亮开架式，然后右脚一跺，抬左脚一转身，便向顾先生打去，说：“着打！”

及至转过身来向前打去，早不见了顾先生。但觉一件东西贴在辫顶上，左闪右闪，那件东西只摆脱不开；溜势的才拨转身来，那件东西却又随身转过去了。闹了半日，才觉出是顾先生跟在身后，把个巴掌贴在自己的脑后，再也躲闪不开，摆脱不动。恼得他想要翻转拳头向后捣去，却又捣他不着。便回身一脚飞去，早见那先生倒退一步，把手往上一绰，正托住他的脚跟，说道：“公子，我这一送，你可跌倒了！拳不是这等打法，倒是顽顽杆子罢！”

这要是个识窍的，就该罢手了。无奈他一团少年盛气，那里肯罢手？早向地下拿起他用惯的那杆两丈二长的白蜡杆子，使的似怪蟒一般，望了顾先生道：“来！来！来！”顾先生笑了一笑，也拣了一根短些的拿在手里。两下里杆梢点地，顾先生道：“且住，颠倒你我两个，没啥意思，你这些管家既都会使家伙，何不大家顽着热闹些？”

纪献唐听了，便挑了四个能使杆子的，分在左右，五个人“哈”了一声，一齐向顾先生使来。顾先生不慌不忙，把手里的杆子一抖，抖成一个大圆圈，早把那四个家丁的杆子拨在地下，那四人捂了手豁口只是叫疼。纪献唐看见，往后撤了一步，把杆子一拧，奔着顾先生的肩胛向上挑来。顾先生也不破他的杆子，只把右腿一撒，左腿一翘，前身一低，纪献唐那条杆子早从他脊梁上面过去，使了个空。他就跟着那杆子底下打了个进步，用自己手里的杆子向纪献唐腿档里只一缴，纪献唐一个站不牢，早翻筋斗跌倒在地。顾先生连忙丢下杆子，扶起他来，

道：“孟浪！孟浪！”

纪献唐一咕碌身爬起来，道：“先生，你这才叫本事！我一向直是瞎闹！没奈何，你须是尽情讲究讲究，指点与我！”

顾先生道：“这里也不是讲究的所在，我们还到书房去谈。”说着，来到书房，他急得就等不到明日，便扯了那顾先生问长问短。

顾先生道：“你且莫絮叨叨的问这些无足重轻的闲事。你岂不闻西楚霸王有云‘一人敌不足学，请学万人敌’的这句话么？”纪献唐道：“那‘万人敌’怎生轻易学得来？”顾先生道：“要学‘万人敌’，却也易如拾芥。只是没第二条路，只有读书。”纪献唐皱了皱眉道：“书我何尝不读，只是那些能说不行的空谈，怎干得天下大事？”顾先生正色道：“公子此言差矣！圣贤大道，你怎生的看作空谈起来？离了圣道，怎生作得个伟人？作不得个伟人，怎生干得起大事？从古人才难得，我看你虎头燕颌，封侯万里；况又生在这等的望族，秉了这等的天分。你但有志读书，我自信为识途老马，那入金马、步玉堂、拥高牙、树大纛尚不足道，此时却要学这些江湖卖艺营生何用？公子，你切切不可乱了念头！”

书里交代过的，纪献唐原是个有来历的人，一语点破，他果然从第二天起，便潜心埋首简炼揣摩起来。次年乡试，便高中了孝廉。转年会试，又联捷了进士，历升了内阁学士。朝廷见他强干精明，材堪大用，便放了四川巡抚。那纪献唐一生受了那顾先生的好处，合他寸步不离，便要请他一同赴任。

顾先生也无所可否。这日，纪献唐陛辞下来，便约定顾肯堂先生第二日午刻一同动身。次日，才得起来，便见门上家人传进一个简贴合一本书来，回道：“顾师爷今日五鼓觅了一辆

小车儿，说道：‘先走一程，前途相候。’留下这两件东西，请老爷看。”

纪献唐听了，便有些诧异，接过那封书一看，只见信上写着“留别大将军钧启”，心下战兢道：“顾先生断不至于这等不通，我才作了个抚院，怎的便称我大将军起来？”又看那本书封的密密层层，面上贴了个空白红签，不着一字。忙忙的拆开那封信看，只见上写道：

友生顾紫留书拜上大将军贤友麾下：仆与足下十年相聚，自信识途老马，底君于成，今日建牙开府矣。此去拥十万貔貅，作西南半壁，建大业，爵上公，炳旗常，铭钟鼎，振铎千秋，都不足虑；所虑者，足下天资过高，人欲过重，才有余而学不足以养之。所望刻自惕厉，进为纯臣，退为孝子。自兹二十年后，足下年造不吉，时至当早图返辔收帆，移忠作孝，倘有危急，仆当在天台、雁宕间迟君相会也。切记！切记！仆闲云野鹤，不欲偕赴军门。昔日翩然而来，今日翩然而去。此会非偶，足下幸留意焉。秘书一本，当于无字处求之，其勿视为河汉。顾紫拜手。

他看了这封简贴，默默无言，心下却十分凛惧，晓得这位顾先生大大的有些道理。料想着人追赶也是无益，便连那本秘书也不敢在人面前拆看，收了起来。到了吉时，拜别宗祠父母，就赴四川而去。自此仗了顾先生那本书，一征西藏，一平桌子山，两定青海，建了大功，一直的封到一品公爵。连他的太翁也晋赠太傅，两个儿子也封了子男。朝廷并加赏他的宝石顶三眼花翎，四团龙褂，四开襖袍，紫纁黄带，又特命经略七省挂九头狮子印，称为“秃头无字大将军。”

列公，你道人臣之荣至此，当怎的个报国酬恩！否则也当

听那顾肯堂先生一片苦口良言，急流勇退。谁想他倚了功高权重，早把顾先生的话也看成了一片空谈！任着他那矫情劣性，便渐渐的放纵起来。又加上他那次子纪多文助桀为虐，作的那些侵冒贪黷忌刻残忍的事，一时也道不尽许多。只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入己的赃私何止三四百万。又私行盐茶，私贩木植。岂知人欲日长，天理日消，他不禁不由的自己就掇弄起自己来了，出入衙门，便要走黄土道；验看武弁，便要用绿头牌；督府都要跪迎跪送；他的家人却都滥入荐章，作到副参道府。后来竟闹到私藏铅弹火药，编造讖书妖言，谋为不轨起来。他再不想我大清是何等洪福！当朝圣人是何等神圣文武！那时朝廷早照见他的肺腑，差亲信大臣密密的防范访察。便有内而内阁翰詹九卿科道，外而督抚提镇，合词参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当下天颜震怒，把他革职拿问，解进京来，交在三法司议罪。三法司请将他按大逆不道大辟夷族。幸是天恩浩荡，念他薄薄的有些军功，法外施仁，加恩赐帛，令他自尽。他的太翁纪延寿同他长兄纪望唐革职免罪，十五岁以上男族免死充军，女眷免给功臣为奴，独把他那助桀为虐的次子纪多文立斩。他赐帛的那夜，狱卒人等都见那狱庭中一阵旋风，旋着猛虎大的一团黑气，撮向半空而去。这便是那纪大将军的始末原由一篇小传。

趱回来再讲他经略七省的时节，正是十三妹姑娘的父亲作他的中军副将。他听得这中军的女儿有恁般的人才本领，那时正值他第二个儿子纪多文求配，续作填房。这要遇见个趋炎附势的，一个小小中军，得这等一位晃动乾坤的大上司纡尊降贵合他作亲家，岂有不愿之理？无如这位副将爷正是位累代名臣之后，有见识、尚气节的人。他起初还把些官职、门户、年岁

都不相当不敢攀附的套话推辞，后来那纪大将军又着实的牢笼他，保了他堪胜总兵，又请出本省督抚提镇强逼作伐。却惹恼了这位爷的性儿，用了一个三国时候东吴求配的故事，道：“吾虎女岂配犬子？吾头可断，此话再也休提！”

这话到了那纪大将军耳朵里，他老羞变怒，便借桩公事，参了这位爷一本，道他“刚愎任性，延误军情”。那时纪大将军参一员官也只当抹个臭虫，那个敢出来辩这冤枉？可怜就把个铁铮铮的汉子立刻革职拿问，掐在监牢。不上几日，一口暗气郁结而亡。以致十三妹姑娘弄得人亡家破，还被了万载不白、说不出口的一段奇冤。

他这等的一个孝义情性，英雄志量，如何肯甘心忍受？偏偏的又有老母在堂，无人奉养。这段仇愈搁愈久，愈久愈深，愈深愈恨。如今不幸老母已故，想了想，一个女孩儿家，独处空山，断非久计，莫如早去报了这段冤仇，也算了了今生大事。这便是十三妹切齿痛心，顾不得守灵穿孝，尽礼尽哀，急急的便要远去报仇的根子。无奈他又住在这山旮旯子里，外间事务一概不知。邓九公偶然得些传言，也是那“乡下老儿谈国政”，况又只管听他说报仇报仇，究竟不知这仇人是谁，更不想便是他听见的那个纪献唐。所以一直不曾提起。

直到安老爷昨日到了褚家庄，才一番笔谈，谈出这底里深情的原故来。这又叫作无巧不成话。

列公，你看这段公案，那纪大将军在天理人情之外去作人，以致辱没儿女英雄，不足道也。只他这个中军，从纪大将军那等轰轰烈烈的时候，早看出纪家不是个善终之局，这人不是个载福之器，宁甘一败涂地，不肯辱没了自己门第，耽误了儿女终身，也就算得个人杰了！不然他怎的会生出十三妹这等晃动

乾坤的一个女儿来？

剪断闲言，言归正传。当下那尹先生便把这段公案照说评书一般，从那黑虎下界起，一直说到他白练套头。这其间因碍着十三妹姑娘面皮，却把纪大将军代子求婚一层，不曾提着一字。邓九公合褚家夫妻虽然昨日听了个大概，也直到今日才知始末根由。那些村婆村姑只当听了一回“豆棚闲话”。

却说十三妹起先听了那尹先生说他这仇早有当今天子替他报了去了，也只把那先生看作个江湖流派，大言欺人。及至听他说的有本有源，有凭有据，不容不信，只是话里不曾听他说到纪家求婚一节。又追问了一句道：“话虽如此，只是先生你怎见得这便是替我家报仇？”尹先生道：“姑娘，你怎么这等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你家这桩事，便在原参的那忌刻之罪九十二款之内，岂不是替你报过仇了？”姑娘又道：“先生，你这话真个？”尹先生道：

“圣谕煌煌，焉得会假！”

姑娘道：“不是我不信，要苦苦的问你，你这句话可大有关系，不可打一字诳语。”尹先生道：“且无论我尹其明生平光明磊落，不肯妄言；便是妄言，姑娘只想，你报你家的仇，干我尹其明甚事，要来拦你？况你这样不共戴天的勾当，谁无父母，可是欺得人的？你若不见信，只怕我身边还带得有抄白文书一纸，不妨一看。只不知姑娘你可识字？”邓九公道：“岂但识字，字儿忒深了！”那尹先生听了，便从靴掖儿里寻出一张抄白的通行上谕，递给邓九公，送给姑娘阅看。只见他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撂在桌儿上，把张一团青白煞气的脸，渐渐的红晕过来，两手扶了膝盖儿，目不转睛的怔着望了他母亲那口灵，良久良久，默然不语。

列公，你道他这是甚么原故？原来这十三妹虽是将门之女，自幼喜作那些弯弓击剑的事，这拓驰不羁，却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只因他一生所遭不偶，拂乱流离，一团苦志酸心，便酿成了这等一个遁踪空山游戏三昧的样子。如今大事已了，这要说句优俳之谈，叫作“叫化子丢了猢猻了——没得弄的了。”若归正论，便用着那赵州和尚说的“大事已完，如丧考妣”的这两句禅语。这两句禅语听了去好像个葫芦提，列公，你只闭上眼睛想，作了一个人，文官到了入阁拜相，武官到了奏凯成功，以至才子登科，佳人新嫁，岂不是人生得意的事？不解到了那得意的时候，不知怎的，自然而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再如天下最乐的事，还有比饮酒看戏游目快心的么？及至到了酒阑人散，对着那灯火楼台，静坐着一想，就觉得像有一桩无限伤心的大事，兜的堆上心来，这十三妹心里，此刻便是恁般光景。

邓九公合褚家夫妻看了，还只道自从他家老太太死后不曾见他落下一滴眼泪，此时听了这个原由，定有一番大痛，正待劝他。只见他闷坐了半日，忽然浩叹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便整了整衣襟，望空深深的作了一万福，道：“谢天地！原来那贼的父子也有今日！”转身又向那尹先生福了一福，谢道：“先生，多亏你说明这段因由，省了我妄奔这荡。我倒不怕山遥水远，渴饮饥餐，只是我趁兴而去，难道还想败兴而回？岂不画蛇添足，转落一场话靶？”回身又向邓九公福了一福，道：“师傅，我合你三载相依，多承你与我掌持这小小门庭，深铭肺腑，容当再报！”

邓九公正说：“姑娘，你这话又从哪里说起？”只见他并不回答这话，早退回去坐下，冷笑了一声，望空叫道：“母亲！

父亲！你二位老人家可曾听见那纪贼父子竟被朝廷正法了？可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是你养女儿一场，不曾得我一日孝养，从我略有些知识，便撞着这场恶姻缘，弄得父亲含冤，母亲落难，你女儿早办一死，我又上无长兄，下无弱弟，无人侍奉母亲，如今母亲天年已终，父亲大仇已报，我的大事已完，我看着你二位老人家在那不识不知的黄泉之下，好不逍遥快乐！二位老人家，你的神灵不远，慢走一步，待你女儿赶来，合你同享那逍遥快乐也！”说着，把左手向身后一绰，便要绰起那把刀来，就想往项下一横，拚这副月貌花容，作一团珠沉玉碎！这正是：

为防浊水污莲叶，先取钢刀断藕丝。

要知那十三妹的性命如何，下回书交代。

（第十八回完）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变幻重重从容救死

这回书不消多谈，开口先道着十三妹。却说那十三妹他听得仇人已死，大事已完，剩了自己孑然一身，无可留恋，便想回手绰起那把雁翎宝刀来，往项下一横，拚着这副月貌花容，珠沉玉碎。

且住！倘他这副月貌花容果然珠沉玉碎，在他算是一了百了了，只是他也不曾想想，这《儿女英雄传》才演到第十九回，叫说书的怎生往下交代？天无绝人之路，幸而他一回手要绰那把刀的时候，捞了两捞，竟同水中捞月一般，捞了个空。连忙回头一看，原来那把刀早已不见了。他便吃惊道：“阿？我这把刀那里去了？”褚大娘子站在一旁说道：“你问那把刀啊？是我见你方才闹得不像，怕伤了这位尹先生，给你拿开了！”

十三妹道：“嗨！你怎么这等误事，快快给我拿来！”褚大娘子道：“我叫你姐夫交给别人带回我们庄儿上去了。我那里给你‘快快’的拿去呀？你这时候又要这把刀作甚么罢？”

姑娘道：“我要跟了爹娘去！”褚大娘子道：“胡闹的话了！你可是没的干的了！你见过有个爹娘死儿女跟了去的没有？好好儿的，叫人瞧着这是怎么了？作了甚么见不得人的事了？姑娘，你这不是撑糊涂了吗？”邓九公也夹杂在里头乱嚷，他

道：“姑娘，你这是那里说起？咱们原为这仇不能报出不了这口气，才忙着要去报仇。如今仇是报了，咱们正该心里痛快痛快，再完了老太太的事，咱们就该着净找乐儿了，怎么倒添了想不开了呢？”褚一官也在一旁相劝。你一言，我一语，姑娘都作不听见，只逼着褚大娘子要他那把刀。褚大娘子道：“那你可是白说了！今日你恼我点儿都使得，也有个我递给你刀叫你寻死去的？”姑娘赌气道：“我要死，也不必定在那把刀上！”

列公，圣人讲的“杀身成仁”，孟子讲的“舍生取义”，你看他这“成”字、“取”字下得是何等分量！便是那史书上所载的那些忠臣烈士，以至愚夫愚妇，虽所遇不同，大都各有个万不得已。只这万不得已之中，却又有个分别，叫作“慷慨捐生易，从容就死难”。即如这十三妹，假使他方才一伸手就把那把刀绰在手里，往项下一横，早已“一旦无常万事休”了，就让有一百个假尹先生，还往下合他说些甚么？及至鼓着气、冒着劲、横着心，要就那把雁翎宝刀上作个了当，这正是件迅雷不及掩耳的事情，说句外话，叫作“胡萝卜就烧酒——仗个干脆”。怎禁得一伸手取那把刀，先扑了个空，气儿一泄，劲儿一破，心早打了回头了。再加上邓、褚翁婿父女三人在耳边厢吵吵闹闹，说的都是些不入耳之谈，总不曾道着他那一肚子说不出来的苦楚，姑娘听了，益发觉得不耐烦。此刻转后悔方才不该当着这班人作这举动，又多了一番牵扯。只落得一声儿不哼，呆呆的坐在那里发怔。

这个当儿，邓九公见劝他不理，回头正要望着尹先生说话，见他又在那里拈须而笑，因说道：“喂，先生！这都是你一套话惹出来的，你也这么帮着劝劝。怎么袖手旁观的又眯嘻眯嘻的笑起来了呢？莫不说人家又是个‘寻常女子’？”邓九公

这话正是要引出安老爷的话来。只听他道：“九公，我此时倒不单笑这姑娘是个寻常女子，倒笑着你这糊涂老头儿！”

邓九公道：“我怎么糊涂了？”先生道：“你合这姑娘既有个师生之谊，况又这等的高年，他但有个见不到的去处，自然就仗你指引。你只看你以前见他无端要报那不消去报的仇，正该拦他，你不拦他；如今见他无法要走这没奈何走的路，正该由他，却又不由他。也不曾替这位姑娘设身处地想想，他虽然大仇已报，大事已完，可怜上无父母，中无兄弟，往下就连个着己的仆妇丫鬟也不在跟前。况又独处空山，飘流异地举头看看，那一块云是他的天？低头看看，那撮土是他的地？这才叫作‘一身伴影，四海无家’。凭他怎样的胸襟本领，到底是个女孩儿家。便说眼前靠了九公你合大娘子这萍水相逢的师生姊妹，将来他叶落归根，怎生是个结果？我倒请教，你不许他走这条路，待叫他走那条路？”邓九公嚷道：“我的爷！也有个见死儿不救的？你这话我就不懂了！”

按下邓九公这边不表。却说十三妹听了邓九公要拉那先生帮着劝解，又不知惹出他一片甚么谈吐来，正在抱怨邓九公啰嗦多事。忽然听得那先生说了这等一番言词，字字打到自己心坎儿里，且是打了一个双关儿透！不觉长叹一声，说道：“到底还是读书人说话明白！你们大家听听，可是我的所见不差？”邓九公才要答话，先生道：“虽是不差，却也差得一着，又是可惜死得早了。”这姑娘是天生的半分不认错、一字不饶人，拉口子要见血、刨树要搜根儿的脾气，听了这话，早把那要刀的话且搁起，先要合尹先生辨明这“迟早”两个字。他便问着那先生道：“方才我那替父报仇的话，先生你道可惜迟了，是我苦于不知就里；如今我要殉母终身，你怎的又道是可惜早了？”

请问，要到几时才是个不早？”

尹先生道：“阿呀，姑娘！明人不待细讲，这话何消再问！你如今虽然父仇已报，母寿已终，难道你尊翁那口灵，你就果的忍心丢在那间破庙，不把他入土不成？你今堂这口灵，你就果的忍心埋在这座荒山，不想他合葬不成？从来父母生儿也要得济，生女也要得济；他二位老人家一灵不瞑，眼睁睁只望了你一个人。你若果然是个寻常女子，我倒也不值得合你饶舌；你要算个智仁勇三者兼备的巾帼丈夫，只看当那纪献唐势焰熏天的时节，你尚且有那胆量智谋把你尊翁的骸骨遣人送到故乡，你母女自去全身远祸；怎的如今那厮冰山已倒，你又大了两年，倒不知顾眼前大义，且学那匹夫匹妇的行径，要作这等没气力的勾当起来？可不是可惜死得早了？姑娘，你的智仁勇安在？”

这位安老爷真会作这篇一折一伏一提一醒的文章。前番话把十三妹一团盛气折了下去，这番话却又把他一片雄心提将起来。那姑娘听了这话，果然把小脖颈儿一梗梗，眼珠儿一转，心里说道：“这话不错，倒不要被这先生看轻了。我果然该把母亲送到故乡，然后从容就义才是。”随又转念一想道：“话虽如此，只是这番护着灵柩回京，大非前番奉着母亲逃难可比。纵说我有这身本领，那沿途的晓行夜住，摆渡过桥，岂是一个能够照料？再说，当日有母亲在，无论甚么大事，都说：‘交给我罢。’我却依然得把我交给母亲。如今我又把我交给谁去？眼前可以急难相告的只有邓、褚两家父女翁婿三个人。这位将近九十岁的老人家，难道还指望他辛辛苦苦跟了我去不成？他不能去，他的女儿自然父女相依，不好远离，还是我就好合个褚一官同行呢？就便算他父女翁婿同心仗义，都肯伴送我

去，及至到了家，我那祖塋上是无余地可葬了。只这找地立坟，以至葬埋封树，岂是件容易事？便是当日护送父亲灵柩的两个家人还在，难道是我一个女孩儿家带了他们就弄得成么？何况又两手空空，从何办起？”一时左思右想，千头万绪，心里倒大大的为起难来。只这为难的去处，又被他那好胜的心肠绕成一处，更不肯轻易出口，在人前落了褒贬。他转大刺刺的说了一句道：“先生，这叫作‘彼一时，此一时’。你这话谈何容易！”

岂知姑娘这番为难光景，早被那假尹先生猜透。他便说道：“这又何难！天下事只怕没得银钱，便是俗语说的‘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了银钱，却又只怕没人，又道是‘牡丹花好，终须绿叶扶持’。如今无论眼前还有这邓老翁合这大娘子，不难助你一臂之力，便是我东人安学海父子，也受了你的大恩，眼前辞官不作，正为寻你答这番恩情。他只为护了家眷同行，更兼不知你的实在住处，不能在此耽搁，所以才托我尹其明来寻访。如今我既合姑娘见了面，况又遇着你老太太这样意外之事，待我报个信给他，他一定亲来见你。那时把这桩事就责成在他身上，岂不是好？”

姑娘听了，连连摆手，说道：“先生，你快快休提此话。我在那黑风岗能仁古刹作的这场把戏，原为那骡夫、和尚无故坑陷平人，一时奋起我的义愤性儿，要出我那口恶气，并不是合安家父子有甚痛痒相关。我自来施恩于人，从不望报。这事怎好责成在他身上？况且自己父母大事，可是责成得人的？”

姑娘这句话更被那位假尹先生叨着线头儿了，他便笑了一笑，道：“姑娘，我看你这人，一生受病正在这句话上。你道施恩不望报，大意不过只许人求着你，你不肯求着人。你这病

根却又只吃亏在一个聪明好胜。天下的聪明好胜人，大概都看了圣贤的庸行学问，觉得平淡，定要再高一层，转弄到流为怪僻；看了事物的当然情理，觉得寻常，定要另走一路，必致于渐入乖张。其实，按下去，任是甚的顶天立地的男儿，也究竟不曾见他不求人便作出那等惊人事业，何况你强煞是个女孩儿家！怎说得‘不求人’三个字？你只看世界上除了父子、弟兄、夫妻讲不到个‘求’字之外，那乡党之间不求人，何以有朋友一伦？庙堂之上不求人，何以有君臣大义？不但此也，就作了个天不求人，那个代他推测寒暑？岂不成了混沌阴阳？作了个地不求人，那个给他勘奠山川？岂不成了个洪荒世界？至于施不望报，原是盛德，但也只好自己存个不望报的念头，不得禁住天下爱恩人不来报恩。世人造因结果的这场公案，原是天给众生开的一个公共道场。姑娘，你一定要自己站住这个路头，不准他人踹进一步，才算个英雄，可不先把‘英雄’两字看得差了？姑娘，你去想来。”

可怜这位姑娘，虽说活了十九岁，从才解人事，就遭了一场横祸，弄得家破人亡，逃到这山旮旯子里来，耳朵里何尝听说过这等一番学问话？幸得他有那过人的天分，领略得到。听了这话，心里便暗暗的着实敬服这位先生，早把那盛气消尽，说出几句实话来。他道：“先生，我也不是单单为此。我合你那东人安官长素昧平生，知他怎的个性情，怎的个见识？况人家好端端的同了家眷走路，叫他合我这等一个不祥之家同行，知他肯也不肯？便说他碍了我前番相救的情面，不好推辞，日长路远，倘到了路上，彼此有一丝的勉强起来，他是位官长，我这等孤寒，那时有母亲的灵柩在前，使我欲退不能，欲进不可，却怎么处？便是先生你又怎保得住你那东人父子一定也像

你这等肝胆照人，一心向热？”话挤话，说到这个场中，算把姑娘前前后后的话都挤出来了。

当下先把邓九公乐了个拍手打掌，他活了这样大年纪，从不曾照今日这等按着三眼一板的说过话，此刻憋了半天，早受不得了，恨不得跳起来一句告诉那姑娘说：“这说话的就是安学海！根儿里就没这么一个尹其明！”安老爷生恐他说决撒了，连忙向着姑娘道：“姑娘，你也不可过于谬赏这尹其明，倒轻视那安学海。此时正用着你方才的话，道我也不是甚么尹七明尹八明，只我就是你在能仁古刹教的那对小夫妻安骥的父亲、张金凤的公公、南河被参知县安学海的便是。特来借着送这张弹弓，访你的下落。我还有万言相告。”

十三妹听了一怔，重复把安老爷上下一打量，又看了看邓九公、褚大娘子，只得站起身来，向安老爷福了一福，道：“原来便是安官长！方才民女不知，多多唐突，望官长恕民女的冒昧！”老爷也连忙答礼让坐。只见他对着老爷默默的望了一刻，又说：“怪道这言谈气度不像个寒酸幕客的样子。只是既蒙官长下降，怎的不光明正大而来？——便是九师傅你合褚家姐姐夫妻二位，也该说个明白。怎的大家作这许多张致，是个甚么意思？”

邓九公这可憋不住了，只站起来，红头涨脸张牙舞爪的道：“姑娘，我实告诉你说罢！人家这位安太老爷昨日就来了。他是想长念你的好处，人家把七品黄堂的前程都扔了，辞官不作，亲自到这个地方特为找你。未从找你来，先到了西庄儿找我，我们没见着，他又到了东庄儿。昨日直等到我从山里回来，我们才见着了。姑娘，咱爷儿俩可没剩下的话，你想，人家既诚心诚意的找咱们来，随们有个不说实话的吗？我可就如此长

短的都说给他了。是说这报仇的话我不知底，没提明白；敢则人家全比咱们知底。他说这话必得告诉你。这么着，我们就认了义弟兄。为了你这事，我还爬下给人家磕了个头，今日才来的，怎么你说人家来的不光明正大呢？”他讲了半日，通共不曾把好端端的安老爷为甚么要扮作尹先生这句话说明白。索性把个姑娘也闹得迷了攒儿了，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也不知听那句好。问那句好。

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这话不是这么说，等我告诉他。”

说着，也搬了个座儿在十三妹身旁坐下，向他说道：“好妹子，你瞧，你我在一块儿过了这么二三年，我的话从没瞒过你一个字，到了今日的事，可是出在没法儿了。这如今我们这二叔不是把真名姓儿说出来了么，听我澈底澄清的告诉明白了你：人家二叔这荡来可并不是专为送这张弹弓来的，他也不知你家老太太去世，更不知你又有要去给你家老爷子报仇的这一件事。人家是诚心诚意的接你们娘儿俩重回老家来了。要讲你这报仇的事，你连我瞒了个风雨不透；就算我们老爷子知道，也究竟不知你卖的是那葫芦里的药。敢则昨日提起来，人家比咱们知道的多着呢。因这上头，大家伙儿才商量着说，必得把这话先告诉你，然后人家二叔还有多少正经话要说。”小姑太太，你只想想，你那性格儿可是一句半句话省的了事的人吗？所以昨日才商量的这样一条主意来的。你方才只晓得说人家为甚么不光明正大的来，我们爷儿们为甚么不告诉明白了你。我且问你，假如昨日没个商量，人家就这么冒然的到门口儿，说：‘安某人送弹弓儿来了。’你自己估量着，你见人家不见？不用讲，心里先横上一个甚么施恩望报咧不望报咧的。一想，他准是为前番在庙里救了他家公子报恩来了，再加上你为你老太

太的事心里不耐烦，为老爷子的仇怕走露这个话，你管定连门儿也不准他进，叫他留下弹弓儿找邓九太爷去。我为甚么说这话呢？你当日合他家公子约下送这张弹弓儿取那块砚台的时候，就叫他我我们老爷子，这就明显着是不许来人到门认着你的住处了。你算，人家连你的门儿都进不来，就有一肚子话合谁说去？所以才商量着作成那样假局子，我们爷儿三个先来，好把人家引进门儿来。不想姑娘你果然就容我们把这位老人家引进门儿来了。是说进了门儿了。姑娘，你也不是甚么怕见人的人，只是估量着不是方才那个光景儿，请你出去到前厅见人家，你肯不肯？一个不肯见面，这话又从那里说起？所以才商量着编成那个坝，我便撺掇到你窗根儿底下听去，那里却作成一边定要留下那弓，一边定不肯留下那弓，好把姑娘你引出去。不想果然就把姑娘你引出去，彼此见着面儿了。

是说见了面儿了。还怕你不三言两语把弹弓儿要过来，蹇身往里就走吗？人家各有个内外，难道人家还好后脚儿就跟进你来不成？那时虽然见了面，这话还是说不成。所以才商量着我们这二叔开口便问你家老太太，为的是接着拜灵好进来说这段话。不想我们老爷子从旁一怂恿，姑娘你果然就让这位老人家到里一层儿来了。

是说到了这里了。难道拜过了灵，交还了弹弓儿，人生面不熟的，人家还好硬坐下不走不成？这话又打住了。所以才商量着我拉起你来谢客，你姐夫就替你递茶，为的是好留住人家坐下说话。不想姑娘你果然就让他老人家坐下了。

是说是坐下了。难道人家没头没脑儿的开口就说：‘你不穿孝不是要报仇去呀？’

这像句话吗？便是我们爷儿们又怎好多这个口呢？这话

又耽误了。所以才商量着就借着问你为何不穿孝，用话激着你，叫你自己说出这句报仇的话来。又怕一下子把你激恼了，打断了话头儿，所以才商量着不等你翻老爷子先翻，好压下你的气去，引出你的话来。不想姑娘你果然就自己不禁不由的把报仇这句话说出来了。

是说说出来了。再要你说出这个仇人的姓名来，只怕问到来年打罢了春也休想你说。所以才商量着索性给你一口道破了。我们爷儿们可也想不到你就闹到那个场中，人家二叔可早料透了。所以才商量定了，老爷子那里紧防着你。不想姑娘你果然就枪儿刀儿烟雾尘天的闹起来了！

到了闹到这个场中了。你那性儿有个不问人家一个牙白口清，还得掉在地下砸个坑儿的吗？这话其实也不过几句话就说明白了，又要那样说评书的似的合你叨叨了那半天，是为甚么？就防你一时想左了，信不及这位假尹先生的话；一个不信，你嘴里只管答应着，心里憋主意，半夜里一声儿不言语，咻嘣骑上那头一天五百里脚程的驴儿走了！姑娘，你说这个事你作得出来作不出来？那时候谁驾了孙猴儿的筋斗云赶你去呀！

这不是只管把话说明白了还是误了事了吗？所以人家才耐着烦儿起根发脚的合你说。说的待终把纪家门儿的姥姥家都刨出来了，也是为要出出你这口怨气，好平下心去商量正事。我们也只想着你听见只有痛快的乐的；再不然，想起你们老爷子、老太太来，倒痛痛的哭一场，再不至于有别的岔儿。人家二叔可又早料透了，所以才商量定了，嘱咐我小心留神。所以我乘你合人家拧眉毛瞪眼睛的那个当儿，我就把你那把刀溜开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死呀活呀的胡闹起来了。

到了闹到这个分儿上，算闹到头儿了，就要仗着我们爷

儿们劝你。老爷子是说是你个师傅，他老人家的性子没三句话先嚷起来了。你姐夫更合你说不进话去。我这锯了嘴的葫芦似的，大约说破了嘴，你也只当是两片儿瓢。——难道我没劝过你去不得吗？你何曾听我一个字儿来着？你只听人家二叔方才说的这篇大道理，把你心里的为难想了个透亮，把这事情的用不着为难说了个简捷，才把姑娘你的实话憋宝啊似的憋出来了！好容易盼到你说了实话了，人家不敢撇开假姓名，露出真面目来合你说实话！

是啊！说了周遭儿，人家好好儿的，到底为甚么把位安老爷算作尹先生？我们爷儿们又装神弄鬼的跟在里头，这又是作甚么呀？可都是你那个甚么施恩望报不望报的这个脾气儿闹的。你只看，方才说到归根儿，你还是这句。总而言之，一句话，说是尹先生，才进了的你这个门儿，说得上这套话；说是安老爷，只怕这时候，慢讲说这套话，就进不了这个门儿！至于方才那番话，也必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才话里引的出话来；要是从旁人嘴里说出来，管保你又是把那小眼皮儿一搭拉，小腮帮子儿一鼓，再别想你言语了。人家还说甚么？那可就误事误到底儿了！

“为甚么为这个事他老哥儿俩昨日商量的不差甚么一天，还弄了分笔砚写着，除了我们爷儿四个，连个鬼也不叫听见？妹子你白想想：我们这位二叔在你跟前，心思用的深到甚么分儿上？意思用的厚到甚么分儿上？人家是怎么个样儿的重你？人家是怎么个样儿的疼你？这是我们二叔合我父亲一片苦心，一团诚意！你可别认成《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七擒孟获，《水浒》上的吴用智取生辰纲，作成圈套儿来汕你的，那可就更拧了！再说人家也是这个岁数儿了，又合老爷子结了弟兄，

就合咱们的老家儿一样。依我说，这时候且把那些甚么英雄不英雄的抛开，咱们作儿女的就是听人家的话，怎么说怎么依着。好妹子！好姑奶奶！你可不许猫闹了！你往下听，这位老人家的正经话多着的呢！”

却说那十三妹姑娘听了褚大娘子这话，才如梦方醒，心里暗暗的说：“这位安官长才是位作英雄的见识，养儿女的心肠！”他登时把一段刚肠化作柔肠，一腔侠气融成和气。心里着实的感激佩服安老爷。

列公，说起来人生在世，都有个代劳任怨的刚肠，排难解纷的侠气，成全朋友，怜恤骨肉。只是到了自己背了气迷了头，就难得受过他好处的那班人知恩报恩，都像这位安水心先生这等破釜沉舟，披肝沥胆。假如我说书的遭了这等事，遇见这等人，说着这番话，我只有给他磕上一个头，跟着他去，由他怎么好怎么好！

谁想这位十三妹姑娘，力大于身，还心细于发。沉下心去，把前后的话一想，第一句他就想到：“方才这安官长的话里，讲到当日遣人送我父亲灵柩一节，这话我记得曾在能仁寺向他家公子合张家妹子说过个大概，算他父子翁媳见面谈到罢了；至于我的老家在京里，我父亲的灵在庙里这话，我合邓、褚两家都不曾谈过，他是怎的知道？好不作怪！且等我问个端的，再定行止。”因向安老爷说道：“官长这番高义，无论我十三妹有这造化跟了去没这造化跟了去，只这几句话，终身不敢忘报。只是民女的家事官长怎么晓得的这样详细？还要求明白指教。”

安老爷听了这话，呵呵大笑，说道：“姑娘，你问到这句话，我若说将起来，只怕我虽不是‘尹其明’，你也不好称我

作‘官长’。你虽自称是‘民女’，我还不信你是‘十三妹’！”

姑娘此刻，气儿是馁了去了，心儿是平下去了，小嘴儿也不像那样梆啊梆的梆子似的了。只得给人家陪个笑儿，道：“官长不信民女是十三妹，却是那个？”安老爷道：“姑娘，话到其间，我也只得直说了。只是你却不要害羞，不可动气。你不但不是姓石行三，并且也不排行十三妹。你家姓一个人可的‘何’字，同我一样，都是正黄旗汉军旗人。你家三代单传，你曾祖太爷双名登瀛，翰林出身，作到詹事府正詹，终于江西学院。你祖太爷单名一个焯字，却只中了一名孝廉。你父亲单名一个杞字。官居二品，便是那纪大将军的中军副将。你家太夫人尚氏，便是三藩尚府的远族本家。当日在京，我们彼此都是通家相见。便是姑娘你小时节我也曾见过，只是今日之下，我认得你，你却不认得我了。

我除了你曾祖太爷不曾赶上，你祖太爷便是我的恩师。那时他老人家正在用功，想中那名进士，不想你家从龙过来，有个骑都尉的世职，恰好出缺无人，轮该你祖太爷承袭，出去引见，使用了一个本旗章京。你祖太爷因是历代书香，自己不愿弃文就武，便退归林下，把这前程让给你父亲承袭。他幼官出学，用了一个三等侍卫。你祖太爷从此无心进取，便聚集了许多八旗子弟，逐日讲书论文。只我安某要算他老人家第一个得意学生，分虽师生，情同骨肉。我今日稍稍的有些知识，都是我这恩师的教导成全，至今无可答报。

“他老人家是早年断弦，一向便在书房下榻，直到一病垂危，我还同你父亲在那里服侍汤药，早晚不离。一天，他老人家把我两个叫到床前，叫着你父亲的名字，说道：‘我这病多分不起，生寄死归，不足介意。只是我平生有两桩恨事：一桩

是不曾中得一名进士。但我虽不曾中那进士，却也教育了无数英才，看去将来大半都要青云直上。就中若讲人品心地，却只有我这安学生。只可惜他清而不贵，不能腾达飞黄；然而天佑善人，其后必有昌者。至于你，虽然作了个武官，断非封侯骨相。恰好我一弟一子，都无弟兄。这弟兄一伦也是人生不可缺陷的，你两个今日就在我面前对天一拜，结作弟兄，日后也好手足相顾。’因此上，我合你父亲又多了一层香火因缘，算得个异姓骨肉。他老人家又道：‘那一桩恨事，便是我不曾见着个孙儿。我家媳妇现虽身怀六甲，未卜是女是男。倘得个男孩儿，长大就拜这安学生为师，教他好好读书，早图上进，切不可等袭了这世职，依然去作武弁；倘得个女孩儿，也要许配一个读书种子，好接我这书香一脉。你两个切切不可忘了我的嘱咐！’这些话，我都一一的亲承师命。姑娘，你我两家是这等一个渊源，你怎生还合我称的甚么‘民女’咧‘官长’！”

姑娘此刻是听进点儿去了，话也没了，只呆呆的望了安老爷的脸往下听。安老爷又接着说道：“及至你祖太爷见背之后，次年三月初三日辰时，姑娘你才降临人世。那年是个辰年，你这八字恰好合着辰年、辰月、辰日、辰时。从你裹着襁褓的时候，我抱也不止抱过一次。这年正是你的周岁，我去给你父母道喜。那日你家父母在炕上摆了许多针线刀尺、脂粉钗环、笔砚书籍、戥子算盘，以至金银钱物之类，又在庙上买了许多耍货，邀我进去一同看你抓周儿。不想你爬在炕上，凡是挨近的针黹花粉，一概不取，只抓了那庙上买的刀儿、枪儿、弓儿、箭儿这些耍货，握在手底下，乐个不住。我便合你父亲笑说：‘这侄女儿将来只怕要学个代父从征的花木兰定不得呢！’谁知你听得我说了这句，便抬起头来笑嘻嘻的赶着要我抱。及

至我抱到怀里，你便张着两只小手儿，倒像见了许多年不曾相会的熟人一般，说说笑笑，钻钻跳跳，十分亲热。凭着谁来接着，只不肯去。落后还是你家老太太吩咐你那奶娘道：‘快接过去罢，看溺了二大爷……’一句话不曾说完，且喜姑娘你不曾小解，倒大解了我一褂袖子！那时候你家老太太连忙叫人给我收拾，我道：‘不必，只把他擦干了，留这点古记儿，将来等姑娘长大不认识我的时候，好给他看看，看他怎生合我说嘴。’姑娘，不想这话却应在今日。

“那时我同你父母大家笑了一回，你那奶娘早给你换了衣裳抱来。你老太太接过来道：‘快给大爷陪个不是，说等凤儿大了好生孝顺孝顺大爷罢。’我因问说‘你我旗人家的姑娘，怎生取这等一个名字？’你家老爷道：‘说也好笑，他母亲生他的前一晚，梦见云端里一只纯白如玉的凤鸟，一只金碧辉煌的凤鸟，空中飞舞；一时这只把那只引了来，一时那只又把这只引了去，对着飞舞一回，双双飞入云端而去。不解是个甚么因由，想去总该是个吉兆，因此就叫他作玉凤。姑娘，你这名儿从你抓周儿那日就在我耳轮中听得不耐烦了，此时你还合我讲甚么‘十三姐’呀‘十三妹’！”

“然则你又因何单单的自称个‘十三妹’呢？这三个字大约还从你名儿里的这个‘玉’字而来，你是用了个拆字法，把这‘玉’字中间‘十’字合旁边一点提开，岂不是个‘二字’？再把‘十’字加在‘二’字头上，把一点化作一横，补在‘二’字中间，岂不是‘十三’两个字？又把九十的‘十’字、金石的‘石’字音同字异影射起来。一定是你借此躲避你那仇家，作一个隐姓埋名哑谜儿，全身远害。贤侄女，你道愚伯父猜得是也不是？”

听起安老爷这几句话，说得来也平淡无奇，琐碎得紧，不见得有甚么警动人的去处。那知这话越平淡越动性，越琐碎越通情。姑娘是个性情中的人，岂有不感化的理？再加自己家里的老底儿，人家比自己还知道，索性把小时候拉青屎的根儿都叫人刨着了，这还合人家说甚么呢？只见他把这许多年憋成的一张冷森森煞气横纵的面孔，早连腮带耳红晕上来，站起身形，望前走了一步，道：“原来是我何玉凤三代深交有恩有义的一位伯父！你侄女儿那里知道！”说着，才要下拜。

安老爷站起来，说道：“姑娘，且慢为礼。你且归坐，听我把这段话讲完了。”因接着前文说道：“后来你老人家服满，升了二等侍卫，便外转了参将，带你上任。这话算到今日，整整十七个年头。一向我们书信往来，我那次不问着你！你父亲信来道，因他膝下无儿，便把你作个男孩儿看待。且喜你近年身量长成，虽是不工针黹，却肯读书，更喜弓马，竟学得全身武艺。我还想到你抓周儿时节说的那句话。谁想前年又接得你尊翁的信，道他升了副将，又作了那纪大将军的中军，并且保举了堪胜总兵。忽然，一路顺风里说到想要告休归里，我正在不解，看到后面，才知那纪大将军听得你有这般武艺，要合你父亲结亲。你父亲因他不是诗书礼乐之门，一面推辞，便要离了这龙潭虎穴。我正在盼他回家相会，岂知不几日便晓得了他的凶信。我便差了两个家人，连夜起程去接你母女合你父亲的灵柩。及至接了回来，才晓得你要避那仇人，叫你的乳母丫鬟扮作你母女的样子，扶柩回京，你母女避的不知去向。”这二三年来，我逢人便问，到处留心，只是没些影响。直到我那孩子安骥同你那义妹张金凤到了淮安，说起你途中相救的情由，讲到你这十三妹的名字，并你的相貌情形，我料定除了你家断

不得有第二家，除了你也断不得有第二个。所以我虽然开复原官，也无心富贵。便脱去那领朝衫，一路寻你到此，要想接你母女回京，给你我个安身立命之处，好不负我恩师的那番嘱咐，不止专为你能仁寺那番赠金救命的恩情而来。姑娘只想，有你老太太在，我尚且要请你母女回京，如今剩你一人，便说有九公合这大娘子可托，我又怎肯丢下你去？现在你的伯母合你的义妹张姑娘并他的二位老人家都在途中候你。便是你父亲的灵柩，我也早晓得你家坟上无处可葬可停，若依你吩咐你那奶公的话，停在那破庙之中，怎生放心得下？我早把他厝在我家坟园，专等寻着你母女的下落，择地安葬。就连你那奶公戴勤合那宋官儿，以至你的奶母丫鬟，眼下都在我家。此去路上男丁不多，除了我父子合张亲翁，还有家丁十余名；女眷不多，除了我内人婆媳合张亲母，还有女伴八九口。那一个不照料了你老太太这口灵柩？

“姑娘，你这条身子，便算我费些事，不过顺带一角公文；便算我费些银钱，依然是姑娘你的厚赠。及至到京之后，我家还有薄薄几亩闲地，等闲人还要舍一块给他作个义冢，何况这等正事。那时待我替你给他二位老人家小小的修起一座坟茔，种上几棵树木，双双合葬。你在他坟前烧一陌纸钱，奠一杯浆水，叫声：‘父母！孩儿今日把你二位老人家都送归故土了！’那才是个英雄，那才是个儿女。姑娘，你要听我这话，切切不可乱了念头！”

何姑娘还不曾答话，邓九公听到这里，早迸起来嚷道：“老弟呀，痛快煞我了！这才叫话，这才叫人心，这才叫好朋友！”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先别打岔，让人家说完了。”

邓九公道：“还不叫我打岔！你瞧，今日这桩事，还不难

为我老头子在里头打岔吗？”说罢，呵呵大笑。

且莫管他呵呵大笑，再整何玉凤听了这话，连忙向安老爷道：“伯父，你的话说的尽性尽情到这个地步，真真的好比作‘吹泥絮上青云，起死人肉白骨’。侄女儿若再起别念，便是不念父母深恩，谓之不孝；不尊伯父教训，谓之不仁。既是承伯父这等疼爱侄女，侄女倒要撒个娇儿，还有句不知进退的话要说。伯父，你若依得我，我何玉凤死心塌地的跟了你去。”这位姑娘也忒累赘咧。这要按俗语说，这可就叫作“难掇弄”！却也莫怪他难掇弄，一个女孩儿家，千金之体，一句话就说跟了人走了？自然也得自己站个地步，留个身份。

安老爷听了还有话说，问道：“姑娘，你更有何说？”他道：“我此番扶了母亲灵柩随伯父进京，我往日那些行径都用不着，从此刻起，便当立地回头，变作两个人，守着那闺门女子的道理才是。第一，上路之后，我只守了母亲的灵，除了内眷，不见一个外人。”安老爷道：“这是一。第二呢？”他又道：“第二，到京之后，死者入土为安，只要三五亩地，早些合葬了我父母便罢。伯父切不可过于糜费，我家歿化生存才过得去。”安老爷又问：“第三呢？”他道：“第三，却要伯父给我挨近父母坟茔找一座小小的庙儿，只要容下一席蒲团之地，我也不是削发出家，我也不为舍身了道，只为一生守着我父母的魂灵儿，庐墓终身。这便是我何玉凤的安身立命了。”只听这姑娘心眼儿使得重不重？脚步儿站得牢不牢？这若依了那褚大娘子昨日笔谈的那句甚么“何不如此如此”的话，再加上邓九公大敞辕门的一说，管情费了许多的精神命脉说《列国》似的说了一天，从这句话起，有个翻脸不回京的行市！果然又不出安老爷所料。

好安老爷！真是从来说的，有八卦相生，就有五行相克；有个支巫祁，便有个神禹的金锁；有个九子魔母，便有个如来佛的宝钵；有个孙悟空，便有个唐一行的紧箍儿咒。你看他真会作！只见他听了这话，把脸一沉，道：“姑娘，这话我合你口说无凭。”说着，便要了一盏洁净清茶，走到何夫人灵前，打了一躬，把那茶奠了半盏，说道：“老弟！老弟妇！你二位的神灵不远，方才我安某这片心合侄女儿这番话，你二位都该听见。我安某若有一句作不到，哪有如此水！”说着，把那半盏残茶泼在当地，便算立了个誓。何玉凤姑娘见安老爷这样的至诚，这才走过来，说道：“蒙伯父这样的体谅成全，伯父请上，受你孩儿一拜！”

安老爷倒掌不住，泪流满面。邓、褚父女翁婿并那些帮忙的村婆儿村姑儿在旁看了姑娘合安老爷这番恩义，也无不伤心。

才要张罗着让坐让茶，早见那姑娘三步两步扑了那口灵去，叫声：“母亲！你可曾看见？如今是又好了！原来他也不是甚么尹先生，也不好称他作甚么安官长，竟是我家三代深交有恩有义的一位异姓伯父！他如今要带了女儿扶了你的灵柩回京，还要把你同父亲双双合葬，你道可好？你听了欢喜不欢喜？你心里乐不乐？阿呀母亲！阿呀父亲！你二位老人家怎的尽着你女孩儿这等叫，答应都不答应一声儿价！”说完了，拍着那棺材捶胸顿脚，放声大哭。这场哭，直哭得那铁佛伤心，石人落泪；风凄云惨，鹤唳猿啼。便是那树上的鸟儿，也忒楞楞展翅高飞；路上的行人，也急煎煎闻声远避。这场哭，大约要算这位姑娘从他父亲死后直到如今憋了许多年的第一双热泪！这正是：

伤心有泪不轻弹，知还不是伤心处。

要知后事如何，下回书交代。
(第十九回完)

第二十回

何玉凤毁妆全孝道 安龙媒持服报恩情

这回书紧接上回，表得是何玉凤姑娘自从他父母先后亡故，直到今日才表明他那片伤心，发泄他那腔怨气，抱了他母亲那口棺材哭个不住。邓九公见他哭得痛切，便叫女儿褚大娘子上前劝解。褚大娘子道：“倒莫忙，他这肚子委屈也得叫他痛痛的哭一场，不然憋出个甚么病儿痛儿的来，倒不好。”

说着，便叫人取些热汤水，又叫拧个热手巾来，这才慢慢过去劝着。劝了良久，那姑娘才止住哭声。大家围着，都让他先坐下歇歇。

只见他且不归坐，开口便问着褚大娘子道：“姐姐，你前日给我作的那件孝衣可还在手下？”褚大娘子道：“那天因为你执意不穿，立逼着我拿回去，我就带回去了。今日我连这东西合你的素衣裳以至铺盖鞋脚我都带了来了。不然你瞧我来的时候，作吗用带那样一个大包袱来呢！”说着，便一手拉了他到里间去。何玉凤这才毁却残妆，换上孝服。原来汉军人家的服制甚重，多与汉礼相同。除了衣裙甚至鞋脚都用一色白的。那姑娘穿了这一身缟素出来，越发显得如闲云野鹤一般，有个飘然出世光景。褚大娘子又叫人给他在地下铺了一领席，垫上孝褥子，他才在灵右守起制来。

邓九公此时是把一肚子话都倒出来了，也没甚么可为难的了，觉得有点子泛上饿来了。便向他女儿道：“姑奶奶，咱们可得弄点甚么儿吃才好呢。你看你二叔合妹妹进门儿就说起，直说到这时候，这天待好晌午歪咧，管保也该饿了。”

褚大娘子道：“这些事等不到老爷子操心，连吃的带你老人家的酒，我临来时候都打点妥当了，叫他们随后挑了来。这时候敢怕早送来了，在外头收拾着呢。甚么时候吃，甚么时候现成。”邓九公听了，便推着才给姑娘些东西吃。

岂知这位姑娘平日虽吃上看不破些儿，到了今日，心静身安，已经了安老爷这番琢磨点化，霎时把一条冰冷的肠子沤了个滚热，心里的事情都来了，那里还顾得到吃上？只在那里默坐，把心事一条条的理论起来。第一条，早就想起他那义妹张金凤，又急切要见见这位伯母安太太是怎样一个性情，怎样一个行径。便问着安老爷道：“伯父，你方才说我那伯母合张家妹子都在半途相候，不知他娘儿们此时在那里？怎的我得见见也好。”安老爷道：“不但你想见他们，他们也正在那里想见你。除了我们张亲家老夫妻二位照应行李不得来，其余都在庄上。”说着，便找褚一官着人送信请去。

恰好褚一官外面去了，不在跟前。一时找来，老爷便说明原由。褚一官道：“还等这会子呢？头晌午就来了！这里话设说结，我又不敢让进来，没法儿，我把他老人家娘儿两个让到隔壁林大嫂家坐着呢。方才打发人来问过两三回了。等我过去言语一句。”说着去了。

不上一盏茶时，安太太早到，褚大娘子便忙着迎出去，搀了进来。那安太太进门，一眼便看见姑娘哀哀欲绝的跪在那里。一时也不及参灵，便一直的奔了姑娘去。也顾不得那白褥子的

忌讳，便蹲下身去，半跪半坐的把他一搂搂在怀里，“儿呀”“肉”的哭起来。一面哭着，一面数落道：“我的孩子！你可心疼死大娘了！拿着你这样一个好心人，老天怎么也不可怜可怜你，叫你受这个样儿的苦哟！”姑娘听了这话，心里更酸，哭得更痛。褚大娘子劝了半日，才两下里劝住了。

便让太太炕上坐，太太那里肯？说：“姑奶奶，我好不容易见着他了，你让我合他多亲香亲香！”说着，又拿小手巾擦眼睛。

褚大娘子便向炕上拿了一个坐褥，给太太铺好，又装了一袋烟过去。

太太便合姑娘对面坐了，手里拿着烟袋，且不吃烟，着实的给姑娘道了一番谢，说：

“大姑娘，我就剩了心里过不去了！我实在说不出甚么来了！”姑娘此时倒也无可谦词，只说了个：“那时虽然彼此不知，方才听我伯父说起来，我两家原来是这样的世谊，便是侄女儿出些力，岂不是该的？侄女儿此后仰仗伯父、伯母的去处正多。还有几句不知进退的话，方才我都求过我伯父了。”

安太太道：“大姑娘，凭你有甚么为难的事，都交给我合你大爷。你只别委屈，别着急，耽搁了身子，我就放心了。”

说着，便拉了他的手，问长问短。恰好一个婆儿送上茶来，安太太接来，便搁下那个茶盘儿，自己端着碗，送到他口边，让他喝两口热茶。一会儿又用手指头给他理理头发，一会儿又用小手巾儿给他沾沾脸上的眼泪，一会儿又说：“这一个褥子薄，再垫个坐褥罢，小心地下的凉气冰着。”一会儿又说：“没外人在这里，只管盘上腿儿坐着，看压麻了脚。”——也不知要怎样的疼疼那位姑娘才好。再不想姑娘的小脚儿天生的

不会盘腿。更可怜那姑娘幼年丧父，正是用着母亲抚养照料的时候，母亲又没了；便是有，他那位老太太也是一个老实不过的人，及至逃难至此，一病不起，连他自己的衣食还得女儿照顾，姑娘何曾经过人这等珍惜怜爱过来？如今合安太太见了面，看了这番说话、行事、待人，才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儿原来还有这等一个境界，他心里顿觉甜苦寒暖大不相同，便益发合安太太亲热起来。

坐定了，便目不转睛的看着安太太。只见那太太穿一件鱼白百蝶的衬衣儿，套一件降色二则五蝠捧寿织就地景儿的氅衣儿，窄生生的袖儿，细条条的身子，周身绝不是那大宽的织边绣边，又是甚么猪牙绦子、狗牙绦子的胡镶混作，都用三分宽的石青片金窄边儿，塌一道十三股里外挂金线的绦子，正卷着二折袖儿。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扎着大壮的猩红头把儿，别着一枝大如意头的扁方儿，一对三道线儿玉簪棒儿，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却不插在头顶上，倒掖在头把儿的后边。左边翠花上关着一路三根大宝石抱针钉儿，还戴着一枝方天戟，拴着八棵大东珠的大腰节坠角儿的小挑，右边一排三枝刮绫刷蜡的蠹枝儿兰枝花儿。年纪虽近五旬，看去也不过四十光景，依然的乌鬓黛眉，点脂敷粉。待人是一团和气，和气的端庄；开口有几句谦词，谦词的尊贵。高华富丽，慈厚和平。合安老爷配起来，真算得个子子孙孙的天亲，夫夫妇妇的榜样。姑娘看了半日，心里暗暗的说道：“我给张家妹妹误订误撞说成了这等的一个人家，这样的一双公婆，也算对得住他了。”他那里正待问安太太“我那妹子怎的不同来”？一句话不曾出口，只听外面一片哭声，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摇天振地价从门外哭进了进来。姑娘从来不晓得甚么叫作

“害怕”的人，此时倒吓了一跳，心里战兢兢道：“我这里除了邓、褚两家之外，再没个痛痒相关的人，他两家都在眼前，这来的又是班甚么人？却哭的这般痛切？好生作怪！”自己又拘住礼法，不好探头往外看，只得低了头伏在地下陪着哭。

且住！这一片哭声的男的的女的老的少的一班人，果然都是谁呀？原来安太太过来的时候，安公子小夫妻合仆妇丫鬟都随过来了。只因里面地方过窄，要等安太太先见过了，然后大家才好进来，趁这个空儿，便在前厅换了衣裳。姑娘在灵旁跪着。只顾在这里应酬安太太，却不得知道消息。及至他自己伏下身去陪哭，安太太便站起身来。他哭着闪眼一看，早见一男一女拜倒在灵前，又是两个老少妇人跪在门里，一个男的跪在门外，都伏在地下痛哭，又各各的身穿重孝。姑娘泪眼模糊，急切里看不出谁是谁。口里既不好问，心里更想不出这是怎么一桩事。正在纳闷，却见褚大娘子把灵前跪的那个穿孝的少妇搀起来，那厢那个穿孝的少年也便站起身来，还在那里捂着脸擦眼泪。那少妇便拉了褚大娘子，一面哭着扑了自己来，便在方才安太太坐的那个坐褥上跪下，娇滴滴悲切切叫了声：“姐姐，你想得我好苦！”

说罢，也是抱头痛哭。

何玉凤此时临近一看，又听得说话的声音，才晓得是他救的那个结义妹子张金凤，那厢站的那个少年，便是安公子。

一时心中万绪千头，才待说话，那后面跪的老少两个妇女也抢过来给姑娘磕头，扶着姑娘的腿哭个不住。门外的那个男的也磕了阵头站起来。姑娘且不及看门外那个，急得一手拉了金凤姑娘，一手推那两个妇女，道：“你两个先抬起头来，我瞧瞧是谁？”及至两个抬起头来，两下里看了一眼，才晓得是

他的奶母合他的丫鬟，门外那个却是他的奶公戴勤。姑娘此时断想不到这班人忽然在此地同时聚在一处，重得相见，更加都穿着孝服，辨认不清，到了他那个丫鬟——随缘儿媳妇——隔了两三年不见，身量也长成了，又开了脸，打扮得一个小媳妇子模样，尤其意想不到，觉得诧异。这一阵穿插，倒把个姑娘的眼泪穿插回去了，呆呆的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怔了半日，才问着张金凤道：“妹子，我难道合你们是梦中相见么？”张姑娘道：“姐姐，你且莫悲伤！定一定再说话。”这姑娘痛定思痛，良久良久，才重复哭起来。

安太太便叫张姑娘：“好生劝劝你姐姐，不要招他再哭了。”褚家娘子合他奶娘也来相劝。姑娘这才止住悲啼，拉了张金凤，觉得心中有万语千言，只不知从那句说起。只见他看了看众人，又看了看安公子夫妻，忽地失惊道：“阿呀！岂有此理！我这奶公、奶母合这丫鬟罢了，你二位，现在伯父、伯母双双在堂，岂不嫌个忌讳，怎生也穿起这不祥之服？快快脱下来才是！”安公子跪在那里答道：“我两个受了姐姐的救命大恩，无路可报，今日遇着婶母这等大事，正该如此。况又是父母吩咐的，怎敢违背！”姑娘连连摆手，说：“这事断断行不得！”张姑娘又道：“姐姐，便是你我，又合嫡亲姐妹差些甚么？姐姐不必再讲了。”两人只管这等说，姑娘那里肯依？急得又向安老爷、安太太说：“伯父、伯母，这事礼过于情，不要说我何玉凤看了不安，便是我的母亲九泉有知，也过不去。求你二位老人家吩咐一句，一定叫他们脱了才好。”

安老爷道：“姑娘，你且不必着急，听我说。你道这事‘礼过于情’，按古礼讲，古人的朋友本就有个‘袒免之服’。怎的叫作‘袒免’？就如如今男去冠缨，女去首饰，再系条孝

带儿，戴个孝髻儿一般。按今礼讲，你只看内三旗的那些人家，遇见父母大事，无论亲戚朋友跟前，都有个递孝接孝的礼。再讲到情，你我两家不但非寻常朋友可比，比起那疏远的亲戚来，只怕情义还要重些。便是你尊翁灵柩到京的时候，我也曾在我那坟园上供养他几日，也曾叫我这孩儿去了纓儿，穿身孝服，替我早晚祭奠。这是你奶公、奶娘眼见的。那时姑娘你又从那里不安去？何况姑娘你救了他两个性命，便同救了他两个父母、公婆。他两个如今止于给你令堂穿身孝服，就论一报一施，你道孰轻孰重？这几身孝，正是我昨日听得你令堂的事，合你伯母商议，特特的赴做成的。你我骨肉一般，还讲得到甚么忌讳？便是忌讳，我这一儿一媳当日在那能仁寺双双落难，果然不是你来搭救，只怕今日之下，想穿这两身孝服也没处穿，我同你伯母求着这样忌讳也求不到。我再合姑娘你掉句文，这就叫作‘亡于礼者’之礼也，故曰‘其动也中’。”安太太也道：“是这样。”不叫姑娘谦让，又怕他着急，便亲自走过来安抚了他一番。

这且不表。却说邓九公方才见公子合张金凤穿了孝来，也自诧异，及至安老爷说了半日，他才明白过来。原来昨日安老爷把华忠叫在一旁说的那句梯己话，合今早安老爷见了安太太老夫妻两个说的那句哑谜儿，他在旁边听着干着了会子急不好问的，便是这件事。便向姑娘道：“姑娘，师傅总得站在你这头儿，咱们到底是家里，我再没说架着炮往里打的。这话你伯伯可说的是，咱们不用再说了。”姑娘还待再说，褚大娘子也道：“我可不懂得这些甚么古啊今啊、书哇文的，还是我方才说的那句话，人家是个老家儿，老家儿说话再没错的，怎么说咱们怎么依就完了。你说是不是？”

姑娘见一个人扭不过众人去，心里想道：“我从来看了世界上这些施恩望报的人，作那些春种秋收的勾当，便笑他是有意沽名，有心为善；所以我作事作起来任是潮来海倒，作过去便同云过天空。即如我在能仁寺救安公子、张姑娘的性命，给他二人联姻，以至赠金借弓这些事，不过是我那多事的脾气，好胜的性儿，趁着一时高兴，要作一个痛快淋漓，要出出我自己心中那口不平之气！究竟何曾望他们怎的领情，怎生报答来着？不想他们竟这等认真起来。可见造因得果，虽有人为，也是上天暗中安排定的。”想到这里，也就默默无言，只得跪起来给安公子合张姑娘行礼叩谢，慌得他两个还礼不迭。然虽如此，姑娘此刻是说勉强依了，他心里却另有个不愿意的意思。他这不意愿，想来不是为方才给安公子、张姑娘磕那两个头。究竟他是个甚么意思？这位姑娘心里弯子转子过多，我说书的一时摸不着门儿，无从交代。等这书说到那个场中，少不得说书的听书的都明白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再讲安老爷自从到了二十八棵红柳树邓家庄，又访到青云堡，见了褚一官、褚大娘子，这才见着邓九公。自从见了邓九公，费了无限的调停，无限的宛转，才得到了青云峰，见着了这位隐姓埋名昨是今非的十三妹。自从见了这位姑娘，又费了无限唾沫，无限精神，才得说的他悉心忏悔，五体皈依。一直等安太太、安公子、张姑娘以至他的奶公、奶母、丫鬟异地重逢，才算作完了这本戏文，演完了这段评话，才得略略的放心。

他便对邓九公说：“九兄，这事情的大局已定，我们外面歇歇，好让他娘儿们说说话儿，各取方便。”邓九公本就嚷嚷了半天吃了，听了这话，正中下怀，忙说：“很好，咱们也该

喝两盅去了。”又告诉褚大娘子道：“让姑娘吃些东西。哭只管哭，可不要尽只饿着。”

唠叨了一阵，这才陪了老爷、公子出来。外面自有褚一官带了人张罗着预备吃的，内里褚大娘子也指使着一群蹶头脚的婆儿调抹桌凳，搬运饭菜。便连带戴勤家的、随缘儿媳妇也来帮忙，一时里外都吃起来。安老爷合邓九公心里惦着有事，也不得照昨日那等畅饮，然虽如此，却也瓶罄杯空，不曾少喝了酒。至于那些吃食，不必细述，也没那古儿词儿上的“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飞禽海底鱼”，不过是酒肉饭菜，吃得醉饱香甜而已。一时吃完，又添了东西，内外下人都吃过了。

邓九公闲话中便合安老爷说道：“老弟，你看这等一个好孩子，被你生生的夺了去了，我心里可真难过。只是一来关着他的重回故乡，二来又关着他的父母大事，三来更关着他的终身。我可没法儿留他。但是我也受了他会子好处，一点儿没报答他，我这心里也得过的去？我想，如今他不是没忙着要走的这一说了吗？我要把他老太太的事重新风风光光的给他办一办，也算我们师徒一场。只是要老弟你多住几日，包些车脚盘缠。可就不知老弟你等得等不得？”

安老爷道：“我倒没甚么等不得，那盘费更是小事。便是九兄你不给他办这事，我们也不能就走。甚么原故呢？我心里已经打算在此了，此去带了一口灵，旱路走着就有许多不便，我的意思，必须改由水路行走。明日就要遣人趲回临清闸去雇船，往返也得个十天八天的耽搁。只是老兄你方才说的这番举动，似乎倒可不必要。从来丧祭趁家之有无，他自己既不能尽心，要你多费，他必不安。况且这些事究竟也不过是个虚文，于存者没者毫无益处。竟是照旧，明日伴宿，后日却把灵封了，把

他接到庄上，你师弟姊妹多聚几日，叙叙别情。有这项钱，你倒是给他作几件上路素色衣裳，如此事事从实，他也无从辞起。”

邓九公道：“那几件衣裳可值得几何呢！”说着，绰着那部长须，翻着眼睛，想了一想，说：“有了！衣裳行李也要作，临走我倒底要把他前回合海马周三赌赛他不受我的那一万银送他，作个程仪。难道他还不受不成？”安老爷道：“那他可就不受定了。老兄，你岂不闻‘江山好改，秉性难移’？你且不可打量他从此就这等好说话儿了。他那平生最怕受人恩的脾气，难道你没领教过？设或你定要尽心，他决然不受，那时彼此都难为情。依我说，倒莫如……”老爷说到这里，掩住白，走到邓九公跟前，附耳低声说道：“九兄，莫若如此如此，岂不大妙？”

邓九公听了，乐得拍桌子打板凳的连说：“有理！”又说：“就照这么办了！”老爷道：“九兄，切莫高声。此地只隔一层窗纸，倘被他听见，慢说你这人情作不成，今日这一天的心力可就都白费了！”邓九公伸了伸舌头，连忙住口。

二人正要进后边去，恰好随缘儿媳妇出来，回说：“奴才太太合姑娘请老爷说话。”安老爷便同了邓九公进来。安太太道：“大姑娘方才说了半天，还是为玉格合他媳妇这两身孝，他始终不愿意。他的意思，还要过了明日后日两天，大后日就一同动身。我说这话你等我合你大爷商量，也得算计算计这两天工夫可走得及走不及。”姑娘接着说道：“我也没甚么愿意不愿意。不过想着他二位穿了孝，参了灵，就算情理两尽了，究竟有伯父、伯母在上头；况且又是行路，就这样上路，断乎使不得。不但他二位，便是我这奶公、奶母、丫鬟，现在既在伯父那里，一并也叫他们脱了孝上路为是。至于我这孝，虽说

是脱不下来，这样跟了伯父、伯母同行，究竟不便。纵说你二位老人家不嫌忌讳，也得我心里安。再说，我父亲的大事那时，我只顾护了母亲、匆匆远辟，便不曾按着日期守孝；此番到京，我却要补着尽这点作儿女的心。那时日子也宽余了，伯父你给我找的那个庙也该妥当了，我一释服，便去了我的脚跟大事，岂不长便？这样商量定了，过了明日后日两天，就可上路，也省得伯父上上下下人马山集的在此久住。这话，伯父想来再没个不依我的。”

安老爷一听：“这又是姑娘泛上小心眼儿来了，且自顺了他的性儿，我自自有道理。”便说道：“姑娘，这话很是。便是你大兄弟、大妹妹，我也不是叫他们穿多少日子的孝。到了你补着穿孝这层，也很行得，尽有这个样子。只是两日后便要起身，却来不及。何也呢？我们将才在外头商量定了，你此番扶柩回京，旱路断不方便，就是你也不得早晚相依。我明日便着人看船去，也有几天耽搁。我们这里却依然明日伴宿，后日把灵暂且封起来，大家都搬到你师傅庄上住去。船一雇到，即刻起行。你那一路上不要见外人的这句话，便不枉说了。姑娘，你道如何？”姑娘听了，料是此地山里既不好一人久住，众人也没个长远在此相伴的理，便也没得说，点头俯允。

邓九公见这话说定规了，便道：“咱们这可没事了，太阳爷也待好压山儿了，二妹子合大奶奶这里也住不下，莫如趁早回庄儿上去罢，明日再来。再挨会子，这山里的道儿黑了，可不好走。”安太太还不曾答言，何玉凤姑娘早诧异起来，说道：“怎么，今日都不住下吗？”原来姑娘自被安老爷一番言语之后，勾起他的儿女柔肠，早合那以前要杀就杀、要饶就饶、要聚便聚、要散便散的十三妹迥不相同。听得声都要走，便有

些意思思的舍不得，眼圈儿一红，不差甚么就像安公子在悦来老店的那番光景，要撒酥儿！

褚大娘子笑道：“哎哟，哎哟！瞧啊！瞧啊！妞儿舍不得大娘了！我这可是头一遭儿看见你这个样儿！”安太太便连忙道：“好孩子，别委屈！我跟着你。”因合褚大娘子道：“不然姑奶奶你合你大妹妹回去，我住下罢。”谁知这位姑娘虽然在能仁寺合张姑娘聚了半日，也曾有几句深谈，只是那时节彼此心里都在有事，究竟不曾谈到一句儿女衷肠，今日重得相逢，更是依依不舍。

褚大娘子是个敞快人，见这光景，便道：“这么样罢。”因合他父亲说：“竟是你老人家带了女婿陪了二叔合大爷回去，我们娘儿三个都住下，这里也挤下了。”又合褚一官道：

“你回去可就把二婶儿合大妹妹的铺盖卷儿合包袱送了来，可别交给外头人，就叫孟妈儿合芮嫂两个来。我这里带的人不够使，他们村儿里的几个人晚上也有回家的。我带着一条被窝呢，不要铺盖了。晚上老爷子要合二叔喝酒，我都告诉姨奶奶了。以至明日早起的吃的，老范合小蔡儿他们都知道，你问他们就是了。可想着给我们送吃的来。”褚一官在那里老老实实的听一句应一句。褚大娘子又道：“可是还得把我的梳头匣子拿来呢。”张姑娘道：“不用费事了，两分铺盖里都带着梳洗的这一分东西呢。我们天天路上就是那么将就着使，连大姐姐你也用开了。”褚大娘子道：“如此更省事了。”褚一官道：“想想还有甚么？别落下了。”褚大娘子道：“没甚么了。——再就是我不在家，你多分点心儿，照应照应那孩子，别竟靠奶妈儿。”褚一官又连连答应。褚太娘子又道：“既这样，二叔，索性早些请回去罢。”

邓九公道：“明日人来的必多，我已就告诉宰了两只羊、两口猪，够吃的了，姑奶奶放心罢。倒是这杠，怎么样，不就卸了他罢？”安老爷道：“这又碍不着，何必再卸。就这样，下船时岂不省事！”邓九公道：“老弟，你有所不知。我也知道不用卸，只是我不说这句，书里可又漏一个缝子！”说着，才嘻嘻哈哈同了安老爷父子合褚一官告辞出去。安老爷临走，又把戴勤留下在此照料，便一同回青云堡褚家庄去了不提。

却说何玉凤姑娘，此时父母终天之恨已是无可如何，不想自己孤另另一个人，忽然来了个知疼着热的世交伯母，一个情投意合的义姊，一个依模照样的义妹，又是嬷嬷妈、嬷嬷妹妹，一盆火似价的哄着姑娘。姑娘本是个天性高旷的爽快人，不觉一时精满神足，心舒意敞，高谈阔论起来。

那时虽是十月天气，山风甚寒，屋里已生上火。须臾，点上灯来，那铺盖包袱也都取到。那位姨奶奶又送了些零星吃食来，褚大娘子便都交给收拾去，等着夜来再要。便让安太太上了炕，又让何、张二位姑娘上去。因向安太太说：“我在左边给你老人家摆一只凤凰，右边给你老人家摆一只凤凰。”他自己却挨着炕边坐了。除了玉凤姑娘不吃烟，那娘儿三个每人一袋烟儿，安太太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十分欢喜。

大家便围炕闲话起来。

安太太道：“真个的，你家这个姨奶奶虽说没甚么模样儿，可倒是个心口如一的厚实人儿。我看你们老人家这样的居心行事，敢怕那姨奶奶还给他养个儿子定不得呢。”褚大娘子道：“那敢是好，我也正盼呢。只是我父亲今年八十七了，那里还指望得定呢！”张姑娘道：“不然。那姨奶奶自己知道，他告诉我说，他家老爷子命里有儿子，他还要养两个呢。”

安太太道：“这儿女的数儿，他自己那里定得准呢？”张姑娘忍不住笑道：“我也是这样问他来着，他说是刘铁嘴告诉他的。我也不知刘铁嘴是谁，没敢往下再问。”大家听了，早已笑将起来。

褚大娘子便告诉安太太道：“这是他来的那年，我叫了个瞎生给他算命。要算算他命里有儿子没有。那瞎生叫刘铁嘴，说了这么句话，他就记住了这句话。要是叫他记住了，他肚子里可就装不住了。就这么个傻心肠儿！”玉凤姑娘道：“我可就爱他那个傻心肠儿。只是怕他说话，他一说话，我不笑他，我憋的慌；我笑他，我又怕他恼。”褚大娘子道：“人家可不懂得怎么叫个恼哇！”说着，大家又笑了一阵。

一时，戴勤进来，隔窗回道：“请示太太合大奶奶，还要甚么不要？外头送铺盖的车还在这里等着呢。”安太太道：“不用甚么了。你没跟大爷去吗？”戴勤道：“老爷留奴才在这里伺候的。”玉凤姑娘听如此说，便隔窗叫他道：“嬷嬷爹，你先去告诉了话，进来我再瞧瞧你。”戴勤去了进来，又重新给姑娘请安，也问了姑娘几句话。

姑娘一时想起当日送灵回京的话，又细问了一番，因道：“你们走到那里就遇见这里老爷的人了？”戴勤道：“走到德州。”姑娘道：“他们岸上走，你们河里走，怎得知道就是咱们的船呢？”戴勤道：“姑娘问起这件事，竟有些奇怪，真是老爷的灵圣！头夜大家就知道这里老爷差人接下来了。这一日晚上，船靠了德州码头，点灯后，他们里头在后舱睡了，奴才合宋官儿两个便在老爷灵旁一边一个打地铺，也就睡下。睡到三更多天，耳边只听说老爷叫，那时也忘了老爷是归了西了，就连忙要见老爷去。及至一看，老爷就在当地站着呢，奴才一

时认不出来了。” 姑娘道：“你怎么又会不认得老爷了呢？”

戴勤道：“只见老爷穿戴不是本朝衣冠，头上戴着一顶方顶镶金长翅纱帽，身穿大红蟒袍，围着玉带，吩咐奴才说：‘安二老爷差人接我来了，你们可看着些，莫要错过去，叫他们空跑一荡。我上任去了。’奴才就说：‘老爷那里上任去？怎的不接太太合姑娘同去？’”

老爷道：“太太就来的。姑娘早呢，我不等他了。”说着，往外就走。奴才急了，说：“老爷怎的不等姑娘同去？奴才姑娘此时到底在那里呢？”老爷把袖子一甩，向我说：“好糊涂！我见不着姑娘，只怕你就先见着了。此时何用问我！”奴才见老爷生气，一害怕，就唬醒了。原来是一场梦。忙着叫宋官儿，只听他那里说睡语，说：“我的老爷子！你是谁呀？”

及至把他叫醒了，问他，他说：“见一个人，打扮得合戏台上的赐福天官似的，踢了我一靴子脚，说：‘你这东西睡的怎么这样死！’奴才正告诉他这个梦，只听得外面好像人马喧阗的声儿，又像鼓乐吹打的声儿，只恨那时胆子小，不曾出去看看。奴才就合宋官儿说：‘这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天亮咱们且别开船，到船头看看，到底有人来没人来。’谁想这里老爷果然就打发梁材他们来了。姑娘想，这可不是老爷显圣吗？”

这位姑娘可从不信这些鬼神阴阳的事，便道：“老爷成神，怎的不给我托梦，倒给你托起梦来？要是你那一天吃多了罢？”安太太道：“大姑娘，你可不可不信这话。他们一到京就说过。你大爷还合我说：‘何老大那等一个聪明正直的人，成了神也是有的事，只可惜他不知成了甚么神了。’这神佛的事也是有的。”姑娘终是将信将疑。

戴嬷嬷笑向安太太道：“奴才姑娘从小儿就不信这些。姑娘只想，要不是有神佛保着，怎么想到我们今日都在这里见着姑娘啊！太太还记得老爷来的头里，叫了奴才娘儿两个去细问姑娘小时候的事情？那时奴才只纳闷儿。谁知老爷早知道姑娘的下落，连奴才们也托着老爷、太太的福见着姑娘了。真真是想不到的事！”玉凤姑娘问道：“老爷怎么问？你们又怎么说的？”随缘儿媳妇便把那日的话说了一遍。姑娘道：“我不懂，你们有一搭儿没一搭儿的把我小时候的营生回老爷作吗？”褚大娘子道：“罢咧！罢咧！连你那拉青屎的根子都叫人家抖翻出来了，别的还有甚么怕说的！”说的大家大笑，他自己也不禁伏在安太太怀里吃吃的笑个不住。

从来说“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只这等说说笑笑，不觉三鼓。褚大娘子道：“不早了，老太太今日那么早起来，也闹了一天了，咱们喝点儿粥，吃点儿东西睡罢。明日还得早些起来，只怕他们这里远村近邻的还要来上祭呢。”说着，随意吃些东西，盥漱已毕，安太太合何玉凤姑娘便在东间南炕，褚大娘子合张金凤姑娘便在西间南炕睡下。戴嬷嬷母女合褚家带来的四个婆儿都在后卷两个里间分住。本村的几个村姑村婆也各各的分头歇息。这里他娘儿们、姐儿们睡在炕上，还絮絮的谈个不住。

列公，你道怎个“苍狗白云，天心无定；桑田沧海，世事何常”？这青云山分明是凄惨惨的几间风冷茅檐，怎的霎时间变作了暖溶溶的春生画图？都只道是这班人第一个欢场，那知恰是这评话里第二番结束。这正是：

但解性情怜骨肉，寒温甘苦总相宜。

要知那何玉凤合安老爷怎的同行，何玉凤合邓、褚两家怎

的作别，下回书交代。

（第二十回完）